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二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開明中學講義

開明國文講義

〔第二冊〕

夏丏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合 編



開明函授學校出版
開明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開明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527170

民國33.12.2

開明國文講義 (第二册)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卅六年三月四版

每册定價國幣四元四角

編著者	夏巧尊 葉聖陶 宋雲彬 陳望道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開明國文講義第二冊目錄

文、選

五三、	留侯論	蘇軾	三一五
五四、	讀書	胡適	三一九
五五、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small>(節選論語)</small>		三三四
五六、	北京的空氣	西林	三三八
五七、	五律四首	王維	三五三
五八、	七律四首	陸游	三五四
五九、	莫斯科印象記 <small>(節選)</small>	胡愈之	三六二
六〇、	普陀紀遊	蔣維喬	三六九
六一、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三八四
六二、	自祭文	陶潛	三八八
六三、	虬髯客傳	杜光庭	三九四
六四、	錯斬崔寧 <small>(京本通俗小說)</small>		四〇二
六五、	釋三九上	汪中	四二九
六六、	高下相形例	俞樾	四三三
六七、	秋思	馬致遠	四四〇
六八、	哀江南	孔尚任	四四四
六九、	子愷漫畫序	夏丏尊	四五三
七〇、	日知錄序	潘耒	四五七
七一、	座右銘	崔瑗	四六六
七二、	五箴 <small>(井序)</small>	曾國藩	四六七
七三、	蠶兒和螞蟻	葉紹鈞	四七六

七四、	西風	陳衡哲	四八二
七五、	水仙	李漁	四九七
七六、	閑情記趣	沈復	五〇〇
七七、	詩品(六則)	司空圖	五一七
七八、	詞品(六則)	郭麐	五二一
七九、	小園賦	庾信	五二七
八〇、	前赤壁賦	蘇軾	五三九
八一、	除肉刑詔	漢文帝	五四七
八二、	求賢令	魏武帝	五四九
八三、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五五六
八四、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五六五
八五、	鶴林玉露(三則)	羅大經	五七六
八六、	蘿菴游賞小志(三則)	李慈銘	五八〇
八七、	朱子語錄(五則)		五九〇
八八、	陽明語錄(五則)		五九三
八九、	祭妹文	袁枚	六〇六
九〇、	苗先麓墓誌銘	曾國藩	六一〇
九一、	送楊少尹序	韓愈	六二三
九二、	贈偶伯瑞序	沈承	六二五
九三、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六三三
九四、	答友人書	李慈銘	六三五
九五、	鼓詞	賈島西	六四二
九六、	道情十首	鄭燮	六四八

一九、	新體詩	三三一
二〇、	對話和戲劇	三五七
二一、	對偶	三九二
二二、	演繹法與歸納法	四三六
二三、	曲	四六二
二四、	文篇組織的形式	四九二
二五、	文字的品格	五二三
二六、	用典	五五二
二七、	文字的分類	五八六
二八、	材料的來源與處理	六一八
二九、	寫出自己的東西	六三七

文 法

一九、	後介詞‘之’與‘的’	三五〇
二〇、	詞與句的接續	三七七
二一、	接續詞的呼應	四二五
二二、	語氣的表出	四四七
二三、	助詞的合用	四七二
二四、	獨立的感歎詞	四七三

修 辭

一、	文法和修辭	五一四
二、	文法和修辭的區別	五一五
三、	語言的適用法	五四三
四、	修辭和修辭學	五四五
五、	引用	五七一

- 六、 擬人和擬物
七、 示現
八、 設問
九、 摹狀和疊字
一〇、 譬喻
一一、 借代
一二、 排比錯綜等

- 五七四
六〇一
六〇三
六二八
六三〇
六五四
六五六

文選五三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

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敵，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乎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漢張良封留侯。史記留侯世家云：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爲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躡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笑受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復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慙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良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十三年，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這篇文章便是就這段故事加以申論。

蘇軾（公元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字子瞻，宋眉山人。嘉祐進士。英宗時直史館。神宗時與王安石議論不合，貶黃州，築室東坡，號東坡居士。哲宗時召還，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諡文忠。他爲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以縱橫奔放著名。今存有蘇文忠全集。（參看核舟記‘大蘇’條注。）

語釋 [卒然] 卒，讀爲猝。卒然，猶言‘突然’。〔子房〕張良字。〔圮上〕即橋上，下邳人說橋字的音如圮，今江蘇邳縣南有圮橋，相傳即張良受書處。〔韓之亡〕戰國時，晉大夫韓氏與趙魏分晉，有今河南中部及山西澤潞之地。公元前二三〇年，爲秦內史勝所滅。〔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從前刑罰極慘酷，除殺頭外，甚有鋸手足或放在鼎鑊裏烹的。這句的意思，是說用殺戮手段對待士大夫。〔夷滅〕誅滅。〔不可勝數〕數都數不清。〔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孟賁、夏育，都是古代的勇士。這是說，雖有孟賁、夏育也沒有辦法。〔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這句的意思是說，富家子弟的身體是可寶貴的，不致當盜賊而死。〔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猶言當盜賊而死，在千金之子是不值得的。〔伊尹太公〕伊尹，是商朝的賢相。太公即呂尚，是輔周武王定天下的功臣。〔荆軻聶政〕荆軻，已見前荆軻傳。聶政，戰國軹人。嚴仲子與韓相俠累有仇，使聶政去行刺，聶政因爲有老母在，不肯答應，後來他母親死了，就替嚴仲子把俠累暗殺。詳見史記刺客列傳。〔倨傲鮮腆而深折之〕鮮腆，是沒有禮貌的意思。這是說，

用倨傲沒有禮貌的神氣，把他深深地折辱一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他能夠忍耐，然後可以成大事。彼其，猶言‘彼’或‘其’，兩字重復用，只作一個字解釋，在古書上有先例，例如左傳昭公三年‘彼其髮短而心長’。〔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王，名旅，春秋楚第二十二代國主。鄭伯即鄭襄公，名堅，春秋鄭第十一代國主。去上衣，露肢體，叫做‘肉袒’。鄭伯肉袒牽羊，大概是表示情願服從楚王，做楚王的奴隸的意思。按楚莊王伐鄭，事在魯宣公十二年，當公元前五九七年。〔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句踐，春秋越國的國主。吳王闔閭，前被句踐所敗，受傷而死。闔閭的兒子夫差繼續做國王，立志報仇，就在魯哀公元年（公元前四九四）大敗越兵，把越國的會稽城圍住，句踐向吳王乞和，吳王饒赦了他。於是句踐和他的臣子范蠡就到吳國去做奴隸，三年才得放回。（見國語及吳越春秋）句踐回國以後，臥薪嘗膽，立志復仇，終於把吳國滅掉。〔非有平生之素〕素，是交誼的意思。這是說，一向並不是有交情的。〔油然〕不以爲意的樣子。〔秦皇〕即秦始皇。〔項籍〕字羽，下相人。秦朝末年和他的叔父項梁在吳中起兵，響應陳涉。後項梁戰死，他就帶領了項梁的軍隊，大敗秦兵，自立爲西楚霸王。後被劉邦（漢高祖）打敗，死於垓下。〔高祖〕即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秦末受義帝命伐秦，後來打敗項籍，統一天下。〔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淮陰，即淮陰侯韓信。當劉邦和項籍相持不下的時候，韓信受劉邦的命令，打破齊國，派人來向劉邦要求封他爲齊王，劉邦非常動怒，張良勸劉邦暫時隱忍，答應他的要求。〔太史公〕即司馬遷，史記的著者。當時司馬遷做太史令的官，故自稱‘太

史公’。按史記留侯世家後面有這樣一段論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魁梧〕體貌壯大的樣子。

文選五四. 讀書 胡適

“讀書”這個題，似乎很平常，也很容易。然而我卻覺得這個題目很不好講。據我所知，“讀書”可以有三種說法：

(一)要讀何書 關於這個問題，京報副刊^{*}上已經登了許多時候的“青年必讀書”；但是這個問題，殊不易解決，因爲個人的見解不同，個性不同。各人所選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沒有多大的標準作用。所以我不講這一類的問題。

(二)讀書的功用 從前有人作“讀書樂”，說什麼“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現在我們不說這些話了。要說，讀書是求智識，智識就是權力。這些話都是大家會說的，所以我也不必講。

(三)讀書的方法 我今天是要想根據個人所經驗，同諸位談談讀書的方法。我的第一句話是很平常的，就是說，讀書有兩個要素：

第一要精，

第二要博。

現在先說什麼叫“精”。

我們小的時候讀書，差不多每個小孩都有一條書籤，上面寫十個字，這十個字最普遍的就是“讀書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現在這種書籤雖不用，三到的讀書法卻依然存在。不過我以爲讀書三到是不夠的；須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我就拿牠來說一說。

眼到是要個個字認得，不可隨便放過。這句話起初看去似乎很容易，其實很不容易。讀中國書時，每個字的一筆一畫都不放過。近人費許多功夫在校勘學上，都因古人忽略一筆一畫而已。讀外國書要把A, B, C, D, ……等字母弄得清清楚楚。所以說這是很難的。如有人繙譯英文，把Port看作Pork，把oats看作oaks，於是葡萄酒一變而爲豬肉，小草變成了大樹。說起來這種例子很多，這都是眼睛不精細的結果。書是文字做成的，不肯仔細認字，就不必讀書。眼到對於讀書的關係很大，一時眼不到，貽害很大，並且眼到能養成好習慣，養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來。前人說口到是要念到爛熟背得出來。我們現在雖不提倡背書，但有幾類的書，仍舊有熟讀的必要；如心愛的詩歌，如精采的文章，熟讀多些，於自己的作品上也有良好的影響。讀此外的書，雖不須念熟，也要一句一句念出來，中國書如此，外國書更要如此。念書的功用能使我們格外明瞭每一句的構造，句中各部分的關係。

往往一遍念不通，要念兩遍以上，方才能明白的。讀好的小說尚且要如此，何況讀關於思想學問的書呢？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義如何？何以如是？這樣用心考究。但是用心不是叫人枯坐冥想，是要靠外面的設備及思想的方法的幫助。要做到這一點，須要有幾個條件：

(一)字典，辭典，參考書等等工具要完備。這幾樣工具雖不能辦到，也當到圖書館去看。我個人的意見是奉勸大家，當衣服，賣田地，至少要置備一點好的工具。比如買一本韋氏大字典，勝於請幾個先生。這種先生終身跟着你，終身享受不盡。

(二)要做文法上的分析。用文法的知識，作文法上的分析，要懂得文法構造，方才懂得牠的意義。

(三)有時要比較參考，有時要融會貫通，方能了解。不可但看字面。一個字往往有許多意義，讀者容易上當。例如 turn 這字：

作外動字^{*}解有十五解，

作內動字^{*}解有十三解，

作名詞解有二十六解，

共五十四解^{*}，而成語不算。

又如 strike：

作外動字解有三十一解，

作內動字解有十六解，

作名詞解有十八解，
共六十五解。

又如 go 字最容易了，然而這個字：

作內動字解有二十二解，
作外動字解有三解，
作名詞解有九解，
共三十四解。

以上是英文字須要加以考究的例。英文字典是完備的；但是某一字在某一句究竟用第幾個意義呢？這就非比較上下文，或貫串全篇，不能懂了。

中文較英文更難，現在舉幾個例：

祭文中第一句“維某年月日”之“維”字，究作何解？字典上說牠是虛字。詩經裏“維”字有二百多，必需細細比較研究，然後知道這個字有種種意義。

又詩經之“于”字，“之子于歸”“鳳凰于飛”等句，“于”字究作何解？非仔細考究是不懂的。又“言”字人人知道，但在詩經中就發生問題，必須比較，然後知“言”字爲聯接字。諸如此例甚多，中國古書很難讀，古字典又不適用，非是用比較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如何懂得呢？

總之，讀書要會疑，忽略過去 不會有問題，便沒有進益。

宋儒張載說：“讀書先要會疑。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他又說：“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

則須疑。”又說：“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宋儒程頤說：“學原於思。”

這樣看起來，讀書要求心到；不要怕疑難，只怕沒有疑難。工具要完備，思想要精密，就不怕疑難了。

現在要說手到。手到就是要勞動勞動你的貴手。讀書單靠眼到，口到，心到，還不夠的；必須還得自己動動手，才有所得。例如：

(1) 標點分段，是要動手的。

(2) 翻查字典及參考書，是要動手的。

(3) 做讀書札記是要動手的。札記又可分四類：

(a) 抄錄備忘。

(b) 作提要，節要。

(c) 自己記錄心得。張載說：“心中苟有所開，即便筭記。不則還塞之矣。”

(d) 參考諸書，融會貫通，作有系統的著作。

手到的功用。我常說：發表是吸收智識和思想的絕妙的方法。吸收進來的智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的，或是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脚，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記述過，——那種智識思想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

我可以舉一個例。你也會說“進化”，他也會談“進化”，但你對於“進化”這個觀念的見解未必是很正確的，未必是很清楚的；也許只是一種“道聽塗說”，也許只是一種時髦的口號。這種知識算不得知識，更算不得是“你的”知識。假使你聽了我句話，不服氣，今晚回去就去遍翻各種書籍，仔細研究進化論的科學上的根據；假使你翻了幾天書之後，發憤動手，把你研究所得寫成一篇讀書札記；假使你真動手寫了這麼一篇“我為什麼相信進化論”的札記，列舉了

- (一) 生物學^{*}上的證據，
- (二) 比較解剖學^{*}上的證據，
- (三) 比較胚胎學^{*}上的證據，
- (四) 地質學^{*}和古生物學^{*}上的證據，
- (五) 考古學^{*}上的證據，
- (六) 社會學^{*}和人類學^{*}上的證據。

到這個時候，你所關於“進化論”的知識，經過了一番組織安排，經過了自己的去取敘述，這時候這些知識方才可算是你自己的了。所以我說，發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說，手到是心到的法門。

至於動手標點，動手翻字典，動手查書，都是極要緊的讀書祕訣，諸位千萬不要輕輕放過。內中自己動手翻書一項尤為要緊。我記得前幾年我曾勸顧頡剛先生標點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當初我知

道他的生活困難，希望他標點一部書付印，賣幾個錢。那部書是很薄的一本，我以為他一兩個星期就可以標點完了。那知顧先生一去半年，還不曾交卷。原來他于每條引的書，都去翻查原書，仔細校對注明出處，注明原書卷第，注明刪節之處。他動手半年之後，來對我說，古今偽書考不必付印了，他現在要編輯一部疑古的叢書，叫做“辨偽叢刊”。我很贊成他這個計劃，讓他去動手。他動手了一兩年之後，更進步了，又超過那“辨偽叢刊”的計劃了，他要自己創作了。他前年以來，對於中國古史，做了許多辨偽的文字；他眼前的成績早已超過崔述了，更不要說姚際恆了。顧先生將來在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一定不可限量，但我們要知道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手到的工夫勤而且精。我們可以說，沒有動手不勤快而能讀書的，沒有手不到而能成學者的。

第二要講什麼叫“博”。

什麼書都要讀，就是博。古人說：“開卷有益”，我也主張這個意思，所以說讀書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我們主張“博”有兩個意思：

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不可不博。

第二，為做一個有用的人計，不可不博。

第一，為預備參考資料計。

在座的人，大多數是戴眼鏡的。諸位為什麼要戴眼鏡？豈不是因為戴了眼鏡，從前看不見的，現在

看得見了；從前很小的，現在看得很大了；從前看不分明的，現在看得清楚分明了？王荊公說得最好：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

他說：“致其知而後讀”。又說：“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即如墨子一書在一百年前，清朝的學者懂得此書還不多。到了近來，有人知道光學，幾何學，力學，工程學……等，一看墨子，纔知道其中有許多部分是必須用這些科學的知識方才能懂的。後來有人知道了論理學，心理學……等，懂得墨子更多了。讀別種書愈多，墨子愈懂得多。

所以我們也說，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一書。多讀書，然後可以專讀一書。譬如讀詩經，你若先讀了北大出版的歌謠週刊，便覺得詩經好懂的多了；你若先讀過社會學，人類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先讀過文字學，古音韻學，你懂得更多了；你若讀過考古學，比較宗教學等，你懂得的更多了。你若要讀佛家唯識宗的書嗎？最好多讀點論理學，心理學，比較

宗教學，變態心理學。無論讀什麼書總要多配幾副好眼鏡。

你們記得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的故事嗎？達爾文研究生物演變的現狀，前後凡三十多年，積了無數材料，想不出一個簡單貫串的說明。有一天他無意中讀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忽然大悟生存競爭的原則，於是得着物競天擇的道理，遂成一部破天荒的名著，給後世思想界打開一個新紀元。

所以要博學者，只是要加添參考的材料，要使我們讀書時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難時，東一個暗示，西一個暗示，就不至於呆讀死書了。這叫做“致其知而後讀”。

第二，爲做人計。

專工一技一藝的人，只知一樣，除此之外，一無所知。這一類的人，影響於社會很少。好有一比，比一根旗竿，只是一根孤拐，孤單可憐。

又有些人廣泛博覽，而一無所專長，雖可以到處受一班淺人的歡迎，其實也是一種廢物。這一類人，也好有一比，比一張很大的薄紙，禁不起風吹雨打。

在社會上，這兩種人都是沒有什麼大影響，爲個人計，也很少樂趣。

理想中的學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專門學問。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覽。

博大要幾乎無所不知，精深要幾乎惟他獨尊，無人能及。他用他的專門學問做中心，次及於直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間接相關的各種學問，次及於不很相關的各種學問，以次及毫不相關的各種泛覽。這樣的學者，也有一比，比埃及的金字三角塔。那金字塔高四百八十英尺，底邊各邊長七百六十四英尺。塔的最高度代表最精深的專門學問；從此點以次遞減，代表那旁收博覽的各種相關或不相關的學問。塔底的面積代表博大的範圍，精深的造詣，博大的同情心。這樣的人，對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才，對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宋儒程顥說的好：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博學正所以“大其心使開闊”。我曾把這番意思編成兩句粗淺的口號，現在拿出來貢獻給諸位朋友，作爲讀書的目標：

爲學要如金字塔，
要能廣大要能高。

語釋 [京報副刊]民國十三年創刊於北平，每日隨京報附送，由孫伏園主編。民國十五年京報被封，副刊亦停版。〔青年必讀書〕京報副刊的主編者曾提出‘那幾種書是青年所必須讀的’這一個問題，當時有許多人發表意見，并開列書目，絡續在京報副刊發表。〔從前有人作讀書樂〕相傳宋真宗曾作勸學篇（這

里說讀書樂，作者記錯了)說：‘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屋，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勸向窗前讀。’〔小草變成了大樹〕小草指 oats 即雀麥。大樹指 oaks 即橡樹。〔韋氏大字典〕英國韋勃斯脫所著的字典，原名爲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外動字〕即本講義中所稱的‘他動詞’。〔內動字〕即本講義中所稱的‘自動詞’。〔共五十四解〕見韋氏大字典頁 2217——2218。〔共六十五解〕見韋氏大字典頁 2085。〔共三十四解〕見韋氏大字典頁 924。〔言字爲連接字〕言字作連接字‘而’字解者，如‘受言藏之’，‘驅馬悠悠，言至於漕’，‘靜言思之’等等，其例甚多，詳可看胡適文存詩三百篇言字解。〔宋儒張載說〕張載，已見前宋九賢遺像記注，下面所引張載的話，載宋元學案卷十八。〔學原於思〕宋元學案卷十五作‘學莫貴於思’。〔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則還塞之矣〕宋元學案卷十八作‘心中苟有開，即便割記；不思則塞之矣。’這裏省去一‘思’字，便和原意有點不同了。〔生物學〕研究動植物的起源、成長、構造、機能分布等的學科。西名爲 biology。〔比較解剖學〕研究各種動物體內各器官位置、形狀、構造，而比較其異同的學科。西名爲 comparative anatomy。〔比較胚胎學〕研究各種動植物的胚胎的發生及成長而比較其異同的學科。西名爲 comparative embryology。〔地質學〕研究地球之歷史及生命等的學科。西名爲 geology。〔古生物學〕就化石而研究古代生物狀況的學科。西名爲 paleontology。〔考古學〕就遺跡古物而研究古代事物文化的學科。西名爲 archeology。〔社會學〕研究社會的起源、發達、變遷及

生活現象的學科。西名爲 sociology。〔人類學〕研究人類的全部的科學，或爲生理的，或爲心理的，或爲歷史的，或爲地理的。西名爲 onthropology。〔顧頡剛〕現代江蘇吳縣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所輯著有古史辨等。〔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姚際恆字善夫，清徽州人。所著除古今僞書考外，尚有詩經通論庸言錄等。古今僞書考凡四卷，用考證方法，斷定尚書傳等凡九十四種，皆爲後人託名僞作之書。〔崔述〕字武承，號東壁，清大名人。他爲清代有名的考證學者，所著書三十餘種，尤以考信錄一書爲最有名。〔開卷有益〕宋太宗的話，見宋實錄。〔王荊公〕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因封荊國公，故稱王荊公。他是宋朝有名的宰相，得宋神宗的信任，曾創行‘青苗錢’‘保甲制’等新法。下面所引的話，見於臨川集卷七十三。〔百家諸子之書〕猶言諸家所著的書，別於儒家的經典而言。按漢書藝文志載諸子書凡百八十九家，後人舉成數而言，但稱‘百家’。〔難經〕古醫書名。相傳爲周朝的秦越人所撰。凡二卷。〔素問〕是中國最古的醫書。凡二十四卷。記黃帝與其臣岐伯問答的話。大概是周秦間人著的。〔本草〕藥書名。凡五十二卷，所載藥物有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相傳爲神農氏所作，其實始於後漢，因爲書中所載郡縣，都是漢時地名。〔吾道〕指儒家之道。〔曾子固〕宋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光學〕研究關於光的學科。西名爲 optics。〔幾何學〕就物質的形狀大小位置而研究其真理的學科。西名爲 geometry。〔工程學〕研究物質的機械性質，以運用於建築物及機器的一種學科。西名爲 engineering。〔論理學〕根據思想的法則而研究論述事物方法的學科。西名爲 logic。〔文字學〕研究文字的起源、構造及其

變化的學科。〔古音韻學〕關於研究古代語言文字的聲韻方面的學科。〔比較宗教學〕以科學方法研究宗教的起源、成長，及各種宗教間的相互關係的學科。西名爲 *comparative religion*。〔唯識宗〕印度大乘佛教的一派，後來流行於中國及日本，在印度別稱爲瑜伽宗。〔變態心理學〕專就異常的精神作用而加以研究的一種學科。有團體的與個人的之分別：團體的變態心理學，是以‘羣衆運動’‘恐慌’等爲研究題目的。個人的變態心理學，可細分爲四目：（一）有生理的缺陷者，如盲啞聾之類；（二）精神作用之傑出者，如天才之類；（三）精神作用的暫時的障礙，如‘催眠狀態’‘幻覺’‘錯覺’等是；（四）精神作用的永久障礙，如精神病是。西名爲 *abnormal psychology*。〔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英國的生物學家。生於一八〇九年，死於一八八二年。〔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英國的經濟學家。生於一七六六年，死於一八三四年，所著以人口論爲最著名。〔物競天擇〕萬物互相競爭，優勝者能得生存，好像被自然選中了似的。〔埃及的金字三角塔〕埃及（Egypt），國名。在非洲東岸，名義上仍爲土耳其屬國。建國在公元前四千年間，至公元前二五〇〇年，文化已甚發達。金字塔建於古代王墓之上，因形如漢文的金字，故譯爲金字塔，今其遺跡尙存。〔英尺〕一英尺等於 0.3047945 公尺，合中國營造尺九寸五分餘。〔宋儒程顥說的好〕程顥，見前宋九賢遺像記注。下面所引的話，見宋元學案卷十三。

文 話

一九. 新 體 詩

我們現在通用語體文；學校裏的課本，報章、雜誌的文字，文藝的、學術的著作，用語體文寫的佔着不少的成數。這不過是最近十幾年的事。當初提倡的人稱這個運動為‘新文學運動’，其實是不很切當的。寫語體文自有種種的便利，但是用語體文寫的不一定就是‘文學’，怎能總括地稱為‘新文學’？據實定名，還是說‘語體文運動’比較妥當。這個運動是我國近年來的一件大事。用了語體寫文字，便能直接地表達思想與情感，不用經過一番翻譯的工夫，這是好處。用了語體寫文字，可以脫離古文裏那些陳舊見解、腐爛格套的羈絆，而新鮮地、活潑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與情感，這是更深一層的好處。文字本來是一種工具，新的工具常能完成新的、進步的製作。從今以後，語體文將更廣徧地通用是無疑的；除了拘執、昏闇的人，誰也不會否認語體文的高度的價值。

在‘語體文運動’當中也主張作語體詩。像語體文從古文解放出來一樣，語體詩也企圖從各體的舊詩和詞解放出來。最大多數的各體舊詩各語字數均等，語體詩的各語字數卻不一定要均等；舊詩和詞必須押韻，語體詩卻不一定要押韻。這就是說，舊詩和詞的形式的部分，在語體詩都不很重視；語體詩猶如卸去了衣服和飾品的裸體，這裸體就是詩的意境。這樣一體的詩在以前是沒有的，所以稱為‘新體詩’。

我們試讀鈔錄在下面的題作到家了的新體詩：

賣硬麵饅饅的，
在深夜尖風底下，
這樣慢慢地吆喚着。
我一聽到，知道‘到家了！’

——俞平伯

這是很好的意境，生動而深至，誰曾經在深夜裏到達北平的車站

帶着旅行的倦意回到寓所的，就會承認這真是一首好詩。再試讀鈔錄在下面的題作應該的新體詩：

他也許愛我，——也許還愛我，——

但他總勸我莫再愛他。

他常常怪我；

這一天他眼淚汪汪的望着我，

說道：‘你如何還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對他。

你要是當真愛我，

你應該把愛我的心愛他，

你應該把待我的情待他。

• • • • •

他的話句句都不錯，——

上帝幫我！

我‘應該’這樣做！

——胡適

這也是很好的意境，真摯而纏綿，戀愛着的雙方的無可奈何的心情都含蘊在裏邊了。用這些意境固然也可以作舊詩或詞，但作起來就得受形式上的拘束，每語的字數哩，規定處所的押韻哩，都須照顧到才行。在照顧到這些的當兒，難免增損意境、改變意境去遷就；倒不如不管這些形式，而依照意境的原樣寫下來，只須意境是‘詩的’，那便是詩了。主張新體詩的人就憑這樣的論據來寫他們的新體詩。

最近選在講義裏的三弦和再別康橋都是新體詩。這兩首卻是押韻的。新體詩不一定押韻，前面已經說過。如果押韻呢，也用現代的韻，就是口頭叶韻的韻。從前‘元’字和‘門’字同韻，作詩、詞可以押在一首裏；現在口頭辨別起來，‘元’字是ㄩㄢˊ，‘門’字是ㄇㄣˊ

4, 絕對不同韻, 新體詩就不用牠們押韻了。

三弦寫的是靜境, 用圖畫來比方, 猶如‘靜物寫生’。太陽晒着的長街, 輕風吹動的楊樹, 土牆裏面的三弦聲, 雙手抱頭的老年人, 由這些材料構成一幅絕美的圖畫。再別康橋寫的是留連景物、依依不舍的情懷。‘我甘心做一條水草,’ 但是終於不免‘悄悄的我走了,’ 是怎樣的悵惘呢!

胡適談新詩一篇中談及三弦的自然音節, 現在把這一節鈔錄在此, 以供參考:

‘這首詩從見解意境上和音節上看來, 都可算是新詩中一首最完全的詩。看他第二段“旁邊”以下一長句中, 旁邊是雙聲; 有一是雙聲; 段、低、低、的、土、擋、彈、的、斷、盪、的, 十一個都是雙聲。這十一個字都是“端透定”(D, T)的字, 模寫三弦的聲響, 又把“擋”“彈”“斷”“盪”四個陽聲的字和七個陰聲的雙聲字(段、低、低、的、土、的、的)參錯夾用, 更顯出三弦的抑揚頓挫。’

(註)兩個字發聲部位相同, 稱為‘雙聲字’。如‘旁’‘邊’兩字都是重唇音, 便是雙聲字。

從前沒有注音符號, 拚音用三十六個字作為字母。‘端透定’是其中的三個, 相當於現在注音符號的‘ㄉ’‘ㄊ’。

練習 試取任何意境作新體詩。

文選五五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論語

子路, 曾皙, 冉有, 公西華侍坐。

子曰: “以吾一日長乎爾, 毋吾以也。居則曰, ‘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 “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
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 可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

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唯求則非邦也與？”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則非邦也與？”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爲論語 先進章之一節。記孔子閒居，子路等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全節結構，頗有點像近代的獨幕劇。（參閱文話）

論語，書名。是孔子門人對於孔子言行的記錄。因傳授不同，有魯論語、齊論語及古文論語的分別。今所通行者是魯論語。

語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路姓仲名由，卞人。曾皙名點，武城人。冉有本姓冉名求，字子有，故亦稱冉有，魯人。公西華姓公西名赤，字子華，故亦稱公西華，魯人。古時席地而坐，時孔子坐在中間，他的門弟子坐在旁邊，故稱‘侍坐’。〔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這是說，‘你們侍我，因為我年紀比你們稍爲大一點；現在我有話要問你們，不要因為我比你們年長，就不肯把你們的意見在我面前儘量發揮’，用‘一日’兩字是孔子的謙遜，意思是說我只稍長於你們。〔居則曰不吾知也〕你們平時常說人家不知道你們的才能。〔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假使有人知道了你們的才能，預備用你們，那麼，你們將用什麼去應付呢？〔率爾〕急遽貌。孔子弟子中，子路的性子最爽直，所以他就不加思索的先把意見發表了。〔千乘之國〕古時諸侯封地百里，出車千乘，所以稱諸侯之國爲‘千乘之國’。〔攝〕迫近的意思。〔師旅〕古制，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以爲軍旅的通稱。這是指戰爭用兵而言。〔因之以饑饉〕再加以荒年。穀不熟叫做‘饑’，菜不熟叫做‘饉’，並合起來，就是年歲荒歉的意思。〔由〕是子路的名。〔比及三年〕大概三年光景。〔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可以使這一國的人民都有勇氣，並且懂得應該怎樣做一個好人的道理。〔哂〕微笑。〔求〕冉有的名。〔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地方的小國。〔可

使足民)可使百姓足衣足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至於禮樂教化，則須待比我能力強的君子來提倡了。〔赤〕公西華的名。〔非曰能之願學焉〕我不敢說能夠做什麼，但願有機會學習而已。〔宗廟之事如會同〕宗廟之事，指祭天地、祀祖先等事。如，作‘或’字解。會同，指諸侯朝見天子或互相聘問等事。〔端章甫〕端，玄端，古時諸侯所穿的禮服。章甫，即緇布冠，古時的禮帽。〔願爲小相焉〕古時行祭禮或朝會時都有擯相以掌贊禮等事，擯相有上擯、承擯、紹擯之別。公西華自己遜讓，說願在祭祀或朝會的衣冠場中，做個小小的擯相。〔點〕曾皙的名。〔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瑟古樂器。本爲五十弦，後改爲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動，以定聲之清濁高下。曲將終了尾聲叫做‘希’。鏗，瑟聲終止時的聲音。舍，作‘置’字解。作，起立。這時候曾皙鼓瑟將終，孔子問到他，便‘鏗’的一聲停止了鼓瑟，把瑟放下，立起來回答。〔異乎三子者之撰〕我所要講的和他們三人所陳說者不同。〔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那有什麼要緊，原不過各人談談自己的志趣而已。〔莫春〕莫，讀如‘暮’。每一個節令到快過完的時候就叫做‘暮’，例如三月稱‘暮春’，九月則稱‘暮秋’。〔冠者〕古男子年二十而冠，稱爲成人，別於童子而言。〔沂〕沂，水名。出山東鄒縣西北，西流經曲阜，合洙水，入於泗水。當時孔子和其弟子們都在曲阜，故指近郊的水流言之。〔風乎舞雩〕雩，音心，古時求雨，必使童男女舞蹈，叫做‘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可以休息，所以曾皙假想在沂水裏恣了浴回來，在舞雩的地方乘風涼。〔詠而歸〕唱着詩歌而回來。〔吾與點也〕與，有‘贊成’之意，這句話若用現代語來講，便是：‘我是站在曾點一邊的。〔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他想得一國而治之

以禮，但這話說得太率直不知遜讓，所以我笑他。〔唯求則非邦也與〕邦，與‘國’同。曾皙以冉求亦想得國而治之，所以這樣問。〔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祭祀朝會難道不是諸侯之事嗎？〔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這是孔子說明公西赤的話是謙遜之詞，其實公西赤而只能爲小相，那一個能做大相呢。

文選五六. 北京的空氣 西 林

“北京窮得精光，大家還是捨不得走。我因爲去年蓋了幾間破屋，用不着出房租，每月祇須有三十塊錢，就夠我這一個不愛穿，不愛吃，不愛應酬的花了。門房裏，廚房裏，和其他的一切家務，統由一位趙先生擔任。他比主人慷慨，你放心的來吧。”

這是一九二六年北京學校鬧欠薪，內務部出賣皇城磚瓦、天壇古柏的時候，一個北京的窮教書匠寫給上海的朋友的一封信。

“北京東四桂花胡同六號江魚特快到慎。”

這是中秋節前，一個上海朋友打向北京朋友的一個極經濟的電報。

以上的這一信一電。固多少帶有時代和地域的背景，然實與正文無關。不過我們既想把相隔數千里的兩個朋

友拉到一塊做戲去，不能不把他們的聚合敍出一個源委來。

這戲的發生，是在那‘魚’後的第三日。時刻是中秋節後，北方所特有的一個清涼優美的月夜。這幾間破屋的主人陪了他的朋友，從一家飯館回家。那飯館的名字，似乎是西長安街上許多‘春’中之一‘春’。^{*}（目前北京昔日之窮教員，都一變而為收入最豐的闊人；然而據說這長安街上的許多‘春’，卻都已一一先後關閉了，此亦可為教書匠絕非社會中堅人物之一旁證。）他們因為多吃了一點東西，想略走幾步。不想受了那涼風與月色的引誘，竟直從飯館走到家門。那時已經十點三刻，正值我們開幕的時候。

幕起之後，我們看到的祇是一間黑暗的屋子。正苦用目力想辨識屋中陳設的時候，我們聽到一個電鈴的聲音。一會，房門推開，電燈轉明，我們看見屋中的一切；同時看見走進屋來的兩人。那位身體較胖，穿着整齊洋服，我們一望而知其為由上海來的客人。大約因為身體較胖，又不慣於走路，他眼見得很疲倦了。進屋之後，將大衣帽子掛到一架衣架上，即刻就在一張沙發^{*}躺下。大有再也不想起來的神情。

另一位穿的是中國衣服，當然是主人了。他進來之後，從桌上拿起了一堆等着拆封的郵件，坐到一張椅上拆看。頭上留着帽子。

客人 糟糕，今天吃多了。

主人 不要緊，多坐一會兒睡覺就是了。(摸出一個錶
來看一看。)

客人 幾點？

主人 十點五十分。

客人 我們走了有半個多鐘頭。從飯館到家，總有
五里多路吧？

主人 (心不在焉的) 總有吧。(又拆開一封信) —— 累了
吧？

客人 還好。(似乎要證明‘還好’他站起身，走到一個面南的
窗邊。) —— 北京的月亮真好。

主人 北京甚麼都好，—— 上海有這樣的飯吃嗎？
有這樣的路走嗎？有這樣的建築嗎？有這樣的
空氣嗎？

客人 空氣，唉，空氣是不用錢買的，北京的空氣可
不賤。連睡覺的時候都算在裏頭，我想總花到
我五分洋錢一口吧！(坐回到沙發。)

主人 空氣是不用錢買，你可以儘量的呼吸，不錯，
不過這種自由的呼吸，學術、文化的空氣，你花
了錢還沒有地方可以買到。(一張傳單，飛進了一個
字紙籠裏去。) —— 北京不但建築是世界第一，人
物也是全國所特有。士，農，工，商，倡，優，吏，卒，
鋪子裏的掌櫃，館子裏的伙紀，街上的巡警，家
裏的老媽子*，聽差*——尤其是與你有密切關
係的聽差——沒有一樣不比別處強。(帽子掛上

了衣架。)就連叫化子和外國人,一到了北京,都變斯文了。

有密切關係的聽差(老趙)推門走進。他是一個未走模型的北方老;但是一個毫無模型的聽差。他同時又聰明又傻氣。比方說,主人不在家時,他愛坐在大門外的門檻上觀望。等到遠遠看見主人回來的時候。他即刻走進,把門關上,等主人壓鈴之後,方才重新開門,這是聰明,還是傻氣?他身上穿的一件青布長衫,約有三十歲的光景。恐怕還沒有結婚。這時他手裏拿着一個茶盤,裏面放着一把青花茶壺,幾隻同花的杯子。他把茶壺茶杯放到桌上,手提了茶盤,毫無做作的向那主人的客人說:

老趙 板橋的李先生看您來了。我說您沒在家,問您甚麼時候回來,我說您今晚有飯局,他說明天九點再來,請您在家候一候。

客人 噢。他沒有說別的甚麼嗎?

老趙 沒有。

主人 咖啡買了沒有?

老趙 買了。

主人 下午有誰來了沒有?

老趙 沒有。四點鐘的時候,張太太帶了少爺小姐洗澡來了。少爺小姐在院子裏玩了一會兒。

主人 噢。(他把看過的信,放到書桌的一個櫃子裏。從書桌走回,倒茶。老趙走出。)

客人 怎麼？你這裏開澡堂子嗎？

主人 澡堂子？豈但澡堂子。咖啡館，烟酒鋪，洗澡堂子，公共閱報室，沒有結婚，無太太可陪的人的俱樂部，結婚過久，陪太太陪得太多了的人的逋逃所。

客人 (笑)我是來幹麼的？

主人 你？你是來呼吸空氣的。

客人 五分錢一口的學術空氣，哈哈。

老趙拿着一紮包裹，幾張賬單走進。包裹裏的內容，和賬單上記載，等一會我們就有機會知道。

主人 (進茶。)喝茶。

客人 多謝！(動了一下，又復倒下。)

老趙 (拆開了那紮包裹，拿着一筒咖啡，向着客人。)您看這是您說的牌子不是？

客人 (坐了起來。對北京的聽差，不得不格外客氣一點。)啊，對了。

老趙 您要燒一點試試嗎？

客人 謝謝你，不用。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試吧。

主人 (喝了一口茶。)哪兒買的？

老趙 (極有趣似的。)嚇！這牌子可找了好幾家呢。您說那家可沒有。他拿出一個新牌子來，我看那樣子不像，我說，您這牌子對嗎，他說外面牌子

不同，裏面可是一樣，我說那哪兒成？——回來，在市場的裏面可買着了。（收回了桌上的包裹。）

主人 你到了東安市場吉祥園聽戲去沒有？

老趙 沒一有。——哪兒呢……上回碰到頭裏的一個熟人，硬拉了去。……

主人 （向着對面的朋友。）老趙從前在吉祥園做過事，他去聽戲不用花錢的。等幾時有好戲的時候，要他請你好了。

老趙 您一厄。（側了一側頭。捧了包裹走出。）

客人 （站到桌前。一手取了茶碟，一手取了茶杯，慢慢的喝茶。

順眼看到老趙留下的賬單。顯然的有甚麼引起了他的注意。

把茶杯放到茶碟，順手取了賬單。）七日。面包，一吊五百；鷄子十個，九吊四百；墊洋車，六吊七百；水菓，大洋一元二毛。（以上第一頁）——八日。面包，一吊五百；取燈一打，兩吊兩百；手紙一卷，大洋二毛二；墊洋車，三吊；墊陳先生洋車，小洋六毛。（以上第二頁）——九日。面包，一吊五百；咖啡一筒，大洋一元五毛；方糖兩磅，大洋四毛四分；牛油一磅，大洋一元三毛；牛奶六罐，大洋九毛六分。——三日共用大洋五元四毛二分，小洋六毛，銅子二十五吊五百。共合大洋六元八毛七分。加三日菜洋三元，共大洋九元八角七分。領上洋十元。除收下欠洋一毛三分。（以上第三一長頁）——清楚得很。字寫得好極了。

失敬之至。(放回賬單。)

主人 (走去看了一眼賬單。)這不是他自己寫的。

客人 不是他自己寫的?(主人搖了一搖頭。)誰寫的?

主人 這是他的書記寫的。

客人 書記?他用了書記?誰是他的書記?

主人 馬路對面的那位測字先生。

客人 啊哈。——唉,我看老趙很好,爲甚麼他們說他要不得?

主人 本來很好。(殘茶倒進了痰盂。)—誰說不好?他最大的好處是愛面子,愛交朋友,最慷慨。旁人家是主人教聽差的應該怎樣的小器,他是聽差教主人應該怎樣的大方。(倒了第二杯茶,加滿了客人的杯子。)

客人 多謝。——他們說你回去的時候,他弄了好些人來住你的,吃你的,是真的嗎?

主人 沒有好些人。祇是他的舅舅、舅母和一個表姐。不過從這一點你看不出他的好處來。家裏有人做伙的時候,木匠,瓦匠,油匠,請客的時候,人家的老媽子,洋車夫,過年過節的時候,鋪子裏的收賬的,一到了這裏,就都是他的好朋友。祇要人家稍微幫他一點忙,他就即刻請他們吃飯。

客人 (好笑起來。)是他請吃飯,還是你請吃飯?

主人 你總脫不了商人的氣息。飯菜值得甚麼,人

情可貴，飯菜是我的，人情是他的。——他們說他偷我的東西，真冤枉，我有甚麼可以偷？台凳桌椅有數的，衣服連自己都不夠穿；一年以來，手上就沒有存到五十塊錢。他至多桌上摸幾個銅子兒。其餘可偷的東西，米，煤，酒，烟，如是而已。——啊，說到烟，今天我可把烟忘買了。不過罐子裏剩下的，大概還可以把我們度到明天吧。（他摸出一個烟斗來，預備抽烟。）烟斗在大衣袋裏嗎？

客人 謝謝，我自己拿去。（走向衣架。）

主人 （打開桌上放着的烟罐，伸進手去。）嚇唉！奇怪！（拿倒了罐子又望了一望。）豈有此理！

客人 怎麼？（帶了烟斗走回。）

主人 這罐子裏的烟你拿了沒有？

客人 沒有。怎麼？沒有了麼？

主人 嚇，這傢伙真笨！偷東西這樣偷法的！——老趙！

客人 算了吧。

主人 我們就剩下這一點兒，他那兒很多，他不應該再拿我們的。（老趙走進。）這罐子裏的烟你擱那兒去了？

老趙 噢，李先生倒去了。他看您剩下一點兒，想不拿，我說不礙事兒，您自家買去了。——您忘了嗎？

主人 (再也沒有想到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回答。一肚子的氣，無從發作。半晌)好了。(老趙走出。)

客人 (自在得很。)所以天下的冤枉的事多得很。一個人不宜神經過敏。(一面說，一面裁了一條紙擦淨他的烟斗。)

主人 (真受了天下冤枉之一。)神經過敏，那天我僱車回來，沒有車錢，我走到他房裏去找銅子兒；桌上放着我的一個破烟斗，難爲他已經用布紮得好好的；架上一個舊烟罐子，裏頭，裝了足足的有大半罐子的烟在裏頭。

客人 真的嗎？(坐了起來。)你說偷烟，我以爲你說笑話，原來……你拿回來沒有？

主人 拿回來？當然沒有！難道他就不會自己花錢買烟抽嗎？也許是他的呢？——一個人不宜神經過敏，對不對？

客人 對呀。不過現在沒有烟抽怎麼辦？肚子裏的東西，似乎還一點沒有消化。——買到香烟嗎？

主人 這時候到哪兒買去？

客人 (說笑話。)擦清了烟斗沒有烟抽多難過，教老趙請客好不好？

主人 好。

客人 也許他的烟也抽完了。

主人 那除非他比我還抽得厲害。

客人 (裝得很正經的口氣。)唉，真的問他去要一點兒

夾好不好？(他站了起來。)

主人 (向他看了一眼，他點了一點頭。) 不要胡鬧啊。

客人 (進一步。) 你不是說他很慷慨嗎？我想他一定肯的。如果他不肯，那我就說你前天還看見他架上有半罐子。(走去開門。)

主人 (急了。) 莫莫！

客人 (不管。) 老趙！

可憐的失主，犯了罪似的躲到書桌邊，裝做尋找東西，真的罪犯走進。

客人 唉，老趙，現在還買到烟嗎？

老趙 這時小鋪子都關門了。

客人 噢，——好了。那麼明天再說吧。

老趙 您還有別的事嗎？

客人 (向主人) 你沒有別的事吧？(得不到回答。) 好了。沒有別的事。(老趙走出。主人走向。) 把你嚇壞了吧！(他重新躺下，難怪他得意。)

主人 (半晌。打了敗仗吐唾沫。) 我今晚抽烟抽得很多。難過的是你。

客人 (也毫不客氣起來。) 是的。北京的生活，如此艱難，一個從上海來的人，第一，就不該吃這麼多的東西；第二，他應該自己多帶幾罐子烟來。(空氣僵得很。他站起身，拍了一拍肚子。) 不要緊，走動走動就好了。(他走動起來。)

主人 (他檢起一張報紙，坐在椅子上看報。面上似乎不甚快樂。一會，忽然興奮起來，好像觸動了一個靈機，面上現出得意的神氣，站起身，但又復坐下。他有了主意。) 老趙! (繼續看報，老趙走進。)把桌上收拾一下。(說完，他放下報紙，走出屋子，關好了門。)

老趙把桌上的茶具拿開，把桌布上的灰塵抖了，重新鋪上。把烟灰碟中的烟灰，倒入痰盂，把茶具，烟罐，灰碟等照舊放好。收拾剛完，主人走進。

主人 (打開門，讓老趙走出。關上門。走到桌邊，從衣袋中摸出一塊手絹。打開烟罐，把手絹中所包的東西，放進烟罐。)諾，請，抽，烟。

客人 甚麼?(走來一看，不信任他的眼睛。又摸出一把，送到鼻邊。)真的烟!——那兒弄來的?

主人 (不客氣先裝了一斗。)那兒弄來的?從聽差的房裏偷來的!

客人 喔!!

主人 把你嚇壞了吧!

這一次，的確是他非常的得意，對方無話可說，祇搖了一搖頭。這是他們一拳還了一腳，空氣和平了。從兩人的嘴裏，同時噴出烟來。看他們的神情，大有非抽完罐中所有的烟不肯睡覺的樣子。我們沒有喫多東西，可不能久候了。祇好無禮的把幕拉下，告罪告退。

北京，今改稱北平。這是獨幕劇。劇中人止有主人客人和一個聽

差，時間也很短，但全劇卻充滿了幽默(Humour)的情趣。

西林姓丁名燮林，字巽甫，現代江蘇泰興人。西林是他的筆名。英國伯明罕大學理科碩士，曾任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又長文學，所著劇本有一隻馬蜂等，彙編為西林獨幕劇。本篇就是從西林獨幕劇中選下來的。

語釋 [花]花費，即消費的意思。〔內務部〕官署名。等於現在的內政部。〔皇城〕在北平城中，從前北平的城稱京城，京城裏面又有皇城，皇城裏面又有紫禁城，皇帝就住在紫禁城裏。皇城的正南門，今稱中華門。〔天壇〕在北平正陽門外。為皇帝祀天之所。〔北京東四桂花胡同六號江魚特快到慎〕北方稱巷為‘胡同’，亦作‘衚衕’。打電報為省費起見，用詩韻的韻目來代替日期，例如詩韻分一東、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魚、……就用東字代表一日，冬字代表二日，……魚字代表六日。這個簡單的電報，意思是‘北京東四桂花胡同六號門牌江先生，我準於六日趁特別快車到北京。——慎。’〔西長安街上許多春中之一春〕北平西長安街飯館的招牌，大都有一‘春’字。〔沙發〕Sofa的音譯，一種外國式大椅子，有靠背和軟褥。〔糟糕〕北方俗語，猶言‘不行’，或‘糟透了’。〔累〕困乏疲倦的意思。〔老媽子〕女傭的俗稱。〔聽差〕北方稱男傭為‘聽差’。〔洗澡〕洗浴。〔澡堂子〕即南方所稱的浴室。〔逋逃所〕逃亡所歸之處。〔您說那家可沒有〕你所說的那家鋪子卻是沒有。〔市場〕指北平的東安市場。〔吉祥園〕北平有名的戲園子。〔面包〕即麵包。〔一吊五百〕即一百五十個銅元，合錢一千五百文。〔洋車〕即人力車。〔二毛〕小銀圓二枚。〔取燈〕北平人呼火柴為‘取燈兒’。〔手紙〕即用以拭糞的毛紙。〔做伙〕‘做工’。

文 法

十九. 後介詞‘之’與‘的’

後介詞只‘之’與‘的’二字，文言用‘之’，白話用‘的’。

後介詞放在名詞(代名詞)之後，與名詞合形成形容詞短語。形容詞短語功用等於形容詞。形容詞為名詞的修飾語，故後介詞的前後，應該都是名詞，前後二名詞加後介詞就成名詞短語。名詞短語中，前後名詞的關係有所有與形容兩種性質。

(甲)所有，例如：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齊桓晉文之事)

大娘舅的話真有道理。 (剪網)

(乙)形容，例如：

千乘之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待坐)

十一歲的阿吉和六歲的阿滿又在唱這俗謠了。(聞歌有感)

(甲)例前名詞對於後名詞有所關係，(乙)例則並無所有關係，前名詞對於後名詞只具形容的功用而已。其實所有與形容，在修飾的一點上，地位相等，故所有亦即是形容的一種方式。

後介詞的前後都為名詞(代名詞)，這是最基本的樣式，可是在實際上後介詞的前後，有不是真正的名詞者，此種用例很多。

(甲)在介詞以前的非真正的名詞。例：

往往幾個平常的字有許多解法。 (讀書)

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

(赤壁之戰)

(在介詞之前者為形容詞或自動詞加副詞)

解愁的方法在洩。

(談動)

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荆軻傳)

(在介詞之前者爲他動詞帶目的格)

藝術，宗教，就是我想找來翦破這世網的翦刀吧。

(翦網)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齊桓晉文之事)

(在介詞之前者爲句子)

(乙)在介詞以後的非真正名詞。例：

頃刻間這週遭彌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 (康橋的早晨)

王君爲人勤奮，其待人之厚，律己之嚴，都足爲青年之模範。

(在介詞之後者皆形容詞)

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陞，獨效包胥之哭。 (致史可法書)

新式女子不及舊式女子的能操家政。 (聞歌有感)

(在介詞之後者是動詞他動詞則帶目的格)

由上面各例看來，後介詞的前後，都有不放真正的名詞的。有的放着形容詞，有的放着動詞。這種形容詞與動詞，都應作無形名詞看，因爲雖非名詞，實際上已轉含了名詞性了。

白話文中的‘的’字，常有略去其下的名詞者，而在文言中的‘之’則不能省略。這是很當注意的。例如：

新的葉蔓比近根部的葉蔓肥大。 (牽牛花)

你們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屎尿的人。 (聞歌有感)

第一例因上段有真名詞(葉蔓)而略，第二例因真名詞(人)不會誤解而略。此外古來習用的例不少。

我做媳婦的(人)不能孝順爹媽,反累爹媽,我心裏不安。

(王三姑娘的死)

我做公婆的(人)怎的不養活你。 (同上)

白話文中用‘的’的地方很多。但有許多‘的’字並非介詞,切須分別清楚,不要混同。例如: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檯裏。 (孔乙己)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 (同上)

這種‘的’字是副詞語尾,不是介詞,有許多人把這‘的’寫作‘地’字,以示區別。

因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 (王三姑娘的死)

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倒也由着他去罷。 (同上)

這種‘的’字,都是‘得’字的意思,是助動詞,不是介詞。若爲明白計,也應寫作‘得’字,以免混淆。

‘的’字表示所有關係時。常有寫作‘底’字,以示區別者。例如:

社會問題中最大的問題,就在乎怎樣纔能彀提高大多數人底生活標準。 (一般與特殊)

文化運動中最要的運動,就在乎拚命去提高大多人底知識標準。 (同上)

把副詞語尾的‘的’字寫成‘地’,所有關係的‘的’寫成‘底’,十年前文字界曾有過此傾向,至現在尙未一致。因此,我們對於‘的’字的性質須隨處留意辨認。

練習 ‘的’字可分寫爲‘的’‘得’‘地’‘底’,試就下文分別換填。

你的母親幾歲了。 這是我的疏忽。 車飛快的行駛。

十月十日的那一天。 日子一日一日的過去。

我昨天喝的醉了。 這是到上海去的輪船。

文選五七. 五律四首 王維

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山居秋暝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歸嵩山作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觀獵

詩有一定的格律者，叫做‘律詩’。每句五個字的叫做‘五律’，每句七個字的叫做‘七律’。每首八句；中間的四句，須用對偶。

王維(699——759)字摩詰，唐太原人。唐肅宗時。他做尚書右丞的官，故後世又稱他為王右丞。他在唐朝的開元、天寶年間，是一位最有名的詩人。其詩幽閒古澹，很像陶淵明。又能畫畫，宋朝的蘇軾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今存有王右丞集。

語釋 [潺湲]音イヲ口ヲ，水流的樣子。〔接輿〕春秋楚國的一個隱士。孔子在楚國，頗有做官的意思，接輿便乘孔子出遊時唱着歌在他面前走過。那歌辭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意思是勸孔子

不要做官。孔子下車來想和他交談，他卻逃走了。論語上記述這樁故事，稱他爲‘楚狂接輿’。這裡‘接輿’係隱居的代言。〔五柳〕陶淵明門前有五柳樹。自稱五柳先生。這裡猶如說歌嘯於門前。〔輞川〕在陝西藍田縣的輞谷川口，風景甚好，王維在這地方置有別墅，常常和裴迪等在那裏飲酒吟詩。〔裴秀才迪〕裴迪，關中人。初和王維同住在終南山，天寶亂後，他到蜀州去做刺史。他和杜甫也是極要好的朋友。唐朝考試，有明經、進士、秀才等科，凡應秀才考試及格的便稱爲秀才。〔竹喧歸浣女〕聽竹林裏的一陣喧鬧聲，知道在溪邊洗浣衣服的婦女們回來了。〔蓮動下漁舟〕看池子裏的蓮葉動搖，知道有人正在把漁舟放下去。〔隨意春芳歇〕芳，芳草。這是說，春草自然而然的枯萎了。〔王孫〕貴人之子的通稱。這裏是泛指遊人。〔山居秋暝〕這首詩是寫山中秋夜的情景，故題爲山居秋暝。秋暝，猶言‘秋夜’。〔長薄〕草木叢生叫做‘薄’。陸機挽歌：‘按轡遵長薄’。長薄，當指很長的草地而言。〔迢遞〕同‘迢遙’，道路綿長貌。〔嵩高〕山名。五嶽之一，在河南登封縣北。〔閉關〕同‘閉門’。〔角弓〕以角飾弓，叫做‘角弓’。〔渭城〕在今陝西長安縣附近，本是秦朝的都城。〔鷹〕一種凶猛的鳥，其嘴鈎曲而很強硬，足趾都有鈎爪很有力；獵人往往養着他去捉禽鳥。〔新豐〕漢縣名，唐廢。故城在今陝西臨潼縣東北。〔細柳營〕漢周亞夫屯兵細柳，故地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南。

文選五八 七律四首 陸游

吾道非邪來曠野，江濤如此欲何之。起隨烏鵲*

初翻後，宿及牛羊欲下時。風力漸添帆力健，艣聲常雜鴈聲悲。晚來又入淮南路，紅樹青山合有詩。

——望江道中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歌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

——遊西山村

局促常悲類楚囚，遷流還歎學齊優。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萬里羈愁添白髮，一帆寒食過黃州。君看赤壁終陳跡，生子何須似仲謀！

——黃州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試分茶。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臨安春雨初霽

五言律詩的成立時代，約在唐朝嗣聖（公元六八四）以後的七十幾年間，接着七言律詩也盛行起來。這裏所選的四首是宋朝人的作品，風格又和唐朝人不同。

陸游（1110——1209）字務觀，宋山陰人。宋孝宗時授夔州刺史，官至寶謨閣待制。他因為在四川做過官，很愛蜀道風土，故題他生平所作的詩為劍南詩稿。他的詩自成一家，後人摹倣他的很多，就稱為‘劍南派’。他為人放達，自號放翁。但他生當宋室南渡以後，眼看北方被金國占據，沒有恢復的希望，所以他的詩以感慨之作居多。

語釋 [吾道非邪來曠野] 孔子在陳，被困絕糧，他對門弟子說：

‘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按陸游爲主張定都建康，（今江蘇江寧縣）觸宋孝宗之怒，就命他做建康府通判，不久又改爲隆興府（今江西南昌縣）通判。這首詩是他由建康府改判隆興府時在望江（今安徽望江縣）道中做的，所以他借孔子的話來發揮自己的感慨。〔起隨烏鵲初翻後〕早上烏鵲初飛的時候就起身了。〔宿及牛羊欲下時〕旁晚牛羊將下山的時候就睡覺了。詩王風君子於役云：‘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卽此語所本。〔淮南〕淮水以南的地方。今湖北江以北漢水以東及江蘇安徽江以北淮以南之地都是。〔春社〕古時節候名，在立春後第五戊日。〔遊西山村〕這首詩是他從南昌免官回家以後做的，西山村當是他的家鄉附近的地方。〔楚囚〕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後人遂把‘楚囚’二字爲處境困迫的代稱。〔遷流還歎學齊優〕孔子爲魯相，齊人把女樂送給魯君，孔子遂辭而去，周遊列國，所以史記樂書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這里就引用了這個典故，意思是說，我去故鄉而遷流異地，倒好像孔子爲了齊優而周遊列國了。但這句意思是不完全的，在作者也許爲‘齊優’二字剛好與‘楚囚’相對，就此引用了。〔一帆寒食過黃州〕清明節的前一日爲寒食節（亦有作清明前二日的，見荆楚歲時記）。黃州，今湖北黃岡縣。作者自免職回家後，過了幾時又被任命爲夔州（今四川奉節縣）通判。這首詩是他泝江入蜀路過黃州時候做的。〔君看赤壁終陳跡〕你看赤壁終於成爲陳跡了。按漢末孫權將周瑜大破曹操於赤壁，其地在今嘉魚縣東北江濱，宋蘇軾誤以今黃岡縣城外的赤鼻磯爲周郎赤壁，曾作前後赤壁賦，這里作者路過黃州，而感歎赤壁之已爲陳跡，其誤正和

蘇軾相同。〔生子何須似仲謀〕仲謀，孫權的字。曹操嘗說：‘生子當如孫仲謀。’〔誰令騎馬客京華〕南宋都臨安，故稱臨安爲京華。按作者從四川罷官回來後，曾在江西做過官，不久即回山陰故鄉，此時又被召至臨安，而不久又回山陰，所以這裡說‘誰令騎馬客京華’，而未句又說‘猶及清明可到家’。〔矮紙斜行閑作草〕在短紙上隨便寫着歪斜的草書。〔晴窗細乳試分茶〕前人飲茶，必經煎煮。茶煎後泡沫浮凝水面，稱爲‘乳霧’（見宋徽宗茶論）或‘乳面’（見宋襄茶錄）。這裡的‘細乳’，當指煎茶時泛起的細泡沫而言。分茶，辨別茶品的高下。〔臨安〕南宋改杭州爲臨安府，建爲首都，即今浙江杭縣。

文 話

二〇．對話和戲劇

兩個人相見，或是究問一件事情，或是探討一宗事理，總不免你問我答，你發端我引伸，到雙方無可再說纔歇。敘述文中往往包含着記錄這些話語的部分，這部分稱爲‘對話’。這兩個字的意義很明白，就是說兩個人（或者幾個人）相對談話而已。

最近我們讀到的兩篇文字，運河與揚子江和齊桓晉文之事章，卻全篇是對話了。這因爲值得寫下來的就只有對話，所以不再在對話之外加什麼枝葉。作文本來是無所不可的，用什麼方式最適於當前的需要就用什麼方式，這是作者所有的權利。

記錄對話是比較容易的事。按照談話者發言的順序，依次記錄，不漏失要點，就可以了。若更能傳出談話者發言時的神態，使讀者恍如親見親聞，那便是很好的文字了。

但是取對話形式的文字不全從實生活中記錄下來的，如運河與揚子江，明明出於作者的假託。作者爲什麼要假託運河與揚子江這一場對話呢？無非要表白‘生命的奮鬥是徹底的，奮鬥來的生命是美麗的’這一個意思。就把這兩句告訴人家不就行了麼？行自然也行；不過這就像貼出兩張標語給人家看了。標語固然有激刺的力量，但是沒有周至深長的意味，要教人家透澈地解悟是不夠的。生命的奮鬥是怎樣的情狀？奮鬥來的生命是怎樣地可貴？都得描摹給人家聽，人家纔會透澈地解悟。對於這一層，作者不取尋常的描敘的手法，卻用能奮鬥的揚子江與不能奮鬥的運河的對話傳達出來。這樣，憚於奮鬥，不懂‘造物’的話統可讓運河來說，藉以反襯揚子江所說的正面意義。而揚子江敘述牠的經歷，申說牠的志願，正給奮鬥的情狀與可貴的程度作周至深長的說明。人家循誦終篇，自然低迴詠歎，感悟到運河那樣的生命實在是卑卑不足道的，須得像揚子江那樣，生命纔有意義。——這可見在表白一種意思上，文字取對話形式確有便利之處：正面反面並列，兩相比較可以增強正面的力量；利用問答，凡細微曲折之點無不可以達出；神情生動，比較偏於理智的解說文、議論文容易動人。古今來的文篇中，頗有一些假託的對話；那些作者就因爲它有這幾項便利，所以樂於用它。

作假託的對話就不比記錄真實的對話，你得先定下一個綱要。什麼意思由誰說？什麼意思該在前，什麼意思該在後？必要的一些枝節該插在什麼地方？這些都得先行規定。規定這些時所依據的標準自然是充分表白你的意思，凡不足以表白你的意思的就不是好的、適當的布置。廢話當然一句也不用說。而談話者的神態也得在文字中間傳出；你若善於想像，你就會把假託人物的口吻

寫得同真實人物的一樣。

對話像運河與揚子江那樣繕寫是非常明白的，誰說的話上面就標明誰的名字，而且另行寫起。像齊桓晉文之事章，是印入講義時纔改成現在這形式的，在孟子裏，原是一連寫下去的。這就靠一個‘曰’字來分清楚兩人所說的話；前一個‘曰’字下是孟子說的話，後一個‘曰’字下便是齊宣王說的話了。但是也不一定，昔人作文有時把這樣的‘曰’字省去。試看第二九九頁，齊宣王回答了一個‘否’字，下面‘今恩足以及禽獸……’是孟子的話了，照例該加一個‘曰’字，而竟不加。雖是不加，而我們仍能知道這是孟子的話，不是齊宣王的話，這由於辨別語意和語氣的緣故。能夠辨別語意和語氣，即使讀不分行寫而且省去‘某某曰’的對話，也不致把甲的話誤認為乙的話了。

對話形式的文字裏，加入記敍舉動、神情的文字，這就是戲劇的雛型。在一篇戲劇裏，各個人物不單要說話，而且要動作。在舞臺上表演的時候，演員就依據這些寫定的話語說話，依據這些寫定的動作活動。我們最近讀過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原是一篇敍述文；但也可以說它是戲劇的雛型，因為它大部分是對話，小部分是記敍舉動、神情的文字，依據着它來表演，並不覺得缺少什麼了。試把它改寫成戲劇的形式，就更見明白。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子）求，爾何如？

（冉有）（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

以俟君子。

〔子〕 赤，爾何如？

〔公西華〕（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子〕 點，爾何如？

〔曾皙〕（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曾皙〕（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曾皙〕（曰）夫子何哂由也？

〔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曾皙〕 唯求則非邦也與？

〔子〕 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皙〕 唯赤則非邦也與？

〔子〕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註：——〔 〕內的文字，均原文所無。

這並且像一篇獨幕劇呢。什麼叫做獨幕劇，不妨約略說說。我們看過從前的所謂‘京戲’現在的所謂‘平劇’，凡是一齣戲總包含着好多場面，譬如兩國交鋒的戲，這方面調兵遣將是一個場面，那方面調兵遣將又是一個場面，雙方在山前交戰是一個場面，雙方在山後交戰又是一個場面，這不是獨幕劇。獨幕劇祇可有一個場面，換句話說，劇中人物祇可在一個境界中活動。而且整個故事須佔連續的一段時間，不得忽而今天，忽而明天，忽而前年，忽而今年。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中幾個人物始終在一個境界中活

動，這個境界就是孔子的起居之所。這一番對話佔着連續的一段時間，從孔子發問起，到三子走出，曾皙與孔子問答止，中間並沒有時間的間隔，像通俗小說中所謂‘一宵無話，已到來朝’的情形。所以這一篇具備獨幕劇的形式的條件。

到這裡，讀者必將問：獨幕劇爲什麼要有這些形式的條件呢？回答是很簡單的，無非要使觀者起真實之感而已。像‘平劇’那樣，對白的一部分是歌唱的，一齣戲的場面是忽而室內，忽而城上，忽而山前，忽而舟中的，時間是佔到幾天或幾年的，這無論如何引不起觀者的真實之感。要使觀者覺得看戲像看真實的人生故事一樣，只有把戲劇編成人生故事中的一段（不是源源本本地敘明整個故事），而且須是一個場面，纔屬可能。獨幕劇的形式的條件就根據這上邊來的。

那末，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就是戲劇麼？不，前面說過只是戲劇的雛型而已。它除了記錄孔子與弟子的一番問答而外，別無其他，所以還是敘述文。而戲劇卻和小說一樣，其目的在表達出作者所見於人生的、社會的某種意義。如北京的空氣便是戲劇了，因爲它表達出一九二六年北京知識分子在窮困中的生活情況。

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讀者或許要問：孔子爲什麼贊成曾皙的話呢？大概‘三子者’的志願都屬於事業功名方面，獨曾皙描摹出一個人我雙方俱暢然自適的理想境界；在這理想境界中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比較子路所說的‘有勇’‘知方’之民，比較冉有所說的富足之民，比較公西華所說的禮儀之民，生活意義自然充富得多；這可見曾皙不但要給與人家物質上的享受，行爲上的訓練，他並且要教化人家，使過意義極端充富的生活。因此，孔子就覺得他的志願最可贊許了。

練習 試作太陽與月亮的對話。

文選五九 莫斯科印象記 (節選) 胡愈之

莫斯科這個城市，第一次見於歷史記載，還不過是八百年前的事。但到了十四世紀初年，莫斯科已成爲東西行旅的要道，部族征戰的重鎮。東方蒙古的游獵部落，西方大俄羅斯、立陶宛的封建貴族，都在這大平原上殺來殺去。一三〇〇年，俄羅斯人的祖先，在莫斯科伐河 (Moskva) 左岸小山用泥土木料，建造了一個堡壘，預備給各地避兵禍的難民，在這裏躲掩。這堡壘後來就叫克列姆林 (Kreml 或 Kremlin)。“克列姆林”在俄文便是城砦堡壘的意思。後來莫斯科城市逐漸擴大，克列姆林也經數次改建，成爲城市守衛的中心。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大帝佔領莫斯科，曾在克列姆林設起寶座，可是不到幾天，便被俄羅斯農民趕跑。想不到這八百年來酋長、貴族、帝王、教會爭戰掠奪的城砦，卻成了普羅列太里亞的統治中心，世界革命的大本營。歷史便是這樣地開着玩笑的啊！

現在的克列姆林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所在地，所以警衛非常森嚴，平常人是容易有機會進去。我因了 V. O. K. S. 的介紹，方得進去看看舊俄皇教堂博物館。同去的還有一對美國人夫婦。我們在大門口等候的很久。看着那些進裏面去的，都

是長着滿臉大鬍子，著着襤褸不堪的舊皮外套，腿上染滿泥土的大漢，據說都是從高加索、克里米亞、濱海省等遠處來的農民代表或工人代表。在別的國家裏，這些人連進縣知事衙門裏去都要被攆走的，現在卻可以在全蘇維埃聯邦的中央政府裏自由出入。反之，我在倫敦的唐寧街（首相府所在地），巴黎的Palais Royal（國務院所在地）一帶所看見坐着汽車進出，穿戴着燕尾服大禮帽的“紳士先生”們，卻沒有權利進克列姆林了。

克列姆林是一個五角形的城砦，面積大約有一百英畝，高據莫斯科城市的中心。週圍建築着磚石砌成的高城牆，繞城約有中國四五里路。共有五座城門（但平時只有一門開着），每座城門上面都有一座城樓，高可望見莫斯科全市。五座城樓全是著名的古建築物。克列姆林裏面最著名的是幾所大教堂。其中最古的是東方式建築的烏斯賓斯奇大教堂（Uspenskiy Cathedral），為前俄皇、俄國總主教、莫斯科主教登位之地。又勃拉哥維斯千克大教堂（Blagovye chensk Cathedral）則為俄皇作禮拜並行大婚典禮的教堂，藏有名畫甚多。希臘正教向為俄國國教。其歷代寶器及總主教墓，都在這城牆之內。所以克列姆林向為俄國聖地，革命以前，進克列姆林城門，須一律脫帽，和紫禁城下馬一樣的情形。現在已把一部分的宮殿教堂改為博物館。我去參

觀時，有兩個教堂內部，正在搭着高架，從事修理。據說爲了留作後代的參考紀念，政府對於這些宗教遺蹟，不但不去毀壞，而且還費了許多錢，去修理保存。

在西歐的時候，常聽到教會的宣傳，說蘇聯對於宗教盡力摧殘。許多教堂都被拆毀，教士被槍殺，去年羅馬教皇^{*}還居然爲了此事提出抗議，檄告全世界，大有欲重興神聖戰爭^{*}之意。據我在莫斯科所見，許多教堂還開着。不過到教堂去作禮拜的，只有那些老婦人，青年人是沒有一個進教堂去了。有的教堂因爲再沒有人去作禱告，經附近的工會決定，改設工人俱樂部或學校，這是事實。但說把一切教堂都拆毀，以目前蘇聯之居屋缺乏，布爾希維克黨^{*}決不如此傻氣。至於教會財產歸爲國有，教士不能不勞動而得食，這也是事實。但宗教信仰依然許人民自由，政府並不干涉。不過革命後的青年受新式學校教育和文化宣傳的影響，都已變了無神論者。‘神聖俄羅斯’的招牌是已不能再掛上了。

從克列姆林出來，便去看列甯墓。列甯墓背靠着克列姆林城牆前面，就是每年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節舉行勞動者大示威的有名歷史紀念地紅場。

在我的想像中，以爲列甯墓應該是一座巍峨的建築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領導者，應該埋葬在像麥加的回教堂那樣鉅大的殿堂裏，至少也應

有像巴黎 Invalides內拿破崙墓那樣的規模，方纔可供全世界平民大眾的憑弔。但我走到紅場前面時，便大大地失望。原來這列甯墓不過是一座低矮的構成派的建築物。外表頗和巴黎國葬院 (Pantheon) 相類似，但只有四分之一的高大，彫飾和一切蘇聯新建築物相同，是非常單純。和墓後的克列姆林城牆，左旁的高大而華麗的城樓相比較，更顯出這建築物的謙卑。不過整個的氣概，卻是雄壯而樸素。墓的前門寬不過三尺。來參觀的人在門前排着單人的隊伍，魚貫而入。進了門便向左轉灣，踏着磁磚砌成的石階，走下墓道，正中便是棺木。棺木下層是銅製的，上層是一個玻璃罩。列甯的遺骸露出半身。頸部和右臂靠在枕上和被上。玻璃罩內面有反光鏡的裝置，所以狀貌看的很清楚。觀眾繞着足前經過，全屋靜寂無聲。隨後從右旁偏門走出門外。據說，每天列甯墓開放的時間，參觀的人是和流水般來往不絕的。

墓門上面砌着列甯的名字。墓內卻沒有半個字，連一切圖畫彫刻的裝飾全沒有。

我是在巴黎所演的電影裏第一次看見過列甯。他從辦公處緩步出外，頭戴着工人小帽，右手夾着一個皮夾，一邊在和一個老年的教授談話。使我吃驚的是他那種謙卑的模樣。身軀和腿比常人短小。但廣闊的肩頭，高聳的額部，英銳的目光，顯出

他是一個非常的人。這次看到他的遺骸，使我也同樣的印象，只是兩眼半閉着，已經不能反射出銳利沉着的光芒了。

列甯墓兩旁，數十丈長的石階，據說下面是埋葬着數百革命的獻身者的遺骸。但現在是被一尺餘厚的白雪掩蓋着，看不出一些蹤跡。

在蘇維埃國家，英雄主義與個人崇拜是不存在了。但階級鬭爭的戰士，仍然有着他們的“不朽”！

莫斯科 (Moscow) 在俄國的中部，當窩瓦河 (R. Volgu) 頓河 (R. Don) 尼褒河 (R. Dnieper) 之衝要，占波羅的海 (Baltic) 白海 (White Sea) 黑海 (Black Sea) 裏海 (Caspian Sea) 之中央，有鐵路東通亞洲，南達黑海、裏海，西至波羅的海，西南聯中歐諸國，為交通的中心。本為俄羅斯舊都，彼得大帝時遷都於聖彼得堡 (今稱列甯格勒)。今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為團結內部起見，復遷都於此；亦即蘇維埃聯邦政府的所在地。作者歐遊歸來，道經莫斯科，在莫斯科住了一個星期，回國以後，把在莫斯科所得的印象，寫成莫斯科印象記。這裡節選了克列姆林及列甯墓兩節。

胡愈之，現代浙江 上虞人。曾留學法國。現主編東方雜誌。所著除莫斯科印象記外，尚有圖騰主義等。

語釋 [蒙古的遊獵部落] 蒙古本為今外蒙古 斡難河 (即黑龍江上流的一支) 源不爾罕山的游牧民族，其後酋長鐵木真併吞各部，自稱成吉思汗，勢漸強盛。成吉思汗死，其子窩闊台嗣為大汗。俄羅斯自十一世紀時行封建制，分裂為數十小國，日事內鬪。

一二三七年，窩闊台派他的兒子赤都西征，攻入莫斯科。〔西方大俄羅斯立陶宛的封建貴族〕公元十三世紀時，俄國內部尚未統一，西方大俄羅斯人種（Great Rusiana）及波羅的海濱的立陶宛人種（Litlmanians）屢相侵犯，莫斯科成爲戰鬪中心地。至十六世紀末，莫斯科方成爲俄羅斯首都。〔俄羅斯〕Russia的音譯。我國舊時譯爲羅刹，日本譯爲露西亞 〔拿破崙大帝佔領莫斯科〕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法國皇帝。生於1769年死於1821年。他於1794年侵略意大利，破奧地利，據埃及，威望日著。1799年歸國，組織新政府。1804年稱帝。1812年，親征俄羅斯至莫斯科，俄人用堅壁清野法以困之，法軍無從得糧食乃還軍。後爲英國所敗，流於聖海倫島而死。〔普羅列太里亞〕Proletarians的音譯。亦可譯作‘無產階級’。和普羅列太里亞對立的階級，便是布爾喬亞（Bourgeois的音譯，亦可譯爲‘資產階級’）。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世界革命〕全世界弱小民族脫離強大民族支配的民族革命，無產階級脫離有產階級支配的社會革命，同時並進，打倒以資本主義爲經濟的要素、以國民主義爲政治的要素的帝國主義，這便是‘世界革命’。〔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維埃爲Soviet的音譯，即‘委員會’的意思。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大革命爆發，帝國政府顛覆，在大俄羅斯統治下的異民族，紛起獨立。其後列甯等建設蘇維埃政府，對內建設以社會主義爲標的，對外則以民族自決爲號召。於是曾經一時分離的異民族，又重新隸屬於蘇維埃政體之下，組成一大聯邦，即所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簡稱蘇聯。是以蘇維埃爲政治中心，奉行社會主義諸共和國所組織而成的聯邦。〔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 現在加入蘇維埃聯邦組織的共有七國，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便是蘇聯中七個國家之一，簡稱蘇俄。〔高加索〕Caucasus 本俄國的一州，今爲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克里米亞〕Crimea，蘇聯南部的半島。〔濱海省〕Maritime 卽沿海州，亦譯爲東海濱，舊爲俄領西伯利亞極東之一省，其南與我國接界，自俄國革命後，此地屬於遠東共和國，今併合於蘇維埃俄羅斯。〔唐寧街〕Downing Street。〔燕尾服〕男子的大禮服，前短齊腹，後長齊膝關節，後下端開如燕尾，故名。〔希獵正教〕Orthodox 爲基督教之一派，公元十一世紀與羅馬教會分離而成。其儀式與天主教頗異，不認羅馬教皇有教權，行於希獵俄羅斯等處。〔紫禁城下馬〕舊北京的紫禁城爲皇帝所居，官員至此，例須下馬。〔羅馬教皇〕天主教的教長。本來權力很大，於宗教外兼管政治，從1870年後，其領地全歸於意大利皇，於是教皇僅管理宗教之事，不能干預政事了。〔神聖戰爭〕卽指歐洲人欲於回教屬地奪回耶路撒冷聖地的戰役，亦稱‘十字軍’，自公元十二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凡七次。〔布爾希維克黨〕Bolshevik，亦譯爲多數派。一八九七年，俄國社會民主黨正式成立後，以討論政策問題，黨員分爲兩派，甲派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乙派則主張地方分權制，力持有產階級的調和論；兩派互爭的結果，黨員贊成甲派之說者較多，稱爲多數派，卽所謂布爾希維克。屬於乙派者稱爲少數派，亦名孟雪維克 (Menshevik) 一九一七年大革命告成以後，布爾希維克黨又改名爲共產黨。〔列甯〕Lenin Vladimirilich 俄國十月革命的領袖，亦爲共產黨領袖，曾被選爲蘇維埃政府的委員長。生於一八七〇年，卒於一九二五年。生平著作極多，對馬克思主義多所闡發及補充。人稱爲

‘列寧主義’。〔五一節〕爲工人運動的一大紀念日。西名爲 May day。起源於一八八六年，當時美國芝加哥 (Chicao) 某農場工具的工人起而要求工作八小時制，全芝加哥的工人同時加入，實行罷工。因當局實行壓迫，工人被慘殺的極多。三年後巴黎開第二國際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大會時定五月一日爲全世界工人的鬪爭日，全世界工人均於是日遊行示威。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對於這個紀念日特別舉行隆重的典禮。〔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國革命勃發，俄皇尼古拉第二 (Nichlas) 退位。後來布爾希維克黨不滿意於臨時政府首領克倫斯基，在十月中再起革命，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組織蘇維埃政府，推列寧爲人民委員會主席。這一次革命，是普羅列太里亞奪取政權的革命，因爲在十月中爆發，所以稱爲‘十月革命’。〔巍峨〕高大莊嚴的樣子。〔麥加的回教堂〕回教主穆罕默德生於阿拉伯的麥加城 (Mecca)，今其地有教堂，規模極大。〔魚貫〕言相續而進，如魚之一貫。〔階級鬪爭的戰士〕階級與階級之間所起的鬪爭，叫做‘階級鬪爭’。其方式因時代而不同。在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便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所起的利害衝突，即所謂‘勞資鬪爭’。俄國革命，是無產階級起來推翻一向處於統治階級地位的皇帝、貴族、資本家，所以稱那些參加革命的人爲‘階級鬪爭的戰士’。

文選六〇. 普陀紀遊 蔣維喬

今歲南中苦熱，立秋後猶未稍減。余久欲作普陀之遊，適袁君觀瀾自京歸，觀瀾喜山水，爲余舊日

遊山伴侶，因告之曰，“盍作普遊？”觀瀾欣然。後告莊君百俞，百俞亦樂從。呂君天洲善攝影術，百俞邀之攜攝影器以往。四人於陽曆八月八日午後三時，同上招商局之江天船，五時開行。出吳淞口後，海風吹來，炎暑頓消，令人意爽。舟循大戢山而南，行於內海，波平浪靜。四人晚膳畢，倚舷遠眺，雜談間作。十時後就寢。船票分二次購買，滬至甬官艙人各一圓，甬至普海程較滬至甬爲近，而反人各二圓：蓋江天船每歲惟陰曆六月觀音誕辰，逢星期六直開普陀四次，餘則不往，僅至甬而止，故昂其值以取利也。

九日。晴。上午四時一刻，入浙之甬江口，過鎮海，五時抵寧波，停一時許，卸貨物後，復開行。循舟山列島東南行，兩旁島嶼，星羅棋布，海道窄狹處，僅如內河耳。十一時半抵普陀，各寺多遣有接客者在船，余等擇定長生庵，喚接客者至，以行李畀之。舟泊港內，離岸約里許，以划船登岸，人各予以小洋一枚。遂乘兜子，自南道頭入山，皆琢石鑿成孔道，既闊且平，所謂“妙莊嚴路”也。道旁多古木，交叉垂蔭，翠嶂摩空，碧浪拍岸，風景殊勝。行五六里，過普濟禪寺。復東循玉堂街行，帶山映海，翠靄銀濤，令人應接不暇。復行五六里，至長生庵。普陀分前後兩山，是庵適處其間。余等稍憩，即在寺午膳，寺僧接待頗殷，素肴亦適口。午後二時半，徒步出遊，至法雨禪寺。普陀前後二山，各有大叢林一，前山名普濟，

後山卽法雨，皆清初奉敕修建者。寺在錦屏山下，山環若列屏。有青玉澗，自山繞流寺前，環抱若帶，碧石精瑩，掄映清流，水石相觸處，聲淙淙然，普陀溪流稀少，此殆爲冠矣。寺內規模宏大，有天王、九龍、大雄諸殿。後有藏經閣，旁有精寮，遊客亦可棲止。殿中有玉觀世音一尊，高五尺餘，妙相莊嚴，令人起敬。四時，往遊海濱之千步沙。沙在東海濱，自几寶至飛沙口，約長五里許。循山行爲玉堂街，沿海行卽千步沙。普陀四周海港爲海浪挾沙所積，日久成灘，所在皆是，而以千步沙爲最長。玉堂街高於千步沙十數丈，而舊時純爲積沙。今已生草木，成爲陸地，滄桑之變，於茲可見一斑。千步沙之勝在觀潮，潮拍岸時，來如飛瀑，止如曳練，時時不息；遇大風則震撼激盪，驚心動魄，詭異不可名狀，實山中之偉觀。西人來遊者，多在此爲海水浴。余等並坐岩石，靜聽潮聲，至夕陽西下，緩步歸庵。七時晚膳畢，洗浴更衣，九時後就寢。夜半枕畔聞海潮拍岸聲，寺僧起而誦經聲，潮音梵唄，相間並作，明月一輪，光照牀前，此時令人萬念俱寂。

十日。晴。余等預計盡一日之長，徧遊前後諸山。晨七時起身。八時，四人均乘兜子出遊。自法雨寺之西，向北行，迤邐登白華頂。磴道整齊，愈上愈陡，道旁緝以鐵欄。行至半途，見數巨石矗立，下兩石如欹，上一石高聳雲表，峻險怪特，危而不墮，上題曰“雲

扶石，”下題曰“海天佛國”。再上，磴道益峻，自山麓至此行五里餘，歷石磴七百餘級，方達白華頂，亦名佛頂山，普陀之最高處也。頂有燈塔，俗呼爲“天燈”。由頂俯視，普陀全島在目。東南望朱家尖、落伽山，如扁舟浮於海上。西南望蓮花洋如帶，小島歷落散布其中。白華頂後尙有一峯，其高亞於白華，俗並稱爲佛頂，慧濟禪林在焉。下山赴梵音洞，循錦屏山麓行，越飛沙畧，畧形如嶺，純爲流沙，履之沒踝，自東至西，亘三里，闊百餘丈，相傳昔爲淺海，後飛沙日積，漸成丘阜，高處至三五丈，因風崇卑，其形無定，寸草不生，亦奇觀也。自佛頂行十二三里，方至梵音洞。洞在普陀極東盡處，爲峭壁裂罅所成，高三四十丈，兩崖如門，洞然深廣，海潮衝入，澎湃作聲，故名。午後一時，回長生庵午膳。二時半，復乘兜子赴前山普濟禪寺。寺在靈鷲峯下，其規模宏大，一如法雨。殿中供玉觀世音，亦與法雨同。寺前有蓮花池，廣十餘畝，東西各有橋，築橋成隄，分池爲三，東西二池，俱盛產蓮花，今則池水淤淺，蘋藻叢生，時正夏秋之交，已僅有殘荷數莖矣。寺僧每歲放魚鼈其中，故亦名放生池。寺左有香街，長里餘，普陀市肆，惟此而已。全山悉爲僧人；此外傭工及市商，其數甚少。商於是者，亦例不許攜眷屬。其任防禦者有僧團，設局於普濟寺。教育則有僧教育會之化雨小學校。殆所謂“僧自治”者耶？復循寺而西，歷磐陀、梅岑諸峯。

約三里餘，至靈石庵。庵內有磐陀石，石縱橫可十餘丈，如鯨魚之首。其下另有一石，周廣百丈，高身銳頂，磐陀託焉；旁空中倚，而不欹側，其上平坦，可容百人，梯而登，可以望海，庵之所以名也。自庵而西，不及半里，有二龜聽法石，一蹲伏於石頂，一緣石匍匐而上，昂首延頸，筋脈盡露，形狀酷肖。再下爲觀音洞，洞殊小，外砌以牆，中供觀音，至此已爲普陀極西盡處矣。四時後，折而東行，過白華嶺，約十餘里，至紫竹林。山中石剖之俱白質黑章，舊志謂作花竹草木狀，今締觀之，實爲海藻遺跡；蓋是島舊爲海底，故海藻沒於其中而成化石也。而以紫竹林爲最多，故名。其下有潮音洞，亦爲山石裂罅所成。從崖至洞腳，高二三十丈；洞門有二，奔濤衝入，呿噲作大聲，飛沫濺十餘丈；與梵音洞南北相對，均爲普陀勝處。然梵音峭而深，由上俯窺，不見其底，惟聞潮聲；潮音則洞前岩石齒齒，可登而觀潮；一隱一顯，爲狀各殊。六時後，日已西沉，遂各乘兜子而歸。是日徧歷前後諸山，然於前山諸勝未能暢遊也。兜子一乘，用輿夫兩名。價有定例：遊前山諸勝，給小洋六角，遊後山亦然，若祇遊山中一處，及碼頭上下，則給三角。余等一日遊前後山，故給以十二角，外酌給以酒資。兜子錢均寺僧代付，臨行時併算，酒資則遊客自理之。

十一日。晴。是日預備回滬，顧海船在午後四時

方開，遂決以上午補遊前山。晨七時，四人各乘兜子出，改道由靈鷲峯後行，路皆小徑，樹林夾之，過高岡，可以左右望海。約二三里，至梅岑峯。上有梅福庵，下有梅福丹井。相傳漢梅福隱修於此，今觀其井，僅道旁一石穴耳。復折而東，欲觀不二石。志書所載兩石相去丈許，形狀宛似，故名“不二”。今則爲圓通庵僧人築爲牆基，祇露不二石三大字於外。“裁圓方竹林，漆煞斷紋琴，”其圓通僧人之謂矣。下山，至西天法界，俗呼爲西天門，兩石對峙，上有巨石覆之，中豁如門，西石尤聳峭，題曰“振衣濯足”。復下，至磐陀庵。內有甘露池，爲半圓形，水波澄碧，游魚可數。復往觀普濟寺南太子塔。塔爲元代諸王爲孚中禪師所建，高九丈六尺，用太湖美石琢成，凡五層，各層四面俱鐫佛像，今上層已圯矣。折回香街，購土物數事。復乘兜子至僧教育分會，內設化雨學校。專教七歲至十六歲之寺僧，時方暑假，無可參觀。遂至几寶嶺觀仙人井。井爲泉水湧成，前鄰大海，上覆石窟，窟內寒氣侵人，取井水嘗之，味甚清冽；朝山者多以瓶貯歸，以爲大悲法水，可療痼疾云。復至朝陽洞，洞在几寶嶺盡處，面臨東海，觀日出者多登焉。十二時回長生庵，午膳畢，整備行裝。四人共住三日，付寺僧房飯資共十六圓，賞僕人四圓。一時半，乘兜子出山，爲時尙早，途遇風景佳處，則止而遊覽。是行共得攝影三十餘片，至無量庵前，道旁古木森列，後

有山景，四人乃於此合攝一影，名曰“普陀遊侶。”過白華山，有巨石高三丈餘，兀立山麓，上鑄“白華山”三大字，字直徑可丈許。山前有森林，東望南天門石磯入海處，景狀佳絕。三時抵碼頭，至慈雲庵稍憩。四時三刻，以划子渡登定海輪船，艙位頗寬敞，自普至甬，每人船費小洋十角，飯資另給。五時開行，六時至舟山之沈家門鎮，停輪過夜。余與觀瀾、天洲、登岸遊覽，街市極短，陳列者多魚蝦海物，腥臭不可聞，產鹽極富，色白價廉，每斤三文耳。回船晚膳，九時就寢。

十二日。晴。晨五時半開行；七時至舟山，停一時許，復開行；八時三刻抵鎮海之穿山，略停片刻，九時十分開行；十時三刻，入甬江口。自口外望招寶金鷄二山，屹立如門，礮臺數十座，羅列其間，形勢雄壯，前日入口在夜半，未及覽也。十一時至鎮海，停二十分開行。十二時二十分到寧波。雇夫搬行李至江天輪船，每挑一角。擇定官艙兩間，安置畢，遂登岸，飯於江濱之頤福園。飯畢，進城一遊。三時半回船，四時開行。晚膳後，八時即睡。

十三日。晴。晨三時進吳淞口，抵碼頭，天尙未明，余等在船盥洗畢，四時登岸，抵家甬味爽也。

普陀，山名。在浙江定海縣東海中。梵名補陀洛迦華，即小白華的意思。又名梅岑山，相傳漢朝的梅福曾隱居於此，故名。氣候溫和，風景奇突，爲中國有名的佛教勝地。

蔣維喬字竹莊，現代江蘇武進人。歷任國立東南大學及上海光華大學等校教授。所作遊記甚多，散見於各雜誌、報章。

語釋 [袁觀瀾]字希濤，江蘇寶山人。民國十九年病死。〔京〕指北京，即今北平。〔莊百俞〕名俞，現代江蘇武進人。曾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招商局〕吾國的大汽船公司，創始於清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後購英商旗昌洋行的船舶碼頭，基礎始定。初以官款爲資本，後入商股，改爲官督商辦，但最近已收回國有了。〔吳淞口〕吳淞江會黃浦江入海之口，揚子江之咽喉，江防最重要的地方。舊有砲臺，一二八之役，敵日人轟燬殆盡。〔大戢山〕在江蘇南匯縣東約六十里的海中。其南有小戢山，與之對峙。〔滬〕上海東北有滬濱，故俗稱上海爲滬。〔甬〕浙江鄞縣東北有甬江，故俗稱今鄞縣爲甬。〔觀音誕辰〕陰曆六月十九相傳爲觀音誕辰。〔甬江〕在浙江鄞縣東北。其上流出四明山，匯溪間之水，引流東北，至鄞縣合奉化、慈谿二江，東流至鎮海縣東入海。江口有蛟門島，東對舟山羣島，江流甚急，可通巨舶者，惟鄞縣以東而已。〔寧波〕鄞縣舊爲寧波府治，故一般人仍以寧波稱之。〔舟山列島〕舟山即今浙江定海縣治，其旁小島羅列，稱舟山羣島。清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曾被英國海軍所佔據，後雖以地還我，有不得割讓他國之約。實爲東海中艦隊屯煤避風的要港。〔應接不暇〕世說新語：‘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大叢林〕僧徒聚居之處叫做叢林。這里用爲大寺院的代稱。〔奉敕修建〕奉了皇帝的詔書而修理或建造的。〔精寮〕精致的僧舍。〔輿〕讀音與奧同。〔滄桑之變〕滄桑，道家語，滄海桑田之合稱。神仙傳記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梵唄〕僧徒朗聲

讚唱經典，叫做‘梵唄’。唄，音敗（ㄅㄞˋ）。〔迤邐〕旁行曲折貌。〔磴道〕山岩上的石級。〔縵以鐵欄〕大索叫做‘縵’，這里用作動詞，讀音與互字同。這是說，兩旁用大的鐵索遮攔着。〔蓮花洋〕在定海縣的東面。清一統志：‘定海縣四面皆瀕海，東爲蓮花洋。’〔亞〕次。〔諦觀〕細細的看。〔梅福〕漢壽春人。小時候就在京裏讀書，通尚書及穀梁春秋。後爲南昌尉。王莽專政，他去家出走。後來傳說他入山修道成仙。〔裁圓方竹杖〕續竹譜：‘方竹生嶺南，大者如巾筒，小者如界方。’又珊瑚鉤詩話：‘李衛公鎮南，甘露寺僧道行孤高，公贈以方竹杖；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對曰：“已規圓漆之矣。”嗟惋彌日。’〔漆煞斷紋琴〕古琴以斷紋爲貴，愈古則斷紋愈多，有所謂‘蛇腹斷’‘梅花斷’等名目（見趙希鵠洞天清錄）。把斷紋琴漆煞和把方竹杖裁圓，都是殺風景的事情。〔招寶金雞二山〕招寶山在鎮海縣東北二里，本名候濤山，因從前外國人入朝進貢都停船於此，故改今名。金雞山在鎮海縣東八里，與招寶山相對峙。〔味爽〕天將未明之時，叫做‘味爽’。

文 法

二〇 詞與句的接續

一個詞可以依其性質用之於句中的各部，但也有兩個詞合起來用在句中同一部分的。一句句子，固然可以獨立，但也有上下兩句互相關係而結成一串的。要使詞與詞或句與句結合，全靠有接續詞。接續詞有接詞的與接句的兩種。

(甲) 詞與詞的接續 兩句語調相等的句子，把牠合成一句說

的時候，就用接續詞把句中的對待的詞連接起來。例如：

正在爲妻爲母和將爲妻爲母的女性啊！你們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
(聞歌有感)

這二句文字，如果細分起來，可得下面四句。

正在爲妻爲母的女性啊！

將爲妻爲母的女性啊！

你們正忙着。

你們快要忙了。

可是因爲用了接續詞‘和’與‘或者’，就把繁複的部分省去，只成了兩句了。

詞與詞的接續，其樣式有對等的與陪從的兩種。例如：

荆卿既至燕，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

(荆軻傳)

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

(同上)

成虎同弟成蛟都是他母親在兵亂中討飯養大的。

(李成虎小傳)

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

(一個朋友)

原來價錢的一種東西，容易使人限止又減小事物的意義。

(翦網)

自南道頭入山皆琢石鑿成孔道既闊且平。(普陀紀遊)

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的高峻而深密的綠壁。(綠)

(以上皆對等的接續)

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傳)

折而東行，過白華嶺。(普陀紀遊)

呂君善攝影術……攜攝影機以往。(普陀紀遊)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留侯論)

(以上陪從的接續)

在對等的接續的時候，接續詞前後的詞可以彼此換置。例如：

我和你是朋友——你和我是朋友。

可是陪從的接續就不然了。陪從的接續，在接續詞前面的詞，對於接續詞後面的詞，只具修飾的功用，並不彼此對等的。前部對於後部，可當作副詞看。

(乙)句與句的接續 句與句的接續，亦有對等的與陪從的兩種，對等的接續是兩句獨立的句相接，陪從的接續，在前的一部或為詞，或為句，大概不能獨立，只具襯托或修飾的功用而已。試以‘而’字為例：

輓近士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對等)

(致史可法書)

臣聞騏驎少壯之時，一日而行千里。(陪從)(荆軻傳)

句與句的對等的接續，因其上下句的關係，又有好幾種分別，如下：

(1)平接 把相偶而平等的二句，用接續詞結合起來，成爲一句。這叫平接。平接的接續詞，文言常用‘而’字，白話文則於‘而’字以外，更用‘又’‘也’等字。白話文用‘又’‘也’，常前後分列，不一定在二句的中央。例如：

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

(荆軻傳)

他又聰明又富裕。

你也不好，他也不好。

(2) 承接 上下兩句用接續詞結合成一句，上面一句是原因，下面一句是當然的結果時，叫承接。承接的接續詞，文言文常用‘故’‘乃’‘則’‘而’等字，白話中用‘所以’‘因此’‘因而’等字。例如：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 (荆軻傳)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同上)

月暈而知風，礎潤而知雨。

我們生一個兒子，就好比替他種下了禍根，又替社會種下了禍根。……所以我們教他養他只是我們自己減輕罪過的法子。

(答汪長祿書)

昨日病了，因而沒有如約來看你。

(3) 轉接 轉接與承接相反，上句為原因下句為反對的結果。表示轉接的接續詞，文言文為‘然’‘而’‘但’‘顧’等字，白話中為‘然而’‘但是’‘但’‘可是’‘卻是’‘卻’‘只是’‘不過’等字。這些接續詞，意思有強有弱，如‘然’較‘但’強，‘但是’較‘可是’強。例：

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 (荆軻傳)

申至甬，官艙人各一圓，甬至普，海程較滬至甬為近，而反人各二圓。

(普陀紀遊)

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 (荆軻傳)

這是稀有的事，……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 (一個朋友)

我有甚麼福分，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

(同上)

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別都好，就是從來不拖欠。 (孔乙己)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

(同上)

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 (同上)

(4) 選接 把兩句相對的文句結在一處，表出商量的態度，含有選擇的餘地的叫選接。這類接續詞，文言文中常用的爲‘抑’字，白話中常用‘還是’‘或者’‘否則’或用‘是……是’‘不是……便是’‘非……則’等關聯的詞類。例：

夫子之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論語)

你來看我，否則我來看你。

不是我們死，便是他們滅亡。(大澤鄉)

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打拳)

(5) 進接 上下二句子，連結在一處，下句有進一層的意義的叫進接。文言文中表示進接的接續詞爲‘況’‘矧’二字，白話中則用‘況且’‘何況’等字。例：

將軍以神雄才……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赤壁之戰)

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裏糊塗的，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

(答汪長祿書)

即使沒有花，興趣未嘗短少，何況他日花開將比往年的盛大呢？(牽牛花)

(6) 遞接 所連結的二句之間有步驟或時間的順序者，叫遞接。這類接續詞，文言文中常見的爲‘則’‘遂’‘乃’‘於是’‘然後’‘而後’等字，白話中常見的爲‘便’‘纔’‘這纔’‘就’等字。例如：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

(黔之驢)

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荆軻傳）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同上）

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留侯論）
致其知而後讀。（讀書）

他們倆沒趣，又沒法止住他的哭，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一個朋友）

守在這裏是餓死，到了漁陽誤期也是死，大家幹罷，纔可以不死。（大澤鄉）

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片在裏面似的，這纔這般的鮮潤呀。（綠）

你歡喜這幅畫，就送給你吧。

(7) 頂接 這種接續法和上面各種不同，不是句與句的接續，乃是段與段的接續。常把接續詞放在句首，與前段相連結。有時或放在全文開端，作發語用。這種接續詞文言文中常見者爲‘夫’且夫’‘且’‘蓋’等字，白話中有‘卻說’‘原來’等。例如：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留侯論）

且夫有報人之心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勇也。（同上）

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永某氏之鼠）

卻說這裏劉官人一覺至三更方醒……（錯斬崔寧）

原來價錢的一種東西，容易使人限制又減小事物的意義。

（翦網）

以上所說都是句的對等的接續。以下再說句的陪從的接續。兩句句子，連成一處，有主句與附屬句可分時，就成陪從的接

續。(詞的陪從的接續，已見前)這時主句是本旨，附屬句只是襯托主句的東西。因了附屬句的性質，句的陪從的接續，就有好幾種式樣。

(1)假接 於說本旨之前先作一假設。這時假設的一部分為附屬句。文言文中常用‘苟’‘如’‘若’‘使’‘倘’‘誠’‘果’‘向’等字，白話則用‘倘’‘倘然’‘假如’‘如果’‘要是’等字，通常皆在句首。例：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公西華侍坐)

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勍敵。(致史可法書)

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黔之驢)

假如把自己看得偉大，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屑的看待。假如

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對於煩惱，當有不值得的看待。(談動)

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筍或者茴香豆。(孔乙己)

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 (同上)

(2)縱接 於說明本旨時，故先放鬆一步，使本旨更顯出明確。這時所寬放的一部分為附屬句。文言文中常用‘縱’‘雖’‘即’(古籍中常作‘則’)等字表出此種關係，白話中則用‘即使’‘就使’等字。例：

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荆軻傳)

則(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同上)

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項羽本紀)

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打拳)

(3)撇接 於說述本旨時，同時附說相對事件，結果仍把它撇去，使本旨愈加明白。這時附說的相對事件為附屬句。欲表示此種關係，只一個接續詞是不夠的。文言文中常把‘與其’與‘不如’‘孰若’

‘寧’‘毋寧’等字關聯了用。白話中亦沿用此些關聯的。唯‘寧’改作‘寧可’或‘還是’，‘不如’改作‘倒不如’‘還不如’而已。例：

與其人負我，不如我負人。

與其不自由，毋寧死。

與其這樣說，寧可那樣說。

與其將來糾纏，倒不如現在就罷休。

練習一 試依下列條件，用白話造適當的例：

- (1) 詞與詞的對等的接續。
- (2) 詞與詞的陪從的接續。
- (3) 句與句成平接。
- (4) 句與句成承接。
- (5) 句與句成轉接。

練習二 下列句中諸‘而’字，各是甚麼接法？試指出。

鄉間生活安而廉。

夫子莞爾而笑。

溫故而知新。

價廉而物美。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文選六一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 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

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

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殄，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

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彭寵字伯通，後漢宛人。更始時爲漁陽（今河北密雲縣）太守，後

歸光武帝，仍爲原官，加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他自以爲勞苦功高，但光武帝對他卻不甚滿意。後來光武帝正式卽皇帝位，對於他沒有什麼加賞，使他心裏非常不快。時朱浮爲幽州牧。（幽州治薊，卽今河北薊縣；漢制，每州置州牧一人，每郡置太守一人。漁陽屬幽州，所以名分上彭寵是朱浮的屬官。）年少有才能，頗思有所作爲，便敦聘州中的名人宿儒，以爲僚屬；又命諸郡把倉中的積穀，發出一部分給被敦聘的人的家屬，以爲贍養之費。彭寵以爲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更不宜糜費倉穀，使軍士的糧食受到影響，便不奉他的命令。朱浮年少氣盛，見他不奉命令，便密奏光武帝，說他‘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彭寵本來早已內懷不平，聽到了朱浮有這樣的密奏，大爲憤怒，索性發兵攻擊朱浮。朱浮因此寫了這封信去責勸他。這封信載在後漢書朱浮傳。梁昭明太子收入文選，加上這個‘爲幽州牧與彭寵書’的標題，意思是說，朱浮做幽州牧時寄給彭寵的信。

朱浮字叔元，後漢蕭人。年少有才能。從光武爲偏將軍，拜幽州牧，遂平定北邊。後因和漁陽太守彭寵發生意見，入爲執金吾，後拜大司空，封新息侯。明帝永平中，被人誣告，賜死。

語釋 〔蓋〕發語詞。〔京城太叔〕春秋時，鄭武公妻姜氏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他爲後，但是鄭武公不允許。莊公卽位後，封共叔段於京，稱爲京城太叔。共叔段至京，整備甲兵，想用武力奪取莊公的位置，莊公遂出兵伐共叔段，段兵敗，出奔於共。事詳左傳隱公元年。〔以名字典郡〕名字，謂名字顯著，卽是聲譽遠揚的意思。典，典守。這是說，你以極有聲望的人而典守一郡。〔佐命〕古時以爲創業的君主是受天命而爲天子的，所以輔佐他開創基業的稱爲‘佐命’。〔權時〕猶言暫時

(二者皆爲國耳)這句是總結上文。意思是說，在你是臨民親職，愛惜倉庫：在我是當征伐的重任，所以不得不招致許多名士來同共謀劃，原爲一時救急之計；我和你原來都是替國家打算，並沒有什麼私心。〔卽疑浮相譖〕卽使疑心我說你的壞話。〔何不詣闕自陳〕何不到皇帝那裏去自己辯白。詣闕，是說到皇帝的宮闕之下。〔滅族〕古時候犯了謀反等大罪，全族被誅，故稱‘滅族’。〔朝廷〕古時臣下不敢直說皇帝的名字，但言朝廷。〔任以威武〕光武賜彭寵以大將軍名號，所以這樣說。〔柱石〕喻大臣負國家的重任，如梁之有柱，承柱有石。〔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春秋時，晉國的趙盾在首山打獵，碰見一個叫做靈輒的，已經三天沒有喫飯了，他就給他些飯與肉。後來晉靈公要殺趙盾，而靈輒恰在晉靈公那裏做衛士，就乘機把趙盾救出。(事詳左傳宣公二年)又戰國時，楚王伐中山，中山君兵敗逃奔他國，在路上有二個人帶兵器跟着保護他。中山君覺得奇怪，問他們爲什麼這樣。那二人回答道：‘從前我們的父親，曾經餓得快要死了，蒙你把飯給他喫。他臨終時對我說，倘中山君有什麼危急的事情時，你們應該去救他的。所以現在我們來保護你。’(事詳戰國策)這裏所說‘匹夫……尙能致命於一殮，’卽指此二事而言。媵母事未詳。〔身帶三綬〕綬，卽絲條，所以承受卽環者。一個官職有一個官職的印綬，彭寵一身兼三職(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所以說‘身帶三綬’。〔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景，同‘影’。這是說，你倘用鏡子自照，把面目放到什麼地方去。〔舉厝建功何以爲人〕像這種措置，這樣建樹，試問你怎樣做人。舉厝，猶言‘措置’。建功，建立事功。〔棄休令之嘉名〕休、令、嘉，都是美好的意思。如名譽很好，稱爲‘令名’，亦可稱‘休名’或‘嘉

名'。〔梟鳴〕即鴟梟。舊時傳說，鴟梟長大了，就要喫牠的母親。所以後人把臣子對君父謀逆，比之以鴟梟。〔捐傳葉之慶祚〕捐，捐棄。傳葉，猶言‘傳世’或‘傳代’。慶祚，猶言‘福祉’或‘福祿’之類。〔耿俠遊〕名况，茂陵人。初爲上谷太守，和彭寵一同去歸附光武帝的，所以說‘共起佐命’。〔降挹〕謙遜。〔自伐〕自稱其功。尚書孔安國傳：‘自功曰伐’。〔遼東〕泛指遼河以東之地。〔河東〕泛指黃河以東之地。〔子〕猶白話中的‘你’。〔自比六國〕自比於戰國時函谷關以東的楚齊燕韓趙魏六國。〔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河，黃河。孟津，今稱河陽渡，在河南孟縣南。黃河自孟津而上，多循山麓行，至孟津，地平土疏，河勢漸漲，故黃河潰溢之患自孟津始。〔中風狂走〕狀如發了瘋的在那裏狂奔亂走。〔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嬌婦，後漢書作‘驕婦’，指彭寵的妻。按光武帝接到了朱浮的密奏，便召彭寵進京。彭寵的妻勸他不要進京，以爲漁陽大郡，兵馬衆多，怎的被上官一參奏，就把這樣的好地方丟掉了。彭寵又和他所親信的僚屬商議，僚屬們也都怨恨朱浮，勸他不要進京，索性發兵把朱浮趕走了再說（事詳東觀漢記）。〔長爲羣后惡法〕羣后，猶言‘諸侯們’。書舜典：‘班瑞於羣后’，后即諸侯。因爲彭寵封建忠侯，所以朱浮說他這種舉動，將永爲諸侯違抗天子命令的惡例。〔定海內者無私讎〕凡能平定天下的人，不會計較什麼私讎的。意思是勸他停止軍事行動，不要以爲光武帝會計較私讎，治他以叛逆之罪，而一意孤行到底。

文選六二 自祭文 陶潛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

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

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吾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我緇。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旣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徂。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劉宋元嘉四年（四七二），陶潛六十三歲，年老患瘧疾，自己知道不久於人世，便做了這篇自祭文。他以爲人生在世，如寄宿逆旅，終有回老家的一天；所以他生了病，既不服藥，又不禱告，一任自然，大有視死如歸之概。這篇文章裏，一句也沒有提到妻子田宅等等，可以想見他的胸懷高曠。至於像他這種樂天安命的人生觀，是否正確，那我們可以置之不論；反正我們是欣賞他文字的美妙，並不是佩服他人生觀的正確。

語釋〔丁卯〕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歲在丁卯，當公元四七二年。陶潛就在這一年死的。〔律中無射〕無射，十二律之一。古以十二律分配十二月。禮月令云：‘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季秋，即陰曆的九月。射，音夜（ㄩ ㄛ）〔鴻雁于征〕鴻雁於九月來南方，禮月令云：‘九月鴻雁來賓。’遠行叫做‘征’，如詩小雅鴻雁云：‘之子于征。’于，語助辭。〔逆旅〕即客舍，猶今俗稱的旅館。〔本宅〕他以為人生在世，如寄宿逆旅，死去便如返歸本宅。〔懷其〕猶言‘懷然’。〔祖行〕送行之祭叫做‘祖’（見漢書劉屈氂傳顏注）。這是說，他的朋友，設祭送行。〔羞以嘉蔬〕羞作‘進’字解。嘉蔬，美好的蔬菜。〔薦以清酌〕薦作‘獻’字解，酒叫做‘清酌’。（見禮記曲禮）〔候顏已冥〕面色看上去已經晦暗無光采了。〔聆音愈漠〕聲音聽上去更加微弱了。〔茫茫大塊〕茫茫，廣大貌。大塊，本統天地而言，如莊子大宗師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但這裡以‘大塊’對‘高旻’，是專指大地而言。〔悠悠高旻〕悠悠，渺邈無期貌。例如詩黍離篇：‘悠悠蒼天’。高旻，猶言‘高天’。〔箠瓢〕盛飯的竹器叫做‘箠’。挹水及盛酒漿的器叫做‘瓢’。〔絺綌〕細葛布叫做‘絺’；粗葛布叫做‘綌’。〔谷汲〕到山谷裏去汲水。〔行歌負薪〕漢書朱買臣傳：‘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即此語所本。按‘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無非寫他一向安貧樂道而已。〔翳翳柴門事吾宵晨〕翳翳，隱蔽之貌。這是說，在很隱蔽的柴門之內，一天到晚做我自己的事情。〔春秋代謝有務中園〕春往而夏來，夏往而秋來，往者已謝而來者相代。所以叫做春秋代謝。這是說，在春秋之季。有事於園圃之中。〔載耘載耔迺育迺繁〕載，語助詞。迺與‘乃’同。除草叫做‘耘’，培植苗本叫做‘耔’。這是說，在園裏或者削草，或者培植苗本；而種下去的苗

本，看它漸漸發育，漸漸繁盛了。〔欣以素牘和以七絃〕素牘，指書而言。七絃，即七弦琴。這是說，有時候看看書，以資欣賞。有時候彈彈琴，以調和情感。（按梁昭明太子陶淵明傳云：‘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勤靡餘勞〕勤於所事，沒有餘騰的勞力。〔樂天委分〕視世界人生爲美善快樂，順隨着自己的地位，不去強求什麼富貴。〔夫人〕夫，音扶（ㄉㄨˊ）。夫人，猶言‘人人’。〔愒日惜時〕愒音凱（ㄎㄞˋ），貪愛的意思。愒日惜時，就是把時間看得很重要，不肯輕輕放過。〔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存在時爲世人所寶貴，死亡後爲世人所想念。按自‘懼彼無成’句至此，寫一般喜以功名自著於世俗的人。〔嗟我獨邁曾是異茲〕獨邁，猶言‘獨往’。曾是猶言‘乃是’。這是說，我卻獨往獨來，倒和一般人不同。〔寵非己榮涅豈我緇〕受寵不是自身的榮耀，受污辱難道是我的污點。以黑物染之叫做‘涅’，引申爲受污辱之意。緇，黑色，引申爲染污點之意。〔粹兀〕獨居無所動於中的樣子。〔識運知命疇能罔眷〕按這二句照字面解。是識運知命者，誰能無所留戀。但這樣講是講不通的。正因爲識運知命，所以能無所留戀。也許原意是說：‘雖然識運知命，誰能無所留戀’，或‘除非識運知命，誰能無所留戀’。疇作‘誰’字解。罔眷，就是無所留戀的意思。〔肥遯〕寬裕自得而有退步的意思。易遯卦：‘上九，肥遯无不利。’〔窅窅〕深遠貌。音杳（ㄧㄠˇ）。〔蕭蕭〕深靜貌。〔奢恥宋臣儉笑王孫〕禮記檀弓上：‘昔者夫子（即孔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此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又漢書楊王孫傳：‘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這

里兩句的意思，是說他死後埋葬，既不必像宋臣那樣奢，也不必如王孫那樣儉。〔不封不樹〕不封土爲墳，不種樹以爲標識。〔匪貴前譽孰重後歌〕既不貴生前的名譽，更孰重死後的歌頌。

文 話

二一. 對 偶

我國文字一字一音，說話、作文爲求語句的諧和起見，往往注意到字數上去。字數適當，說起來、念起來就諧和一點。大部分的詩歌每語字數均等，就由於這個道理。每語字數均等就是每語音數均等，這樣的詩歌吟唱起來，差不多先就有了諧和的及格分數了。

因爲一字一音，語言文字中又發生了‘對偶’的現象。什麼叫做‘對偶’呢？簡單說來，上下兩語字數相同，而意義對稱，上一語的第一字與下一語的第一字詞性屬於同類，順次下去。第二字與第二字，第三字與第三字，一直到末一字與末一字，詞性也屬於同類：這就是‘對偶’。試舉一例，如‘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便是。

我國語音，現在分爲陰平、陽平、上、去四聲（這是指標準國音說）。從前卻分爲平、上、去、入四聲（現在除北方人外，仍能發入聲）。上、去、入三聲又統稱爲‘仄聲’，與平聲對待。平聲平易，仄聲逼仄，我們只要在舌脣上試驗，便可以辨別它們的異趣。因爲這一層，有一些對偶又加上了一個條件；前面講過的是兩語字數上的對偶、文法上的對偶，現在更要講聲音上的對偶。上一語第一字是平聲，下一語第一字使用仄聲，這樣相對，一直到末一字，以求聲音的錯綜。試舉一例，如‘竹喧歸澗女，蓮勳下漁舟’便是。

對偶的現象，在古來的文字裏，或多或少有得發見。如爲幽州牧與彭寵書和自祭文，就可以找出好些對偶的語句。通體是對偶的則稱爲‘駢文’。駢字本是兩馬相並的意思，用來稱一種文字的形式，所以表示‘吐語必雙，遣詞皆偶。’六朝及唐初，駢文最盛，當時人簡直以爲這是文章的正格。駢文的語序和腔調同語言相差得很遠，可說是一種人工的東西。

試看自祭文，這還是駢文未曾形成以前的作品，裏邊有一個特徵，就是大多數是四字語。魏晉六朝的時候，頗有並不通體對偶，而多四字語的文篇。爲什麼用四字語呢？這也是音節上的關係。每語四音，諷誦起來有勻調之美。如果再加上押韻，就和詩也差不多了（自祭文就是押韻的，請讀者自己去辨認）。這樣的四字語在文法上不一定是一句或者一個短語，有些只是諷誦起來可以在那里透一透氣而已。如‘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在‘分’字的地方，依文法講是不斷的，但諷誦到那里不妨透一透氣。又如‘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寒山遠火’與‘深巷寒犬’都只是一個名詞語，依文法點句也是不斷的，認它們爲四字語，也不過諷誦時在那里透一透氣罷了。

文法上的對偶和聲音上的對偶用到詩裏去，就成爲‘律詩’。律詩完成於唐朝。有五言的，有七言的，每首都八語。第三、四語第五、六語必須對偶，第一、二語第七、八語就不一定。試看最近讀過的王維的五律和陸游的七律，第三、四語第五、六語都是對偶的。關於押韻，除雙數語必須押韻外，第一語可押可不押。如王維的四首，前三首的第一語都不押韻，而第四首第一語的‘鳴’字就押韻了。陸游的四首，惟第一首第一語的‘野’字不押韻。關於聲音的對偶，大概五律每語的第一第三字，七律每語的第一第三第五字，可

以隨便，其餘就非謹嚴不可，仄必對平，平必對仄。如‘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是‘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除第一字外，餘均相對，這就因為第一字不妨隨便的緣故。每語平仄的次第，五言則第二字平就第四字仄，第二字仄就第四字平；七言則第二字平就第四字仄、第六字平，第二字仄就第四字平、第六字仄：這無非取其錯綜而已。而第三語的第二字必與第二語的第二字同聲，第五語與第四語，第七語與第六語，亦然。現在錄詩一首，逐字注聲，請讀者按照上面所說的自己去玩索。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仄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

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試分茶。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素衣莫起風塵歎，猶及清明可到家。

(仄平仄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仄仄平)

律詩中的語句逸出這些規矩的，稱為‘拗句’。如王維第一首第一語就是拗句。此語第二字‘山’是平聲，依常規第四字就得用仄聲，而現在的‘蒼’字卻是平聲，這就逸出規矩了。

練習 讀王維詩書所感。

文選六三 虬髯客傳 杜光庭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

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

一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

當公之騁辯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

公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問誰。曰：“妾，楊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詞，氣性，真天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屨。數日，亦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

行次靈石旅舍，旣設牀，爐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敲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

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羹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飢。”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明發，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失。公與

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

及期，入太原。果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以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而至，不衫不履，裼裘而來，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末坐，見之心死，餘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喜，自負。既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下有此驢及瘦驢，即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即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

及期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我於汾陽橋。”如期至，即道士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棋。道士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卻局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既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爲念。”因共入京。

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

如磬，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卻也。”言畢，吁嗟而去。

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張氏同往。乃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廷前，奴二十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箱中粧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櫛粧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既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人耳。遂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不侔也。四人對饌訖，陳女樂二十人，列奏於前，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酒。家人自東堂舁出二十牀，各以錦繡帕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欲於此世界求事，當龍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才，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固非偶然也。持余之贈，以佐真主，贊功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奴，

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乃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天下*。

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知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非英雄所冀。況非英雄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我國短篇小說，自唐宋以來，分爲兩大系：一爲‘傳奇系’，一爲‘平話系’。傳奇體創始於唐，平話體創始於宋。這篇是唐朝有名的傳奇小說，記虬髯客遇唐太宗（李世民）事。全篇把‘歷史的’人物和‘非歷史的’人物，穿插夾混，叫人看了好像真有這些人物和事實一般。這便是傳奇小說的長處。虬，音求（< 1 又），有角的小龍。這裏因爲那俠客的鬍子盤屈如虬，所以稱他爲虬髯客。

杜光庭字賓聖，唐末括蒼人。先在五台山學道，後來避亂入蜀，在西蜀主王建那裏做官，賜號廣成先生。最後隱居青城山，自號東瀛子。死的時候年紀已經八十五歲了。所著書甚多，今惟錄異記流傳。（此篇載太平廣記及唐代叢書。唐代叢書題張說作，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則斷定爲杜光庭所作。按文中以扶餘國在我國東南，這是沒有地理常識者的話，張說在唐朝做過宰相，決不至淺識到如此！此篇的作者當然是杜光庭而非張說。）

語釋 [隋煬帝]名廣，隋文帝的第二子。他即位以後，幾次巡幸江都。後來見天下已亂，便無心北歸，被宇文化及所弑。〔江都〕

隋郡名，即今江蘇江都縣。〔司空楊素〕司空，官名，漢以後爲三公之一，參議國家大事。楊素字處道，華陰人。〔西京〕隋文帝造新都於龍首山，名大興城，遷都之，即今陝西省城。煬帝以洛陽爲東京，故稱大興城爲西京。〔扶危持顛〕對於時局，危要扶得他安，顛要扶得他穩。〔衛公李靖〕李靖字業師，三原人，佐唐高祖定天下，太宗朝以功封衛國公，故稱衛公。〔布衣〕沒有官職的平民。〔歛容〕把面容做得很莊矜的樣子。〔騁辯〕騁，奔放的意思。對人家毫無拘束的滔滔辯論，叫做‘騁辯’。〔殊色〕面貌特別漂亮。〔執拂者臨軒指吏曰〕那個執着紅拂的人走到廊檐下指着那府中的屬吏說。〔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問問出去的那位處士，他輩行第幾，住在何處。凡隱居不做官的讀書人，稱爲處士。〔具以對〕統統對她講了。〔逆旅〕客舍。〔素面畫衣〕素面，面上不施脂粉。畫衣，即繡花的衣。〔絲蘿〕兔絲與女蘿，都須依附他種植物而生。〔喬木〕枝幹高大的樹木。〔屍居餘氣〕本是晉朝李勝對曹爽說的話（晉書宣帝紀）。意思是說，他已經和尸骸差不多，止多一口氣。〔逐〕追求的意思。〔天人〕形容美麗的女子，謂非人間所有。〔意亦非峻〕峻，峻刻，即嚴厲之意。這是說，追討的意思也並不十分嚴厲。〔排闥〕推開門。〔太原〕隋縣名，即今山西太原縣。〔靈石〕隋縣名，即今山西靈石縣。〔中形〕身材的長短適中。〔赤髻而虬〕髻色赤而屈曲如虬。〔蹇驢〕跛驢。〔革囊〕皮袋。〔欹臥〕斜睡着。〔熟視〕細細的看。〔一手映身搖示公〕一隻手放在身體背後對着李靖搖手示意。〔歛衽〕古女子行敬禮時歛起衣襟，故稱‘歛衽’。〔胡餅〕即今之燒餅（見名義考）。〔曰然吾故非君所致也〕那客人說，‘對了！所以吾以爲那樣美麗的女子不是你自己所能招致

的。〔曰有酒乎〕這句話還是那客人問的。下面的‘曰’字才是李靖的回答。〔巡〕把酒酌了一遍叫做‘巡’。〔銜〕懷恨的意思。〔器宇〕人的品貌。〔真人〕別於‘凡人’而言。〔州將之子〕唐太宗李世民的父親李淵（唐高祖）時爲太原留守，故說他是‘州將之子’。〔似矣〕有點對了。〔李郎能致我一見乎〕李郎能招致來使我一見嗎？〔劉文靜〕字肇仁，武功人。隋末爲晉陽令，和李世民很要好，後來共同定起兵計劃。〔狎〕很接近很親暱的意思。〔望氣者〕從前有些方士能望雲氣以預言未來事，就是這里所稱的‘望氣者’。〔明發〕明天動身。〔汾陽橋〕在太原城東。〔郎君〕指李世民。〔使迴而至〕使者回來，李世民也到了。〔裼裘〕古人於裘外都加正服，把兩袖微捲起以露裘之美者，叫做‘裼裘’。〔吾得十八九矣然須道兄見〕吾已經看到了十之八九然而還須請道兄一見。〔馬行〕當是西京的街名。〔擇一深隱處駐一妹〕擇一隱僻的地方安置一妹。〔文皇〕唐太宗初諡文皇帝，故這裏稱他爲‘文皇’。〔顧盼煒如〕猶言‘視瞻不凡’。煒如，盛大貌。〔坊曲〕唐制，妓女所居叫做‘坊曲’。這里作街坊里巷解。〔懸然如磬〕磬與‘罄’同。國語周語：‘室如縣磬’（左傳作‘室如縣罄’。）器中空謂之‘罄’，縣罄，謂如懸一空器，喻家中貧乏，一無所有。這里作‘懸然如罄’，語氣小變而意思相同。〔欲令新婦祇謁〕新婦，指虬髯客的妻。祇謁，猶言‘拜見’。〔略議從容〕從讀爲ㄉㄨㄛˊ。從容，作‘舉動’解，例如楚辭‘孰知余之從容’。這里的意思是說略爲商量我們今後的舉動。〔龍虎之狀〕形容他的動作狀態的不凡。例如南史宋高祖紀：‘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侔〕相等的意思。〔泉貝〕錢幣的別稱。〔龍戰〕易乾卦‘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後因謂羣雄割據之

際爲‘龍戰’。〔軒裳〕猶言‘車服’。〔聖賢起陸之漸〕黃庭經：‘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古時傳說，龍在平時潛伏在水裏，一有機會便起陸飛昇了。所以把聖賢的乘時而起，比以龍之起陸。漸，含有‘端倪’的意思。〔虎嘯風生龍吟雲萃〕易坤卦：‘雲從龍，風從虎’，後人遂拿來比喻聖主之得賢臣。〔國天下〕就是平定天下的意思。論語憲問：‘一匡天下’。〔貞觀十年〕貞觀，唐太宗的年號。貞觀十年，當公元六三六年。〔左僕射平章事〕官名。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佐天子議大政。射，音夜（一世）。又唐時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僕射等官兼攝，稱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稱‘平章事’，即參預軍國大事的意思。〔南蠻〕從前的人以爲我們中國居天下之中，其餘都是些蠻夷之邦，所以有‘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等名詞。〔扶餘國〕一作‘夫餘’，國名。據杜佑通典說‘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界。’考其地當在今遼寧的昌圖、洮南以北及蒙古科爾沁諸旗一帶。然本文上言‘南蠻入奏’，似乎扶餘國又在南方了，這是作者沒有地理常識之故。〔螳臂之拒走輪〕相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奮臂當車（見莊子天地篇及韓詩外傳）。後人遂用這個典故來比喻作事之不自量力者。

文選六四. 錯斬崔寧 （選自京本通俗小說）

聰明伶俐自天生，	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淺，	戈矛時起笑談深。
九曲 <u>黃河</u> 心較險，	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國家，	幾見詩書誤好人？

這首詩單表爲人難處：只因世路窄狹，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爲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了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我朝元豐年間，有一個少年舉子，姓魏名鵬舉，字冲霄，年方一十八歲，娶得一個如花似玉的渾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動，選場開，魏生別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應取。臨別時，渾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來；休拋閃了恩愛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領前程，不索賢卿憂慮。”別後登程到京，果然一舉成名，榜上一甲第九名。除授京職，到差甚是華豔動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書，差人接取家眷入京。書上先敘了寒溫及得官的事；後卻寫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無人照管，已討了一個小老婆，專候夫人到京，同享榮華。”家人收拾書程，一逕到家，見了夫人，稱說賀喜，因取家書呈上。夫人拆開看了，見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便對家人道：“官人直恁負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並沒見有此事，想是官人戲謔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憂慮。”夫人道：“恁地說，我也罷了。”卻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尋覓便人，先寄封平安家信到京中去。那寄書人到了

京中，尋問新科魏進士寓所，下了家書，管待酒飯，自回，不題。卻說魏生接書，拆開來看了，並無一句閒言閒語。只說道：“你在京在中娶了一個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個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師也。”魏生見了，也只道夫人取笑的說話，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報說有個同年相訪。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寬轉；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曉得魏生並無家眷在內，直至裏面坐下。敘了些寒溫，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書帖，看見了這封家書，寫得好笑，故意朗誦起來。魏生措手不及，通紅了臉，說道：“這是沒理的事。因是小弟戲謔了他，他便取笑寫來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這節事卻是取笑不得的。”別了就去。那人也是一個少年，喜談樂道，把這封家書一節，頃刻間遍傳京邸。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將這樁事，只當做風聞言事的一個小小新聞，奏上一本，說這魏生少年不檢，不宜居清要之職，降處外任。魏生懊恨無及。後來畢竟做官躑躅不起，把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閒放過去了。這便是一句戲言，撒漫了一個美官。今日再說一個官人，也只爲酒後一時戲言，斷送了堂堂七尺之軀；連累二三人，枉屈害了性命。卻是爲着甚的？有詩爲證：

世路崎嶇實可哀， 傍人笑口等閒開。

白雲本是無心物， 又被狂風引出來。

卻說高宗時，建都臨安，繁華富貴，不減那汴京故國。

去那城中箭橋左側，有個官人姓劉名貴，字君薦。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薦手中，卻是時乖運蹇，先前讀書，後來看看不濟，卻去改業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買賣行中一發不是本等伎倆，又把本錢消折去了。漸漸大房改換小房，賃得兩三間房子，與同渾家王氏，年少齊眉。後因沒有子嗣，娶下一個小娘子，姓陳，——是陳賣糕的女兒。——家中都呼爲二姐。這也是先前不十分窮薄的時候做下的勾當。至親三口，並無閒雜人在家。那劉君薦極是爲人和氣，鄉里見愛，都稱他：“劉官人，你是一時運限不好，如此落寞。再過幾時，定有個亨通的日子。”說便是這般說，那得有些些好處？只是在家納悶，無可奈何。卻說一日閒坐家中，只見丈人家裏的老王，年近七旬，走來對劉官人道：“家間老員外生日，特令老漢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劉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悶過日子，連那泰山的壽誕也都忘了！”便同渾家王氏，收拾隨身衣服，打疊個包兒，交與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轉回；明晚須索來家。”說了就去。離城二十餘里，到了丈人王員外家，敘了寒溫。當日坐間客衆，丈人女婿，不好十分敘述許多窮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裏歇宿。直到天明，丈人卻來與女婿攀話，說道：“姐夫，你須不是這等算計。‘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須計較一個常便。我女兒

嫁了你一生，也指望豐衣足食，不成只是這等就罷了。劉官人歎了一口氣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個‘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如今的時勢，再有誰似泰山這般憐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勞而無功。”丈人便道：“這也難怪你說！老漢卻是看你們不過，今日資助你些少本錢，胡亂去開個柴米店，賺得些利息來過日子，卻不好麼？”劉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顧，可知是好。”當下喫了午飯，丈人取出十五貫錢來，付與劉官人道：“姐夫，且將這些錢去收拾起店面。開張有日，我便再應付你十貫。你妻子且留在此過幾日，待有了開店日子，老漢親送女兒到你家，就來與你作賀。意下如何？”劉官人謝了又謝。馱了錢一逕出門，到得城中，天色卻早晚了。卻撞着一個相識，順路在他家門首經過。那人也要做經紀的人，就與他商量一會，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門時，裏面有人應諾，出來相揖，便問：“老兄下顧，有何見教？”劉官人一一說知就裏。那人便道：“小弟閒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時，便來相幫。”劉官人道：“如此甚好。”當下說了些生意的勾當，那人便留劉官人在家，現成盃盤，喫了三盃兩盞。劉官人酒量不濟，便覺有些朦朧起來。抽身作別，便道：“今日相擾，明早就煩老兄過寒家計議生理。”那人又送劉官人至路口，作別回家，不在話下。若是說話的同年生，並肩長，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見得受這般災晦，卻教劉

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漢書中彭越。

卻說劉官人馱了錢，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門，已是點燈時分。小娘子二姐，獨自在家，沒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閉了門，在燈下打瞌睡。劉官人打門，他那裏便聽見？敲了半晌，方纔知覺，答應一聲“來了”！起身開了門。劉官人進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劉官人接了錢，放在桌上，便問：“官人何處挪移這項錢來？卻是甚用？”那劉官人一來有了幾分酒；二來怪他開得門遲了；且戲言嚇他一嚇。便道：“說出來，又恐你見怪，不說時，又須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時無奈，沒計可施，只得把你典與一個客人。又因捨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貫錢。若是我有些好處，加利贖你回來；若是照前這般不順溜，只索罷了！”那小娘子聽了，欲待不信，又見十五貫錢堆在面前；欲待信來，他平白與我沒半句言語，大娘子又過得好，怎麼便下得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決，只得再問道：“雖然如此，也須通知我爹娘一聲。”劉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斷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與你爹娘說通，他也須怪我不得。”小娘子又問：“官人今日在何處喫酒來？”劉官人道：“便是把你典與人，寫了文書，喫他的酒纔來的。”小娘子又問：“大姐姐如何不來？”劉官人道：“他因不忍見你分離，待得你明日出了門纔來。這也是我沒計奈何，一言爲定。”

說罷，暗地忍不住笑；不脫衣裳，睡在床上，不覺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我須先去爹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要我，尋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沉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隣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與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煩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那隣舍道：“小娘子說得有理。你只顧自去，我便與劉官人說知就裏。”過了一宵，小娘子作別去了，不題。正是：

鰲魚脫卻金鈎去，擺尾搖頭再不回。

放下一頭。卻說這裏劉官人一覺直至三更方醒，見桌上燈猶未滅，小娘子不在身邊，只道他還在廚下收拾家火，便喚二姐討茶喫。叫了一回，沒人答應，卻待掙扎起來，酒尚未醒，不覺又睡了去。不想卻有一個做不是的，日間賭輸了錢，沒處出豁，夜間出來掏摸些東西，卻好到劉官人門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門兒拽上不關，那賊略推一推，豁地開了。捏手捏腳，直到房中，並無一人知覺。到得床前，燈火尙明，周圍看時，並無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見一人朝着裏牀睡去，腳後卻有一堆青錢。便去取了幾貫。

不想驚覺了劉官人，起來喝道：“你須不盡道理！我從丈人家借辦得幾貫錢來養身活命，不爭你偷了我的去，卻是怎的計結？”那人也不回話，照面一拳。劉官人側身躲過，便起身與這人相持。那人見劉官人手脚活動，便拔步出房。劉官人不捨，搶出門來，一徑趕到廚房裏，恰待聲張鄰舍，起來捉賊。那人急了，正好沒出豁；卻見明晃晃一把劈柴斧頭，正在手邊。也是人急計生，被他掉起一斧，正中劉官人面門，撲地倒了。又復一斧，斫倒一邊。眼見得劉官人不活了，嗚呼哀哉，伏惟尙饗！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卻是你來趕我，不是我來尋你索命。”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貫錢，扯條單被包裹得停當，拽扎得爽俐，出門拽上了門就走。不題。次早鄰舍起來，見劉官人人家門也不開，並無人聲息，叫道：“劉官人！失曉了！”裏面沒人答應。捱將進去，只見門也不關。直到裏面見劉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兩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見？免不得聲張起來。卻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鄰家朱三老兒說道：“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到我家宿歇，說道劉官人無端賣了他，他一徑先到爹娘家裏去了。教我對劉官人說，既有了主顧，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討得個分曉。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轉來，便有下列；一面着人去報他大娘子到來，再作區處。”衆人都道：“說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員外家報了凶信。老員外與女兒大哭起來，對那

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門，老漢贈他十五貫錢，教他將來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殺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員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劉官人歸時，已是昏黑，喫得半酣，我們都不曉得他有錢沒錢，歸遲歸早。只是今早劉官人家門兒半開，衆人推將進去，只見劉官人殺死在地；十五貫錢一文也不見；小娘子也不見蹤跡。聲張起來，卻有左隣朱三老兒出來，說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黃昏時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說道劉官人無端把他典與人了。小娘子要對爹娘說一聲，住了一宵，今日徑自去了。如今衆人計議，一面來報大娘子與員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裏追不着的時節，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轉來，問個明白。老員外與大娘子須索去走一遭，與劉官人執命。”老員外與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來人酒飯；三步做一步，趕入城中，不題。卻說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鄰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動，坐在路旁。卻見一個後生，頭帶萬字頭巾，身穿直縫寬衫，背上馱了一個搭膊，裏面卻是銅錢；脚下絲鞋淨襪，一直走上前來。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雖然沒有十二分顏色，卻也明眉皓齒，蓮臉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動人！正是：

野花偏豔目， 村酒醉人多。

那後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獨行無伴，卻是往那裏去的？”小娘子還了萬福道：“是奴

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權歇在此。”因問：“哥哥是何處來？今要往何方去？”那後生叉手不離方寸：“小人是村裏人，因往城中賣了絲帳，討得些錢，要往褚家堂那邊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則個。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側，若得哥哥帶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後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說，小人情原伏侍小娘子前去。”兩個廝趕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見後面兩個人，脚不點地趕上前來，趕得汗流氣喘，衣服拽開，連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卻有話說知。”小娘子與那後生看見趕得蹣蹣，都立住了脚。後面兩個趕到跟前，見了小娘子與那後生，不容分說，一家扯了一個，說道：“你們幹得好事！卻走往那裏去？”小娘子喫了一驚，舉眼看時，卻是兩家隣舍。——一個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須告過公公得知，丈夫無端賣我，我自去對爹娘說知。今日趕來，卻有何說？”朱三老道：“我不管間帳，只是你家裏有殺人公事，你須回去對理。”小娘子道：“丈夫賣我，昨日錢已馱在家中，有甚殺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兒！你若真個不去，……”叫起地方：“有殺人賊在此，煩爲一捉。不然，須要連累我們；你這裏地方也不得清淨。”那個後生見不是話頭，便對小娘子道：“既如此說，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兩個趕來的隣舍，齊叫起來，說道：“若

是沒有你在此便罷；既然你與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須也去不得。”那後生道：“卻又古怪！我自半路遇見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絲麻線，要勒措我同去？”朱三老道：“他家有了殺人公事，不爭放你去了，卻打沒對頭官司。”當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後生做主？看的人漸漸立滿，都道：“後生！你去不得。你日間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便去何妨？”那趕來的隣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虛；我們卻和你罷休不得。”四個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轉來，到得劉官人門首，好一場熱鬧！小娘子入去看時，只見劉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貫錢，分文也不見。開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縮不上去。那後生也慌了，便道：“我怎的晦氣！沒來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卻做了干連人。”衆人都和鬧着，正在那裏分豁不開，只見王老員外和女兒一步一顛走回家來，見了女壻屍身，哭了一場，便對小娘子道：“你卻如何殺了丈夫，劫了十五貫錢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說？”小娘子道：“十五貫錢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來，說是無計奈何，將奴家典與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說過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典與甚色樣人家，先去與爹娘說知。故此趁夜深了，將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他腳後邊，拽上門，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日自去爹娘家裏說知。我去之時，也曾央朱三老對我丈夫說，既然有了主兒。便同到

我爹娘家裏來交割。卻不知因甚殺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來！我的父親昨日明明把十五貫錢與他馱來，作本養贍妻小，他豈有哄你說是典來身價之理？這是你兩日因獨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見家中好生不濟，無心守耐；又見了十五貫錢；一時見財起意，殺死丈夫，劫了錢，又使見識往鄰舍家借宿一夜，卻與漢子通同計較，一處逃走。現今你跟着一個男子同走，卻有何理說，抵賴得過？”衆人齊聲道：“大娘子之言，真是有理。”又對那後生道：“後生！你卻如何與小娘謀殺親夫？卻暗暗約定在僻靜處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卻是如何計結？”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寧，與那小娘子無半面之識，小人昨晚入城賣得幾貫絲錢在這裏，因路上遇見小娘子，小人偶然問起往那裏去的，卻獨自一個行走。小娘子說起是與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卻不知前後因依。”衆人那裏肯聽他分說；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貫錢，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衆人齊發起喊來道：“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卻與小娘子殺了人，拐了錢財，盜了婦女，同往他鄉。卻連累我地方鄰里打沒頭官司！”當下大娘子結扭了小娘子，王老員外結扭了崔寧，四鄰舍都是證見，一闕都入臨安府中來。那府尹聽得有殺人公事，即便陞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從頭說來。先是王老員外上去告說：“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莊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

先年嫁與本府城中劉貴爲妻；後因無子，娶了陳氏爲妾，呼爲二姐。一向三口在家過活，並無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漢生日，差人接取女兒女壻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見女壻家中全無活計，養贍不起，把十五貫錢與女壻作本開店養身，卻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壻到家時分，不知因甚緣故，將女壻斧劈死了；二姐卻與一個後生名喚崔寧，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來。望相公可憐見老漢的女壻身死不明，奸夫淫婦，贓證見在，伏乞相公明斷！”府尹聽得如此如此，便叫：“陳氏上來！你卻如何通同奸夫殺死了親夫，劫了錢與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說？”二姐告道：“小婦人嫁與劉貴，雖是個小老婆，卻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賢慧；卻如何肯起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來，喫得半酣，馱了十五貫錢進門，小婦人問他來歷，丈夫說道爲因養贍不周，將小婦人典於他人，典得十五貫身價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婦人到他家去，小婦人慌了，連夜出門，走到鄰舍家裏借宿一宵，今早一逕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對丈夫說：既然賣我有了主顧，可到我爹媽家裏來交割。纔走得到半路，卻見昨夜借宿的鄰家趕來，捉住小婦人回來。卻不知丈夫殺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說！這十五貫錢，分明是他丈人與女壻的，你卻說是典你的身價，眼見的沒巴臂的說話了。況且婦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脫身之計。這樁事須

不是你一個婦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幫你謀財害命。你卻從實說來！”那小娘子正待分說，只見幾家隣舍，一齊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語，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隣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們見他丈夫殺死，一面着人去趕，趕到半路，卻見小娘子和那一個後生同走，苦死不肯回來。小的們勉強捉他轉來；卻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與他丈人，到時，說昨日有十五貫錢付與女壻做生理的，今者女壻已死，這錢不知從何而去？再三問那小娘子時，說道他出門時，將這錢一垛兒堆在牀上。卻去搜那後生身邊，十五貫錢分文不少。卻不是小娘子與那後生通同謀殺！贓證分明，卻如何賴得過？”府尹聽他們言言有理，就喚那後生上來道：“帝輦之下，怎容你這等胡行！你卻如何謀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貫錢？殺死他親夫？今日同往何處？從實招來！”那後生道：“小人姓崔名寧，是鄉村人氏。昨日往城中賣了絲，賣得這十五貫錢。今日偶然路上撞着這小娘子，並不知他姓甚名誰，那裏曉得他家殺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說！世間不信有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貫錢，你卻賣的絲恰好也是十五貫錢，這分明是支吾的說話了。況且他妻莫愛，他馬莫騎，你既與那婦人沒甚首尾，卻如何與他同行同宿？你這等玩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當下衆人將那崔寧與小娘子死去活來，拷打一頓。那邊王老員

外與女兒併一千隣伍人等，口口聲聲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結這段公案。拷訊一回，可憐崔寧和小娘子受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說是一時見財起意，殺死親夫，劫了十五貫錢同奸夫逃走是實。左隣右舍都指畫了十字。將兩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裏。將這十五貫錢給還原主。——也只好奉與衙門中人做使用也還不夠哩！府尹疊成文案，奏過朝廷。部覆申詳，到下聖旨，說崔寧不合奸騙人妻，謀財害命，依律處斬；陳氏不合通同奸夫殺死親夫，大逆不道，凌遲示衆。當下讀了招狀，大牢內取出二人來，當廳判一個‘斬’字，一個‘剛’字，押赴市曹行刑示衆。兩人渾身是口，也難分說。正是：

啞子漫嘗黃蘗味， 難將苦口對人言。

看官聽說：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與那崔寧謀財害命的時節，他兩人須連夜逃走他方，怎的還去隣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媽家去，卻被人捉住了？這段冤枉，仔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胡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積了陰騭，遠在兒孫近在身，他兩個冤魂也須放你不過。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個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可勝歎哉！閒話休題。卻說那劉大娘子到得家中，設個靈位守孝。過日，父親王老員外勸他轉身，大娘子說道：“不要說起三年之久，也須到小祥之

後。”父親應允自去。光陰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結結，將近一年。父親見他守不過，便叫家裏老王接他來，說：“叫大娘子收拾回家，與劉官人做了週年，轉了身去罷。”大娘子沒計奈何，細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與老王背了，與鄰舍家作別，暫去再來。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陣烏風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錯了路，正是：

豬羊走入屠宰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走入林子裏去，只聽他林子背後大喝一聲：“我乃靜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須把買路錢與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喫那一驚不小，只見跳出一個人來：

頭帶乾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脚下蹬一雙烏皮皂靴。手執一把朴刀。舞刀前來。那老王該死，便道：“你這翦逕的毛團！我須是認得你。做這老性命着與你兌了罷！”一頭撞去，被他閃過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撲地便倒。那人大怒道：“這牛子好生無禮！”連搨一兩刀，血流在地，眼見得老王養不大了。那劉大娘子見他兇猛，料道脫身不得；心生一計，叫做脫空計。拍手叫道：“殺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睜圓怪眼，喝道：“這是你甚麼人？”那大娘子虛心假意的答道：“奴家不幸，喪了丈夫；卻被媒人哄誘，嫁了這個老兒，只會喫飯，今日卻得大王殺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見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幾分顏色，便問道：“你肯跟我

做個壓寨夫人麼？”大娘子尋思，無計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將老王尸首擡入澗中；領了劉大娘子到一所莊院前來，甚是委曲。只見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塊，拋向屋上去，裏面便有人出來開門。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殺羊備酒，與劉大娘子成親。兩口兒且是說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劉大娘子之後，不上半年，連起了幾注大財，家間也豐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識見，早晚用好言語勸他：“自古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你我兩人，下半世也夠喫用了，只管做這沒天理的勾當，終須不是個好結果。卻不道是‘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若改行從善，做個小小經紀，也得過養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勸轉，果然回心轉意，把這們道路撇了；卻去城市間，賃下一處房屋，開了一個雜貨店。遇閒暇的日子，也時常去寺院中念佛赴齋，忽一日在家閒坐，對那大娘子道：“我雖是個剪運^{*}的出身，卻也曉得冤各有頭，債各有主。每日間只是嚇騙人東西，將來過日子。後來得有了你，一向不大順溜，今已改行從善。閒來追思既往，正會枉殺了兩個人，又冤陷了兩個人，時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們，一向不曾對你說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枉殺了兩個人？”那大王道：“一個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裏的時節，他來撞我，我

卻殺了他。他須是個老人家，與我往日無仇；如今又謀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的時，我卻那得與你廝守？這也是往事，休題了。”又問：“殺那一個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說起殺這個人，一發天理上放不過去。——且又帶累了兩個人，無辜償命。是一年前，也是賭輸了，身邊並無一文，夜間便去掏摸些東西。不想到一家門首，見他門也不閉，推進去時，裏面無^也一人。摸到門裏，只見一人醉倒在牀；脚後卻有一堆銅錢。便去摸他幾貫，正待要走，卻驚醒了那人，起來說道：‘這是我丈人家與我做本錢的，不爭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餓死。’起身搶出房門，正待聲張起來。是我一時見他不是話頭，卻好一把劈柴斧頭在我脚邊，這叫做人急計生，掉起斧來，喝一聲道：‘不是我，便是你。’兩斧劈倒。卻去房中將十五貫錢盡數取了。後來打聽得他，卻連累了他家小老婆，與那一個後生，喚做崔寧，冤枉了他謀財害命，雙雙受了國家刑法。我雖是做了一世的強人，只有這兩樁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過去的；早晚還要超度他也是該的。”那大娘子聽說，暗暗的叫苦：“原來我的丈夫也給這廝殺了！又連累我家二姐與那個後生無辜受戮。思量起來，是不合當初做弄他兩人償命。料他兩人陰司中也須放我不過。”當下權且歡天喜地，並無他說。明日捉個空，便一逕到臨安府前叫起屈來。那時換了一個

新任府尹，纔得半月，正值陞廳，左右捉將那叫曲的婦人進來。劉大娘子到於階下，放聲大哭；哭罷，將那大王前後所爲怎的殺了我丈夫劉貴，問官不肯推詳，含糊了事，卻將二姐與崔寧朦朧償命；後來又怎的殺了老王，奸騙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親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鏡，昭雪前冤！說罷又哭。府尹見他情詞可憫，卽着人去捉那靜山大王到來，用刑拷訊，與大娘子口詞一些不差。卽時問成死罪，奏過官裏。待六十日限滿，倒下聖旨來：勸得靜山大王謀財害命，連累無辜，准律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斬加等決不待時；原問官斷獄失情，削職爲民；崔寧與陳氏枉死可憐，有司訪其家，量行優恤；王氏既係強徒威逼成親，又能伸雪夫冤，着將賊人家產一半沒入官，一半給與王氏，養贍終身。劉大娘子當日往法場上看決了靜山大王；又取其頭去祭獻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寧，大哭一場。將這一半家私捨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經念佛，追薦亡魂，盡老百年而終，有詩爲證：

善惡無分總喪軀， 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實， 口舌從來是禍基。

這篇是平話體小說，其產生年代約在宋朝南渡以後（約當公元十三世紀）。當時有所謂‘說話人’，像現在上海蘇州一帶的說大書者。這些小說便是當時說話人的話本。後來就演變爲‘章回小說’。

京本通俗小說是江東老蟬（繆荃孫的別號）把元人的寫本影印的，共計七篇。後來商務印書館用活字排印，并加標點，仍名京本通俗小說。上海亞東圖書館於原有七篇之外加上葉德輝刻印的金瓶梅荒淫一篇，改稱宋人話本八種，排印行世。這篇是從商務印書館本中選出。爲便於閱讀，其中有些減筆俗字已經改正了。

語釋〔嫉妒每因眉睫淺戈矛時起笑談深〕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往往有因眉目間小小的表情而引起嫉妒，或因談笑時不知謹慎就鬧出亂子。戈，矛，都是爭鬪時用的武器，這裏用作‘爭執’或‘鬧亂子’的代言。‘深’字爲對上面的‘淺’字并押韻起見而加上去的。大概當時做這些通俗小說的人，做詩是不高明的。〔九曲黃河心較險〕黃河自發源地曲曲折折的流入大海，所以從前有‘九曲黃河’的俗語。這是說，人心險詐，往往不肯以直道待人，較之九曲黃河還要利害。〔十重鐵甲面堪憎〕這是說，人的真面目，好像穿上十重鐵甲，不易窺測，實在是可怕的。〔叵測〕猶言‘不可測’。叵，音頗（ㄉㄨ）。〔熙熙攘攘〕往來不停的樣子。史記貨殖傳：‘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蚩蚩蠢蠢〕形容一般人的愚蠢無知。〔顰有爲顰笑有爲笑〕顰，猶俗言‘皺眉頭’。這兩句大概是當時很流行的格言，所以元明人所作的戲曲中還常常引用（例如琵琶記閒曬私情）。意思是說，顰須有爲而顰，笑須有爲而笑，不可隨便。〔官人〕人之有官職者稱爲‘官人’，但到後來平常人也冒此稱，如宋周密武林舊事載有善下棋的金四官人、善說書的陳三官人，都是。〔得勝頭迴〕凡話本其上半必先有一段引子，叫做‘得勝頭迴’。因爲說書人開講時，往往因聽衆未齊，須慢慢地說到正文，故或用詩詞，或

用故事，以作開場的引子。至何以叫做‘得勝頭迴’，則有兩說：魯迅以爲‘頭迴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中國小說史略）。胡適以爲‘本來說書人開講之前，聽衆未齊到，必須打鼓開場，得勝令是常用的鼓調，得勝令又名得勝迴頭，轉爲得勝頭迴。後來說書人先說故事作引子，也權做個得勝頭迴。’（宋人話本八種序）〔舉子〕被舉應試的士子，稱爲‘舉子’。〔渾家〕妻的俗稱。〔春榜〕當時考試進士，例在春季，故稱考試進士的榜爲‘春榜。’〔不索〕是當時的口語，含有‘不必’或‘不勞’之意。〔一甲〕當時進士的等第分三甲，各依等第賜出身及除授官職。〔直恁負恩〕竟這樣的負恩。恁，音衽（ㄖㄨㄣˋ），作‘這樣’解。〔端的〕這兩字當時語體文中常用之，意義不一，這裏作‘端詳’或‘底細’解。〔恁地說〕這樣的說。〔卻說〕話本中常用的套語，凡開頭敘述人物或中間另述他事時，每用此兩字作爲冒頭。〔同年〕同科的進士，稱爲‘同年’。〔敍了些寒溫〕賓主相見時，講講天氣的冷暖，以爲應酬，叫做‘敍寒溫’。〔清要之職〕高貴的官職。〔踉蹌〕音ㄌㄨㄥˋㄨㄥˋ，失勢貌。〔撒漫〕當時的口語。猶言‘丟去’。〔今日再說一個官人〕從這句起才入正文。上面一段故事，便是所謂‘得勝頭迴’。〔高宗〕宋朝第十代皇帝。時徽宗和欽宗都被金國所擄，他在建康卽皇帝位，後復南遷避敵，定都臨安。歷史上從他起稱爲‘南宋’。〔汴京〕北宋都汴梁，故稱汴京。卽今河南開封縣。〔齊眉〕後漢書梁鴻傳：‘鴻與妻隱居霸陵山中，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案卽古椀字）齊眉。’後人遂謂夫婦相敬以禮爲‘齊眉’。〔小娘子〕妾的俗稱。〔落寞〕處境困難，十分無聊的形容詞。〔員外〕舊時額外之官，謂之‘員外’。那些額外官大都可以用錢捐納的，所以舊小說中

通稱有錢人家的主人爲員外，並不限於有官職者。〔泰山〕妻父的別稱。相傳唐玄宗封禪泰山，張說做封禪使，張說的女婿鄭鑑本做九品官，靠了張說的力量升遷爲五品官，玄宗問他爲什麼鄭鑑遷擢得這樣快，他沒有話可對，有人代他對答道：‘這是泰山的力量’！因此後人就稱妻的父親爲‘泰山’。一說，泰山有丈人峯所以女婿稱丈人爲‘泰山’。又一說，漢時祭山川，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山，嶽而有嶽，則泰山可以稱婦翁，蓋由‘嶽’與‘婿’之誤。〔常便〕猶言‘日常生活的辦法’。〔只索〕猶言‘只好’或‘只得’。〔十五貫〕一千文錢爲一貫；十五貫，計錢一萬五千。胡適說：‘崔寧冤枉被殺，起於十五貫錢，後來“十五貫”也成了偵探小說的一個“母題”，如崑曲有況太守的十五貫，便是一例。’（宋人話本八種序。）〔一一說知就裏〕把其中的情形，一一都靠訴了他。〔抽身〕猶言起身。〔寒家〕謂貧寒之家，對人自謙之詞。〔生理〕做生意的道理。〔五代史李存孝〕五代史有新舊兩種，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爲宋仁宗時薛居正所撰，仁宗時，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成新五代史七十五卷。舊五代史後來散佚了，現在二十四史所存的舊五代史，是從永樂大典及其他書裏補輯而成，已非薛氏原本。李存孝本姓安，名敬思，飛狐人。他先爲五代後唐太祖（李克用）的部將，賜姓李。後來因爲叛附梁通，被後唐太祖所殺。〔漢書中彭越〕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彭越，初事項羽，後率兵歸漢，封梁王，因爲有人告他謀反，被殺。〔半晌〕猶言‘一歇’或‘片刻’。〔典〕抵押。〔疑狐〕與‘狐疑’同，疑惑不決貌。〔家火〕猶言‘家具’。〔做不是的〕就是做賊的。〔沒處出豁〕出豁兩字是俗語。意思是說沒有地方想法子。〔不爭〕這兩字宋元人所作

的小說戲曲中常用之，意思和‘不成’或‘難道’差不多。〔計結〕猶言‘計較’。〔嗚呼哀哉伏維尙饗〕這兩句是祭文中常用的收束語，所以拿來形容劉官人的死。〔須索〕猶言‘須得’。〔後生〕年輕的男子。〔舊字頭巾〕巾字式的頭巾。〔還了萬福〕古人相揖時，口有頌詞，謂之唱喏，婦人多稱‘萬福’，故俗亦謂襖衽曰萬福。〔奴家〕古時比較沒有身分的女子自稱‘奴家’，若貴婦人則謙稱‘妾身’。〔叉手不離方寸〕古時對人以叉着手爲恭敬。叉手不離方寸，是說手又在相當的地位。〔兩個廝趕着一路〕猶言兩個人同在一路走。〔蹺蹊〕和‘離奇’意思差不多。〔古怪〕奇怪。〔皂絲麻線〕猶‘瓜葛’或‘牽纏’之意。〔勒措〕猶言強迫。〔干連〕被牽連在內。〔前後因依〕猶言‘前後因由’。〔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語本老子。意思是說，上天張着網，網眼雖疏，卻不會使犯罪的人漏網的。〔府尹〕南宋改杭州爲臨安府，建爲首都，以皇太子領府伊事，設少尹一人，受理人民訴訟。〔沒巴臂〕巴臂，當因與‘把柄’二字音同而誤，意思和‘沒根據’差不多。〔帝輦之下〕皇帝的車子稱爲‘輦’。所以後人稱京師爲‘輦下’，例如杜甫詩‘輦下唯能憶兄弟’。〔沒甚首尾〕沒有什麼關係的意思。〔鄰伍〕周制每鄰五家，五家爲五，故稱鄰近人家爲‘鄰伍’。〔指畫了十字〕在供字上畫一‘十’字，以代簽字。〔部覆申詳〕申詳，是把案由詳細呈報上司的意思。這是說，這樁案子呈報上司之後，部裏的覆文已經來了。〔到下聖旨〕皇帝的上諭稱‘聖旨’。從前人犯執行死刑，須經皇帝勾決。所以處決人犯，須奉聖旨而行。〔凌遲〕一種慘酷的刑罰。行刑時，先斷絕犯人的支體，最後再割斷他的咽喉。〔陰騭〕從前人相信因果報應，以爲人做了善事或惡事，冥冥之中就定下了福或禍的

報應，便是這裏所稱的‘陰騭’。〔小祥〕喪禮周年之祭。〔買路錢〕強盜攔路行劫，強迫過路人將財帛留下後，放他過去，叫做‘買路錢’。〔朴刀〕其形與三才圖會的‘手刀’略同，為當時常用的武器。〔壓寨夫人〕強盜的妻叫做‘壓寨夫人’。〔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漢時梁孝王對於宮室園圃建築佈置都極講究，以便招致賓客。唐李白詩‘十載梁園客’，就是借用這個故事。這兩句是當時流行的俗語。〔翦逖〕盜匪之邀劫行旅者。俗語又叫做‘截短路’。〔恁的〕這樣。〔這廝〕凡給使賤股的人叫做‘廝養’，故俗以‘廝’為詈罵之辭。這廝，猶言‘這下賤的東西’。〔勘〕細細把犯罪的情由加以推審，叫做‘勘’。

文 法

二一. 接續詞的呼應

文句的詞與詞有先後互相呼應者，本講義第十七節中所述之副詞與助詞的呼應，即其一種。在接續詞，這呼應的關係，尤值得注意。接續詞的呼應可分下列二種：

(一) 接續詞與接續詞相呼應 兩個先後自成呼應的時候很多。今舉其最常見的幾種樣式如下：

(1) 與其……	$\left\{ \begin{array}{l} \text{寧、毋寧} \\ \text{不如} \end{array} \right.$	(文言)	與其……	$\left\{ \begin{array}{l} \text{寧可} \\ \text{不如} \end{array} \right.$	(白話)	
						孰如

例： 與其不自由毋寧死。

與其這樣說，寧可那樣說。

二例中‘與其’與‘毋寧’‘寧可’的呼應很是顯然。凡是兩字相呼應的時候，通常可省略其中之一，這理由已在上面第十七節中論副

詞與助詞的呼應時說過了。上面的二例，如果在不會誤解的時候，不妨簡說如下：

不自由，毋寧死。

這樣說，寧可那樣說。

就是把上面的‘與其’略去了。先後呼應的二字中，省略的時候，應略去那裏一個？要看情形如何，不能一定。有該省略前面的，也有該省略後面的。（有時有雙方俱省略的。）

誠
向
(2) 如
若
苟

……則 (文言)

如果
倘

……

就
那麼
便

(白話)

例：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

(赤壁之戰)

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

(荆軻傳)

如果我們可以用極概括的話來表示思想的輪廓，那麼下面一段話須得預先交代清楚。(一般與特殊)

省略呼應的例如下：

向不出其技，則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黔之驢)

(苟)秦兵旦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

(荆軻傳)

吾方致力中原，若過爾優逸，則恐不堪事。(談勳)

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國的上流社會流行開始了，如果給託爾斯泰或愛倫開伊女史見了，(那麼)

不知將怎樣歎息啊。

(聞歌有感)

小孩子們(如果)偶爾不很樂意便放聲大哭。(談動)

(3) 雖…… { 但
然 (文言) 雖 } …… { 但
雖然 } …… { 可是 (白話)
卻

例：荆軻雖遊于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荆軻傳)

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孔乙己)

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
定然還清。(孔乙己)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

(浴池速寫)

省略呼應的例如下：

操雖託名漢相(但)其實漢賊也。(赤壁之戰)

九百人(雖然)有痛苦，有要求，有期望，可是絕對不
願向他們倆聲訴。(大澤鄉)

(二) 接續詞與別的詞相呼應 別的詞與接續詞相呼應者，大概是副詞與前介詞。

(1) 縱 } …… { 猶
雖 } …… { 亦 (文言) 即使 } …… { 還
必 } …… { 雖然 } …… { 也 (白話)
仍

例：爲公衆而死，雖死猶生。

刻苦自勵者縱遇困難必能戰勝。

即使有困難，我也不怕。

先生雖然解釋得很明白，學生仍聽不懂。

省略呼應的例如下：

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亦)不侔也。(虬髯客傳)

雖有管晏，(亦)不能爲之謀也。(荆軻傳)

即使沒有花，興趣(也)未嘗短少。(牽牛花)

(2) 尙 } …… 況 (文言) 也 …… { 況且 (白話)
猶 } 尙且 { 何況

例： 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 (赤壁之戰)

即使沒有花，興趣(也)未嘗短少；何況他日開花將比往年的盛大呢？ (牽牛花)

讀好的小說尙且要如此，何況讀關於思想學問的書呢？ (讀書)

省略呼應的例如下：

匹夫(猶)不可狃，況國乎？ (左傳)

他困難到這步田地，朋友尙且要幫忙，(何況)你和他是兄弟，難道可以袖手旁觀嗎？

(3) 以——而 (文言)

例： 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于燕，足爲寒心。(荆軻傳)

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同上)

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留侯論)

省略呼應的例如下：

以若所爲而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齊桓晉文之事)

夫以鴻毛而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荆軻傳)

(以)人役而恥爲役，猶(以)弓人而恥爲弓，(以)矢人而恥爲矢也。(孟子)

練習一 下列各句中，如有呼應之處，試用直線標出。

與其求有功 不如求無過。

他如果上午來，我們就下午走。

雖百金亦不易也。

困獸猶鬪，況國乎？

病已至此，雖扁鵲復生，亦無法挽回矣。

苟有可以效勞之處則當竭力相助。

練習二 下列各句中，如有省略呼應者，試補入。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他讀書不多，可是見解並不差。

這樣的事，三歲小孩都知道，何況你們都是大人，會不明白嗎？

如斯無紀律之軍隊而欲對敵人作戰，難矣。

積財與子孫，不如積德與子孫。

大病新愈，讀書過多，恐有礙健康。

文選六五 釋三九上 汪 中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爲數；二乘一則爲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爲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

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

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

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楚辭作“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而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

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有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

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學古者，通其言語，則不膠其文字矣。

汪中著述學內外篇，本文見內篇。原分上中下三篇，這是上篇。

汪中字容甫，一字頌父，清江都人。他家裏很窮，而事母極孝，因爲母親年紀老了，竟不應考試，也不想做官。他研究經學，宗法漢儒；做文章也取法漢、魏、六朝。那時候名流學者，僑寓揚州的很多，他對人家說：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王念孫、劉台拱與他自己，不通者程晉芳、任大椿、顧九苞。有一位當地的紳士去見他，請他批評。他說：‘你不在不通之列。’那

個紳士很高興。他卻慢慢地接着說：‘你再讀書三十年，或者可以望不通了。’其詼諧大都如此。所著有廣陵通典、周官徵文、左氏釋疑等，而以述學內外篇最有名。

語釋〔二乘一則爲三〕乘作‘加’字解。〔三加〕古男子二十而冠，行加冠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三次加冠，所以儀禮冠義及禮郊特牲都說‘三加彌尊’。〔三推〕古代皇帝爲提倡農業，例於陰曆正月，行耕耨之禮，皇帝親持田器，把泥土推動三下。所以禮月令說：‘孟春之月，……天子親戴耒耜，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耨：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九章〕章，是衣服上的文采。古時天子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據周禮春官司服鄭注。）〔九命〕周代官秩，自一命至九命凡九等，見周禮春官典命。〔近利市三倍〕易說卦：‘爲近利市三倍’。今人謂營業獲利多者爲‘利市三倍’，本此。〔如賈三倍〕見詩大雅瞻卬。賈，音古（ㄍㄨˋ）。這句的意義與‘利市三倍’略同。〔焉往而不三黜〕論語微子：‘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按：貶官叫做‘黜’。柳下惠，春秋魯人。士師，主察獄訟的官。〔春秋傳〕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稱左傳。〔三折肱爲良醫〕左傳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爲良醫’。按：肱爲臂之第二節，就是從肘至腕的地方。這句說三折肱則與醫家接觸多，自己也就知道怎樣做良醫了。後人謂經驗宏富爲‘三折肱’，本此。〔楚辭〕漢劉向輯集屈原宋玉等所作的賦，名爲楚辭。今存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九折肱〕楚辭惜誦：‘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此作‘九折肱’是作者記錯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見論語公冶長。按季

文子卽季孫意如，春秋魯大夫。〔雌雉三嗅而作〕論語鄉黨：“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雉，俗稱野鷄。子路，孔子弟子。朱熹集注引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同供）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一說，嗅，當作‘臭’，是鳥張兩翅的意思。共爲拱執之意。言子路捉住了雌雉，那雌雉張了幾張翅翼，便飛去了。〔陳仲子食李三咽〕孟子滕文公下篇：‘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按陳仲子，戰國齊人。（列女傳作楚人。）〔子文三仕而三已〕論語公冶長：‘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按：令尹子文，春秋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趙岐注云，姓鬬，名穀，字於菟），子文是他的字。因仕爲令尹，故稱令尹子文。令尹，官名，楚執政者之稱。三已，謂三次罷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史記管晏列傳：‘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按：管仲名夷吾，春秋齊桓公之賢相，與鮑叔牙爲友。〔三戰三走〕又：‘我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田忌三戰三勝〕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公何不令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不吉乎？’按：田忌，戰國齊之名將。〔范蠡三致千金〕范蠡，春秋楚人。仕越，與越王勾踐共滅吳，遂浮海入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後居陶，自號陶朱公。史稱其嘗三致千金，再分散之。見史記貨殖傳。〔雖九死其猶未悔〕見楚辭離騷。〔九十其儀〕詩豳風東山：‘親結其離，九十其儀。’按：九十其儀，據鄭箋說是女子臨嫁時父母再三叮囑她的意思。〔若九牛之亡

一毛〕見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這裏說史記是作者記錯了。

〔腸一日而九迴〕見楚辭離騷。〔孫子〕書名，周孫武撰，一卷，共十三篇，兵家書之傳於今者，以此爲最古。按：下面所引的話，見孫子形篇。

文選六六 高下相形例 俞 樾

昭十三年*：“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注曰：“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太叔。”按：子產與子太叔皆鄭國賢大夫，傳者欲言子產之敏，乃極言子太叔之不敏，此高下相形之例也。禮記檀弓篇：“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按：曾子子游皆聖門高弟，記人欲言子游之知禮，乃先言曾子之不知禮，亦高下相形之例也。後世記載之家，但有簿領而無文章，莫窺斯祕；於是讀古人之書，亦不得其抑揚之妙，徒泥字句以求之，往往失其義矣。

孟子離婁篇*：“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

此亦舉曾元之養口體以形曾子之養志，學者不可泥乎其詞。

此篇選自古書疑義舉例。古書疑義舉例爲清俞樾所著。他因爲現代人讀古書，每多疑義，所以分別舉例以說明之，使後人習知其例，有所依據。前後共分七卷，舉例八十有八。後來劉師培等續有增補。使讀古書的人，得到不少助益。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居士，清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居吳門，以著書自娛。所著以羣經平議、諸子平議及古書疑義舉例等最有名，今存有春在堂全集，那些著作都收在全集裏面。

語釋〔昭十三年〕春秋左氏傳魯昭公十三年的省稱。魯昭公名裊，春秋魯第二十四代國主。昭十三年，當公元前五二九年。〔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姓公孫名僑；子太叔姓游名吉；二人都是鄭國的大夫。鄭伯卽鄭定公，春秋鄭第十六代國主。按：是年七月，諸侯會於平丘，子產和子太叔跟了鄭伯去赴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產帶了九張幄幕走。幄幕，就是布做的篷帳。〔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後來他懊悔了，覺得四十張幄幕太多，便隨時舍棄減少。〔及會亦如之〕到了會盟時，他和子產一樣只剩九張了。〔癸酉退朝〕癸酉，就是那年七月的癸酉日。這一次會盟，是晉國做盟主，所以大家在正式會盟的前一天先朝見晉侯。退朝，就是朝見了晉侯退出來。〔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外僕，給事於外之人，猶今之低級隨員。新治的場地預備開會的叫做‘除’。當時預備於次日開會，所以場地已經布置好，子產便叫那些低級隨員，趕緊在場地上張起幄幕來。〔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子產叫他們趕緊去張幄幕，但時候太晚，場地上已給別國張滿了幄幕，沒有空地方了。〔注〕左傳有晉杜預的注。〔禮記

檀弓篇 檀弓，禮記篇名。專記孔門及時人雜事，其性質略如韓非子之內外解說。〔襲裘〕古人於裘外皆加正服，尋常都兩袖微捲起以露其裘之美。叫做‘楊裘’。臨弔則下其所捲之袖，就叫做‘襲裘’。〔子游〕姓言名偃，孔子弟子，列於文學之科。〔夫夫也〕上‘夫’字音扶，下‘夫’字音膚。夫夫也，猶俗言‘這個人’。〔小斂〕替死者加上斂衣，叫做‘小斂’。死者入棺，叫做‘大斂’。〔袒括髮〕捲袖袒露左臂，叫做‘袒’。不用笄纏而束髮爲髻，叫做‘括髮’。按：袒括髮，古時喪禮用之。〔經〕喪服所用的麻。〔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我錯了，我錯了，他是對的。按：古時弔喪之禮，在主人未變服以前，弔客應着吉服；主人既變服，弔客才襲裘帶經。當子游去弔他的朋友的時候，不知道已經小斂了沒有，所以他着吉服而入，到了死者已小斂，主人袒括髮，他就跑到外面換了喪服再進去，是子游知禮，而曾子倒是不知禮了，所以曾子自己承認批評錯誤。〔但有箒領而無文章〕但記事實而沒有修辭工夫。〔莫窺斯祕〕不懂得其中的祕訣。〔泥〕拘泥。〔離婁篇〕離婁，本人名，相傳謂古之明目者。孟子這一篇開始說‘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所以就稱爲離婁篇。〔曾子養曾皙〕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將徹必請所與〕將要徹去的時候，必請問他父親，你想把這些酒肉給那一個喫呢。〔曾元養曾子〕曾元奉養他父親曾子。〔曰亡矣將以復進也〕說沒有了，預備再把那些酒肉給他父親喫。亡，同‘無’。〔此亦舉曾元之養口體以形曾子之養志〕按孟子下文云：‘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意思是說，曾子處處順從他父親的意志，而曾元則不知順親意，但爲養口體而已。事親之道像曾子那樣，可以說是孝了。

文 話

二二. 演繹法與歸納法

最近我們讀了一篇釋三九。這是什麼體的文字呢？不用思索，便可回答，這是一篇議論文；因為它表白一個論斷，就是

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

這個論斷不是憑空想出來的。作者先從‘制度之實數’想起，見到‘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爲之節’，‘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爲之節’。其次他想，關於用數，實指虛指該是同樣情形的，三言其多，九言其極多。言語中言三言九，都只是表示多的意思——所以是數。他要證明這個見解的不誤，便找了許多用三用九的語句，歸聚在一起。看了這些語句，誰都會想到‘怎麼恰是三恰是九，而不是二、四和八、十呢？實指決不會這樣，這只是表示多的虛數罷了’。於是這一篇議論文的論斷站得住，立得穩，得到大眾的承認。

我們日常生活中，時時在那里下論斷，立主張。下論斷立主張不是憑空的，總有它的根據，總依從着自然的思想方法。基本思想方法有兩種，在釋三九一篇裏都用到的，下面分開來說。

這篇文字的作者想定了‘關於用數，三言其多，九言其極多；’從而對於言語的用三用九下論斷，說‘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這是根據了範圍較廣遍的原理來論證範圍較狹窄的事物，叫做‘演繹法’。‘三言其多，九言其極多’統指‘用數’，把制度的用數和言語的用數都包括在內，所以說它是‘範圍較廣遍的原理’。單是言語的用

數，那就把制度的用數除外了，所以說它是‘範圍較狹窄的事物’。

作者讀了易‘近利市三倍’，而想‘此不必其果爲三也’，又讀了詩‘如賈三倍’，而想‘此不必其果爲三也’，又讀了以下的許多語句，而都想‘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於是知道言語中的三只是表示多的虛數。依同樣的思想方法，他又知道言語中的九也只是表示多的虛數。這是根據了個別的事實來論證廣遍的原理的論法，叫做‘歸納法’。‘近利市三倍’不必果爲三，‘腸一日而九迴’不必限以九，這些都是‘個別的事實’。最後得到的結論‘三者虛數也’‘九者虛數也’便是‘廣遍的原理’。

每一篇議論文，無非錯綜地運用這兩種方法而構成的。要作出水平線以上的議論文，當然要對於這兩種方法加以注意。詳細地討論到這兩種方法，那是‘論理學’的事情，在這裡，我們只好略爲說一點大概。

演繹法最基本的形式通常稱爲‘三段論式’。例如：

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大前提

國文是一種功課，——小前提

故國文可以自修。——結論

‘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都是論理學上的名稱。照這樣的順序排列，也是論理學上的方式。若在言語或文字裏，順序就常有變更，並不一定。試將上式做例，可變爲以下的數式：

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的，(大)國文當然可以自修，(結)因爲國文也是一種功課。(小)

國文既是一種功課，(小)一切功課都可以自修，(大)國文也就可以自修了。(結)

國文既是一種功課，(小)就可以自修，(結)因爲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的。(大)

國文可以自修，(結)因為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大)而國文也是一種功課。(小)

國文可以自修的，(結)它是一種功課，(小)各種功課沒有不可以自修的。(大)

在言語或文字裏，不但排列的順序常有變更，又常有省略‘大前提’或‘小前提’或‘結論’的。例如：

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國文也是一種功課呀。(省略結論)

國文既是一種功課，豈不可以自修麼？(省略大前提)

各種功課都可以自修，國文當然可以自修了。(省略小前提)

照這樣說，人家也就能夠明白，所以把可省的部分省去了。

演繹法的結論全以大小兩前提作基礎。如果兩個前提中有一個立脚不穩(就是不合理不確當)，所得的結論就難叫人相信。如說：

自學的人都是學問家，

某君是自學的人，

所以某君是學問家。

這里的大前提實在很靠不住；自學的人固然有成爲學問家的，但並不個個成爲學問家，所以說‘都是’是不合理的。因此，立在這不合理的基礎上面的結論‘某君是學問家’雖然不就被否認，也不會就被承認。某君也許真個是學問家，但須得從別的方面證明。單看上面的論證，誰能相信他是學問家呢？又如說：

學問家往往是刻苦爲學的人，

某君是刻苦爲學的人，

所以某君是學問家。

這里是小前提靠不住了。大前提說‘學問家往往是刻苦爲學的人’，可見也有些學問家並不是刻苦爲學的人。並且，從這一語上，怎麼看得出成爲學問家不再需要其他的條件呢？而小前提這樣說法，

簡直以為‘刻苦為學’是成為學問家的唯一的條件。那末，所得的結論當然不是確說了。某君到底是學問家不是，在不曾從別的方面證明以前，人家還是不能知道。

不過，所謂合理，所謂確當，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所以論辯的雙方彼此結論相反，而檢查他們的論式的各段，卻同樣地沒有謬誤；這樣的事實也是常見的。然而各段無誤究竟是論證的必要條件，如果連這個條件都不具備，那就沒有發議論的資格了。

演繹法的前提原是結論的根據，假若有一個前提容易引起疑問，不能就被承認，那就須用別的三段論式來把這個前提證明。例如下面的三段論式：

生活須有知識，——大前提

我們要生活，——小前提

所以我們須有知識。——結論

倘若恐怕有人對於這個大前提會發生疑問，就再來一個三段論式：

人類行動思維全靠着知識；——大前提

生活是行動思維的總稱，——小前提

所以生活須有知識，——結論

複雜的議論文往往是許多三段論式的堆積：這個三段論式的前提就是那個三段論式的結論，而其結論又是另一個三段論式的前提。那當然不全是死板的正規的三段論式，省略一段的常居多數，但仔細研索，把省略的補上，就可以見到許多的三段論式了。

歸納法根據了個別的事實來論證廣遍的原理，那個別的事實不但要搜集得多，並且要沒有反例。如釋三九所舉言語中用三用九的例，可謂很多的了；這中間有把三九用作實數的麼？沒有；除舉這些例以外，尚有類似的成語，把三九用作實數的麼？也想不起來；這就是沒有反例。

歸納法更有一個應守的條件，就是：要有明確的因果關係。言語中‘三倍’‘三黜’等既然不是真個‘三’，‘九死’‘九牛’等既然不是真個‘九’，這些‘三’‘九’當然是虛數了：這里因果關係非常明確。倘若你看見某甲營投機事業成了富翁，某乙、某丙、某丁營投機事業也成了富翁，就用歸納法得到一個結論：‘凡營投機事業的都可以成富翁’，這就不穩當了，因為營投機事業與成爲富翁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並且，反例也不少呢，某丁、某戊、某己都因營投機事業失敗，弄得‘貧無立錐’了。所以，這個論證是完全不合條件的。

不過，反例的有無和經驗的廣狹有關。在現在的經驗範圍以內，好像沒有反例了，他日經驗範圍擴大，便發見不少的反例：這是並不稀罕的事。所以，歸納法所得結論未必是‘必然的’。別人還可以有辯駁的餘地，也由於此。因果關係的認識也因經驗、知識而不同。如古人認天象變異與人間苦難有因果關係，議論文裏用到這類的論證不知有了多少；但是，現代的我們看來，不值一笑了。又，因果關係常是很複雜的，若把它簡單化了，認爲某因必有某果，這樣的結論也是容易引起辯論的。

練習 試把下列語句補足成三段論式：

人非聖人，誰能無過。

打倒帝國主義是我國的出路。

試用歸納法論證‘健康爲成功之母’。

文選六七 秋 思 馬致遠

〔雙調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筵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

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牀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外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歇〕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咐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這是元朝人做的散曲。散曲有‘小令’與‘套數’之分：小令大概用一個曲牌填成，而沒有尾聲的；套數是合若干曲牌成爲一套，而有尾聲的。又小令雖用一個曲牌，但可以聯續填下去，且不限於一韻；套數合若干曲牌而成，但必須一韻到底。這篇在散曲中屬於‘套數’一類（詳文話二十三）。

馬致遠號東籬，元大都人。曾做江浙行省務官。其生卒年月不可考。他是元朝有名的戲曲作家。所作散曲，有小令一百四首，套數十七首（見東籬樂府）；雜劇有漢宮秋等十四本。太和正音譜

把他列在第一人，說他的作品，典雅清麗，如朝陽鳴鳳。明周德清中原音韻序中，亦有‘自關（漢卿）、鄭（廷玉）、白（朴）、馬，一新製作’的話。可見他的作品，一向被人推重的。

註釋 〔雙調〕詞曲分許多宮調，以表示其聲音的高下，和西洋樂譜的C調D調等同理。雙調是宮調之一。〔夜行船〕曲調有各種名色，叫做‘曲牌’，用以表示音節，像現在的樂譜。夜行船，是曲牌之一。〔夢蝶〕莊子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按：元曲無入聲，這裏的‘蝶’字和下面的‘穴’‘傑’‘別’‘竭’‘絕’等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等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等字，是入聲作去聲。〔急罰盞夜筵燈滅〕這句是說行樂當及時。急罰盞，是催促趕快喝酒的意思。夜筵燈滅，是說燈便要滅筵便要散。〔喬木查〕曲牌名。一名銀漢浮槎。〔不恁漁樵無話說〕恁，即‘如此’的俗言。漁夫樵子，往往喜說前朝興亡。這裏是說，倘不是秦宮漢闕都變做了衰草牛羊野，那漁樵也無話可說了。〔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即使荒墳裏橫着幾塊斷碑，也不能辨認字跡了。龍蛇，指碑上的字跡。〔慶宣和〕曲牌名。〔投至狐踪與兔穴多少豪傑〕從前有許多輔佐帝王的英雄豪傑，到後來只剩幾個荒墳，爲狐兔的穴窟。所以他說，到了只剩狐踪與兔穴的時候，從前的多少豪傑都沒有了。投至，猶言‘及至’或‘到了’。〔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三國時魏、蜀、吳三分中國，後來蜀、吳先後被魏所滅，而魏又被司馬氏所篡，改國號爲晉。〔落梅風〕曲牌名。一名壽陽曲。（曲有南北之分，南曲引子亦有落梅風，句法與此不同。）〔天教富不待奢〕奢與‘賒’通，宋元人的小說戲曲中

常常用賒字，意思和求字差不多。這句的意思是說，天教你富時不必待你去求的。（樂府新聲裏把這句改爲‘天教你富莫太奢’，那把奢字作奢侈之奢解，便與下面的語氣不合了。）〔看錢奴〕吝惜錢財的富翁。猶言‘守財奴’。〔鳩巢計拙〕鳩不會做巢，占據他鳥的巢以爲己有；但牠雖不會做巢，卻也安居在巢裏，所以禽經說‘鳩拙而安’。〔葫蘆提一就裝呆〕葫蘆提，亦作‘葫蘆蹄’，元曲中常用之。演繁露又作‘鶻鷲啼’，說就是‘俳優以爲鶻突者也’。大概是當時優伶所用的一種道具，用以象徵糊塗者。這是說，我一向糊裏糊塗，假裝癡呆。〔撥不斷〕曲牌名。一名續斷絃。〔離亭宴歇〕離亭宴，曲牌名。套數須用尾聲，而曲中煞尾亦叫做‘歇’。這是用離亭宴帶尾聲，所以叫做離亭宴歇。〔蛩吟〕蟋蟀的鳴聲。〔裴公綠野堂〕唐裴度封晉公，故稱他‘裴公’。裴度是唐朝有名的宰相，他罷官以後，在東都造一別墅，名綠野堂，和白居易在裏面飲酒賦詩，不問世事。〔陶令白蓮社〕晉朝的高僧慧遠，和他的同志慧永、慧持及諸名士結白蓮社於廬山，就是現在的東林寺。陶令卽陶淵明，因爲他做過彭澤令，所以稱他爲‘陶令’。按：陶淵明隱居潯陽，和白蓮社中人相往還。〔登高節〕陰曆九月初九，爲登高節。相傳東漢費長房令桓景於九月九日，登高避禍。（見續齊諧記）是爲重九登高之始。〔囑咐俺頑童記者〕吩咐我的頑皮的童子叫他記着。〔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漢孔融爲北海相，所以人稱他爲孔北海或北海。孔融好客，嘗說：‘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這裏是說，就是有孔北海那樣的人來探我，你可以回答說‘東籬早已醉了’。

文選六八. 哀江南 (桃花扇餘韻) 孔尚任

[北新水令]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擡頭秣陵重到。

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著夕陽道。

[駐馬聽]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田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拋，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龍碑帽。

[沉醉東風]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牆高。碎玻璃瓦片多，爛翡翠軒窗樵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箇乞兒餓李。

[折桂令]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目斷魂消。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白鳥飄飄，綠水滄滄。嫩黃花有些蝶飛，新紅葉無箇人瞧。

[沽美酒] 你記得跨青谿半里橋，舊紅板沒一條；秋水長天人過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樹柳彎腰。

[太平令]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也不怕小犬哞哞。無非是枯井頽巢，不過些磚苔砌草。手種的花條柳梢，盡意兒採樵。這黑灰是誰家廚竈？

[離亭宴最歇犯煞]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謙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謔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這篇是桃花扇傳奇的末一折餘韻中的一套北曲。傳奇是由雜劇轉變而來，分若干折，每折中南北曲可以並用（詳文話二十三）。桃花扇，清孔尚任作。記明朝末年侯方域與名妓李香君的悲歡離合。餘韻爲全書的末一折，記明亡後侯方域與李香君已遁入深山修道，而門客如柳敬亭、蘇崑生輩，也都隱於漁樵。一天，柳蘇二人正在飲酒談心，恰好來了一位他們二人所素來認識的老贊禮，大家談起舊事，不勝悲傷。於是那樵夫（即蘇崑生）就唱這套哀江南曲，唱得大家都哭起來了。而桃花扇全書，就此結束。孔尚任字聘之，自號云亭山人，清曲阜人。康熙間授國子監博士累官戶部員外郎。他博學有文名，通音律。生平著作甚多，除桃扇外，有闕里新志、岸塘文集、湖海詩集等。

語釋 〔北新水令〕新水令，曲牌名。因爲這一套是北曲，所以加上一‘北’字。又曲裏引用的牌子，都有一定的宮調。這套曲子和前面那篇秋思一樣，屬雙調。〔秣陵〕秦置秣陵縣，漢因之，故治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南六十里秣陵橋東北。後人就稱今江寧爲秣陵。〔壘〕軍壘，即今營牆。〔壕〕城壕，就是城下的池。〔駐馬聽〕曲牌名。〔野火頻燒〕野火常常在那裏燒。〔楸〕落葉喬木。幹直上聳，至高處分枝。葉如桐，三尖或五尖。夏開黃綠色細花，結實成莢，長尺餘，下垂，熟則裂開。〔守陵阿監〕皇帝的坟叫做‘陵’。守陵阿監，就是管坟的太監。按：明太祖坟在江寧城東北鍾山。〔鴿翎〕鴿子身上脫下來的羽毛。〔龍碑帽〕御製的碑，其碑額上都雕有龍紋，所以叫做‘龍碑帽’。〔沉醉東風〕曲牌名。按南曲亦有沉醉東風的牌子，與此不同。〔橫白玉八根柱倒〕那宮裏的八根白玉石的柱都橫倒了。〔墮紅泥半塔牆〕

高]那塔紅泥高牆也墮壞了，只剩了半塔。〔爛翡翠軒窗樞少〕像翡翠那樣的軒窗格爛得快要沒有了。〔舞丹墀燕雀常朝〕宮殿階上之地叫做‘墀’。塗以紅漆，故稱‘丹墀’。古時臣下朝見皇帝，有‘再拜’‘舞蹈’等儀節。這是說，宮殿坍了，皇帝也沒有了，只有些燕雀常常在丹墀之上跳躍，像從前臣子朝見皇帝一般。〔餓莩〕餓死的人叫做‘餓莩’。但這裡是指餓得不像樣子的乞丐而言。莩，音文；一作‘殍’。〔折桂令〕曲牌名。按：折桂令別名甚多，句法亦各不同，此為最通行的十二句八韻之一體。〔問秦淮舊日窗寮〕秦淮，水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秦淮河一帶，舊時妓院甚多；窗寮，與‘門戶’相當，即指妓院而言。〔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當年那些粉白黛綠的女子，現在都不見了，更從何處去聽笙簫之聲。〔罷燈船端陽不鬧〕舊時秦淮河裏多妓船，每逢端陽節，都掛了彩燈，在湖心蕩漾着，非常熱鬧；現在到了端陽，燈船也沒有了。〔收酒旗重九無聊〕從前當重九日，大家登高飲酒，非常熱鬧；現在酒亦沒有了，酒旗收起了，所以雖逢重九節也非常無聊。〔沽美酒〕曲牌名。〔落照〕落日的光輝。〔太平令〕曲牌名。〔離亭宴最歇犯煞〕就是離亭宴帶煞尾的意思，和秋思的離亭宴歇差不多。〔金陵〕今江蘇江寧縣。戰國時為楚金陵邑；唐武德中亦置金陵縣於此；五代楊吳時置金陵府於此；所以後人就稱今江寧為金陵。〔水榭〕指臨秦淮河一帶臨水的房屋。〔朱樓〕即紅樓，舊時豪貴人家多建紅樓。〔那烏衣巷不姓王〕烏衣巷，在今江寧縣城內。晉時貴族如王謝諸家，多居此巷。〔莫愁湖〕在江寧縣三山門外。明時為徐中山園。〔鳳凰臺〕在江寧縣南。

文 法

二二. 語氣的表出

言語於意義以外，還有神情。言語的神情，叫做語氣。表現語氣的詞叫助詞。

助詞普通用在句末，但亦有用在句的中部的時候，故助詞因了位置，可分助句的與助詞的二種。例如：

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齊桓晉文之事)

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

軍官呢，本來也許不是那樣顛預的傢伙。(大澤鄉)

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

孔乙己，你當真識字麼？(孔乙己)

從心理上辨別，我們的言語中語氣不外下面幾種。

(一) 決定的語氣。

(二) 商祈的語氣。

(三) 疑問的語氣。

(四) 感歎的語氣。

因此之故，助詞亦可大別為這四種。

(一) 決定助詞 決定助詞最習見者如下：

(甲)也、焉	} (文言)	(甲)呢、哩、囉	} (白話)
(乙)矣(已)		(乙)了(拉、咯、咧)	
(丙)耳、而已		(丙)罷了(罷啦、罷咧)	

例（甲）：

荆軻者衛人也。 (荆軻傳)

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同上)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齊桓晉文之事)

‘也’與‘焉’同爲決定助詞，‘焉’字較‘也’字口氣輕些。‘也’‘焉’的分別很難辨，讀古書時須隨處留心。

‘焉’字除用作助詞外，尙有代名詞與疑問副詞的用法。說均詳前。爲比較計，再示例於下，齊桓晉文之事章云：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代名詞，解作‘於此’或‘於彼’)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疑問副詞)

白話中與‘也’字相當的字，原要推‘是’字。‘是’與‘的’關聯用之，可以作‘也’字的翻譯。但‘是’字明明爲不完全自動詞，‘的’字在本講義已編入介詞和形容詞語尾，這裏不再列入，只把‘呢’‘哩’‘囉’等字認作決定助詞。例：

我們現在正在國難中呢。

他還在做夢哩。

我是你的朋友囉。

例（乙）：

是心足以王矣。 (齊桓晉文之事)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同上)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同上)

今天喫多了。 (北京的空氣)

這時小鋪子都關門了。 (同上)

你到這時候還不起牀，怎麼啦。

我昨天此刻已經回來咧。

‘矣’與‘了’都是表示事件完成的助詞，‘已’與‘矣’通，‘啦’‘咯’‘咧’與‘了’音相近，亦通。

例（丙）：

夫闖賊但爲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

（致史可法書）

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傳）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齊桓晉文之事）

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

（讀書）

其實惜陰何必定要搬磚，不過他老先生還很茁壯，藉這個玩藝兒多活動活動，免得抑鬱無聊罷了。

（談動）

你這樣焦急毫無益處，徒然損害自己的身體罷咧。

（二）商祈助詞 商是商量，祈是希求，（或命令）言說一件事，不加決定，徵求對手的人同意，或希求對手的人做某事的時候，都用商祈助詞表出。這類助詞文言白話都並不多。

與（歟）、也與
乎

}（文言） 罷（吧）——（白話）

例：

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留侯論）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齊桓晉文之事）

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

（左傳）

從飯館到家，總有五里多路罷。

（北京的空氣）（商量）

總有罷，——累了罷。 (北京的空氣) (商量)

收繳了兵器放起一把火罷。 (大澤鄉) (祈求)

別做夢罷，你們反正是替孩子抹尿屎的。
(聞歌有感) (祈求)

‘與’‘乎’普通用疑問助詞(見下)。但上面諸例，絕無疑問意味，實與白話中的‘罷’字作用相同的。此外‘夫’‘諸’二字，有時亦有此種用法。‘夫’‘乎’通，‘諸’為‘之乎’之合音，(詳代名詞中)其實都是‘乎’字。

(三)疑問助詞 疑問助詞之習用的如下：

乎	諸	} (文言)	} (白話)	
與	(歟)			麼(嗎)
耶	(邪)			呢
哉				

疑問句有兩種性質，一是明明有疑而問，一是本無疑而故意反問。例如：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桓晉文之事) (有疑而問)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 (同上) (無疑反問)

你還有別的事麼？ (北京的空氣) (有疑而問)

難道他就不會自己花錢買烟抽麼？ (同上) (無疑反問)

無疑反問的句子，普通皆有否定副詞或疑問副詞在先，因為說話者本無疑義，故意運用疑問口吻，當然非加否定的或疑問的字面不可了。一切疑問助詞，都可有這兩種用法。

例：

北京甚麼都好，——上海有這樣的飯喫麼？ 有這樣的路走麼？
(北京的空氣)

你們記得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的故事麼？ (讀書)

誰又要來毀我呢？ (運河與揚子江)

中國古書很難讀，古字典又不適用，非是用比較歸納的研究方法，我們如何懂得呢？ (讀書)

有復于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 (齊桓晉文之事)

不識有諸？曰有之。 (同上)

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 (同上)

將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 (致史可法書)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文言疑問助詞各有特殊神情。‘乎’字口吻最直捷，‘與’字較輕，‘耶’字有搖曳情味，‘哉’字則含反問的神情。讀書時當隨處辨認。

白話疑問助詞‘麼’與‘呢’，用法大有分別。我們說疑問的語句時如果內容單純的，用‘麼’。內容有兩種以上，答者有選擇作答的餘地的，用‘呢’。例如：

今天是十五日麼？

今天是不是十五日呢？

今天是甚麼日子呢？

你去麼？

你去不去呢？

叫誰去呢？

你住在上海麼？

你住在上海，還是住在蘇州呢？

你爲甚麼不住在上海呢？

(四) 感歎助詞 感歎助詞之習用者如下：

哉 } (文言)
夫 }

啊 } (白話)
呀(啲) }

例：

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先妣事略)

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黔之驢)

女性在事實上還逃不掉家庭的牢獄，今後覺醒的女性，在這條滿了鐵蒺藜的長途上，將怎樣去掙扎啊！

(聞歌有感)

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

(綠)

即無奈何，九百人一齊坑啲！ (大澤鄉)

(大澤鄉)

練習 下列各組文句中，用着同一的字，試一一辨認，指出其性質來。

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

嗚呼哀哉。

豈不大可惜哉。

你年紀已經不小了呢。

叫我們向那裏謀生活呢。

明天怕要下雨罷。

請你幫幫忙罷。

文選六九 子愷漫畫序 夏丏尊

新近因了某種因緣，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時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幾日。和尚未出家時，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披剃以後，專心念佛，見人也但勸念佛，不消說，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卻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

他這次從溫州來寧波，原豫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因為江浙開戰，交通有阻，就在寧波暫止，掛褡於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鋪有兩層，是統艙式的。他住在下層，見了我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說：

“到寧波三日了。前兩日是住在某某旅館（小旅館）裏的。”

“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我說。

“很好！臭蟲也不多，不過兩三隻。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

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在此地掛褡怎樣舒服等等的話。

我惘然了。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他初說再看機會，及我堅請，他也就忻然答應。

行李很是簡單，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馬湖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他就自

已打開鋪蓋，先把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攤開了被，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

“這手巾太破了，替你換一條好嗎？”我忍不住了。

“那裏！還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張開來給我看，表示還不十分破舊。

他是過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飯和兩碗素菜去（他堅說只要一碗的，我勉強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裏所有的原只是些萊菔白菜之類，可是在他卻幾乎要變色而作的盛饌，丁寧喜悅地把飯划入口裏，鄭重地用箸夾起一塊萊菔來的那種了不得的神情，我見了幾乎要下歡喜慚愧之淚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樣菜來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鹹得非常的，我說：

“這太鹹了！”

“好的！鹹的也有鹹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說飯不必送去，可以自己來喫，且笑說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話。

“那末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罷。”

“不要緊！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說出木屐二字時，神情上竟儼然是一種了不得的法寶。我總還

有些不安。他又說：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種很好的運動。”

我也無法反對了。

在他，世間竟沒有不好的東西，一切都好，小旅館好，統艙好，掛褙好，粉破的席子好，破舊的手巾好，白菜好，萊菔好，鹹苦的蔬菜好，跑路好，甚麼都有味，甚麼都了不得。

這是何等的風光啊！宗教上的話且不說，瑣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謂生活的藝術化了嗎？人家說他在受苦，我卻要說他是享樂。我當見他喫萊菔白菜時那種愉悅丁寧的光景，我想：萊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實嘗得的了。對於一切事物，不爲因襲的成見所縛，都還他一個本來面目，如實觀照領略，這才是真解脫，真享樂。

藝術的生活，原是觀照享樂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藝術和宗教實有同一的歸趨。凡爲實利或成見所束縛，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人們。真的藝術，不限在詩裏，也不限在畫裏，到處都有，隨時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現的是詩人，用形及五彩表現的是畫家。不會做詩，不會作畫，也不要緊，只要對於日常生活有觀照玩味的能力，無論誰何，都能有權去享受藝術之神的恩寵。否則雖自號爲詩人畫家，仍是俗物。

與和尚數日相聚，深深地感到這點。自憐囹圄

吞棗地過了大半生，平日喫飯着衣，何曾嘗到過真的滋味！乘船坐車，看山行路，何曾領略到真的情景！雖然願從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經過好好的藝術教養，即使自己有這個心，何嘗有十分把握！言之愴然！

正愴然間，子愴來要我序他的漫畫集。記得：子愴的畫這類畫，實由於我的慇懃。在這三年中，子愴實畫了不少，集中所收的不過數十分之一。其中含有兩種性質，一是寫古詩詞名句的，一是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古詩詞名句，原是古人觀照的結果，子愴不過再來用畫表出一次，至於寫日常生活的斷片的部分，全是子愴自己觀照的表現。前者是翻譯，後者是創作了。畫的好歹且不談，子愴年少於我，對於生活，有這樣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較，不能不羨子愴是幸福者！

子愴爲和尚未出家時畫弟子，我序子愴畫集，恰因當前所感，并述及了和尚近事，這是甚麼不可思議的緣啊！南無阿彌陀佛！

子愴漫畫，爲豐子愴所作，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按：豐子愴曾肄業浙江第一師範，做序的夏丏尊和序中所稱述的弘一和尚，都是他受業的老師。

語釋 [方外友]方外，猶言‘世外’，語本莊子徐無鬼‘彼游方之外者也。’因爲和尚和世俗絕緣，所以與和尚交遊，稱爲‘方外友’。

[弘一和尚]俗姓李，名息，字叔同，浙江平湖人。他曾留學日本。

在未出家以前，是一個文學家、藝術家，於文學、戲劇、音樂、繪畫、書法、金石，無不精到。出家以後，竭力闡揚佛教的淨土宗、律宗，為現代高僧。〔披剃〕初出家做和尚叫做‘披剃’，意思是說披上僧衣，剃去頭髮。〔九華山〕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亦名九子山；上有九峯，如蓮花削成。〔江浙開戰〕民國十三年，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軍務善後督辦盧永祥，為爭奪上海地盤，發生戰爭，世稱‘齊盧之戰’。〔掛褙〕和尚投寺寄宿，叫做‘掛褙’。〔遊方僧〕雲遊四方的和尚。亦稱‘遊脚僧’。〔惘然〕心中如有所失的樣子。〔白馬湖〕在浙江上虞縣西北夏蓋湖南，一名漁浦湖，三面皆山，三十六澗之水，悉匯於此。〔小住〕猶言‘暫住’。〔春社〕白馬湖有春暉中學，為已故富翁陳春瀾捐資創辦，他的故舊為紀念他起見，特立春社。〔丁寧〕慎重仔細的意思。〔變色而作的盛饌〕語本論語鄉黨‘有盛饌必變色而作’。意思是說，見有豐盛的饌肴，便變色而起。〔齋〕請和尚喫叫做‘齋’。〔觀照〕體驗事物時如實領略，沒有什麼好惡的辨別，利害的打算，就叫做‘觀照’。〔解脫〕佛家語。意思是：此心自在，解除一切塵累。〔慙然〕悵悵的樣子。〔慫恿〕勸誘的意思。

文選七〇。日知錄序 潘 耒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世，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詞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

勦說而無當，深淺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

自宋迄元，人尙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閒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然自見者，又或採其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修、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人去古人有閒矣。

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籠以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常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

時筭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遊，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稿，校勘再三，繕寫成帙，鳩工刻之以行世。

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撰，凡三十二卷。顧炎武的學問，博瞻而能貫通，他這部書是讀書有得，隨時紀錄的劄記；經三十年而後成，其精審可知。而做這篇序的潘耒，是他的受業門生，所以說得非常確當，和尋常爲應酬而做的序文不同。

潘耒字次耕，號稼堂，晚號止止居士，吳江人。師事顧炎武。長於音韻學及史學，兼工詩文。清康熙中以博學鴻儒徵，試授檢討，纂修明史，充日講起居注官，坐浮躁降調歸。所著有類音、晷闡曆金、遂初堂詩文集。顧炎武所著日知錄，是他出資刊印的。

語釋〔明體適用〕凡理法之見於行事者叫做‘用’，其所包含的

原理叫做‘體’。明體適用，就是明白原理，適於世用的意思。〔百家〕史記賈誼傳：‘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後人因稱諸子書爲‘諸子百家’，或簡稱‘百家’。所謂‘百家’者，舉成數而言，並不一定是一百家。〔朝章〕朝廷的典章。〔國典〕國家的文物制度。〔匡世〕救世。〔雕琢詞章〕雕琢，是修飾文字的意思。詞章，是指詩賦雜文之屬。〔故實〕猶言‘掌故’。〔不根〕沒有根據的話。〔勦說〕勦襲他人之說。〔鄭漁仲〕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官至樞密院編修。居浹山，學者稱浹山先生。所著有通志二百卷。〔王伯厚〕王應麟字伯厚，宋慶元人。官至禮部尚書。所著有困學紀聞、玉海等。〔魏鶴山〕魏了翁字華父，宋蒲江人。慶元進士，歷仕於朝。嘗謫靖州，築室白鶴山下，因自號鶴山。所著有鶴山全集一百九卷。〔馬貴與〕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任爲承事郎。宋亡，隱居教授鄉里。所著有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又有大學集傳等書。〔鼓篋〕發篋以出書籍，叫做‘鼓篋’。語本禮學記。〔嶄然〕高峻貌，引申爲出人頭地或露頭角之意。〔唐荆川〕唐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學者稱荆川先生。嘉靖中會試第一，官至右僉都御史。他很博學，又善文章，爲明中葉有名的文章大家。所著有荆川集。〔楊用修〕楊慎字用修，號升菴，明新都人。登正德間廷試第一，授修撰；世宗時，充經筵講官。後以事削籍，遣戍雲南永昌衛。他著述很多，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王弇州〕王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明太倉人。嘉靖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他的詩文與李攀龍齊名，時稱‘王李’。所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鄭端簡〕鄭曉字窒甫，明海鹽人。嘉靖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以忤嚴嵩，落職歸。卒諡端簡。他通曉經術，又很熟悉朝章國典。所著有禹貢圖說、

吾學編及文集等。〔有聞〕有分別。〔崑山顧寧人〕崑山即今江蘇崑山縣。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後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傭，學者稱亭林先生。〔世族〕猶言‘世家’，就是世世代代做官的人家。〔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易、詩、書，共稱九經。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實錄奏報〕實錄，史體名稱，專記帝王一人之事跡的。明清都設有實錄館，以記皇帝的言動。奏報，即臣下的奏章報告等。〔窮約〕窮困。〔憂天憫人〕就是憂時的意思。〔足跡半天下〕古來交通不便，不能及遠，所以常稱中國爲‘天下’。這是說，他足跡所到的地方差不多有半個中國。〔斂衽〕斂其衣襟；肅敬之意。〔墜文軼事〕猶言‘遺聞逸事’。〔探原竟委〕原委，猶言‘本末’。探原竟委就是窮究其本末的意思。〔則古稱先〕以古代爲法則，而所稱述的大都是先賢遺法。〔明三百年〕明自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國，至公元一六四三年滅亡，凡二百七十六年，此云三百年，是舉成數而言。〔帙〕古人之書，都爲卷子，以囊盛之，叫做‘帙’。〔鳩工〕猶言‘聚工’。鳩是聚集的意思。〔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司馬朗字伯達，三國魏溫人。後漢末爲丞相主簿，建議復古井田制，雖未施行，然至拓跋魏孝文帝時，遂普行均田之法。〔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元仁壽人。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他曾上條陳說：‘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

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民疲，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這條陳未被採用。後來明朝於要害之地設衛、所，大小聯比以成軍，其軍都世籍，有事出戰，無事墾田。其辦法幾乎全襲虞集的條陳，所以說‘至異世而見用’。

文 話

二 三 曲

最近我們讀過馬致遠的秋思和桃花扇裏的哀江南，這二者都是‘曲’。從本質上說曲和詞一樣，都是詩的範圍以內的東西。詩有純粹抒寫情懷的，也有敘事而抒寫情懷的；詞和曲差不多是純粹抒寫情懷的；直到形成了戲劇的形式，曲纔擔負了與敘事詩同樣的職務。若就形式來說，詩的條件比較少；形式條件最多的律詩和絕句，也只有押韻、語數有定、平仄聲調協數端而已。詞和曲除這數端外，還須顧到音樂的條件。抒寫怎樣的一種情懷應該用那一個宮調的詞牌、曲牌來作詞、作曲，在當初的作者是必須顧到的。猶之現在給歌曲作譜的音樂家在着手之先，必須審酌該歌曲的情調，然後決定用C調、G調還是F調。詞和曲本來是文學和音樂混合的藝術品啊。

作詞、作曲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請設一個淺顯的譬喻來說明。我國有一支樂譜叫作梅花三弄，俗名叫作三六，是流行得很廣徧的，略微能弄絲竹的人總知道它。這裏有一個人想作歌，寫月夜的景色，就按照梅花三弄的譜，這個歌唱起來是梅花三弄的調子。另

外有一個人也想作歌，寫離別的情懷，就按照梅花三弄的譜，這個歌唱起來也是梅花三弄的調子。兩個歌調子相同，但題目各別，內容互異。詞牌如菩薩蠻，曲牌如夜行船，猶如這裡所說的梅花三弄。辛棄疾用菩薩蠻的調子作‘書江西造口壁’的詞，馬致遠用夜行船的調子作‘秋思’的曲，另外還有許多人用菩薩蠻、夜行船的調子作他們的詞和曲，這正同大家可用梅花三弄的譜作歌一樣。這樣說來，作詞、作曲是怎樣的一種勾當不是很容易明白了麼？

但是要知道，這樣地作詞是詞的樂譜尚未失傳以前，懂得音律的人作詞的情形；這樣地作曲是懂得音律的人作曲的情形。到詞的樂譜失傳了以後，到曲的樂譜不復普遍地流行於社會間了之後，一般人作詞、作曲就不是這般情形了。他們不管菩薩蠻的第一個音是 do 還是 re，夜行船的第一個音是 mi 還是 fa，只取一首現成的詞或曲做標準，一一依照着它着手。它全首多少句，各句多少字，就也作多少句，各句多少字；它第一字是平聲就也用平聲字放在句首，第二字是上聲就也用上聲字放在第二；它什麼地方押韻就也在什麼地方押韻，什麼地方對偶就也在什麼地方對偶，什麼地方重疊就也在什麼地方重疊。至於怎樣來歌唱他們所作的詞或曲，他們卻並不知道，因為他們所依據的原不是‘樂譜’呀。這情形還請設一個譬喻來說明。我們假定梅花三弄的樂譜現在已經失傳了，或者雖未失傳而我們並不熟習，但是我們知道有一首月夜歌是用梅花三弄的樂譜作成的，就依據了月夜歌的字數、四聲、押韻等等作成一首新的歌，譬如說是雪朝吧；說雪朝用的就是梅花三弄的調子，當然可通；可是雪朝這首歌應該怎麼唱，我們並不知道；雪朝實際上祇是一首仿模月夜歌的形式的唱不來的歌兒罷了。離開了音樂的條件而作詞、作曲，情形就是這樣子。

到這地步，作詞、曲與作詩就很少區別了；若說詞、曲有各種形式上的條件，那末，律詩和絕句不是也有形式上的條件麼？換一句說，就是：把詞、曲稱爲另一體的詩也未嘗不可，因爲它們的本質原是相同的。

以下略說曲的體製。

一個曲牌的曲叫作‘小令’。一個曲牌是曲的單位，猶之現在按譜作歌，必須取全譜，不能割裂了譜的一部分算數。假若作曲者情思豐富，不能把它包含在一首曲裏，而按照同一的曲牌多作幾首，或者幾首同用一韻，或者每首各用一韻，這仍是小令。好像在一個題目之下作四首七律，就體製講，還是稱七律，四首同一首原是沒有關係的。

兩個以上曲牌相聯的曲叫作‘散套’。這就是說，散套所用的是一種複合的樂譜。相聯的數個曲牌通常須是同一宮調的，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各個曲牌不是都屬C調，便是都屬G調或者F調等。全首用韻，必一韻到底。又有‘尾聲’，以示全套的樂律已經完畢。——這祇就普通情形而言。此外也有把宮調不同的曲牌聯成的散套，也有不用尾聲的散套。惟一韻到底一項卻沒有例外。

到這裡，秋思和哀江南二者都是散套，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小令也得舉例以見一斑。現在就把曲牌名天淨沙、也題作秋思的一首抄錄在這裡，這一首有人說也是馬致遠的作品，但也有人說它出自無名作家之手。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小令和散套統稱‘散曲’，以和‘劇曲’相對待。猶如文章中有‘散文’，以和‘韻文’相對待。劇曲所用也就是那些曲牌，也是數個曲牌那麼聯綴起來，實際與散套無異。所以，說得明白點，就是：非

戲劇的成套的曲稱爲散曲，戲劇中的曲則稱爲劇曲。而小令當然不適用入戲劇，故也稱爲散曲。我們這講義裏的秋思當然是散曲；而哀江南雖然出於戲劇桃花扇裏頭，但這算是戲劇中人物的作品與題詩填詞一樣，故也是散曲。

曲演化而爲戲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請再設一個譬喻。我們平時熟習了許多的曲調，一個個都能吹彈。有一次我們要舉行一個同樂會，游藝節目中有一項是歌劇。我們就依據熟習的那些曲調編成歌詞，又加入一些對白，這樣，一幕歌劇就成功了。到這時候，本來是隨便歌唱的曲調不就成了劇曲了麼？宋元時曲演化而爲戲劇，就是這樣的情形。

宋時戲劇稱爲‘雜劇’，因爲歌唱與滑稽、雜耍、舞蹈混合，所以名稱上有這個‘雜’字。到元時雜劇差不多有了一定的體製。大都每一種雜劇限於四折，照現在說起來，就是四幕。每折裏的曲牌限於一個宮調，又限於由一個劇中人歌唱。要看例子，現在最容易購求的有元曲選一書，商務印書館有翻印本。

宋元時又有一種‘南戲’，也是綜合舊曲而成的。它的體製與雜劇不同。南戲的一幕稱爲‘一齣’，一齣中不以一宮調的曲爲限，也有一齣重複用一曲到底的。又，曲原有南北之分，雜劇所用的是北曲，自從元人作散曲創南北合套的規模，南戲中就不單用南曲，也有用南北合套的了。並且，南戲一齣中的曲不限定由一個劇中人歌唱；這個人唱一曲，那個人接唱一曲，有時幾個人合唱一曲。南戲全部又不限定齣數，視所演故事的繁簡而多少，多的至數十齣。到明清時，一般稱南戲爲‘傳奇’，與北曲的‘雜劇’相對待。像桃花扇，就是一部傳奇。

元曲的唱法，早已失傳。明魏良輔創立‘崑腔’，給琵琶記傳奇

點板，以後定樂譜的人就奉爲模範。所以傳奇中雖有北曲，那腔調究竟保存了元曲的幾分之幾，實在無從知道。像桃花扇這部傳奇，在當時是非常風行的，或者僅僅歌唱，或者登場表演，它的樂調就屬於‘崑腔’的系統。‘唱崑腔’現在還是有閒階級的一種好尚，江浙許多比較殷富的城鎮以及北平，結社唱崑腔的數目很不少。他們所唱的戲曲是明清各傳奇中的一齣或數齣。

練習 馬致遠秋思散套是怎樣的一派思想？這派思想和現代人生適應麼？

文選七一. 座右銘 崔 瑗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
 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人爲紀綱。
 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
 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爲文字以刻於器，或以自警，或稱述功德，使可稱名，永久不忘者，叫做‘銘’。後遂成爲文體之一。凡記訓戒之文字於所坐之處以自警者，就叫做座右銘。

崔瑗字子玉，後漢安平人。少從賈逵學，遂通天官曆數及京房易

傳。嘗爲報兄仇殺人，亡命在外，逢大赦，才得返家。後舉茂才，爲汲令，遷濟北相。所著賦、碑、銘、箴凡數十篇。

語釋〔世譽不足慕唯人爲紀綱〕世俗的名譽不足羨慕，能夠表現人之所以爲人最是重要。按：人，一本作‘仁’。古‘人’與‘仁’通。若解作，只有仁是做人的根本法則，亦通。紀綱本是綱上的總繩故含有根本的、重要的、主腦的……意思。〔隱心而後動〕隱，忖度的意思。凡做事先在心裏忖度一下，覺得這樁事是應該做的，然後去做，就叫做‘隱心而後動’。〔守愚聖所臧〕臧，含有許可或稱善的意思。孔子說：‘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見孔子家語）孔子是聖人，所以說‘守愚聖所臧’。〔在湍貴不緇〕‘湍而不緇’，論語所載孔子的話。這句的意思，是說，處汚俗之世，貴在不爲世俗所染。〔曖曖內含光〕曖曖，昏昧貌。‘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晏子春秋所載孔子的話。這句的意思是教人不要專講究外貌，要力求內容的充實。〔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老子：‘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說：‘柔弱勝剛強。’〔行行剛強貌〕論語：‘子路行行如也。’行，讀如杭（尸尤）。〔悠悠故難量〕悠悠，對行行而言。這是說，外貌悠悠然的人，原來難以度量的。

文選七二 五 箴 並序 曾國藩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

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一無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箴，規戒的意思。古時臣下每作箴辭以戒王，（見左傳襄公四年‘官箴王闕’注）後遂成爲文體之一。如晉張華有女史箴，宋程頤有視、聽、言、動四箴。這篇是作者寫來規戒自己的；因爲分立志、居敬、主靜、謹言、有恆五項，故總名五箴。

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笙，清湘鄉人。道光進士，授檢討。太平天國之亂，他適丁憂在鄉，督辦團練，編制鄉勇，連復沿江各地，封毅勇侯，爲同治中興功臣第一。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卒於官，諡文正。他對於學問上的見解，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闕一不可。所作古文，亦爲當世所推重。著書百數十卷，稱曾文正公全集。

語釋 [荏苒]音日ㄣ 日ㄣ。時間的展轉，含有虛度光陰的意思。[洎]音ㄐㄣ。作‘及’或‘到’解。〔古人學成之年〕古人以三十歲爲學成之年。論語爲政，‘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何晏集解：‘有所成也。’〔碌碌〕凡庸貌。〔不其戚矣〕豈不可悲呢。〔疾疾所以益智〕孟子盡心：‘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疾疾。’注：‘疾疾，猶災患也’。疾，音趁（ㄔㄣ）。〔逸豫所以亡身〕逸豫，安樂的意思。逸豫亡身這句話，前人常常引用，例如五代史伶官傳序：‘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僕以中才而

履安順]僕，自謙之辭。中才，中人之才，才能平常的意思。履，指所蹈履的境界而言。這句的意思是說，我以中人之才而處安順的境地。〔諒哉其難之歟〕諒哉猶言‘信哉’。這句翻爲白話，便是‘真的不容易呵！’〔自創〕自己懲戒。〔煌煌先哲彼不猶人〕煌煌，光明貌。這是說，那些煌煌先哲，他們不同樣是人嗎？〔藐焉小子〕藐，小貌。這是作者自謙之辭。〔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意思是說，人之智慧福德，都受之於天，而天所給予作者的獨厚。所以下面說‘棄天而佚，是及凶災’。〔佚〕貪圖安樂的意思。〔積悔累千其終也已〕一個人如果把悔恨之事累積盈千，那就完了。〔荷道以躬〕用我自己的身體來擔荷道義。〔輿之以言〕載而行之叫做‘輿’。輿之以言，用文辭來表達他所擔荷的道義，就是‘文以載道’的意思。〔永矢弗諼〕語本詩考槃。永遠不忘記的意思。矢，猶言‘誓’。忘記叫做‘諼’，音宣（ㄊㄩㄢˋ）。〔天地定位二五胚胎〕天地定位，語本易說卦。又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二五胚胎，就是天地相交而生萬物的意思。按：這是古人的素樸的宇宙觀。〔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天、地、人爲三才，見易繫辭傳。鼎是三足；天地加人爲三才，故說像鼎足那樣配合。〔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儼恪，莊敬貌；禮祭義：‘儼威儼恪’。齋明，整齊嚴明的意思；禮中庸：‘齊（古齊與齋通）明盛服’。凝，是‘定’的意思。女，同‘汝’；下同。〔慢人者反爾〕你欺慢人，人家反過來也欺慢你。〔人則下女天罰昭昭〕人家即使對你謙下，而上天卻很明白要賜罰的。〔齋宿日觀天鷄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古人於祭祀之前，必先齋戒越宿，以齊一心志。泰山頂有日觀峯。應劭漢官儀說：‘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因以名焉。’空虛地方所發出來的聲音叫做‘籟’，

例如莊子齊物論裏有所謂‘天籟’‘地籟’‘人籟’等。一切聲音都沒有了，叫做‘萬籟俱息’。按：這四句是寫靜的境界。〔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懼誰敢予侮〕這四句是寫主靜的工夫。人能主靜，則精神鎮定，什麼東西都不能打動他了。〔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的所謂‘主靜’，難道要借此以避人世嗎？我對於人生看得十分嚴重，天天像三軍對陣時一般，不敢有絲毫的苟且或放鬆。伊，語助辭。古天子六軍，諸侯三軍，後來‘三軍’二字遂為軍隊之通稱。〔我慮則一彼紛不紛〕我的心思專一了，任外界怎樣紛擾，我也不覺得紛擾了。〔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這四句是警戒自己的話。馳騖，馬的奔走，引申為心神不定之意。終古，猶言‘終結’。〔閑言送日〕談談閑天，把日子虛度過去。〔道聽塗說〕在路上聽來的話，不考量這句的真實與謬妄，就在路上照樣傳說開去，叫做‘道聽塗說’。語本論語陽貨‘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賈欺〕即‘售欺’，有意欺騙人的意思。賈，音古（ㄍㄨˊ）。〔雖矢猶疑〕你雖對他賭咒，他還是不相信。〔尤悔既叢銘以自攻〕尤悔，就是言行方面的過失。論語爲政：‘言寡尤，行寡悔。’這是說，尤悔既叢集一身，便作銘以攻責。按：銘與箴文體相類，故往往箴銘並稱。〔銘而復蹈嗟女既耄〕做了銘以後你還要犯那些過失，咳！那你已經老了，不中用了！〔百歷及茲〕不少的經歷到了現在。〔曩者所忻閱時而鄙〕一向所欣賞的，過了幾時又鄙棄了。〔故者既拋新者旋徙〕舊的既經拋棄了，新的不久又見異思遷了。〔日爲物遷〕物，外物，對內心而言。這是說，日爲外物所誘而見異思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你一頓兩頓的喫，卻不曾聽見你愆過期。〔黍黍之增久乃盈斗〕黍是細小的東西，但增積起來，可以盈斗。以喻

人之知識德業，全靠有恆心才能成就。〔天君司命敢告馬走〕心爲天君，見荀子天論。馬走，自稱之謙辭；例如司馬遷報任安書：‘太史公，牛馬走’。這是說，命是心所主宰的只要此心有恆，不見物思遷，那德業自會成就的。敢把這個道理告訴我自己。

文 法

二三. 助詞的合用

把兩個以上的助詞連結起來用在句末，可以使言語的神情愈表出得周到複雜。助詞的合用，文言較白話爲多。其結合的方式，不外下列二種。

(甲)同性質的助詞相結合 把同性質的助詞疊用在一處，可以使語氣表出得格外周到。例如：

已矣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語)

而已耳 至于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韓愈伯夷頌)

乎哉 且何以至是乎哉。 (永某氏之鼠)

上面各例，都是疊用着同性質的助詞的，若略去其一，原也無妨，疊用了語氣較爲厚重。

此類的合用法，白話中殊少見。因爲白話的助詞，本較文言簡單，同是疑問助詞，文言有‘乎’‘哉’‘耶’‘與’諸字，而白話卻只一個‘麼’字，(‘呢’本來也與‘麼’同爲疑問助詞，但用法與‘麼’絕不同，說已見前。)無法疊起來連用的。

(乙)異性質的助詞相接合 把異性質的助詞疊用在一處，可以使語氣表出得複雜。例如：

也與 唯求則非邦也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 也哉 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永某氏之鼠)
- 也耶 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蘇軾赤壁賦)
- 也已 可謂好學也已。(論語)
- 也已矣 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 矣哉 嘻，技亦靈怪矣哉! (核舟記)
- 矣乎 父母其順矣乎。(論語)
- 而已矣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
(齊桓晉文之事)

上面各例中所疊用的助詞性質前後不同，前一個把句子暫爲結束，再用後一個把全句再來結束。例如‘也與’合用時，‘也’字先把句子作肯定的結束，然後再以疑問的‘與’字結束全句。二者之中，後者較前者爲重要。句的性質，因後者而定。後者如屬疑問助詞，整句就屬疑問句，後者如屬感歎助詞，整句就屬感歎句。

這類的疊用法，白話中也可常常見到。例如：

- 了罷 把你嚇壞了罷。(北京的空氣)
- 了麼 怎麼?沒有了了麼? (同上)
- 了啊 他已不在這裏了啊。
- 了呢 今天是二月十五了呢。

練習 試用下列各合用助詞造例。

- 也與? (疑問句) 也與! (感歎句)
- 矣乎? (疑問句) 矣乎! (感歎句)
- 了呢。 (決定句) 了呢! (感歎句)

二四. 獨立的感歎詞

感歎的語氣可用感歎助詞表出，已如前述。但尙有一種專表

感歎的感歎詞。這類感歎詞，只是一種聲音的標號，在語言中歷史最古，人類不能說話時，感歎詞早已就有的了。動物的呼叫，嬰孩的咿唔，都可認為感歎詞。因為感歎詞只是一種聲音的標號，而且是最原始的語言，故各國語言中，聲音大概相差不遠，只是標出的符號不同而已。

我國的感歎詞，文言所用的與白話所用的雖不同，然實則只是古今寫法上的變化，其實是一種東西。普通習見的感歎詞如下：

(甲) 文言中的感歎詞

嗚呼(於戲) 於戲！九賢亦夫人哉！ (宋九賢遺像記)

噫(吁) 噫！余之手摹也！ (畫記)

噫嘻 噫嘻！事急矣！

嗟乎 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 (荆軻傳)

惡(烏) 惡！是何言與！ (孟子)

唉 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史記項羽本紀)

咄 咄！爾何知！

唯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論語)

(乙) 白話中的感歎詞

啊 啊！原來如此！

呀 呀！馬來了！

咦 咦！你也在這裏！

唔 唔！不錯。

哼 哼！看你怎麼樣！

呸 呸！你配講這話！

啐 啐！休得胡說！

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民疲，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這條陳未被採用。後來明朝於要害之地設衛、所，大小聯比以成軍，其軍都世籍，有事出戰，無事墾田。其辦法幾乎全襲虞集的條陳，所以說‘至異世而見用’。

文 話

二三. 曲

最近我們讀過馬致遠的秋思和桃花扇裏的哀江南，這二者都是‘曲’。從本質上說曲和詞一樣，都是詩的範圍以內的東西。詩有純粹抒寫情懷的，也有敘事而抒寫情懷的；詞和曲差不多是純粹抒寫情懷的；直到形成了戲劇的形式，曲纔擔負了與敘事詩同樣的職務。若就形式來說，詩的條件比較少；形式條件最多的律詩和絕句，也只有押韻、語數有定、平仄聲調協數端而已。詞和曲除這數端外，還須顧到音樂的條件。抒寫怎樣的一種情懷應該用那一個宮調的詞牌、曲牌來作詞、作曲，在當初的作者是必須顧到的。猶之現在給歌曲作譜的音樂家在着手之先，必須審酌該歌曲的情調，然後決定用C調、G調還是F調。詞和曲本來是文學和音樂混合的藝術品啊。

作詞、作曲究竟是怎樣的情形，請設一個淺顯的譬喻來說明。我國有一支樂譜叫作梅花三弄，俗名叫作三六，是流行得很廣徧的，略微能弄絲竹的人總知道它。這裏有一個人想作歌，寫月夜的景色，就按照梅花三弄的譜，這個歌唱起來是梅花三弄的調子。另

吾學編及文集等。〔有聞〕有分別。〔崑山顧寧人〕崑山即今江蘇崑山縣。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後改名炎武，自署蔣山僑，學者稱亭林先生。〔世族〕猶言‘世家’，就是世世代代做官的人家。〔九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易、詩、書，共稱九經。一說，易、詩、書、禮、春秋、孝經、論語、孟子、周禮爲九經。〔實錄奏報〕實錄，史體名稱，專記帝王一人之事跡的。明清都設有實錄館，以記皇帝的言動。奏報，即臣下的奏章報告等。〔窮約〕窮困。〔憂天憫人〕就是憂時的意思。〔足跡半天下〕古來交通不便，不能及遠，所以常稱中國爲‘天下’。這是說，他足跡所到的地方差不多有半個中國。〔斂衽〕斂其衣襟；肅敬之意。〔墜文軼事〕猶言‘遺聞逸事’。〔探原竟委〕原委，猶言‘本末’。探原竟委就是窮究其本末的意思。〔則古稱先〕以古代爲法則，而所稱述的大都是先賢遺法。〔明三百年〕明自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建國，至公元一六四三年滅亡，凡二百七十六年，此云三百年，是舉成數而言。〔軼〕古人之書，都爲卷子，以囊盛之，叫做‘軼’。〔鳩工〕猶言‘聚工’。鳩是聚集的意思。〔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司馬朗字伯達，三國魏溫人。後漢末爲丞相主簿，建議復古井田制，雖未施行，然至拓跋魏孝文帝時，遂普行均田之法。〔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元仁壽人。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著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他曾上條陳說：‘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

到這地步，作詞、曲與作詩就很少區別了；若說詞、曲有各種形式上的條件，那末，律詩和絕句不是也有形式上的條件麼？換一句說，就是：把詞、曲稱爲另一體的詩也未嘗不可，因爲它們的本質原是相同的。

以下略說曲的體製。

一個曲牌的曲叫作‘小令’。一個曲牌是曲的單位，猶之現在按譜作歌，必須取全譜，不能割裂了譜的一部分算數。假若作曲者情思豐富，不能把它包含在一首曲裏，而按照同一的曲牌多作幾首，或者幾首同用一韻，或者每首各用一韻，這仍是小令。好像在一個題目之下作四首七律，就體製講，還是稱七律，四首同一首原是沒有關係的。

兩個以上曲牌相聯的曲叫作‘散套’。這就是說，散套所用的是一種複合的樂譜。相聯的數個曲牌通常須是同一宮調的，照現在的說法，就是各個曲牌不是都屬 C 調，便是都屬 G 調或者 F 調等。全首用韻，必一韻到底。又有‘尾聲’，以示全套的樂律已經完畢。——這祇就普通情形而言。此外也有把宮調不同的曲牌聯成的散套，也有不用尾聲的散套。惟一韻到底一項卻沒有例外。

到這裏，秋思和哀江南二者都是散套，這是不言而喻的了。

小令也得舉例以見一斑。現在就把曲牌名天淨沙、也題作秋思的一首抄錄在這里，這一首有人說也是馬致遠的作品，但也有人說它出自無名作家之手。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小令和散套統稱‘散曲’，以和‘劇曲’相對待。猶如文章中有‘散文’，以和‘韻文’相對待。劇曲所用也就是那些曲牌，也是數個曲牌那麼聯綴起來，實際與散套無異。所以，說得明白點，就是：非

外有一個人也想作歌，寫離別的情懷，就按照梅花三弄的譜，這個歌唱起來也是梅花三弄的調子。兩個歌調子相同，但題目各別，內容互異。詞牌如菩薩蠻，曲牌如夜行船，猶如這裡所說的梅花三弄。辛棄疾用菩薩蠻的調子作‘書江西造口壁’的詞，馬致遠用夜行船的調子作‘秋思’的曲，另外還有許多人用菩薩蠻、夜行船的調子作他們的詞和曲，這正同大家可用梅花三弄的譜作歌一樣。這樣說來，作詞、作曲是怎樣的一種勾當不是很容易明白了麼？

但是要知道，這樣地作詞是詞的樂譜尚未失傳以前，懂得音律的人作詞的情形；這樣地作曲是懂得音律的人作曲的情形。到詞的樂譜失傳了以後，到曲的樂譜不復普遍地流行於社會間了之後，一般人作詞、作曲就不是這般情形了。他們不管菩薩蠻的第一個音是 do 還是 re，夜行船的第一個音是 mi 還是 fa，只取一首現成的詞或曲做標準，一一依照着它着手。它全首多少句，各句多少字，就也作多少句，各句多少字；它第一字是平聲就也用平聲字放在句首，第二字是上聲就也用上聲字放在第二；它什麼地方押韻就也在什麼地方押韻，什麼地方對偶就也在什麼地方對偶，什麼地方重疊就也在什麼地方重疊。至於怎樣來歌唱他們所作的詞或曲，他們卻並不知道，因為他們所依據的原不是‘樂譜’呀。這情形還請設一個譬喻來說明。我們假定梅花三弄的樂譜現在已經失傳了，或者雖未失傳而我們並不熟習，但是我們知道有一首月夜歌是用梅花三弄的樂譜作成的，就依據了月夜歌的字數、四聲、押韻等等作成一首新的歌，譬如說是雪朝吧；說雪朝用的就是梅花三弄的調子，當然可通；可是雪朝這首歌應該怎麼唱，我們並不知道；雪朝實際上祇是一首仿模月夜歌的形式的唱不來的歌兒罷了。離開了音樂的條件而作詞、作曲，情形就是這樣子。

螞蟻聽蠶兒有氣沒力唱他的宣傳歌，忍不住笑起來，說道，“那里來的怪思想！你說不要工作，就差不多說不要你的生命，不要你的種族呢。”

蠶兒呆呆地看了螞蟻一眼，歎息道，“生命和種族，在我說來，也沒有什麼意思。滾沸的湯！一絲一縷完全被抽去！我想到這些，只見前面一團黑。”

“生了耳朵從沒有聽見過。你說出這樣的話來，大概是工作太多，神經有點昏亂了。我唱一個我們的歌給你聽聽，讓你清醒一下吧。”

“你也有歌兒？”

“我們個個都能唱歌。唱歌是我們的精神的開花。”

螞蟻用觸角^{*}一動一動地按着拍，他唱出下面的歌兒：——

我們讚美工作，
工作便是生命。
牠給我們豐富的報酬，
牠使我們熱烈地高興。
我們全羣繁榮，
我們各個欣幸。
工作！工作！——
我們永遠的歌聲。

螞蟻唱罷，哈哈大笑，又仰起頭胸部，擺動着腳，舞蹈起來。一壁問道，“怎樣？我們這歌比你那倒

楣的歌兒光明得多吧？”

蠶兒揣想那小東西一定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同那些死守在竹器裏喫桑葉的同伴們一模一樣；不然，就想不透他這一團高興從那里來的。他問道，“難道沒有一鑊滾沸的湯等候在你們前面麼？”

螞蟻搖搖頭，“我們喜愛冷飲，那邊池蕩裏的清水是我們的飲料。”

“不是說這個，沒有‘人’來抽你們的絲麼？”

“什麼叫做‘人’，我不懂。”

蠶兒感到表白心意的困難。停頓了一會，轉換話頭問道，“難道你們的工作不是白做的麼？”

“你問這個麼？”螞蟻覺得驚奇，“世間那里會有白做的工作？”

“我的意思正和你相反，世間那里會有不白做的工作！”

“你不相信，只消看我們。我們的工作完全不是白做的，一絲一毫的氣力都貢獻給全羣，增加全羣的福利。”

“我想像不來如你所說那樣的事。我只知道全羣的結果是做羹斃的僵屍。”

螞蟻微覺不耐煩，“頑固的先生，同你說不明白的了。只有請你親眼看見我們的生活情形，才會使你相信我的話不是騙你。我此刻還有工作，要去找

尋食物，不能陪你同去。帶了這封介紹書去吧。”說着，伸出前足，授過介紹書，這在人類，是要用了最好的顯微鏡才看得清的。

蠶兒接了介紹書，懶懶地說道，“謝謝你。我反正不想工作，停留在這裡同到你們那里去看看都是一樣的。”

他們分別了。螞蟻匆匆地跑去，跑過一段路停住腳，向四圍探視，換個方向，又匆匆地跑去。蠶兒是不要不緊地爬行，好像每一個環節^{*}移前一步都要停頓好久似的。

蠶兒爬行雖然慢，終於到了螞蟻的國土。他把介紹書遞給門前的守衛，就得到很優厚的招待。他們讓他參觀一切的工作，運糧食，開道路，造房屋，管孩子；又引他參觀一切的地方，隧道^{*}，會堂，育兒室，儲藏室。他如在另一天地間，只見他們起勁，努力，忙碌，歡快，真個工作就是他們的生命。最後他們開會款待他，齊聲合唱先前那螞蟻唱給他聽的那個歌兒。

蠶兒聽到末了的“工作，工作！——我們永遠的歌聲。”忍不住滴下眼淚。他這才相信世間真有不是白做的工作，螞蟻們的讚美工作確然有道理的。

從此他又明白自己厭惡工作同螞蟻讚美工作都有原由，彼此情境不同，對於工作的意念也就不同了。——什麼事情只要能想，到底會弄明白的，何

況他是一條思想家似的蠶兒。

語釋〔入眠〕指蠶的蛻變，蠶自初生至作繭時，必蛻皮數次。當蛻皮時，不食不動，其狀如眠，故叫做‘蠶眠’。首次蛻皮叫初眠，二次叫二眠，三次叫三眠，末次叫大眠。〔倒楣〕江浙一帶的俗語，就是‘不幸’的意思。〔觸角〕動物學名詞，節足動物如蝦、蟹、蜈蚣、及各種昆蟲及軟體動物的感覺器官。〔環節〕指蠶體的一節。〔隧道〕地下的道路。

文選七四. 西風 陳衡哲

有一天，正是初秋的時候，西風正靜靜的在紅楓谷中睡覺，忽然被一陣喧嚷的聲音鬧醒，接着又聽見四面飛跑的脚步聲。西風揉一揉眼睛，伸首向外一看，只見澗裏的秋水，正橫衝直撞的在那裏亂跳，還有天上的薄雲，和谷邊的紅葉，也夾着那淡黃的蝴蝶，在谷中亂撲亂飛。他們看見了西風，一齊叫道，“快起來罷！月亮兒忽然不見了，我們找了這些時還不曾找着呢。你今天可曾見她嗎？”

這時候西風才知道他們所鬧的什麼一件事。月亮兒不見了嗎？在西風看來，這也算不得什麼奇事。在這個紅楓谷裏，月亮兒和西風的交情，算是最密切的了，他們倆中間還有什麼事是瞞着的呢？紅楓谷裏的居民，大概是不大喜歡到下面的世界上去的，他們至多一年去一次，有時也竟不去；唯有月

亮兒卻最戀戀那個下面的世界。西風雖然與她很投機，但卻不甚贊成她的這個塵世觀念。他曾常常勸她留在谷裏，與兄弟姊妹們玩耍，不必去做那些俗人們的玩具。

做玩具嗎？月亮兒聽了，不由得生起氣來了。她對西風說道：“我正是因為下面的世界太惡濁了，住在那裏的人們，只有下降的機會，沒有上升的希望，所以我寧願犧牲了紅楓谷裏的快樂，常常下去看看他們，想利用我這一點的愛力，去洗滌洗滌他們的心胸，並且去陪伴陪伴那比較高尚一點的人們的孤寂。我這一點悲天憫人的苦心，別人不知道也就罷了，你如何也不知道呵！”

西風聽了這一番話，方才明白月亮兒戀戀下界的緣故，心中不勝慚愧，正不知道說些什麼是好；忽然聽得一陣笛聲，從谷外飄來。西風懂不得那笛聲的意思，但覺得他包含着無限思慕之忱，淒涼幽怨，聽了不由得心裏又是安慰，又是痛苦。月亮兒卻是認得那笛聲的，她知道下界的那位少年，又在想她了。她凝神聽了一會，不覺潸然淚下，便對西風說道，“你聽呀！這個叫喚是何等的淒怨呵！那吹笛的是一位高尚的少年，他正想着我呢。我此時若不亟去伴慰他的寂寞，恐怕他又要被塵世的毒氣所薰染了；你說我還能忍心不去嗎？”

西風雖然捨不得月亮兒，但也不便阻止她，只

得問道：“你此去約須幾時才得回來呢？”月亮兒道，“此刻世上的人們，因為天氣初涼，塵氣漸減，所以想我去的心，比往常更為懇切。我此去或者有一二十天的擔擱，或者更久些，也說不定。”他們正說着，那笛聲吹得更加悲切了。月亮兒此時也顧不得西風的戀戀和抱怨——其實她又何嘗捨得他——匆匆的說了一聲“再會”，逕自去了。

西風心裏納悶，又覺得有些寂寞，便把兩手抱着頭，倒在一株桂花樹的根邊睡着了。卻不提防那一羣的兄弟姊妹們，因為找不到月亮兒，又把他吵醒。

於是西風便對他們說道：“月亮兒不見了，也是常事，你們又何必大驚小怪呢？”他們答道：“是呵，往常她不見了，倒也沒有什麼要緊，可是這一次卻是很不幸呀！因為我們正想去聚集了這谷中的居民，做一個迎秋大會；月亮兒是這谷裏的頭等角色，少了她，我們這個會還做得成嗎？”

西風見他們着急得可憐，便把月亮兒臨走時的一番話，告訴了他們，並且說道：“她此去既有一二十天的擔擱，你們何不趁此也到下界去遊玩遊玩呢？”

這一句話卻把他們提醒了，只見那薄雲向那淡黃的蝴蝶，招了一招手兒，立刻就不見了。桂花樹邊，山石底下的秋蟲，也爬了出來，吱吱的叫着，往

谷外跳去。澗裏的秋水，看見大家行動，忍不住也骨都骨都向着下界奔流。只有那些紅葉們，雖然竭力的掙扎，要想同他們飛去，卻總是飛不起來。他們只得央求西風，來把他們送一送；但是西風說道：“那下界的人恨着我哩，我也與他們清濁異氣，有些不願去。諸位請自便罷，恕不奉送了。”西風一面說着，一面帶着一肚子的愁思，向他所住的芙蓉穴走去。

那穴裏有幾百株芙蓉，此時開得正盛。芙蓉林裏有一張石牀，牀的四周栽着菊花和秋海棠，牀上卻厚厚的鋪了一層丹桂花。他們看見西風回來了，便一個個放出他的幽香來歡迎他。西風很無聊的在那石牀上躺了下來，仰首望去，只見天高氣清，明星燦爛，只獨少了一個月亮兒。西風思念了一陣，不覺朦朧睡去；忽見月亮兒在雲裏探出頭來，向他微笑。西風心裏喜歡，卻是說不出話來。但是，看呵！月亮兒已經降下來了。她把身子斜倚在一株梧桐樹邊，說道：“還不醒來嗎，西風？世上的人想着你呢，尤其是一個少年的女子；她說道：‘若沒有西風，那還成什麼秋天呢？就是那個月亮兒，也要帶上三分俗氣了。’聽呵！聽呵！她又在那裏叫你了。”

西風此時已經醒了過來，當月亮兒說話時，他恍惚聽見有一陣輕幽的歌聲，從桂花香中透過來。他再聽時，只聽得唱道：

西風兮西風，

爲我吹綠葉兮使成黃；
西風兮西風，
爲我驅去盛夏之繁光，
爲我澄清秋水兮，
爲我吹來薜荔^{*}之幽香。

紅塵混濁不可以居兮，
仰高天而悵望；
願身如自由之鳥兮，
旁雲霧而翱翔；
願身爲悽冷之西風兮，
攜魂夢以回故鄉。

西風覺得這個歌聲，和上次的笛聲一樣，竟把他深藏心底的哀怨歡樂，一一的叫了出來；而且這個歌聲的力量，似乎比那笛聲還要利害些。此時他竟把月亮兒都忘了，兀自呆呆的聽着。隔了好一會，他才記起了月亮兒，但是她已經不見了，只有那歌聲的餘韻，還在他的心中纏着。

此時西風對於下界的厭惡心，不覺已變爲思慕心。他暗想道：“我已經有好幾年不曾到下界去了，容許人們對於我的觀念，已經改變了罷。我何不再去走一趟呢？又好看看月亮兒，又好認識認識那位古怪的女子。”但他忽然又想到了紅葉們方才對他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拒絕，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他

對自己說道：“我該用些什麼話來對付他們呢？”

他一路想着，不覺已經走出了他的芙蓉穴。忽見穴的兩旁，站滿了紅黃的落葉，他們正向洞口觀望，悲嗟歎息，此時見西風走了出來，不覺齊聲歡呼，一擁上前，把他圍住，苦苦的要求他，仍把他們帶到下界去。

西風見了這個情形，又驚又喜，便立刻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只聽呼吼一聲，霎時間，紅葉與黃葉，漫空瀾谷，蹣跚迴翔，轉展的直向下界飛去了。

西風把葉兒們送到了人間，正在徘徊觀望，想去找找月亮兒。忽見方才從紅楓谷裏流下的澗水，正停住在一個田畔，凝思不動。他看見了西風，不覺喜逐顏開，對西風道：

“西風哥，你看我可笑不可笑呢？我自從到了下界之後，竟停住不能再流了。你肯把我推動一下嗎？”

西風於是走近澗邊，只把那澗水輕輕的一推，說也奇怪，那澗水便如復活了一樣，跳躍歡忻，奔流向大河去了。

但西風因心中掛念着月亮兒，此時不免又擡頭向天上張望。猛然間，只見那從紅楓谷裏飛下來的白雲，正呆呆的掛在半天裏，愁眉不展的在那裏發急呢。

“怎麼！”西風不覺好笑的發問，“你也不中用

了嗎？”

白雲漲紅了臉，遲疑了半晌，才答道：“慚愧慚愧！我們紅楓谷裏的居民，除了蝴蝶之外，一到下界，便都像了這裏的人民，成爲廢物了。”

於是西風縱身一躍，騰入了白雲深處，他向白雲吹了一口氣，只見纖雲片片，輕盈皎潔，立刻蕩漾於青天碧山之間，回復了他們活潑的原狀。

西風歎了一口氣，便在一滿掛薜荔的巖下，坐了下來。他此時不暇再想那少女和月亮兒了，他只覺得白雲紅葉們的可憐；他的心竟爲着他的沒有自主能力的同伴，充滿了無限的悲哀。

他正這麼的感慨着，忽聽得月亮兒的聲音，在他的背後說道：

“西風西風！你怎麼忘了那個少女呢？”

西風擡頭看時，只見月亮兒正露着半個面孔，在一個梧桐樹枝上，向他窺看。她又說道：

“那位少女正在哭泣呢，我們去罷！”

於是西風站了起來，攜了月亮兒的手，逕向那位少女的住處行去。

“呵，呵！這個牢籠！”他們走近少女時，只聽得她這樣的悲歎。“我不能再忍了，西風，西風，來把我吹了去罷！”

西風和月亮兒走到少女的跟前，說道：“姑娘爲何這般傷心呀！西風來了呵！”

少女聽得西風到了，不覺揮淚欲笑。她向他們兩個上下打量了一會，說道：

“聽說你們都是從紅楓谷中來的，真的嗎？”

他們點點頭。

那少女又道：“聞說紅楓谷中十分美麗，十分自由，也是真的嗎？”

月亮兒道：“不錯，是真的。我們的谷裏，冬天有白雲，春天有紅花，夏天更是綠樹成蔭，鮮明圓潤。但谷中最可愛的時候，卻要算是秋天了。”

西風忍不住插嘴說道：“那秋天的紅楓谷呵！秋天如鏡，秋花繽紛，山果纍纍，點綴着幽山曠野。蝴蝶兒，黃葉兒，紅葉兒，他們終日的蹁躚飛舞。……”

那少女亟問道：“你們便住在這些地方嗎？”

西風指着月亮兒道：“她住的地方叫做桂宮，我住的是一個芙蓉穴，蝴蝶和秋蟲兒住的地方叫做蓼花塘，澗水兒的家是在薜荔谷，紅葉和黃葉的家在野菊圃。這些地方都是屬於紅楓谷的，獨有那白雲是隨處翱翔，不拘拘於一個地方。”

那少女聽了，不覺渾身顫動，和觸了電氣一般，她含淚說道：“阿呀，這就是我的老家呵！我日夜所夢想的，便是這個地方，卻不料他就是你們的紅楓谷。”於是她便央求他們，把她帶回那個谷裏去。

西風不忍拒絕她的苦求，只得答應了。月亮兒因為她在下界的責任，還不曾完結，只得讓西風同

了少女先去。

此時西風就對少女說道：“你願化成像我一樣的氣質呢，還是願意保存了你原有的形狀，預備重回故鄉？”

那少女道：“自然願化為像你一樣的氣質，因為除了紅楓谷，我還有什麼故鄉呀！”

於是西風便把那位少女化成和自己一樣的氣質，攜着她的手，慢慢的騰到紅楓谷中來。那位久受塵世束縛的少女，此刻忽然化為輕微的氣質，不覺樂得手舞足蹈。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但覺得天空地闊，四無阻礙，飄飄逸逸，如籠鳥還林，涸魚得水，好不自由。西風也明白少女的情緒，他不禁歎道：“想不到那下界地方，是這樣缺乏自由和美麗的呵！”

從此以後，那少女便在紅楓谷裏住下。她終日與谷中的居民嬉戲，真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樣。居民之中，她最喜歡的，除了西風以外，卻要算是那楓樹上的葉兒了。她覺得他們是秋光的最好代表，凡是秋天的聲音顏色，詩情夢境，都很完全的藏在那長不盈寸的小小紅葉之中。她有時和他們在空山之中，撲飛賽跑；有時把他們攜回臥室，插入瓶中，放入盃裏，掛在壁間，藏在牀內。她常笑對她的朋友說道：“看呵，這麼多的楓葉！我差不多要做這個谷裏的王后了！”

她又喜歡在那暮色蒼茫^{*}，萬籟悄寂的時候，獨

坐在路旁的一塊石頭上，看平果一個個的從樹上落下，落到那鋪滿了野菊花的地上去。谷內的松鼠很多，起初他們是很怕她的，但不久也就和她相熟了；他們常常抱着偷來的榛子兒，走到她的面前來，對着她剝食。那塊石頭的右邊，是一條小澗，澗邊開着許多木芙蓉，有紅的，也有白的；他們常映着那淡弱的夕陽，在水中蕩漾。那少女置身在這樣豐盛清麗的秋色之中，常常忘了時刻；直待到那澗水裏的芙蓉影子，漸漸成爲模糊一團，星光漸漸在水面上閃爍起來，她才恍然於夜色已深，只得快快的回家去了。

西風自從經過了這一件事，也由一個厭世者變爲一個憫世者了。他見那少女在谷中那樣的快樂，不覺被她感動得幾乎下淚。他此時才明白，他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使者，怎樣的一個幸福的貢獻者了。他知道下界的人民，是十分需要他的幫助的，於是他便年年到下界去一次，給他們帶一點自由和美感去。有時他遇着了深厭塵世的人，他便逕把他們帶到紅楓谷裏來，叫他們去過和那少女一樣的美麗生活。

這是爲什麼每年到了秋天，西風便來拜訪我們的原因，因爲在不曾遇到那位要求自由的少女以前，他是不常到我們這個下界來的。

語釋 [塵氛] 塵俗之氣。[朦朧] 月色迷糊貌，引申爲模糊不清之意。[薜荔] 常綠灌木，蔓生。莖長數尺；葉橢圓；花細，隱於花托中；實上銳下平如杯，內空色紅，曝乾搗碎，可作涼粉。[蹁躚] 盤旋飛舞貌。[繽紛] 形容花的繁盛和美麗。[蒼茫] 形容黃昏時天色的模糊不清。

文 話

二四. 文篇組織的形式

說一番話，寫一篇文字，從第一句到末一句，成爲一個完整的組織；每一句都是這個組織裏頭的一分子，缺少不得，如果缺少了，組織就失掉了完整——說得明白點，就是這一番話或者這一篇文字有了闕漏、不充分的地方。

然而組織的單位卻是一節，或者說一個段落，而不是一句。繁複的物態，錯綜的事故，頭緒紛多的解釋和討論，這些往往不是一句話說得盡的；必須這樣說，那樣說，把許多句話積集起來，纔能說出一點什麼東西來。婦人家刺繡，不是大家看見過的麼？她們一針一針地刺繡，起初看來不知是什麼東西；但是積集了若干針的成績，一張葉子成功了，再積集了若干針的成績，一片花瓣成功了。她們的一針猶如我們這裡所說的一句，她們的一張葉子、一片花瓣猶如我們這裡所說的一節，或者說一個段落。看一幅花繡的組織，不說這一針怎樣，那一針怎樣，卻說這一張葉子怎樣，那一片花瓣怎樣；一番說話、一篇文字，其組織的單位是一節而不是一句，便是同樣的道理。

口說一番話的時候，到一節完了，語氣就停頓一下；這是很自

然的，用不着特地留意，因為我們從小學習語言、使用語言，這個習慣早已養成了。寫一篇文字的時候，現在通行每節另行寫起，上一節與下一節中間的空白紙面，彷彿代替了語氣的停頓。從前人繕寫文篇是並不這樣的，但段落當然仍可以畫分；我們這講義裏選讀的古文，不是畫分得同現代文一樣了麼？

把‘節’認為單位，來看文篇的組織，看許多節怎樣地配列，看前一節與後一節怎樣地發生關係，這是瞭解一篇文字的扼要手段。而寫作之先，也得規定了文篇的組織，從首節到末節怎樣地連串，主要的意義布置在那一節，然後動筆揮寫，纔不至像跑野馬一樣，不知所之。因此，文篇組織頗有討究一下的必要。

文篇組織，如果仔細討究起來，有許多的形式。現在我們只能根據了‘心理的自然’略說幾種重要的；換一句說，那些矯揉造作的無謂的形式，我們都不去管它了。

直進式 這是逐步逐步進行，一直到底的一種形式。也不用什麼外加的冒頭和結尾，也不用什麼插入的承接和轉折，只是老老實實從頭說到尾，到學校就說從家裏一路行去，直到學校，登山就說從山脚一路上去，直到山頂，記一天就從早上說起，直到臨睡，記一月就從初一說起，直到月底。什麼接觸在先就寫在前頭，什麼發生在後就寫在後頭。看見什麼就寫什麼，聽見什麼就寫什麼。是單純地導源於‘心裏的自然’的一種組織法。

我們可舉很早就讀過了的一篇小雨點做例子。這一篇敘述小雨點遇見風伯伯，遇見紅胸鳥，遇見泥沼，遇見河伯伯，遇見海公公，遇見青蓮花，遇見死池，遇見太陽公公，又回到家裏，完全依照事情經過的先後；事情完了，文篇也就完結，並不加上議論似的結尾；這便是‘直進式’的組織。

‘直進式’的組織如果用圖來表示，便是

首 — — — — — 尾

開
明
國
文
講
義

散列式 這一式並列地記敘一些散漫的事物，這些事物並沒有什麼聯鎖的關係，好像彼此不相干的，再增加一兩項固然無妨，就是減少一兩項也不要緊；但是在隱隱之間，卻有言外的什麼東西把它們維繫着，讀者細心閱讀就會體會到這東西，而作者所記敘這些事物，也正因為體會到了這東西。小品文裏，常有‘印象的描寫法’，在一篇中間寫這個、寫那個的，粗看似乎是一各各獨立的劄記，然而細心閱讀之後，就會覺到這許多散漫的事物是被一個印象統攝着的。試看下面題作春的一篇文章：

太陽光從窗外射進來。在光當中，看得見極細的塵屑在那裏浮動。一股暖氣薰得我週身舒服；過了一會兒，竟覺得熱烘烘了。

一陣清香拂過我的鼻頭邊。擺在桌子上的一盆蘭花有三朵開了。碧綠的花瓣，白地紅斑、舌頭一般的花蕊，怪有趣的。蘭葉的影子描在牆頭上，就如同畫幅上畫着的一般。

我走到庭前。看見階石旁邊的一個泥洞裏出來三個螞蟻。牠們慢慢地前進，走了一段便停一停，彷彿在那裏探路。又有一個螞蟻出來了。牠獨自爬上階石，在太陽光中急速地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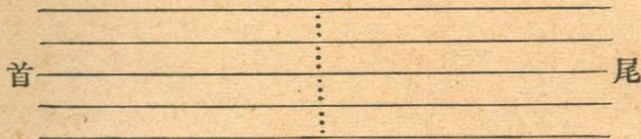
什麼地方傳來蜂兒嗡嗡的聲音？我擡起頭來尋，尋不見。可是聽到了這聲音，就彷彿看見了紅紅白白、如山如海的花。

大門外細細的柳條上，不知什麼時候染上了嫩黃色。仔細看去，說牠黃也不對，竟是異樣可愛的綠。輕輕的風把柳條的下梢一順地托起，一會兒便又默默地垂下了。

柳樹下的池塘裏，魚兒好快樂呀！成羣地游到這邊，游到那邊。白雲、青空以及柳樹的影子，都在水中輕輕地蕩漾。一幅活動的畫圖！

這一篇裏寫太陽光、蘭花、螞蟻、蜂飛聲、柳絲、池塘原是各各獨立的，可是在‘春的印象’這一點上卻統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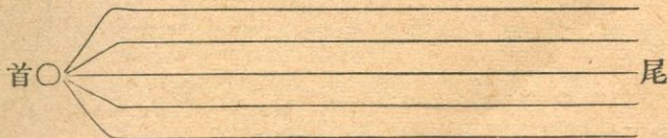
‘散列式’的組織如果用圖來表示，便是



首括式 這一式的文字，開頭就揭露總括全體的大綱，以下都是對於這大綱的闡發、疏解或證明。我們說一番話，寫一篇文章，必然有所以要說、要寫的主旨；一開場就把主旨拿出來，是很合於‘心理的自然’的。

試看本講義文選第十八篇新生活，開頭就說明‘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以下‘先說一兩件實在的事情做個樣子’，這些‘是沒有意思的生活’；然後說‘生活的“爲什麼”就是生活的意思’，‘這三個字的趣味真是無窮無盡，這三個字的功用也無窮無盡’：在後的許多文字無非對於‘新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這句話作疏解的工夫罷了。這便是‘首括式’。

‘首括式’的組織如果用圖來表示，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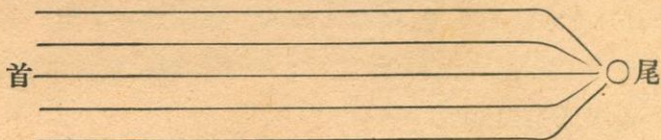


尾括式 這一式剛同‘首括式’相反，是把總括全體的大綱放在結末的。在前是層層的闡發、疏解或證明，‘水到渠成’，然後揭出主旨。這同樣地合於‘心理的自然’。

試看本講義文選第三十五篇聞歌有感，先寫‘聞歌’，次寫讀了一生的感想，次寫‘從妹’的嫁前與嫁後，次寫‘女性的第三性化’，次寫‘自然所加給女性的擔負’，次寫‘一切問題……在對於事實的解釋上’，次引海上夫人中的主人翁爲例，末了纔揭出作者的主

旨，希望女性‘要在這“忙”裏發揮自己，實現自己，顯出自己的優越，使國家社會及你們對手的男性在這“忙”裏認識你們的價值，承認你們的地位’：以前連篇累牘的話，無非給這末了的一節話作引子，作陪襯。這便是‘尾括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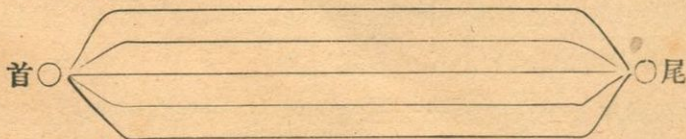
‘尾括式’的組織如果用圖來表示，便是



雙括式 這是開頭就揭示大綱，末了又重言申明，舉大綱作結束的一種形式。在演說會場裏一個人登臺演說，往往先提出他的主旨是什麼什麼，於是層層推闡、辯證，到末了說‘所以我主張什麼什麼’。論文用這種形式的也不少。先揭示大綱，所以引起人家的注意；末了重言申明，所以結束篇中的種種論辯：這也是從心理的自然’出發的。

試看本講義文選第五十四篇讀書，講讀書的方法，開頭就說‘第一要精，第二要博’，接着把怎樣能‘精’，怎樣能‘博’說了一大套，末了結束道：‘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仍是‘第一要精，第二要博’的意思。這便是‘雙括式’。

‘雙括式’的組織如果用圖來表示，便是



以上五種形式差不多是最基本的。其他形式好像與牠們不同，但只是有所變化而已，簡約起來，還是與牠們一樣。譬如有些敘述文，敘述一件事情的經過，在中間回敘到前面去，然後再行接

上，成爲

首 ———— 尾

的形式。這實在與‘直進式’相仿，不過多一些追敘罷了。

練習 試自擬一題，按照‘雙括式’規定全篇組織的大要。

文選七五 水仙 李漁

水仙一花，予之命也。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水仙以秣陵爲最。予之家於秣陵，非家秣陵，家於水仙之鄉也。記丙午之春，先以度歲無資，衣囊質盡，迨水仙開時，則爲強弩之末，索一錢不得矣，欲購無資。家人曰：“請已之，一年不看此花，亦非怪事。”予曰：“汝欲奪吾命乎？寧短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且予自他鄉冒雪而歸，就水仙也；不看水仙，是何異於不返金陵仍在他鄉卒歲乎？”家人不能止，聽予質簪珥購之。予之鍾愛此花，非痴癖也。其色，其香，其莖，其葉，無一不異羣葩；而予更取其善媚。婦人中之面如桃，腰如柳，豐如牡丹、芍藥，而瘦比秋菊、海棠者，在在有之；若水仙之澹而多姿，不動不搖而能作態者，吾實未之見也。以水仙二字呼之，可謂摹寫殆盡。使吾得見命名者，必頽然下拜。

不特金陵水仙，爲天下第一；其植此花而售與

人者，亦能司造物之權，欲其早則早，命之遲則遲；購者欲於某日開，則某日必開，未嘗先後一日；及此花將謝，又以遲者繼之：蓋以下種之先後爲先後也。至買就之時，給盆與石而使之種，又能隨手布置卽成圖畫，皆文人雅士所不及也。豈此等末技亦由天授非人力耶？

水仙，多年生草，高尺許。葉細長，有並行脈，叢生。花莖生於葉叢之間，花爲繖形，色白帶黃，有香氣，別有金黃色杯狀之副冠。用磁盆盛水，填以石子，植此花其中，可作案頭清供。本篇選自笠翁偶集（笠翁全集的一部分）。讀者可見當時士大夫的閒情逸致。

李漁字謫凡，居杭州西湖，自號湖上笠翁，清蘭谿人。（因爲他住在西湖上，所以有人說他是錢塘人；又因爲他曾寓居金陵，便有人說他是江南人；其實都是錯的。）他生平著述甚多，今存有笠翁全集。又善作曲，別有十種曲行世。

語釋 [蘭花]常綠多年生草，俗稱‘草蘭’。多生浙東，故又名‘甌蘭’。葉長尺許，細而尖，有平行脈，由根叢生。春日開花，淡黃綠色，瓣上有細紫點；無紫點者叫做‘素心蘭’：都是一莖一花，幽香清遠。種類甚多，其一莖數花者爲蕙，俗稱‘蕙蘭’。別有一種至秋始開，亦一莖數花，因產於福建，故名‘建蘭’。〔蓮〕卽荷花，本來指其實而言，後多通用，如荷花稱蓮花，荷葉稱蓮葉。地下根莖頗肥大；葉圓，高出水上，大者徑二尺許；花甚大，有白紅諸色。〔秋海棠〕多年生草。莖色微紅，高二尺許。葉爲心臟形，端尖，中肋之兩側，成不等形。秋開單性花，色粉紅。雌雄同株，

莖味酸。〔蠟梅〕落葉灌木。葉爲長卵形，對生。冬時開花，外黃，內略帶紫色。原名‘黃梅’。本非梅種，以其與梅同時，香氣又有些相像，花瓣像摺蠟所成，故稱爲‘蠟梅’。〔秣陵〕注見哀江南。〔丙午〕按：李漁於清康熙間流寓金陵，康熙五年歲次丙午，當公元一六六六年。〔強弩之末〕注見赤壁之戰。〔金陵〕注見哀江南。〔卒歲〕就是‘度年’，俗稱‘過年’。〔聽予質簪珥購之〕任其便叫做‘聽’。以物典押貸錢叫做‘質’。女子的首飾叫做‘簪’。女子的耳環叫做‘珥’。這是說，聽我拿簪珥去典押了錢來買水仙。〔鍾愛〕鍾，含有聚集的意思。把愛集中於某一人或某一物，叫做‘鍾愛’。〔痂癖〕瘡生處肉乾蛻者叫做‘痂’。嗜好成習慣性者叫做‘癖’。南史劉邕傳：‘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鮫魚。’所以後人稱人有特嗜者謂之‘痂癖’。〔葩〕讀如巴。與‘花’字相當。〔面如桃〕女子面上塗胭脂，其色如桃花。〔腰如柳〕柳絲細長下垂，迎風飄蕩，所以前人往往用‘柳腰’二字以形容女子腰身之婀娜苗條者。〔豐如牡丹芍藥〕牡丹，落葉灌木，是吾國的特產。莖高二尺許。葉爲複葉，分裂甚深。夏開白花，徑三四寸，有重瓣單瓣之別，色有紅白紫等數種。芍藥，多年生草，高一二尺，葉爲複葉，小葉往往爲極深之三裂。初夏開花，大而美豔，色有紅白紫等數種。按：古無牡丹之名，統稱芍藥，自唐以來，始分爲二。牡丹、芍藥的花，大而美豔，故用以形容女子面部豐滿、容色美麗者。〔頽然下拜〕傾倒叫做‘頽’。這句的意思，是說他對於替水仙取名的人佩服到極點，假使見了他，一定要不知不覺地倒身下拜了。〔造物〕猶言‘造化’，即‘天’之代稱。

文選七六 閑情記趣 沈復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觀，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鬪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鬪，蓋圖姦不從也。古語云“姦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媼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語柄。此皆幼時閑情也。

及長，愛花成癖，喜翦盆樹。識張蘭坡，始精翦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

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翦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暢翦，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朶，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閒以花蕊，以免飛鉞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强。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卽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

本花果插瓶，翦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翦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成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旣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筊之，卽楓葉竹枝，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卽難取勢矣。至翦栽盆樹，先取根露雞爪者，左右翦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鶴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然一樹翦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一生翦成數樹。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餘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紮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靈壁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黃芽菜心，其

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菖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濕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壳使雞翼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散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于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於牆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級爲牀，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卽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僑寓揚州時，曾仿此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廚

竈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芸曾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

余掃墓山中，檢有巒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濕糝之，乾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興窰長方盆疊起一峯，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巉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千瓣白萍。石上植蔦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歎曰，“卽此小經營，尙千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

靜室焚香，閑中雅趣。芸嘗以沉速等香，於飯鑊蒸透，在鑊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烟。佛手忌醉鼻嗅，嗅則易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櫞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宣。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卽不知供法者也。

余閑居，案頭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

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畫中有艸蟲一法，蓋仿而效之。”余曰，“蟲躑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僮^{*}罪過耳。”余曰，“試言之。”曰，“蟲死色不變。覓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蟲項繫花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

余與芸寄居錫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櫬式，虛其中，橫四檔，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牕，透風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卽一切藤本香艸隨地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

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居時，有一僕一嫗，并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嫗能紡績，於是芸繡，嫗績，僕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經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敘。

余又好潔，地無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澗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艸篆，鐫圖章，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淡安、揖山兩昆季，并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橋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閑酣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

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二百。先拈鬮，得第一者爲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併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卽爲後任主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准坐而構思。

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蘭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卽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詠。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自我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諾。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歎服。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旣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擔者卽爲買米煑之，果腹而歸。芸問

曰，“今日之遊樂乎？”衆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爲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朶墨梅覆桌；啓蓋視之，如菜裝於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盃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掇亦便。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闇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洞無遮蔽。芸曰，“有舊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余曰，“如何？”芸曰，“用竹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於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欄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

此篇選自浮生六記。浮生六記爲清沈復所著，計分閨房記樂、閑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六篇，今只存四篇，其五六兩篇已佚。本篇寫其閑居時的情趣，故名閑情記趣。

沈復（一七六三——？）字三白，清蘇州人。能畫，習幕及商，他的卒年已無可考，當在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以後。其著作僅存浮生六記中的四記。近人俞平伯曾爲之標點印行，並作浮生六記年表附於後。

語釋〔夏蚊成雷〕夏天傍晚時，蚊蟲羣飛成陣，其聲如雷，故稱‘蚊雷’，亦稱‘蚊陣’。〔素帳〕白色的帳子。〔鶴唳〕鳥鳴叫做‘唳’。鶴唳，即鶴鳴。〔蹲〕把身子蹲下，便是踞。〔癩蝦蟆〕蝦蟆，蛙屬。似蟾蜍而小。居陂澤中。體暗褐色，背有黑點。因爲牠的背上滿生贅疣，其狀如癩，所以俗稱‘癩蝦蟆’。〔蚯蚓〕蠕形動物。亦名‘曲蟻’。〔吳〕今江蘇。後漢爲吳郡地，故俗稱江蘇爲吳。〔捉鴨開口哈之〕小兒陽物忽腫漲，俗以爲乃受蚯蚓哈氣所致。而鴨喜食蚯蚓，故使鴨開口哈氣以治之。〔接花〕就是接花木。取甲木有芽的枝條，接於乙木之幹，不久甲乙兩木的接合處互相黏連，液汁亦互相流通，乃合成一體，繼續生長，其目的在使品質變易，而且容易發育。〔珍如拱壁〕大壁叫做‘拱壁’。珍如拱壁，言其愛重之至。〔幕游於外〕在外面當幕僚。按：古時軍旅出征，居無常所，以幕帟爲府署，稱爲‘幕府’。軍中所用參謀、書記之屬，稱爲‘幕友’或‘幕僚’。後世凡行政官所延文案、書記等，統稱‘幕友’或‘幕僚’，不復專指軍府中的僚屬了。〔芸〕作者的妻，據閨房記樂所述，芸姓陳，字淑珍。〔杜鵑〕常綠灌木。高三四尺。葉橢圓深綠。莖葉皆有毛。夏日開紅紫花，也

有白色的；花冠爲漏斗狀，邊緣五裂甚深。每於杜鵑啼時盛開，故名。〔綻〕花含苞將開叫做‘綻’。〔貨於市者〕從市場上賣來的。〔致〕意態。〔飛鉞耍盤〕鉞，樂器。范銅二片，其中隆起如浮漚，穿孔以綿帶貫之，兩片合擊而出聲，其大者謂之‘鏡’，俗稱‘鏡鉞’。盤卽盆子。鉞與盤形如花朵；飛鉞耍盤，所以形容花朵之散亂。〔洗〕古盥洗器，形圓如盤而深。〔漂青〕疑‘瀝青’之誤。按：瀝青爲石油蒸溜時所餘之黏油，經久凝固而成，得熱易溶。這里用瀝青、松香、榆皮麵和油煎熬成膠，正取其有黏性，且得熱易溶，入水不化耳。〔松香〕松根分洩的液汁，入土不朽，叫做‘松脂’，俗稱‘松香’，性黏而易燃。〔榆皮麵〕榆皮有滑汁，本草說：‘古人春取榆火，今人采其白皮爲榆麵，水調，和以香劑，黏滑勝於膠漆。’〔筦〕與‘管’字同，約束之意。〔楓葉〕楓葉到了秋天，顏色變成深紅，鮮豔可愛。唐杜牧詩云：‘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枸杞〕落葉小灌木，一作枸櫞，高三尺餘。葉爲長橢圓形，互生。夏日葉腋開小花，花冠淡紫。實卵形而尖，色紅，可入藥，名枸杞子。〔世外之趣〕不同於流俗的趣味。〔揚州〕府名，民國廢，今江蘇江都縣，卽其舊治。按：那時候揚州多鹽商。〔虞山〕在今江蘇常熟縣西北。〔黃楊〕常綠小灌木，莖高二尺許。葉爲卵形，質厚而柔軟。春初開淡黃色小花。其材甚堅緻，可製木梳及印版之屬。〔翠柏〕柏樹中的檜柏、扁柏、側柏之類，都可以盆栽作玩賞。因其色蒼翠，所以稱爲‘翠柏’。〔明珠暗投〕把明珠投在暗處，以喻用雅物贈給俗人。〔匠氣〕猶言‘俗氣’。〔幽齋〕幽靜的居室。〔靈壁石〕今安徽靈壁縣有磬石，俗呼靈壁石。〔黃芽菜〕蔬類植物。爲菘之變種，經人工之培養而成。葉與柄皆扁闊，層層包裹，全體成

圓柱形，頂端成毬形，葉淡黃色，原產於山東膠州，通稱膠菜。又有外葉青而內黃者，產於浙西，味較膠州產者略遜。〔石菖蒲〕即細葉菖蒲。高尺餘，葉纖細。一般人常以瓦盆栽之，置案頭以供玩賞。〔茸茸〕細草叢生貌。〔天門冬〕多年生蔓草，隨處有之。其莖纏絡他物。葉作鱗片狀。由葉腋生綠色小枝，彎曲如針，俗呼爲葉。夏開細白花，亦有黃紫者。塊根入藥。〔亭亭〕挺秀貌。〔僑寓〕旅居。〔綽然〕綽然，寬裕貌。禮坊記：‘綽綽有餘’。〔掃墓〕即墓祭。向例於每歲寒食節及霜降節，具酒饌拜祭祖先的坟墓，並掃除坟上的荊草，故稱‘掃墓’。〔宣州〕今安徽宣城縣，就是唐朝的宣州，此仍其舊稱。〔宣興窯〕今江蘇宣興縣所出的窯器。〔雲林石法〕倪瓚字元鎮，號雲林，元末明初的無錫人。善畫山水，其皴法獨具一格，人稱爲‘雲林石法’。〔臨江石磯〕江中的石山叫做‘磯’。臨江石磯，就是突出於江中的石山，如采石磯、燕子磯之類。〔千瓣白萍〕即睡蓮。多年生草。生於水中，葉爲卵形而闊，葉脚有深缺刻。秋初開花，重瓣色白。其花自未刻以後即閉，故有此稱。按千瓣即重瓣；睡蓮花色白，又像萍草那樣生於水中，所以又稱之爲‘千瓣白萍’。〔蔦蘿〕一年生蔓草。莖細長，捲絡於他物。葉羽狀分裂，裂片如絲。夏日開紅花，花管爲長管狀，邊緣五裂。庭院栽之爲觀賞品。〔蓬島〕仙山。〔胸中邱壑〕土阜叫做‘邱’，低下之地叫做‘壑’。胸有邱壑，是說一邱一壑，都已在心中布置停當。〔干造物忌〕干，冒犯的意思。造物，天之代稱。干造物忌，猶言‘犯天忌’。〔沉速等香〕沉香有二說：一說雜木所成，取各種香木，先斷其根，以其材浸水多年，皮榦朽腐，而木心與枝節不壞，質堅色黑，入水沉者，都叫做‘沉香’。一說瑞香科植物，其材可爲香料者，亦叫做‘沉

香；爲常綠亞喬木，高數丈，葉爲箭鏃形，互生，花色白，成繖形花序。速香，據葉庭珪香譜說：‘速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謂之‘黃熟’。〔佛手〕即佛手柑。常綠灌木，產於閩廣，葉橢圓，鋸齒甚細，葉腋有刺。春開白花，夏末實熟，皮黃如柚，形長，上端分歧十餘，如手指。清香襲人。蜜漬可食。〔木瓜〕落葉灌木。幹高六七尺，葉爲長橢圓形。至春，先葉後花，花分紅白色，頗美豔。實形橢圓，色黃，蒂間別有重蒂如乳狀，香氣頗佳。味澆而酸，蜜漬可食。〔香櫞〕與佛手柑同種，惟香櫞的形狀是圓的。〔躑躅〕音_世世_世×。跳躍貌。〔作俑〕俑，古時殉葬所用之木偶。孟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後人遂用‘作俑’二字以喻凡事之開端不善者。〔會心〕猶言‘領悟’。〔錫山〕在今江蘇無錫縣西，即惠山的支麓。〔扁豆〕菹豆的通稱。穀類植物。蔓生籬落間。葉爲複葉，頗闊，有細毛。春暮開白花，爲蝶形花冠。夏間結實成莢，形扁而闊，嫩時可與莢同食。子有白、黑、褐等色。黑者別稱鵲豆，亦可食。〔木犀〕一名‘巖桂’。常綠亞喬木。庭院多栽植之。葉爲橢圓形，對生，秋日葉腋發生小花，花冠下部連合，色有黃有白。俗稱‘桂花’，香氣甚濃厚。〔小酌必行令〕小酌猶言‘小飲’，別於大宴會而言。行令，飲酒時游戲之事，以一人爲令官，飲者皆聽其號令，違者有罰。〔杖頭錢〕沽酒之錢。世說新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店便獨醉酣暢。’〔潤筆〕隋書鄭譯傳：‘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令李德林作詔書，高穎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爲方牧，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後人因稱酬人書畫及文字之資爲‘潤筆’。〔昆季〕即兄弟。〔天各一方〕謂

各居一方，即離別遠隔之意。〔風流雲散〕以風之流動，雲之渙散，喻人之離散。〔玉碎香埋〕前人常以此四字喻女子之死。謂像玉之碎，如香之埋於土中。按：據作者自述，他的妻芸於清嘉慶八年（一八〇三）死於揚州。此玉碎香埋，即指其妻之死。

〔八股時文〕明清時用八股文試士。其文體有一定的格式，中間幾段文字須兩兩相對，如人之有股，所以稱爲‘八股’。又八股文專爲應試而作，與‘古文’不同，故稱之爲‘時文’。〔看牌擲色〕蘇州一帶稱打牌爲‘看牌’。擲色，就是擲骰子。〔風流蘊藉〕此指人的品格而言。凡爲人通脫而又溫雅有含蓄者，叫做‘風流蘊藉’。〔落拓不羈〕爲人脫落，不拘拘於世俗的小節，叫做‘落拓不羈’。〔青蚨〕搜神記：‘南方有蟲，名青蚨，大如蠶子，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後因稱錢爲青蚨。〔拈鬮〕通俗取決之法，於事有難決定者，暗書於紙，隨意拈出，視其所書以爲定，叫做‘拈鬮’。鬮音鳩（ㄐㄩˊ ㄩˋ）。〔主考〕明、清之制，凡值各省鄉試之期，朝廷簡派考官，分赴各省，考試士子文字。正考官稱爲‘正主考’，副考官稱爲‘副主考’。其襄閱試卷者稱爲‘同考官’。〔關防〕關隘有守兵處叫做‘關防’。引申爲嚴密防守之意。故防弊亦稱關防。〔舉子〕被舉應試的士子稱爲‘舉子’。

〔刻香爲限〕燃香一支，限定燃到若干爲止，叫做‘刻香爲限’。刻字本有限制的意思，如限日亦可稱刻日。〔官卷〕清制：凡軍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各官，其子孫同胞兄弟及同胞兄弟之子應試者，其卷別編官字號，叫做‘官卷’，取中另有定額。〔徧地黃金〕菜花色黃，在田野間盛開時，如徧地黃金一般。〔青衫紅袖〕古時男子常衣青衫，例如唐白

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濕’。女子衣袖常作紅色。例如青箱記引魏仲先語‘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此云‘青衫紅袖’，猶俗言‘男男女女’。〔越阡度陌〕田間小路叫做‘阡陌’。這是說在阡陌間來來往往。〔狼藉〕注見背影。〔陶然〕微醉貌。〔竹頭木屑皆有用〕晉朝陶侃的話。詳見晉書陶侃傳。〔天泉水〕即平時貯藏着的屋霤水，俗稱‘天落水’。

修 辭

一. 文法和修辭

我們已經學過文法，現在再要學習修辭。到底文法和修辭的不同處在那里？這個問題近來頗有人引用孟子的話來解答。以為孟子說過‘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只要將文法和修辭湊了上去，說‘有所謂修辭之學，即巧之事也；又有所謂文法，即規矩之事。’（見中國國文法序）問題便解決了。

其實不是這樣。文法也有所謂規矩所謂巧，修辭也有所謂規矩所謂巧。規矩是組織上的事，巧是運用上的事。就組織而言，便有所謂規矩。譬如文法告訴我們，他動詞可以用作授動式，也可以用作被動式。如（A）貓捕鼠，（B）鼠被貓捕。要由授動式改為被動式，須將原文的目的格提到主格的地位，再加一個被動性的助詞‘被’。這便是文法上的所謂規矩。但由運用上來說，我們說話總要從這兩式之中擇出一式來說，例如或說‘貓捕鼠’或說‘鼠被貓捕’，不會兩式同時並用。即使並用，也得把這兩式分個先後，到底孰先孰後，也得要有一點選擇的能力。如果選擇得當，那也便是所謂巧。巧不能從文法上除開，正如文法的運用不能從文法上除開，走或跳不能從腳上除開。我們不能因為生理學上不講開正步，隨

意走，或跳迦洛柏舞，跳華爾茲舞，便說腳上沒有所謂走所謂跳，同樣也不能因為文法上不說巧，便說文法上沒有所謂巧。在修辭上也有同樣的情形。引用孟子的話來解答文法和修辭的區別，實際並不能解答文法和修辭的區別。

二. 文法和修辭的區別

文法和修辭的區別，簡單地說起來，可說是在：文法是研究語言成素本身的各種關係，修辭是研究用語言來表示意思，語言和意思之間的各種關係。例如我的倉房裏的這一句：

這小房間將裝置這四個牀的主人的物品和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

文法將會告訴我們，‘這四個牀的主人的物品’和‘他們的行動’並‘他們的言語’都是名詞短語，這三個短語在句中的位置是同等的，即所謂格是一樣的，在這三個短語中間隔着的‘和’和‘與’便是連接這樣同等相連的詞語的接續詞。這樣告訴過後，我們對於語言的成素和成素的關係如已明瞭，文法的職務便算完了，文法便不再想說什麼了。文法給我們的重大貢獻是使我們能夠分析語言，把語言析成幾個成素而且看出這幾個成素之間的關係。使我們對於語言不致再像以先那樣囫圇吞棗。有了這種貢獻過後，語言本身的關係上面是應該沒有疑問了。但是語言和意思之間卻不一定就沒有疑問。例如剛纔引的這一句，或許就會有人問：‘這四個牀的主人的物品’是可以裝置的，‘他們的行動’卻怎樣裝置呢？‘他們的言語’更怎樣裝置呢？倘有這樣的問題起來時，我們便要有修辭學來解答。因為修辭學所研究的正是這種語言對於意思的‘適用’問題。像這問題，修辭學就會告訴我們，這叫做拈連辭。是

當甲乙兩項連說時，趁便借用適用於甲項說話的詞語來表現乙項觀念的一種修辭方法。修辭方法有時不能照字直解，應當以意逆志。例如這裡所謂‘這小房間將裝置……他們的行動與他們的言語’，意思就是說‘他們將在這小房間裏行動言語’。就應當作這樣的意思解。

像這樣不能照字直解的時候固然需要修辭學來解答，但我們在適用上會發生的疑問並不限於這樣不能照字直解的地方。例如畫記的這一段中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

‘一人騎執大旗前立’一小句，本來可以仿照它的前後各小句的樣式，寫作‘騎而執大旗前立者一人’為什麼不仿照那樣式寫成一樣？又如同篇下列一段中

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

‘一人杖而負者’實際不及寫作‘杖而負者一人’更自然，更與上下文協和，又為什麼不那樣寫？再如同篇的這一段中

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

所謂‘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實際便是說‘驢四頭’，又為什麼不直說‘驢四頭’，卻要說比三頭橐駝多一頭？像這些地方，雖然字句並非不可直解，但把它們給前後相類意思的表現法去一比較，也都可以發生疑問。這種疑問也是語言適用上的疑問。就是修辭上的疑問。我們一定要把它們問出一個所以然來，就是所謂規矩來，纔可斷定他偏不那樣說那樣寫偏要這樣說這樣寫的這個‘偏’偏得好不好，就是所謂巧不巧。譬如這裡的幾個問題，如果提出來

問，修辭學就會告訴我們，他所以偏不那樣說那樣寫偏要這樣說這樣寫，並無別的理由，只不過要使說話有變化，不呆板。因為這篇裏面記的東西很多，像‘騎而立者五人’這一段中，‘凡人之事三十有二’這一句以前的三十二個小句所記的便有一百二十三人做的三十二件事。這三十二件事固然一律可以用‘……者×人’一個式子來說，但說者以為這樣太像記帳了。故中間特別把‘騎執大旗前立’和‘杖而負者’兩小句變換了位次插在中間。使三十二句不致連排只是一個樣式。不致教人看了，覺得句法單調，呆板，不活潑，沒有氣勢。這種變法，在修辭學裏叫做錯綜。是專為避免單調平板用的。錯綜的方式有好幾種。像這樣變換語次的，是一種，叫做交蹉語次法。像‘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那一句那樣，為與前後‘橐駝三頭’等句立異，故意伸長句身的，又是一種，叫做伸縮文身法。這樣方法雖有小別，理由卻是一樣。就是要使句法有變化，不呆板。這樣理由明白過後，若要批判，也便可以施行批判。例如我們可以說這裡兩個交蹉語次法是用得好的，因為用了之後可以避免呆板的壞處，卻不會有別的壞處發生；這裡一個伸縮文身法卻是用得壞的，因為用了之後有了變化的好處，同時來了累贅的壞處。——總之修辭是研究語言的適用的。適用上也有約略有定的方式，就是所謂規矩。也像文法一樣，先要明白了規矩之後，纔能批判某一處用得^好或是用得^壞。

文選七七. 詩品六則司空圖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

之惠風^{*}，桂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日載歸^{*}。遇之匪深^{*}，
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自 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
逢花開，如瞻歲新。眞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
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疎 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當^{*}，與率爲期^{*}。築
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
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 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
人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
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 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
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
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曠 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
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旣盡^{*}，
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詩有各種不同之境界，隨人隨時隨地而異。唐司空圖著詩品一卷，分雄渾、沖淡、纖穠、沈著、高古、典雅、洗鍊、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等二十四品，各按其品，以四言韻語十二句描寫之。這里只選沖淡、自然……等六則。

司空圖（八三七——九〇八）字表聖，唐虞鄉人。咸通末進士。僖宗時知制誥爲中書舍人，不久卽解職去。晚年隱居中條山之王官谷，自號耐辱居士。朱全忠篡唐，召他做官，力辭不赴。及全忠稱帝，唐哀宗被弑，他不食嘔血死。所著有司空表聖集十卷。詩品二十四則別行於世。

語釋〔素處以默妙機其微〕平居淡素，守以沈默，其發露之機甚爲微妙，不落迹象。〔飲之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叫做‘太和’。飲之太和，極言其沖淡。〔獨鶴與飛〕鶴在禽類中最爲沖淡，今又與獨鶴同飛，其沖淡可知。〔惠風〕風之和緩者。〔荏苒〕和風吹拂之貌。〔閱音修篁美曰載歸〕聽音亦可稱‘閱音’，如看畫亦可稱讀畫。修篁，卽修竹。曰與載皆語助辭。美曰載歸，是說聽了美妙的竹聲而歸。〔匪〕與‘非’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形似，對妙機而言，就是迹象的意思。這是說，一落迹象，那一握手之間就不對了。〔著手成春〕此‘春’字殊難詮釋。舉例來說，猶如畫家在一幅素紙上隨便畫上幾筆便成一幅好畫，這也可說是著手成春。〔真與〕對‘強得’而言，是出諸自然並不強求的意思。〔薄言情悟悠悠天鈞〕薄言，發語辭。如詩‘薄言采之’。情悟，猶言默契或覺到。悠悠，無盡貌。天鈞，語本莊子齊物論，‘而休乎天鈞’。莊子的所謂天鈞，是受大自然陶冶

之意。這兩句是說與大自然相默契。〔惟性所宅〕宅，安居之意。言隨性所安。〔真取弗羈〕言任其天真，弗受拘束。〔拾物自當與率爲期〕任取一物，卽自當意。但教合乎真率的標準。〔倘然〕倘佯自適之貌。〔天放〕莊子馬蹄：‘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爲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天放，卽無拘束之意。〔娟娟〕清奇貌。〔漪流〕水波如錦文曰漪。漪流，有微波的流水。〔汀〕水際的平地。〔可人〕可愛可親或可取的人。〔屨〕與‘屐’通，屨之泛稱。〔載瞻載止〕載，語助辭。言常常在那裏停步眺望。〔空碧悠悠〕空碧，指天空。悠悠，廣漠無際貌。〔登彼太行翠繞羊腸〕太行，山名，在今山西界。翠，指那蒼翠的山色。凡山路之縈曲險峻者稱爲‘羊腸’，太行山上有羊腸坂。〔杏靄流玉〕杏靄，雲霧遮遏貌。流玉，卽流水。〔悠悠〕不盡貌。〔力之於時〕言用力亦隨時間而不同，例如農夫力田，春耕夏耘，各隨時間爲轉移。〔聲之於羌〕羌，疑指羌笛，羌笛之聲清越委婉。〔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有如路徑，好像是一直去的，但已經回轉來了；又看去像很幽深的，但實際上卻又不隱藏。總是形容委曲的境界。〔水理漩洑〕水理，卽水之波紋。漩洑，回環往復之貌。〔鵬風翱翔〕鵬鳥在空中乘風盤旋。莊子逍遙遊稱鵬鳥乘風扶搖而上，卽此語所本。〔道不自器與之圓方〕言如大道之通融萬物，不以一器自拘，惟因事物之或圓或方而與之圓方。〔尊〕與‘罇’同。〔日往烟蘿〕蘿蔓生，所以加上一個‘烟’字以形容之。日往烟蘿，意思是說天天到那些幽靜的地方去飲酒尋樂。〔杖藜行歌〕拄了藜杖在那里歌唱。〔孰不有古南山峨峨〕南山，卽終南山，峨峨，巍然高聳貌。言人生孰無死而作古的時候，只有那巍然高聳的南山才終古如此。

文選七八 詞品六則 郭 麀

幽 秀

千巖巉巖^{*}，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疎花，娟若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高 超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冷冷好風。卽之愈遠，尋之無踪。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莫窮其通。回顧藪澤，翩哉蜚鴻。

雄 放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陣，登高一呼。如波軒然，蛟龍牙須。如怒鶻起，下盤浮圖。千里萬里，山奔雷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清 脆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爲芳香。芭蕉灑雨，芙蓉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神 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媿。其秀在骨，非鉛非脂。渺渺若愁，依依相思。

含 蓄

好風東來，幽鳥如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衆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管，

快作數弄^{*}。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自唐司空圖作詩品後，有模倣他的體裁作‘文品’‘賦品’等等。清郭麐亦做詩品體撰詞品，分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韻、感慨、奇麗、含蓄、連峭、穠艷、名雋等十二品。這裡只選他六則。郭麐字祥伯，號頻伽，清吳江人。嘉慶間貢生。長於詩及古文。善飲酒，醉後畫竹石，別有風致。晚年僑居嘉善以終。所著有金石例補、靈芬館全集。

語釋 [峨峨]高峻貌。[娟]幽秀貌。[嫣然]巧笑貌。[目成]以目通意叫做‘目成’，語本楚辭。[冷冷]風和貌。[翻哉蜚鴻]翻哉，鳥疾飛貌。蜚與‘飛’同。[軒然]大波貌。[須]與‘鬚’同。[如怒鵠起下盤浮圖]鵠，是一種兇猛的鳥。浮圖即寶塔。如鵠之怒起而飛，下望浮圖盤旋，所以極言其雄放。[絲簧]絲，琴瑟之類。簧，笙竽之屬。[哀家一梨]世說：‘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噴曰：‘君得哀家梨，頗復蒸食否？’注：‘舊說，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釋。’因此後人使用‘哀家梨’三字來形容清脆。[細柳初絲]柳條細長如絲，故稱柳初發條為‘初絲’。[卻扇一顧]古時女子常以扇障面，如何遜看新婦詩云：‘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粧。’卻扇一顧，謂除掉了扇子一回顧。[羣妍皆媿]美好曰‘妍’，醜惡曰‘媿’。言羣妍與美人相形之下，都見得難看了。[非鉛非脂]鉛即粉，言她的美秀出自天生，不是用脂粉塗飾出來的。[啾]音弄。鳥的歌聲。[陽春在中萬象皆動]在初春的時候，萬象已動，但並未十分感覺到春的到來，所以說‘陽春在中’。例如下面所說‘一花未開，衆綠入夢’，顯然沒有到萬花齊放的境界，這境界最爲含蓄不盡。

〔微詞〕說話說得有含蓄不十分顯露，叫做‘微詞’。〔玉管〕管，古樂器名，其制已失傳，大約如簫笛之類。玉管即玉所製之管。〔弄〕吹樂器叫做‘弄’，如吹簫亦稱‘弄簫’。〔望之邈然鶴背雲重〕邈然，渺遠貌。鶴在有雲的天空中飛翔時，遠望起來，好像牠背上壓着重重的雲，這境界也是含蓄之至。

文 話

二五. 文字的品格

最近我們選讀了司空圖的詩品六首，郭麐的詞品六首。‘品’是什麼呢？就是品格。我們接觸許多的人，覺得他們表現於言語、行動間的各不相同；有的人豪放不羈，有的人拘謹自守，有的人熱情充溢，有的人逸趣橫生；總括起來說，就是他們各有各的品格。人所稟的氣質是各異的，所處的環境又不能盡同，所受的教育（包括狹義的學校教育和廣義的社會教育以及從人羣中得來的習染而言）也大同而小異，這些合併起來，便成為各不相同的品格。我們分辨出這個人與那個人，不單從他們的聲音與笑貌，有時也根據他們的品格。譬如人家說某一件事是張三做的，我們卻說不見得吧，因為做這件事不合於張三的品格。又如我們聽見人家傳說一番話，我們便說這好像是李四的話呀，因為牠合於李四的品格。可見我們認識某人之所以為某人，除聲音、笑貌而外，還在他的品格。又可見品格是差不多可以代表一個人的，即使這個人不在我們眼前，在我們的意念中，也可以把他的品格鉤摹出來。

有一句大家熟習的話叫做‘言為心聲’。心裏怎麼想，口裏就怎麼說，這確是非常自然的事。誰的心都是看不見的，但聽了說話就會知道了心，因為說話是‘心聲’呀。把說話寫到紙面便是文字，

所以文字也是‘心聲’。人既有各自的品格，那末作為‘心聲’的文字當然也有各自的品格：這是不待解釋的。

在寫作技術尚未達到純熟地步的人，往往心裏怎麼想時，筆底下未必就能怎麼寫；他不能自由指揮他的筆，他的筆便把他的‘心聲’打了折扣，或者竟改變了原樣。因此，要從他的文字中間看出什麼品格來是不容易的。但是當他的寫作技術達到了純熟地步的時候，怎麼想固然就怎麼寫了，並且在一個字、一句短句等細微之處，也顯露出他的品格來；人家一看，就會知道這是他的文字，決不是你的或者我的。古今文家的文字各有各的品格，司馬遷決不同於司馬光，魯迅決不同於朱自清，其原由就在此。

文字的品格既導源於人的品格，所以是自然成功而很難強致的。在一些把寫作文字當作遊戲事件的人，他們常常拋開了自己，學這個，學那個，希望練成別人的文字裏所具有的品格。他們所得到的報酬多數是失敗。其實，即使成功了，又有什麼意思？在文學史上，仿效的、學步的文家通常是被輕視的。至於一般並不想做文家的人，他們寫作文字完全為着應付實際的需要。有意見要發表，纔寫一篇論文，有情意要傳達，纔寫一封書信，又何必裝模作樣，仿效別人的文字裏所具有的品格呢？丟開了仿效的心思，惟求寫作技術達到純熟地步，那時候，即使是不想做文家的人，寫成的文字也會具有獨自的品格的。

別人的文字裏所具有的品格既無關於我們的寫作，那末這一則文話談‘文字的品格’做什麼呢？回答是：供我們鑑賞文字時作為參考。請仍將人的品格作譬喻。我們固然不能同別人交換品格，或者取別人的品格據為己有，可是我們應該能夠識別各人的品格。某人是豪放不羈的，某人是拘謹自守的，某人是熱情充溢的，

某人是逸趣橫生的，……體會得愈多，‘知人’的能力也愈廣。這不是很有益處的事情麼？我們要懂得一點文字的品格，情形正與此相同。司空圖作詩品，郭麐作詞品，他們猶如告訴人家說，在許多人中間，有怎樣怎樣不同的若干種品格罷了。

然而他們說的是詩、詞，就可以借來指說各體的文字麼？回答是：可以的。因為無論散文和韻文，牠們同樣是‘心聲’，牠們的品格同樣導源於人的品格，所以論詩、詞的品格的詩品、詞品也可以用來談散文。詩品原來有二十四品，詞品原來有十二品，我們從牠們中間各選了比較重要的六品。其實文字的品格又何止二十四品與十二品，司空圖和郭麐也只說了他們所體會到的罷了。

說明一種品格，普通用形容詞或者形容語；如說某人‘豪放’，便是用形容詞，若說某人‘豪放不羈’，便是用形容語了。但是什麼叫做‘豪放’和‘豪放不羈’呢？這當然可以用許多的話來解釋；然而總不及一句話也不解釋，卻指一個‘豪放不羈’的人給人家看來得容易使人明白。因為你的‘豪放’和‘豪放不羈’原是從印象得來的，而指一個‘豪放不羈’的人給人家看，正是叫人家得到同樣印象的最妥當的辦法。你接觸了這個人的言語、行動，覺得他有‘豪放’的品格；你要說明‘豪放’和‘豪放不羈’。便說像這個人的品格就是；人家一接觸他的言語、行動，也就心領神會，不煩解釋了。

因此，詩品、詞品裏指說文字的品格都不純用解釋，卻描寫出許多的境界來。如沖淡裏的‘猶之惠風，荏苒在衣’，自然裏的‘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疎野裏的‘築室松下，脫帽看詩’，清奇裏的‘娟娟羣松，下有漪流’，委曲裏的‘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曠達裏的‘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幽秀裏的‘千巖巉巖，一壑深美’，高超裏的‘行雲在空，明月在中’，雄放裏的‘海潮東來，氣吞江湖’，清脆裏的‘美

人滿堂，金石絲簧’，神韻裏的‘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含蓄裏的‘一花未開，衆綠入夢’：這些境界都給你一個明白、深刻的印象。根據了這些印象去體會‘沖淡’‘自然’……，就不止認識一些形容詞了；再去看其他的文字，彷彿遇見了‘猶之惠風，荏苒在衣’，‘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的境界，便知道這篇有‘沖淡’的品格，那篇有‘自然’的品格……。鑑賞的能力於是進一步了。

現在試舉出一些文字來，指說牠們具有那一種品格，以便再看別的文字時，得據以類推。

如陶潛的歸園田居，語句是樸素的，意境是閒適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等語，看來都很平常，但細細翫味，卻有無窮的妙趣。把這幾首詩通體諷誦，便覺得像對着一幅簡筆的淡墨山水畫，這樣看有意味，那樣看也有意味，但那意味又幾乎難以言說。這就是具有‘沖淡’的品格的。

如王維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真所謂‘俯拾即是’，把當前的情景攝入詩中。但是這種印象又何等地勾人凝想啊！這就是具有‘自然’的品格的。

如周作人烏篷船，說的是烏篷船的體製，坐烏篷船的趣味，以及怎樣玩賞紹興的景物，一種恣情適意的神態，表露在字裏行間。所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就是指這樣的意境而言。所以這一篇是具有‘疎野’的品格的。

要體會文字中‘清奇’的品格，我們可以翻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來。那篇寫荷葉與荷花，寫池面上的月光，寫池周圍的景色，真是描繪出了一個神奇的境界。試與詩品中所謂‘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

悠。’的境界對比，就會知道雖非同境，卻是同類的東西。

要體會文字中‘委曲’的品格，我們可以翻出 M. D. 的大澤鄉來。這一篇敘述被困在霧雨中的軍官和兵士的故事，不是頗合於詩品所說的‘似往已邇，如幽匪藏’麼？

如馬致遠的秋思就有‘曠達’的品格。不求名利，不愁世苦，只因人生無常，但期及時行樂；末了的‘分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一種達觀玩世的神態活躍紙上。這種封建時代地主階級的人生觀，在今日原是絕對要不得的。但是我們無妨知道從前人中有懷着這樣一種人生觀的；而研究文學時，尤必須知道從前的文學被這種人生觀支配，達到怎樣的程度。

細讀康橋的早晨和綠，就知道什麼是‘幽秀’。翫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待坐章，就知道什麼是‘高超’。諷吟望江道中、黃州兩首七律，注意‘吾道非邪來曠野，江濤如此欲何之’，‘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等語，就知道什麼是‘雄放’。若誦醉吟（水調歌頭）的詞，就知道什麼是‘清脆’。書江西造口壁（菩薩蠻）是‘感慨’，背影也近於‘感慨’。先妣事略語多不盡，便是‘含蓄’。

練習 除這裡提及的以外，試就讀過的文篇中，指出它們的品格，近於我們所舉的十二品者。

文選七九 小園賦 庾信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眠。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

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況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舅甥不別，蝸角蚊睫，又足相各者也。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敲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牕，行敲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狸並窟，乳鷓重巢。連珠細茵，長柄寒匏；可以療饑，可以棲遲。敝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於叢著，金精養於秋菊。棗酸梨酢，桃杼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試偃息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三春負耜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駟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以蕘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鳥之吟，幾行魏顛之命。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

髻梁鴻之妻。燦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昔早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門有通德，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擢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百齡兮倏忽，光華兮已晚。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賦是文體的一種。因為文中用韻，所以一向多說是‘古詩之流’。它的形質，也隨時代而不同，約可分為四種：從屈（原）、宋（玉）到兩漢，大都鋪張揚厲，而文句不必對偶，稱為‘古賦’；三國到六朝，漸尚俳偶，時有對句，稱為‘俳賦’；入唐而後，以詩賦取士，作賦的漸由俳句而變為很工整對句，稱為‘律賦’；宋人承韓（愈）、柳（宗元）古文運動之後，遂以散體的議論文用韻作賦，既和俳賦、律賦不同，又和古賦有別，就稱為‘文賦’。（按：所謂古賦、俳賦……等等名稱，都是後人所加，在當時並無這種名稱。）這篇是屬於俳賦一類，但對句漸工，實已開律賦之端。作者本為南朝梁人，後因奉使至西魏，被西魏所強留，就留在北朝做官，但他心裏卻很不願意。這篇賦是他借題發揮，前半寫小園景物，後半寫留戀鄉關，帶有極濃厚的感傷氣分。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北朝新野人。初仕南朝梁，奉命使西魏，被留不遣；周明帝、武帝都好文學，所以很優禮他，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人就稱他爲庾開府。今存有庾開府集。他的文章，以豔麗見長；與徐陵齊名，世稱‘徐庾體’。

語釋〔若夫〕發語辭。夫，音扶(ㄉㄨ)。〔巢父〕相傳堯時有隱君子許由，夏常居巢，冬則穴處，故一號巢父。父，音甫(ㄉㄨ)。
〔壺公〕神仙傳：‘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也。’按：本篇開首四句，無非是說明雖一枝之上，一壺之中，也可以坐臥遊息，不必有高堂大廈而已。〔管寧〕蔡牀雖穿而可坐。管寧字幼安，三國魏朱虛人。高士傳說他‘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按：古人坐時跪其兩膝，兩足向後，所以管寧那隻坐了五十年的木榻，當膝的地方都穿了。(若兩足向前，以手據膝，則形狀像箕一般，就稱爲‘箕踞’。那是不規則的坐法。)蔡牀是指一種質朴的木榻。〔嵇康〕鍛竈。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譙郡人。文士傳說他‘性絕巧，能鍛鐵’。鍛竈，就是煉鐵的竈。〔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後漢書樊宏傳：‘樊宏，南陽湖人。父重，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注。’連闔洞房，就是門戶房屋相通連的意思。〔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王根字稚卿，元城人。漢元帝王皇后的庶弟。封曲陽侯，官至驃騎將軍。漢書元后傳說他‘驕奢僭上，赤墀青瑣。’按：階上之地叫做‘墀’。瑣，就是窗格子。用紅色塗漆階上之地叫做‘赤墀’。用青色塗漆窗格子叫做‘青瑣’。從前皇帝的宮室才有這體制，臣下的私宅，不應當這樣的。又，赤墀這裏作‘綠墀’，和漢書不同。〔聊以擬伏臘〕伏日在夏，臘日在冬，所以伏臘就是寒暑的意思。‘擬伏臘’與‘避風

霜’相對，那擬字便含有躲避及抵擋的意思。〔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晏嬰字平仲，春秋齊國的賢相。左傳昭公三年：‘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奢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潘岳字安仁，晉中牟人。他著閒居賦，中有‘退而閒居於洛之埃’及‘陪京汭伊，面郊後市’的話。洛水在洛陽城南，所以他的住宅是面對洛陽城的。〔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舊說相傳，鶴性機警，至八月白露降，便高鳴以相警戒，移徙其所宿處，以防意外（見埤雅）。又左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這裡就運用了這個故事。意思是說，黃鶴怕受拘束，所以見白露降就高鳴相警戒。牠決不願意乘着輪軒，受人宦養。以喻北朝強迫他做官，實非出自他的本意。〔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爰居，海鳥名。國語魯語：‘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又左傳文公十三年：‘臧文仲祀爰居’。鐘鼓，皆古祭祀時所用樂器。這是說，爰居之來，原為避海風，並不想受人們的祭祀。寓意和上兩句相同。〔陸機則兄弟同居〕陸機字士衡，晉吳郡人。太康末年，和他的弟弟陸雲（字士龍）同入洛陽。有人見他們兄弟倆同住參佐廡中，三間瓦屋，機住西間，雲住東間（見世說新語）。〔韓康則舅甥不別〕韓康即韓康伯。韓康伯名伯，晉長社人。他是殷浩之甥，殷浩一向很賞識他。後來殷浩因事被流放，伯隨至徙所，過了一年才回都，浩送至渚側，口吟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見晉書殷浩傳）。按庚信本吳人，流寓長安，心懷故鄉，所以引陸機

韓康二人在羈旅時的情況以自比。〔蝸角蚊睫〕莊子則陽：‘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爲驚。’按：蝸角蚊睫，都是極言其小。〔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淮南子齊俗：‘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坏而遁之。’按：爾乃，發語辭。窟室，卽地窟。屋後牆叫做‘坏’。（淮南子作坏，坏與坏同。）這是說他一向喜歡喝些酒，不問政治，原是鑿坏而遁的一流人物。〔琴號珠柱〕琴有柱，以珠飾之，故稱‘珠柱’。〔書名玉杯〕漢董仲舒所著書，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見漢書董仲舒傳）。〔有棠梨而無館足醪棗而非臺〕漢甘泉宮有棠梨館。酸棗，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延津縣北，相傳其地有韓王望氣臺。這是說他小園中但有梨棗而無臺觀。〔敲側〕不整齊貌。〔山爲簣覆地有堂坳〕盛土的竹器叫做‘簣’。地窪下處叫做‘堂坳’（見莊子逍遙遊）。這是說園基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藏狸並窟乳鶻重巢〕狸，善伏之獸，卽俗所謂‘野貓’。因其善於躲藏，故稱‘藏狸’。窟，獸穴。乳鶻，卽小鶻。這是說他的小園裏有獸窟，有鳥巢。〔連珠細茵〕細草連貫如珠，像鋪着茵席一般。一說，‘言其草實可食，歷歷如貫珠也。’（見倪璠庾子山集注。）〔長柄寒匏〕世說新語：‘陸士衡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蘆得種來否。’按：匏又稱壺蘆，蔬類植物，屬葫蘆科，其實長大，首尾粗細略同。又一種上部細長，一端圓大者，叫做‘縣匏’，老熟者剖之爲瓢，用以舀茶酒，俗稱‘茶酒瓢’。〔可以療饑可以棲遲〕言己在小園，並鳥獸以棲遲，有植物以療饑，本來不想求

什麼富貴。〔敝區〕歪斜貌。敝同‘敝’。〔茅茨〕用茅草蓋屋，叫做‘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這是說他的園小而處所亦極狹陋。妨帽，礙眉，形容其處所之低。〔坐帳無鶴〕神仙傳：‘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爲介君；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即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意思是說他自己沒有介象那般仙術可還建鄴。（按那時候梁都建鄴，而作者被北朝所留，所以思歸故國。）〔支牀有龜〕史記褚先生補龜策列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不死。’這是說他久羈長安，倒像那支牀之龜了。〔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歷陵地名，（在今江西德安縣東）漢屬豫章郡。宋書五行志：‘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日，忽更榮茂。’歷陵枯木，即豫章枯樹。睢陽亦地名，（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就是春秋時宋國的地方。呂氏春秋：‘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是宋國人，故云‘睢陽亂絲’。這兩句的意思是說，心灰如槁木，髮白像亂絲。（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如素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夏日炎熱，故可畏。秋氣蕭索，故可悲。今非夏日而亦畏怖，非秋天而亦悲傷，則其平日之毫無樂趣可知。〔雲氣蔭於叢蓍〕蓍，蒿屬，叢生，古取其莖以爲占筮之用。史記褚先生補龜策列傳：‘聞蓍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金精養於秋菊〕玉函方：‘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酢〕音措（ㄘㄨˋ），味酸而帶鹹叫做‘酢’。〔攄〕音思（ㄕㄨㄛˊ），

山桃。爾雅釋木：‘梔桃，山桃。’注：‘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生山中者名山桃。’〔莫音郁。即郁李。參看前一個賣汽水的人注。〕〔名爲野人之家是爲愚公之谷〕後漢書逸民傳：‘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覩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爲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按：野人之家，愚公之谷，無非是說隱士之居而已。〔抽簪〕簪，首笄；古時束髮，用簪連冠於髮，使冠不墜。若隱士則往往散髮不冠。抽簪，就是隱居的意思。〔實無水而恆洗〕莊子則陽：‘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郭象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曰陸沈。’沈，音陳（ㄉㄨㄣˋ）。〔三春負耜相識〕倪璠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按：高士傳所載，只說在春天披裘拾穗，並無負耜字樣，或他書另有負耜相識故事，待考。〔五月披裘見尋〕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鎌！”公瞋目拂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問葛洪之藥性〕葛洪字稚川，晉句容人。著有抱朴子內外篇，內篇多講方藥神仙及卻病延年之法。〔訪京房之卜林〕

京房字君明，漢頓丘人。研究易經，長於占卜之術。〔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萱草，一名‘忘憂草’。紫華，一名‘長樂花’（見傅咸紫華賦序）。這是說他在長安即境傷懷，看園中花草都含着憂愁。〔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莊子至樂：‘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這是說他自己宜如飛鳥之棲深林，游魚之潛重淵，今乃失其故性，實非本意。〔寒暑異令乖違德性〕他以南方人而僑居北方，南北氣候不同；加以在北朝做官，也和他的本性不合，所以這樣說。〔崔駰以不樂損年〕崔駰字亭伯，東漢安平人。竇憲為車騎將軍，辟他為掾屬。他見竇憲驕橫不法，屢進規諫，不為竇憲所納，反借端出他為長岑長，因此鬱鬱不樂而死。〔吳質以長愁養病〕吳質字季重，三國魏濟陰人。魏略：‘吳質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鎮宅神以藟石〕藟即‘埋’字。淮南畢萬術：‘埋宅四隅家無鬼。’又急就篇：‘石敢當。’顏師古注：‘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現在還有人在住宅的對面埋石書‘石敢當’三字，即其遺意。〔厭山精而照鏡〕抱朴子登涉：‘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厭，就是鎮壓的意思。〔屢動莊鳥之吟〕史記陳軫傳：‘昔越人莊鳥，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否？”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

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此以莊烏之仕楚而猶作越吟，喻己之仕北而常思南歸。〔幾行魏顥之命〕左傳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顥曰：“必嫁是，”疾甚，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顥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這是說他去梁仕魏，常常思念故國，疾病至於昏亂。〔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薄晚，猶言‘傍晚’。這是說他一家老小都在長安。〔蓬頭王霸之子〕後漢太原人王霸，立志不做官，他的妻也和他志同道合。霸和同鄉人令狐子伯，向有交情，後來令狐子伯做了楚國國相，子伯的兒子也做了官。子伯命他的兒子送信給王霸。王霸的兒子方在田裏耕作，聞有貴客來，便放了耒耜來見客，他見來客衣服華貴，車馬僕從又很多，自己是一個農夫，不覺慚愧起來，連頭都不能仰視。王霸見了這種樣子，也頗有慚色，客人去後，他就臥着不起。他的妻問他爲什麼。他說：‘我見子伯的兒子，衣貌齊整，舉止大方，而我的兒子則蓬頭赤足，不懂禮貌，見了客人頭都仰不起來，不覺使我爽然如有所失。’他的妻道：‘你一向不慕富貴，現在子伯的富貴，那裏及得來你的清高，怎的忘記了你一向的志操，而以兒子的舉動粗野爲可恥！’王霸聽了，笑道：‘原來如此！’從此他就決意做一個隱士了。（見後漢書逸民傳。）〔椎髻梁鴻之妻〕梁鴻字伯鸞，後漢平陵人。娶同縣孟姓女爲妻。初結婚時，他的妻很講究裝飾，他竟不去理她。他的妻便換了布衣服，把頭髮隨便束成一個椎一般的髻，梁鴻見了，大爲高興，說：‘這樣才真配做梁鴻的妻了！’（見後漢書逸民傳。）〔騷騷〕風聲。〔慘慘〕天昏暗貌。〔聚空倉而雀噪〕漢蘇伯玉盤中詩：‘空倉雀常苦饑。’卽此語所本。〔驚懶婦而蟬嘶〕崔豹古今注：‘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

寒則鳴。一云，南齊呼爲懶婦。’宋均說：‘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同催促之促）之。據此，驚懶婦者乃蟋蟀而非蟬。這里卻說‘蟬嘶’，可見前人用典，往往隨意變化，不爲古人所尼。〔昔早濫於吹噓〕此句以下，寫他從前在梁朝做官時的情形。韓非子內儲說：‘齊宣王使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後人因謂無才而居其位爲‘濫竽充數’。這里是說他從前在梁朝做過官，但亦不過濫竽充數而已。〔藉文言之慶餘〕文言，易十翼之一，專釋乾坤二卦的卦義者，相傳爲孔子所作。易乾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里是說他在梁朝做官，靠着祖先的餘德。〔門有通德家承賜書〕後漢鄭玄，北海高密人。孔融爲北海相，對鄭玄很敬重，特命高密縣爲立一鄉，稱鄭公鄉，其閭門號通德門（見後漢書鄭玄傳）。漢書敘傳：‘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這是說，他的祖先在梁朝，也像漢朝的鄭氏、班氏一樣有名聲。〔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廬〕漢未央宮北有玄武觀。又漢宮殿有鳳凰殿。廬，與‘墟’同。〔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釐，音僖，祭餘之肉。宣室，漢未央宮前的正室。漢書賈誼傳：‘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又漢揚雄常受命作長楊賦。直廬，直宿所止之廬。按北史庾信本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從‘或陪玄武之觀’句起至此，皆寫當時受梁朝優遇的情形。〔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魏降將侯景作亂，攻陷臺城，帝餓死。其後元帝遷都江陵。這四句就是寫侯景之亂。山崩川竭，亡國之

徵，見史記周本記。冰碎瓦裂，是指當時的局勢如瓦解冰裂一般。大盜，指侯景。潛移，謂侯景潛位稱帝，移轉了梁朝的國祚。長離永滅，當是指梁武帝的餓死。〔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三危，山名。在今甘肅敦煌縣南。三峯聳峙，如危欲墮，故名。九折坂，在今四川榮經縣西邛崃山。山路艱險，登者迴曲九折，故名。按：三危九折本險地，而直轡以往，視若平途，致遭摧碎。指梁武帝納侯景之降，以致有此亂事。〔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荆軻入秦，燕太子丹餞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見前荆軻傳。蘇武字長卿，漢杜陵人。武帝時奉命出使匈奴，被匈奴拘留，在匈奴住了二十年才回國。這兩句是比喻他出使魏國，身留長安。〔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滯，因名萬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這兩句說他身在長安，常有鄉關之思。〔龜言此地之寒〕水經注引車頻秦書說：‘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這是說他身羈長安，如客龜一般。又他常想歸江南，不欲客死異地，也和那客龜一樣。〔鶴訝今年之雪〕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也。”於是飛去。’按梁元帝承聖三年（公元五五四）十一月，西魏陷江陵，元帝出降，十二月，被殺。此以元帝死比之堯崩；而江陵陷落及元帝被殺都在冬季，故云‘鶴訝今年之雪。’〔百齡兮倏忽光華兮已晚〕倏忽，言光陰過去之速。光華，猶言‘年華’，這是說他壯年遭喪亂，光陰倏

忽，遂成暮齒。〔不雪雁門之蹻〕漢段會宗爲西域都護，三年職滿，爲沛郡太守，徙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後復爲西域都護，他的朋友谷永給他信說：‘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蹻。’見漢書段會宗傳。雪，洗雪。蹻，音崎（< 1 ），遭遇不偶的意思。段會宗爲雁門太守，坐法免官，所以說‘雁門之蹻。不雪雁門之蹻，就是說他自己的遭時不遇。〔先念鴻陸之遠〕易漸卦九三爻辭：‘鴻漸于陸，征夫不復。’這是說他自己遠征不復返。〔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古來相傳，雀入大海變爲蛤，雉入淮水變爲蜃。又古時道家煉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見抱朴子。這是說他雖在北朝做官，但還是心向南朝，不像雀雉一入淮海，便變爲蜃蛤；亦不像金丹之藥，一經洪爐燒煉，可轉變他的性質。〔不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三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戰國策：‘昔騏驎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而鳴之，知伯樂知己。’這兩句是比喻他不能死節，終低着頭做北朝的官。〔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易屯卦：‘天造草昧。’天造，猶言‘天道’。昧昧，渺茫貌。渾渾，昏昧無知貌。這是說，天道渺茫，非人所能知。

文選八〇. 前赤壁賦 蘇 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

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漢末，周瑜大破曹操軍於赤壁（見前赤壁之戰）。這一次戰爭的結果，就漸漸形成了魏、蜀、吳三分中國的局面，所以赤壁之戰為後人所豔稱。宋蘇軾因二次遊赤壁，作前、後赤壁賦以寄慨。然湖北所謂‘赤壁’者凡有四處：一、在嘉魚縣東北江濱；一、在黃岡縣城外，俗名赤鼻磯；一、在武昌縣東南七十里，又名赤磯，亦名赤圻；一、在漢陽縣沌口之臨漳山，有峯名烏林，俗亦稱之為赤壁。周瑜破曹軍處乃嘉魚縣東北之赤壁，而蘇軾所遊者則為黃岡縣城外之赤鼻磯，當時他誤會了，以為這就是周瑜大破曹軍處，按：本篇乃是有韻之散文，雖名為‘賦’，與度信的小園賦等大不相同，可以歸入‘文賦’一類。

語釋 〔壬戌〕宋神宗元豐四年，當公元一〇八一年。〔七月既望〕陰曆十五日叫做‘望’。既望，就是十六日。按：元豐四年七月十六日，正當公元一〇八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依陳垣中西回史日曆推算）。〔蘇子〕蘇軾自稱。〔舉酒屬客〕舉起酒杯，邀客共飲。〔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陳風月出篇首章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窈糾與窈窕聲近，當時所歌，即月出的首章。〔斗牛〕兩星名。斗即北斗星；牛即牽牛星。〔縱一葦之所如〕一葦，喻小舟。言任這隻小舟蕩漾開去。〔凌萬頃之茫然〕萬頃，喻江面之廣闊。這是說，放着一葦似的小舟，在那茫然無際的大江裏浮泛着。〔浩浩乎如馮虛御風〕浩浩，廣大貌。馮，與‘憑’同。言乘小舟遊大江，如憑虛乘風而

行。〔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飄飄，高舉貌。世稱成仙爲‘羽化’，謂其飛昇變化，像生了羽翼一般。這是說，在那大江之中，飄飄然像遺棄世俗而成了神仙一般。〔扣舷而歌之〕敲着船邊而歌。〔桂棹兮蘭槳〕‘桂’與‘蘭’皆名詞作形容詞，猶帳稱‘芙蓉帳’，簾稱‘珠簾’。〔擊空明兮泝流光〕月映水中，謂之‘空明’。逆流而上叫做‘泝’。流光，就是指那水中流動的月光。這是說，把棹槳擊着那流動的水裏的月光泝流而上。〔渺渺兮予懷〕這渺渺兩字和前面詞品裏所說的‘渺渺若愁’的渺渺差不多。渺渺兮予懷，正是他一種說不出的心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古人往往用‘美人’兩字寫其心情的寄託所在，屈原的離騷中常常用之。望美人兮天一方，無非說他心懷遼闊，寄託深遠而已。〔洞簫〕古簫管皆比竹而成，其下有底，無底則稱‘洞簫’。今通常單管之簫，管底開豁者爲‘洞簫’。〔嫋嫋〕音烏(ㄅㄨ ㄟ)，餘音不絕叫做‘嫋嫋’。〔不絕如縷〕絲縷纖細，易於斷絕。不絕如縷，喻其聲之凄婉欲絕。〔舞幽壑之潛蛟〕幽壑，即深壑。這是說，簫聲宛轉，像潛伏在深壑中的蛟龍起舞一般。〔泣孤舟之嫠婦〕嫠，音離(ㄌㄧ ㄉㄨ)。嫠婦即寡婦。言簫聲凄婉，如孤舟嫠婦之啜泣。〔愀然〕傷感貌。〔危坐〕肅然正坐。〔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曹操短歌行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曹孟德〕曹操字孟德。〔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夏口，見前赤壁之戰注。武昌，即今湖北鄂城縣。按：夏口即今之武昌，黃岡在今武昌與鄂城之間，故在赤鼻磯可以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言山與川相繆結，遠望蒼蒼茫茫，不甚親切。〔周郎〕即指周瑜，見赤壁懷古注。〔破荊州下江陵〕見赤壁之戰。〔舳艫千里〕方長之船叫做‘舳艫’；一

說，船首叫做‘舳’，船尾叫做‘艦’；總之，舳艦卽船之代稱。舳艦千里，極言曹操順江而下時戰船之多。〔槩〕與‘稍’同。矛長丈八叫做‘槩’。〔匏尊〕以匏爲酒樽，叫做‘匏尊’。〔寄蜉蝣於天地〕蜉蝣，蟲名。夏秋之交，近水而飛，往往數小時卽死，故有朝生暮死之說。此謂人生在世，如蜉蝣之寄生於天地，極言其生命之短促。〔渺滄海之一粟〕滄海，大海。言人在世界上，其渺小等於大海中的一粒粟。〔須臾〕很少的時間叫做‘須臾’。〔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斯與‘此’同，指水而言。言水雖這樣日夜不停的向東流去，但江中的水依舊在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虛，虧缺的意思。彼，指月而言。言月雖有時盈滿，有時虧缺，但月還是月，到底他的本身並沒有消長。〔肴核〕肴與‘殺’同。肴核，卽指當前盛菜蔬的盃盞。〔枕藉〕縱橫相枕而臥。

修 辭

三. 語言的適用法

語言的適用法有兩大類。第一類是將意思簡單明白地說出便算的。例如

$$2 + 2 = 4$$

我們只要說二加二等於四便算了。我們自己不會動感情，別人想必也是不會動感情，這是無論在什麼情境之下都是一樣的，我們不必替它張揚，也無庸替他隱諱，而且也無法替他張揚隱諱。像這樣的時候語言只要能夠隨着意思如實地說出，便好。若要努力，也只求其字字有用，字字明確，沒有字語上的錯誤，沒有文法上的錯誤。像這樣的時候說話的條件極其簡單，只要沒有毛病便好。所謂努力，也只是消極地要他沒有毛病的努力。像這樣時候的修辭，修

辭學上就叫做消極修辭。

消極修辭是字字如實的，結果用這種方法說出的話也就可以字字如實去解。例如數學講義的字句，便是這樣的。在數學講義裏說二加二等於四，就是四，不會是別的，也不能說作別的。

但是還有一類，卻有時會是別的，而且可以說作別的。即就數字來說，也有這種情形。例如美猴王一篇裏

衆猴聽說，即拱服禮拜，都稱千歲大王。

一句裏的‘千歲’的‘千’字，便是這樣的。‘千歲’是一個祝頌辭，意思只是表明極久，並不一定要呆呆板板地把‘千’字解作‘千’。即把‘千歲’解作‘萬歲’也未嘗不可。若以現在祝頌的習慣來說，‘萬歲’倒比‘千歲’通行些。

這種時候適用語言，便不像只要質直說來便算時候那樣簡單。這一面仍要顧到意思，仍舊要把意思說得使人懂，一面又要把語言表現得恰恰適合當時的內外情境。遇到情境非常特別或非常複雜的時候，爲了適合它起見只得把意思略略變了相，或把語言略略改了樣。於是意思之間或語言之間或語言和意思之間便有不盡可解或不可呆解的異狀出現。這類異狀，在論學的說話中是少見的。因爲講學必得嚴定界說，老實說話。活動的是理知作用。理知是氣度嚴冷，毫不遷就的。說話上自然很少顧念情境的地方。然而那也只限於講那抽象的東西，例如數學，尤其是數學中的代數，幾何之類。其餘便不能嚴格如此。至於文學，那就更其不用說了。‘情境’如何，可以說是說者所最關心的問題。所謂文學，照現在最正確的社會科學說起來，實際與科學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所不同的不過是說話的方法不同罷了。科學用的是抽象的說法，文學用的是形象的說法。用形象的表現方法說話時，最要緊的是把一

個情境活描出來，從那情境中去說動人。結果說話便往往是與情境有連繫的。說的人是與情境連繫起來在那里說，看的或聽的人也要與情境連繫起來去看他或聽他的話，纔能透過情境看到或聽到他心裏所要寫所要說的真意思真聲音。當這時候適用語言，便不止是消極地單求語言沒有毛病就算的，是積極地想要從語言中活現出情境來，或藉情境去說動人的。像這樣的積極適用語言，修辭學上就叫做積極修辭。

凡是適用語言，一定不出這消極適用和積極適用兩大類，所以用修辭學上的術語說起來，可以說修辭一定不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大類。修辭學所研究的，就是這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上所有的問題和條理。

四. 修辭和修辭學

修辭和修辭學不同。修辭是語言的適用；修辭學是語言的適用的認識。

我們認識一樣現象，當初多只是斷片的，部分的，表面的。往往不知道它的底裏，也不知道它和別的現象的關係，因此容易看錯。就是做史記的司馬遷那樣的大才也不能免。例如吳王夫差要伍子胥死。子胥將死的時候說了一句周周折折的話：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左傳哀公十一年）

這譯成現在的話便是：

替我墳上栽些檟樹，檟樹可以做東西，想必吳（已經）亡了罷。

意思是說吳不久要亡的，而司馬遷在史記 吳太伯世家那一篇裏面卻把他改成了

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

這譯現在的話便是

替我墳上栽些梓樹，讓他可以做東西。

我們一看便可以知道兩句的意思很不相同。爲什麼會這樣不同呢？原來是他把‘櫨可材也’，只做了點表面的觀察，把它當做實實的話，當它主意是在那里說做東西，因此就把它譯成了‘令可爲器’這句話，這樣一譯再搬回去便和‘吳其亡乎’再也不會接氣了。這便是看錯的一例。除了看錯之外因爲認識不精也容易蠻反對，蠻破壞，像勞動運動纜起來時把機器認做仇敵，胡亂破壞機器一樣。例如現在把‘五月四日’節成‘五四’，九月十八日節成‘九一八’，差不多誰也不反對了，但以前卻曾有人竭力的反對過。那便是蠻破壞的一例。

像這樣表面的部分的認識，我們叫做感性的認識。感性的認識還不知道現象的底細，不知道一個現象和別的現象的關係。照例不能叫做‘學’。

普通凡是叫做什麼‘學’的都是第二個階段的認識。這第二個階段的認識，名叫論理的認識。論理的認識是把第一階段的認識搜集起來，做整個的綜合的觀察。這樣觀察之後，我們可以看穿現象的底裏，看穿各個現象之間的關係。這底裏或關係便是所謂條理。有了條理再去觀察各個具體的現象或具體的問題，現象便容易明白得多，問題也便容易解決得多了。這纔可以稱爲‘學’。

我們如果真的要研究修辭學，照理應該把前說兩大類修辭中所有的問題和條理盡數提出來做綜合的說述。但我們在這里不預備這樣。因爲這樣恐怕牽涉的事項太多，頭緒太繁，引不起諸君向學的興趣。我們這里只想把修辭做一點談話式的講述。就是例，我

們也想盡量採取這部講義的文選裏，你們已經讀過的。這樣可以省得我們再加註解。有時還可以使諸君從這里悟得這條註解和別條註解中間所含的關係，得到融會貫通的樂趣。這在諸君，也是很方便的。又所講也想以積極修辭一類爲限。因爲這類更其需要有條理的說述。也比較的可以引起諸君研究的興趣。不過總之只是談話式的說述不能把所有的情形盡量給諸君講。如果有人想盡量知道，應該再去讀大部頭的修辭學的專書。這種專書，中國現在已經有了，而且很多。你們如果不知道那一部比較的正確充實，可以寫信問校長，要求他介紹一部給你們看。

文選八一 除肉刑詔 漢文帝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目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古時有墨（刺字於額；用墨染成黑色）、劓（割鼻）、剕（刖足）、宮（去勢）等刑罰，叫做‘肉刑’。又，古時上命其下都叫做‘詔’。秦漢以後惟皇帝的上諭才可稱‘詔’。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一六七），齊國的太倉令（官名）淳于意有罪，當受肉刑，押解至京師。

淳于意沒有兒子，祇有五個女兒。當他被逮捕將解至京師的時候，罵他的女兒們道：‘我生了你們這班女孩子，緩急之際一無所用。’他的小女兒緹縈就跟他到京裏，上書皇帝，說‘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猶言犯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續之意，言受了割鼻、刖足等刑，身體殘廢，不能再聯續起來了）。妾願沒入爲官婢（即沒入官家爲奴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見了她的請求書，十分感動，索性下一道詔書，把肉刑廢止（見漢書刑法志）。但據唐賈公彥周禮疏說，漢文所廢止的祇有墨、劓、剕三刑，宮刑一直到隋朝才廢止。

漢文帝劉恆，高祖中子。初封代王。周勃平諸呂之亂，迎立他做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七九——前一五五）。班固說他‘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他在中國史上不愧爲一個仁慈恭儉的好皇帝。

語釋〔制詔御史〕皇帝的話叫做‘制’。詔，動詞，作‘告語’解。御史，官名。周時掌贊書而授法令，秦漢並爲親近之職。其長官叫做‘御史大夫’，次曰‘御史中丞’。官署叫做‘御史府’。當時更改法令等事屬御史府，所以這道詔書下給御史府。〔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目爲戮而民弗犯〕蓋，頂接連詞（詳本講義文法）。有虞氏即帝舜有虞氏。畫讀爲‘劃’，區別的意思。以，古字作‘目’。相傳堯舜時定制，凡人民犯法，不加誅戮，但區別其衣冠服飾，使人家見了就知道他犯什麼罪；但當時的百姓都以犯法爲可恥，相戒弗犯。按：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正史都不載。惟宋羅泌所著的路史陶唐氏紀中有‘畫衣冠異章服爲之戮，……上刑楮衣不純。中加雜屨，下加墨冪，以居州里’云

云。路史所紀上古之事，多依緯書及道書，不足徵信。但上述的傳說，相沿已久，不過詔書屬之有虞氏（舜），而路史則屬之陶唐氏（堯），微有不同。〔肉刑三〕即指墨、劓、剕三刑，宮刑不在內。〔姦〕指作姦犯法之人。〔其咎安在〕這過處在什麼地方。〔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莫非是我的德行太薄而政教不明之故嗎？按：朕，與‘我’同。古貴賤皆稱‘朕’，自秦始皇規定‘天子自稱曰朕’，後遂定為皇帝之自稱。與，讀為‘歛’，疑問辭。〔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所以訓導之方不純粹，而使愚民多自陷於法網。夫，音扶，語助辭。道，與‘導’同。〔愷弟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之篇。愷弟，音凱地（ㄎㄞˋ ㄉㄧˋ），和樂易簡之貌。言君子有和樂易簡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或有欲改行爲善的，但沒有可以到改行爲善之路。亡，同‘無’。繇，同‘由’。〔終身不息〕言被犯之人一生一世覺得不安。息作‘安’字解，見廣雅釋詁。唐顏師古注：‘息，生也，’似覺未安。〔稱〕猶言‘適合’。〔有以易之〕按當時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議更換肉刑的方法，把墨刑改爲做苦工，劓刑改爲笞三百，剕刑則當斬左足者改爲笞五百，當斬右足者改爲處死刑。受笞刑的，笞數既多，往往致死。而當斬右足的又改爲死刑；所以漢書刑法志說：‘是後外有輕刑之名而內實殺人。’〔及令罪人各目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又令：凡罪犯視其罪之輕重，其不逃亡者，滿刑期後得免爲庶人。（按：庶人猶言平民。）〔具爲令〕言這上諭中所說的話，統統作爲法令。

文選八二 求賢令 魏武帝

令：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

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尙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目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目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從前皇帝的上諭稱‘詔’，此外凡上官對下屬的文告稱‘令’。曹操這道命令發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那時他名義上雖是丞相，但這道令的措辭，儼然是皇帝的口氣了。又，從來皇帝下詔求賢，總是徵求所謂敦朴有道或孝廉方正之士，而曹操卻申明‘唯才是舉’，不必限於所謂‘廉士’，可見他有意選拔真才，和借求賢以粉飾太平或籠絡士大夫者不同。但只論才具不講品性，其結果使放誕浮僞的人得以乘機進身，而士風亦因此大壞。魏晉間士大夫大都放誕成習，不切實際，雖原因很多，像曹操那樣‘唯才是舉’的求賢方法，不能不說有相當的壞影響。曹操仕漢，封魏王。他死後，其子曹丕受漢禪爲皇帝，改國號爲魏，追尊他爲太祖武皇帝，史稱魏武帝。

語釋〔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從前的人以爲皇帝受命於天，所以推翻一個皇朝稱爲革命，而創立某一個皇朝的君主稱爲受命之君（例如漢高祖）。又，當某一皇朝十分衰亂的時候，忽有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把這皇朝重興起來，這一個君主就被稱爲中興之君（例如後漢光武帝）。〔曾不出閭巷〕閭巷，同‘里巷’，猶言鄉里之間。這是說，他們所得的賢人君子，乃不出鄉里之間。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目爲滕薛大夫〕論語憲問章所載孔子的話。孟公綽，春秋魯大夫。趙氏魏氏，都是春秋時晉國執政的權臣。當時列國的卿大夫都有家臣；家臣之長稱‘老’。才有餘謂之‘優’。滕、薛，春秋時兩小國。孟公綽廉靜寡欲，而缺乏辦事的才能，所以請他做一個家臣之長，則德高望重，綽有餘裕，若請他做小國的大夫，則大夫須處理國政，而國小政繁，他的才具便不夠應付了。此言人之才具，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故當量才使用，不可專重德行名望。〔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目霸世〕春秋時齊桓公因得管仲爲相，稱霸於當世。然管仲未事齊桓公之前，曾與其友鮑叔共同經商，分派餘利時，管仲竟欺鮑叔，自己多分了若干（見史記管晏列傳），可見他並不是一個廉士。若必廉士才可錄用，則管仲便無資格，齊桓公怎能因任用管仲之故而稱霸於當世呢？〔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被褐懷玉，語本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褐，賤者之服。身懷寶玉而着賤者之服，喻懷才不求世知或懷才不遇。周呂尙初釣於渭濱，文王出獵，遇見了他，載與俱歸，後爲武王之師，佐武王克殷有功。這是說，現在天下有沒有懷才不遇而像呂尙那樣還在渭濱釣魚的人？〔盜嫂受金〕與人私姦叫做‘盜’。漢陳平出身貧賤，後遇劉邦，劉邦命他爲亞將，有人在劉邦面前說他從前曾經與他的嫂嫂姦通，又私下受將士的賄賂，但劉邦始終信任他，他替劉邦規畫軍事，常出奇計，終做了漢朝開國的功臣。〔二三子〕不專指一人，故稱‘二三子’，猶語體文說‘你們’。〔明揚仄陋〕書堯典：‘明明揚仄陋。’疏：‘汝當明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這裡引用堯典而省去一明字。

文 話

二六. 用 典

開
明
國
文
講
義

試翻看文選第六十二篇陶潛的自祭文，中有‘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兩語。如果我們不知道‘宋臣’和‘王孫’的故事是怎麼一回事，對於這兩語就不能明白了解。至多只能猜想‘宋臣’大概是一個非常奢侈的人，而‘王孫’必然是一個絕頂儉樸的人罷了。在作者的陶潛，他是知道這兩個人的故事的；他知道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爲孔子所譏；他知道漢楊王孫命兒子把他羸葬，‘以身親土’：就借這兩個故事來表白自己身後的料理，不奢不儉，只須隨便敷衍過去就算了的的意思。像這樣子不把意思直捷說出，卻借了故事來表達，叫做‘用事’。

‘用事’是語言、文字中常有的現象。譬如，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本軍隊突然攻擊瀋陽，把它佔領了。其後他們在我國各地逞凶示威，我們口頭或者筆下便說‘說不定“九一八事件”要重演一回’，不直捷說他們更想佔領地方，卻說‘九一八事件’要重演，這也是‘用事’。

假若桓司馬和楊王孫的故事是沒有人知道的，陶潛就不會說‘奢恥宋臣，儉笑王孫’了；假若‘九一八事件’是沒有人知道的，我們就不會說‘說不定“九一八事件”要重演’了：說話用事，是以聽話的對方知道這個故事爲條件的；作文用事，是以讀文的對方知道這個故事爲條件的。

用事來說，比較直截地說含義豐富，印象明顯。陶潛若單把不儉不奢的意思造成兩語，原也未嘗不可；現在卻用事來說，使人家

想起三年不成的石椁，想起孔子所說的‘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因而覺得這樣的奢真是可恥的奢；又使人家想起‘吾欲羸葬’的遺囑，想起到後還要除去的布囊，因而覺得這樣的儉真是可笑的儉。故事的内容原是人家所知道的，用了故事，人家雖只讀得一兩語，然而可以從這上邊體會出豐富的含義，感受到明顯的印象。這比較僅僅述說，效果來得大，‘用事’的理由就在此。

試再翻看文選第二十六，辛棄疾的醉吟一首詞。同‘語釋’對比，就知道這首詞的各語都是從現成語句脫胎而來的。像這樣子不自造語句，卻把現成語句變化了一點來用，或竟照樣地用，叫做‘用語’。

‘用語’也是語言、文字中常有的現象。如不說‘拿你的主張駁你自己’，卻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說‘你怎樣加害，我怎樣報復’，卻說‘將眼還眼，將牙還牙’；這雖然和上節所稱辛詞的情形不類，但運用現成語句是相同的，所以也是‘用語’。

如果我們不知道辛詞裏的各語脫胎於從前的什麼語句，讀這一首詞時，也還能夠明白它的意思；不過知道了某語出於某人的某語，就把某人的作品的神味同時體會到，因而見得更堪咀嚼。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類，如果我們不知道它們的來源，單就字面揣摩，也還能夠明白說的是什麼；然而知道了它們的來源，就會領受到當初說出這些話來時的情趣，與單只解悟這是‘拿你的主張駁你自己’等等者不同。從寫作的人一方面說，這不是收到更大的效果麼？‘用語’的理由就在此。

‘用語’同‘用事’一樣，也以聽話、讀文的對方知道所用語的來源為條件。對方如果不知道，更大的效果當然無從收到；有一些現成語句並且是單看字面很難揣摩的，那反不如老老實實，用自

己的說法來說好得多了。

‘用事’、‘用語’作用相同，同是語言、文字中常有的現象，合起來說叫做‘用典’。

文字中間，駢文和韻文比較多‘用典’。這因為駢文和韻文每語有字數的限制，用自造的語句來說，往往嫌字數太多，裝納不下；於是取‘用典’的辦法，希望把少數的字表達多量的意思。駢文和韻文又大多講對偶，自造新語來對偶，不如‘用典’的省事，因此趨向到‘用典’的途徑去。這樣，就與日常說話、寫文時偶然不自覺地‘用典’情形不同。這是故意要‘用典’，將‘用典’的辦法來湊成篇幅。這其間難免把不適切的‘典’濫用進去。因而非但不能教讀者覺得含義豐富，印象顯明，並且使讀者迷離惝恍，無從捉摸。我們試取昔人的有一些駢文和韻文來看，把其中所用‘事’的始末都弄明了，所用‘語’的來源都查清楚了，還是不能瞭解全篇的意旨；這就因為那些作者太顧到‘用典’，竟忘記了自己到底要說什麼話了。

從前文人還有一種壞習慣，叫做‘用僻典’。‘僻典’指一些極隱僻的故事，‘罕見書’中的成語而言。凡是大家習見習聞的都避而不用，必須‘僻典’纔用入文字中去。別人看見了這樣的文字，只能像猜謎一樣地猜，大概是什麼意思吧；猜得對不對，除了作者誰知道。從作者一方面說，這樣地寫作只是一種‘獨樂’的遊戲，與所以要寫作的本意顯然是違背的。

從前人還有一種文字技巧上的誇耀，叫做‘無一語無來歷’。這一語是用的成語，那一語是從什麼人的一語脫化出來的，總之，全篇各語完全不是杜撰自製的；這算是了不得的工夫。其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說幾句話，寫幾句文字，也不過大同小異的幾種方式而已，要求語語與人家不同，句句都出於自製，原是不可能的

事。但是，要求語語有來歷，又何必呢？如果能夠增大效果的話，自然無妨‘用典’；若與增大效果並沒關係，單爲求其‘有來歷’而‘用典’，這除了表示作者記誦豐富以外，還有什麼意思？

在‘語體文運動’的時候，頗有人排斥‘用典’。現代人寫的語體文的確比從前人的文字少‘用典’了，然而也不是絕對不‘用典’，如文選三三作了父親中有‘這是勞康的苦悶的第一聲了’一語，文選三八一般與特殊中有‘是千萬年來無量數的人們在地上所建設的伊甸園、所創立的象牙塔’一語，‘勞康’、‘伊甸園’、‘象牙塔’都是‘用典’呀。這樣‘用典’是極自然的，非故意的，與從前人硬堆強砌者不同，故對於讀者，能收‘含義豐富，印象明顯’的效果。若把‘勞康’改做‘父性’，‘伊甸園’改做‘樂土’，‘象牙塔’改做‘隱居的理想境界’，兩者之間表達得充分與不充分的差異，是誰都辨得出來的。

再說文化水準較低的人，他們未嘗讀過什麼書，但是他們也有習知的事實和習聞的成語，在一羣關係密切的人中間，又往往有外間所不知而他們一羣所共曉的事實和成語，他們平常談話，就往往借用這些事實和成語，這也是‘用典’呀。

所以，要絕對不‘用典’是辦不到的。我們寫作的時候，消極的方面，不宜硬要‘用典’，致意義都表達不明白；積極的方面，最好能夠增大效果的時候，方纔‘用典’。當然，讀我們文字的對方的知識範圍是應該估量的，如果出乎對方的知識範圍，便是能夠增大效果，也還不宜‘用典’。

至於讀別人的文字，要知道他所‘用’的事實、所用‘語’的來源，應該多多檢查辭書。大概除了‘辭典’以外，普通辭書總可以教導我們的。

練習 試就讀過的各篇文字中舉出‘用典’的處所，並指明何者爲‘用事’，何者爲‘用語’。

文選八三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陸贄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私制事，豈不過哉！

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柢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

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歟！

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舛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眈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

千紀而彊取者焉。

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

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墜典，整緝焚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恹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縣名，故城在今陝西乾縣。文之敘述事實而以上陳者叫做‘狀’。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七八三），發涇原兵討叛將李希烈，涇原兵過京師，爲賞賜太薄，突然叛變。德宗奔奉天。亂兵推朱泚爲主，朱泚自稱秦帝，出兵追德宗，圍奉天，幸賴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帶兵救應，才得解圍。奉天之圍既解，天下貢奉稍至，帝於行宮廡下置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諸道貢獻之物。陸贄不以爲然，上疏諍諫。德宗看了他的奏疏，立刻把這兩庫取消。

陸贄（759——805）字敬輿，唐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德宗時爲翰林學士，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隨德宗至奉天，遷諫議大夫。後還京，累官至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幾遭禍，賴陽城等上疏營救，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但詔書未到他已經死了。諡宣，世稱陸宣公。今存有陸宣公奏議四卷，及他在忠州時所集古今驗方若干卷。他最長於表奏詔敕一類的文章，能以深摯的情感，雄暢的辭辯，施用於表奏詔敕的固定體製中。當德宗在奉天的時候，所下詔書，都出自他的手筆，懇切動人，雖當時的武夫悍將，讀了都爲之感泣。其奏議亦都愷切陳辭，爲後世所宗。

語釋 [右臣聞]從前臣下奏章，例須開具官銜姓名於右，下面另行起列敘事實或意見。所以‘臣聞……’之上加上一個‘右’字，即指右面所開具的官銜姓名而言。〔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引左傳昭公四年渾罕的話。注：‘涼，薄也。’按：求無厭足叫做‘貪’，涼爲貪之反，即不愛財貨崇尚儉約的意思。這是說，在上者不愛財貨，以儉約示人，而流弊所及，還不能免於貪欲奢侈之風。

〔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言爲人上者以重義不重利做榜樣，其下尚不能免於私積財貨之患；若爲人上者先崇聚私貨，則其患必難消弭了。〔天子不問有無〕做皇帝的不顧到私財的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爲諸侯的不講到私財的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周制，大夫地方千里，出兵車百乘，故稱大夫爲百乘之室。聚斂，猶今言‘搜括’。這是說，大夫之家不用那些專講搜括財貨的家臣。〔鳩斂〕與‘聚斂’同。〔帑櫝〕帑，櫝，都是貯藏財物的東西。這里兩字連用，便作‘庫藏’解。帑，音倘（去尤）。〔匹夫〕平民。〔兆庶〕猶言‘百姓’。〔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天的生長萬物，任其自然，並不矜誇他自己的作爲。〔以言乎體則博大〕說到他的本體實在博大得很。〔以言乎術則精微〕說到方法又是精微之至。〔撓廢公方〕屈曲謂之‘撓’。方即法。撓廢公方，猶言‘枉法’。〔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至尊謂天子。有司指官吏；官吏各有職司，故稱‘有司’。專制時代諸方貢獻的物品，設官掌管，例如周有太府，掌府藏會計；秦漢時有司農少府；梁以後有太府卿，皆掌帑藏財物。這是說，帑藏財物本設有專官，今天子自設府庫以藏貢獻之物，是降低了皇帝的地位去代官吏的職守了。〔誘姦聚怨〕引導人家犯法叫做‘誘姦’。把衆怨叢集於一身叫做‘聚怨’。〔耆舊〕猶言‘老輩’。

〔開元〕唐玄宗第一年號（公元七一三——七四一）。〔飾巧求媚〕虛飾巧詐以求媚於人主。〔經用〕經常的費用。〔迨乎失邦終以餌寇〕這兩句是說玄宗晚年因貪欲侈奢，終釀成‘天寶之亂’。按：釣者誘魚之食叫做‘餌’，引申為引誘之意。餌寇，猶言‘引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記述經義或釋解經典之書皆可稱‘記’。此指禮記而言。禮大學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言不合理而得來的財貨，一定不會永遠保存的。〔陛下〕從前人臣稱皇帝為‘陛下’。陛即殿階。漢蔡邕獨斷說，‘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理道〕即‘治道’。因唐高祖名治，唐人避諱，凡遇‘治’字都以‘理’字代之。〔饜〕音滔（ㄊㄠˊ），就是貪的意思。〔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唐置太府卿，掌帑藏財物。舊制：天下金帛都藏於左藏（唐置左右藏，分貯天下財賦貢品，並各設官以管理之），由太府每年分四季造冊報告，比部（官名）再審查其出入。後因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乃把那些金帛都移藏大盈內庫，使宦官管理。從此國家的公賦一變而為人君的私藏，專掌帑藏財物的太府，也無從調查其多少，校核其增減了。直到德宗即位還是如此，所以陸贄這樣說。〔諸方曲獻不入禁闈〕諸方曲獻，猶言各方的貢獻。天子所居，門闈有禁，故稱‘禁闈’。按：通鑑大歷十四年，‘德宗即位，詔罷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指德宗）曰：“象費衆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豺、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海內丕變〕古人以為中國四境都有海環繞，故稱中國為‘海內’。海內丕變，言中國的風氣為之大變。〔漢文卻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文帝說，‘皇帝出去的時候，前有鸞旗，後有

車馬，一天至多走三五十里路，假使我騎着這千里馬，一個人跑到什麼地方去？’於是把千里馬還給那進獻的人。詳見漢書賈捐之傳。〔晉武焚裘〕晉武帝時，有人獻雉頭裘，武帝以爲奇伎異服，典禮所禁，便在殿前焚毀，并下令以後如再有人獻這類異服，治以應得之罪。詳見晉書武帝紀。〔寇逆亂常〕寇逆，指朱泚等。常，典法。〔鑾輿外幸〕鑾，馬所繫之鈴。皇帝所乘之車有鑾鈴，故稱‘鑾輿’。又皇帝到什麼地方稱爲‘幸’。這是指德宗逃奔奉天。〔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傲勵之誠〕書君牙：‘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這裏就根據尚書的話而加以變化。〔行殿〕天子巡幸所在的宮殿稱‘行殿’。〔懼然〕驚愕貌。懼音掬（ㄐㄩˊ）。〔天衢尙梗〕京師輦轂之地謂之‘天衢’。梗道路阻塞的意思。當時亂兵據京師，德宗在奉天，至京師的道路還阻塞未通。〔師旅方殷〕古制，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以爲軍旅之通稱。師旅方殷，猶言‘軍事正緊急’。〔噢咻〕音郁休（ㄩˋ ㄒㄩˊ ㄒㄩˋ）。疾痛呻吟之聲。〔賞賚〕與‘賞賜’同。賚，音來（ㄌㄞˊ）。〔缺望〕因不滿意而生的怨望。〔候館之吏〕周禮地官：‘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之吏，猶如清代司驛站之事的驛丞一般。〔謗讟〕誹謗怨痛的話。讟，音獨。〔醜肆謳謠〕散布一種不堪聽聞的謠言。〔氓〕本作‘氓’。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諱，把氓字改爲氓。氓，卽愚蠢的百姓。〔識昧高卑〕智識愚昧，不知高下。〔不可以尊極臨〕不可用上面的勢力去鎮壓他們。〔六師初降〕天子之行必有六師以爲護衛。陸贄不敢指明說德宗從京師出奔奉天，所以婉轉其辭說‘六師初降’。降讀本音，不讀投降之‘降’。〔扞〕堵禦與抵抗。〔危堞〕猶言‘危城’。〔迨將五旬〕快近五十天了，按：當時朱泚發

兵圍奉天，形勢很緊迫。〔畢命同力竟夷大艱〕大家拼命的抵抗，竟把大難平了。按：此指當時城中將士盡力抵抗及李懷光等帶兵救應，解奉天之圍。〔絕甘以同卒伍〕屏絕那些甘旨供奉，與士卒同勞苦。〔輟食以啗功勞〕停止自己美好的飲食以賜勞苦功高的將士們。〔無猛制而人不攜〕並無嚴刑峻法而人不懷貳心。制，卽法。不攜，卽不起貳心之意。〔悉所無也〕知道皇帝並無什麼私藏。〔苟異恬默能無怨咨〕苟不是恬淡沈默的人，怎能沒有怨望的話。〔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見禮記大學。〔殷鑒〕詩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人滅夏而代之，殷之子孫，欲以滅亡爲戒，不必求諸遠，卽在夏后之世。後遂稱以前事爲鑑戒曰‘殷鑒’。〔衆怒難任〕衆怒最難擔當。〔蓄怨終泄〕積着的怨恨終有一天要發泄的。〔構姦鼓亂〕構結姦黨，鼓動亂事。〔干紀〕干犯法紀。〔佛〕音佛（ㄈㄨㄛˊ）。違戾的意思。〔燕昭築金臺〕戰國時燕昭王立黃金臺以招賢士，臺址在今河北易縣，然地方人士，好爲增飾，故北平、定興、徐水等地都有黃金臺。〔殷紂作玉杯〕相傳殷紂窮奢極欲，作象箸玉杯。〔殊〕不同。〔周文之囿百里 至時病其太大〕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這裏作‘周文之囿方百里’，蓋舉成數而言。〔洒濯其心〕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

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奉三無私以壹有衆〕禮
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
 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有，助辭。以壹有衆，猶言‘以統御民衆’。
 〔率〕遵循。〔壅利〕對‘宣利’而言。謂貨利爲一己所擁有，不
 散發於衆人。〔珍幣所歸不領度支〕度支，官名，掌天下財賦
 出入，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故名‘度支’。唐開元以前，事歸尚書
 省，財賦出入，皆歸戶部，別置度支郎中，屬戶部。中葉以後，
 因用兵歲出浩繁，別設度支使等，專司財用出納，皆命大臣兼
 領，戶部反成虛設。這是說，天下財賦，皆爲天子私藏，不歸度
 支所支配。〔矯失〕矯正過失。〔促殄遺孽〕遺孽，指當時叛
 亂的軍閥。促殄遺孽，謂可以使那叛亂的軍閥早日消滅。〔轉
 規〕規，正圓之器。轉規卽轉圓。〔指顧可致〕一指點，一顧盼
 之間就可成功的。〔殷憂〕詩北門：‘憂心殷殷。’注：‘殷本作
 愬，通作隱，愬愬然痛也。’〔平居〕猶言‘平時’。〔瓊異織麗〕
 指那些奇異的珍寶，纖巧美麗的物品。〔殊恩〕特別的恩典。
 〔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古時皇帝的車子用六馬駕駛。周禮：‘馬八
 尺以上曰龍，’故六馬稱六龍。這兩句的意思是說，慢慢的駕起
 六馬，還歸京師。〔興行墜典整緝禁綱〕把已墜的法典，紛亂
 的紀綱，重興起來，整理起來。〔乘輿有舊儀〕乘輿指皇帝。獨
 斷：‘天子至尊，臣下不敢瀆言之，故託言乘輿。’乘輿有舊儀，
 謂皇帝自有皇帝的體制。〔郡國有恆賦〕郡國自有經常的貢
 賦。〔慳少失多廉賈不處〕慳與‘吝’同。廉賈對貪賈而言，就是
 不貪小利的商人。史記貨殖傳：‘廉賈三之，貪賈五之。’這是
 說，貪少失多的事情，連眼光稍爲遠大點的商賈也不肯做的。
 〔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沈溺於眼前的小利，而迷昧了未來的遠

害，卽中材之人，亦知其非是。〔不俟終日〕言大聖人隨機應變，知過立改，就是一天的光陰也不肯留待的。〔管窺願效〕管窺，謂以竹管窺天，喻所見之小（語本莊子秋水）。這是說願效管窺之見。〔陳冒〕冒昧陳請。

文選八四 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皆已行之矣。事無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我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尙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

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踰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

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

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爲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卽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

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皇上之心也。

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已。故望皇上之聖心自懷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欲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澆。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斂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

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

這是清朝乾隆初年（一七三六）一封有名的奏疏。那時候清朝的國勢正盛，乾隆帝承雍正帝餘烈，初登大位，頗思有所作爲。御史孫嘉淦上疏，以爲人主當國勢隆盛之際，須預防三種習染，永杜一種弊端。原疏說理透澈，文字條暢，不但可以箴砭人主，更可以做臣下章奏的模範，所以爲當世及後代所傳誦。

孫嘉淦 (1683—1753) 字錫公，號懿齋，清太原人。康熙進士。乾隆初，爲左都御史，屢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卒諡文定。所著除奏疏外尚有春秋義等。他是一個理學家，在野以誠實感鄉里，在朝以直聲震天下，爲清朝一代不可多得的好官。

語釋 〔一介〕介，古與‘个’通，一介猶言‘一个’。例如書秦誓‘如有一介臣’，禮大學作‘若有一个臣’。〔荷蒙風紀重任〕清制，都察院置左都御史滿漢各一人，掌察覈官常，整飭綱紀。時孫嘉淦爲左都御史，所以這樣說。〔愚夫之千慮〕史記淮陰侯列傳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這裡就運用這典故。〔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古以乾‘坤’代表‘陽’‘陰’，謂陰陽運行，陰極生陽，陽極生陰，不僅天體如此，人事亦然。易經中說陰陽運行的道理最詳。〔盈廷〕滿這個朝廷。〔四海謳歌〕古人以爲中國四境都有海環繞，故稱中國爲海內，外國爲海外。四海，猶今言‘中外’。謳歌，卽歌功頌德之意。〔耳與譽化〕謂耳中常常聽到贊美頌揚之聲，不覺與之同化。〔匪譽則逆〕匪，與‘非’同。言不是贊美頌揚之聲便覺得逆耳了。〔匡拂〕拂，與‘弼’同。匡拂，卽糾正輔佐的意思。〔木訥〕質朴鈍遲而無口才者叫做‘木訥’。語本論語子路章‘剛毅木訥近仁’。〔趨蹌詔脅〕往來奔走，竦體強笑；卽伺候人家意旨，有意做出種種諂媚的情狀的意思。〔臣工〕卽官吏。詩臣工：‘嗟嗟臣工。’〔倨野〕敖岸疏野，指不十分講究禮貌的人。〔便辟〕用種種輕巧的方法以博人家的歡心與寵幸者，叫做‘便辟’。〔雄才而易事〕以自己爲雄才而把一切事情看得輕易。〔三代〕謂夏、商、周。〔叔季〕猶言‘末世’。〔奔走周旋〕卽供奔走而伺候左右的意思。〔課事考勞〕凡定有程式而

試驗稽核之，叫做‘課’。課事考勞，即試其辦事能力考其辦事成績之意。〔揆厥所由〕猶言‘推求其原由’。〔登庸耆碩〕錄用年高博學之士。〔賢才彙升〕以類相從叫做‘彙’。這是說，有賢才的人都升登高位。〔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見論語述而章。易，指易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見書泰誓。〔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爲如傷至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史稱周文王時家給人足，民無凍餒。又文王演周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故稱之爲‘易貫天人’。又孟子離婁下：‘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朱熹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繩愆糾謬〕語本書冏命。謂糾正人的過失。〔微危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謂人心道心之間最爲精微，惟守其中道，無過與不及，是爲得之。這是說，微危之理辨得精確，然後知執中之難於得當。〔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懷保，懷安百姓保護老幼之意。民隱，謂民間的疾苦。這是說，心中愈想保護百姓，愈覺得民生疾苦的情形難以知道得周到。〔謹幾存誠〕幾，即今言‘動機’。例如易繫辭下傳：‘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謹幾，謂凡事當謹慎於發動之時。存誠，語本易乾卦‘閑邪存其誠’。閑，防禦之意。謂防邪念須先存其誠。〔老安少懷〕論語公冶長：‘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言老者養之以安，少者懷之以恩。〔夫而後〕夫，發語辭。夫而後，猶言‘而後’，‘然後’。〔欲然〕不自滿足之意。欲音坎(ㄎㄢˇ)。〔諫諍切磋〕以言止人之失叫做‘諫諍’。切磋本治骨角之事；治骨角者，既以刀鋸切之，復以鑪錫磋之，始成完美之器；故以喻君臣間或朋友間之商

權規諫而受其益者。〔諛悅爲容〕用巧言悅色以博人主的歡心者，叫做諛悅爲容。〔浼〕音每（ㄇㄞˋ）。意思與‘污’字相當。〔治臻於邳隆化成於久道〕臻，猶言‘至’。邳隆，猶言‘隆盛’。這是說，治化可以隆盛而恆久。〔輔弼〕左輔右弼，即宰相之類。〔滿招損謙受益〕見書大禹謨。人之驕盈自足者叫做‘滿’。〔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語本書仲虺之誥。言人君之德行日新，則侯國感服。人君志得意滿，則親族叛離。〔大學言至皆因於驕泰〕大學本禮記之一篇，宋以後特別把這篇提出作爲四子書之一。大學云：‘見聖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爲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驕泰，驕奢安逸之意。〔肆〕對‘敬’而言，即放肆而不自謹慎之意。〔亂之階〕禍亂的階梯。語本詩小雅節南山‘無拳無勇，職爲亂階。’〔狂瞽〕謂狂言瞽說，相承用爲書疏上自謙之詞。

修辭

五. 引用

現在我們可以把文選上用過的修辭方式裏面一些略爲常用的說一說。

有一種常用的方式是引用。這種方式是引用前人的成語來替自己的話或者證實自己的話的。引來代替多半是爲省便，省得自己造句，有時還可以利用成語的關連的情境烘托自己所要表現的繁複意思，省得詳加說明。但也有時是爲借重成語的信用，說出來比較容易得人信任。像那用來證實，就多半是爲借重的緣故。

這種引用方式無論古文今文都是常用。不過因為古人今人的社會意識不同，引用的對象自然不能完全一律。在四書五經流行的時代，人們借重常在經書，每逢引用，常用‘詩云’‘子曰’開頭。而今思想已變，這種公式已經衰落。人們引用已不常用‘詩云子曰’開頭，而且有人把所謂‘詩云子曰’來作攻擊的目標。一見‘詩云子曰’的引用，便以為陳腐可笑了。其實開口‘詩云子曰’的所以可笑，並不在乎陳腐，在乎他們辨別事理不精，一味盲信詩書，以為只要說詩書說過，便連非常不切現實的話，也當看作權威，叫人信任。因此隨你說什麼，都要來這麼一兩句的‘詩云子曰’，而於當前具體的事理，倒不細意推求，從實剖說，甚至說得極其荒謬，以致漸在人們眼前形成了一種‘詩云子曰’簡直和那可笑分析不開的印象。所謂‘愛之，適以害之’。這種不好印象的形式，其實責任不在詩書，而在引用詩書的人。就在引用的人亂引亂用。

亂引亂用是用引用這一種修辭方式最容易犯而又最要戒除的一種毛病。如果亂引亂用，‘詩云子曰’，固然可笑，就是‘達爾文說’，‘蕭伯納道’也並不見得就不可笑。反之，是自己有一定的見地，自己的話有真實的內容，所引用的話又的確是和自己所說的話相得益彰的，那又並不一定要拘拘地避去所謂‘詩云子曰’的形式。因為能夠那樣，就的確是說者在引用成語，不是成語在引用說者，就是引用經書也並沒有什麼可加非議，何況比之經書更為關切現實的書：

我們且看文選中的引用怎樣：

- 1 石猴端坐上面道，‘列位阿，“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出得去，不傷身體者，就拜他為王。我如今尋了這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各享成家之福，

何不拜我爲王?’ (美猴王)

2. 甚麼事最快樂呢? 自然責任完了, 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

古語說得好, ‘如釋重負,’ 俗語也說是 ‘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 人到這個時候, 那種輕鬆愉快, 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 (最苦與最樂)

3. 古代若周朝的老聃, 近代若俄國的託爾斯泰, 一班主持消極道德的賢哲, 他們論調偏激起來, 似乎必要‘割了斗折了衡,’ 毀壞了機器, 世界才會正當。 (機器促進大同說)

4. 機器改良發達, 至於不需人工之時, 即使彼時對於富人占據之革命, 未能完全奏功, 而工人既無工可做, 切膚之災愈甚, 其革命必非常劇烈。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機器公有之日, 即在最後一天。 (同上)

5. 曹操之衆, 遠來疲敝, 聞追豫州, 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者也。故兵法忌之, 曰: ‘必蹶上將軍。’ (赤壁之戰)

這里凡用直線標明的都是引用成語的, 在修辭學上都叫做引用辭。如‘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 引用論語; ‘如釋重負’, 引用穀梁傳; ‘割了斗折了衡’, 引用老子; ‘置之死地而後生’, 引用史記淮陰侯傳;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引用戰國策等書; ‘必蹶上將軍’, 引用兵法; ‘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 引用俗語。引的方法有的完全依照原語, 如穀梁傳昭公二十九年有‘昭公出奔, 民如釋重負’的話, 這里仍用‘如釋重負’四字, 絲毫未曾改動; 有的並不完全依照原文, 如史記淮陰侯傳原文爲‘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 這里卻說‘置之死地而後生’, 又如‘割了斗折了衡’比老子原文多了兩個‘了’字, 而‘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卻比論語原文少了一個‘也’

字。這些不全依照原文的引用，在要查對原文，知道它的確實意思的人看來固然不方便，但在做文章的人或文章本身卻有極大的方便。因為這樣比較容易使所引用的文句和自己說的別的話連貫調和。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這裡是用來做大前提的，雖然仍用一個‘也’字也並沒有甚麼不可以，但總似乎不如略去一個‘也’字更為有力，又如‘剖斗折衡’，不加兩個‘了’字，固然也行，但總不如加了兩個‘了’字像白話些，同前後的白話文調和些。所以這裡就在一句上省了一個‘也’字而在另外的一句上卻加了兩個‘了’字。像這種略為加減文字的小事，向來是隨說者作者自便的。

引用時所認為大事的是要所引用的句意與所說的意思切合，而且可以加增語言的力量。即如第一句，如不用引用辭，就要說‘列位阿，你們不要把自己說過不算數，那是不應該的。……’這樣便比較的費事，而又無力。至少在熟讀論語的人看來是如此。故當人人熟讀論語。並且信任論語的時候，便要引用論語來代替自己的話。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及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等，引來證實的話，用法也是如此。也是利用人們記得清楚聽來有力的成語來充實自己的話。萬一所引用的句子人竟記不清或者所引用的句子人竟看不懂，那就不但失了引用的效力，反而會發生相反的效果。叫人覺得艱深，覺得枯燥乏味。那就不用引用辭還不如不用引用辭來得好。

所以引用也有好處，也有壞處，必得斟酌情境來用。

六. 擬人和擬物

還有一種常用的方式是擬人。這種方式是把非人的東西看作人來說，就是把物來比擬人，所以叫做擬人。何以要把物來比擬

人？文話中已經說過，就是根據我們自然的心理。我們心理當以極大的興味觀察事物時，往往會發生一種物我交融的情趣。會把人看作物，也會把物看作人。擬人便是把物看作人的一種表現法。

這種表現法上有輕輕重重各種不同的比擬法。粗枝大葉地分起來，可以分做兩級。第一級是輕淺的擬人，或者單把物的稱呼改作人的稱呼，如把錢叫做‘孔方兄’，把筆叫做‘管城子’之類，或者單把物的形狀看作人的形狀，如下面所引的‘告訴’：

一個圓形窗子，玻璃極厚，而且有兩個極粗大的螺旋，以備緊閉。這就是告訴我們風大的時候浪要潑到窗子的。

(我的艙房)

第二級是深重的擬人，不但把物作人叫，把物作人看，而且教物作人的言語行動。如小雨點裏的小雨點，便是一例。

兩種之中淺的比較的用得多，深的比較的用得少。因為淺的擬人只是部分的擬人，比較地容易用得自然，深的擬人是完全的擬人，比較的不容易用得自然。又因為淺的擬人，不必怎樣具體化，所以就是抽象的論文中也可以用，深的擬人必須比較的具體化，所以只有比較具體的文字如寓言，故事之類纔可以用。所以實際上就淺的擬人比較的用得多，深的擬人比較的用得少。

擬物是把人來比擬物的表現法。在方法上是和擬人相反的，但心理上卻和擬人法同出於一源，即同是發生在物我交融的時候。物我交融，便不再分物我。講物便會將我去比物，而有所謂擬人；講我，也便會將物來比我，而有所謂擬物。如：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歸園田居)

便是把人比做羈鳥，池魚，便是用的擬物法。這種擬物法更其少有全篇完全用它的，即如歸園田居也不過用來表示思戀故舊園田的

部分罷了。原因當然也在不容易用得自然。

文選八五 鶴林玉露三則 羅大經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腳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如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

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鶴林玉露是宋人羅大經所作的筆記。據他的自序說：

余閒居無營，日與客清談鶴林之下，或欣然會心，或慨然興懷，輒令童子筆之，久而成編，因曰鶴林玉露；蓋‘清談玉露菴’，杜少陵之句云爾。

全書凡十八卷，三百餘則，這裡祇選三則。

羅大經字景綸，宋廬陵人。吉水縣志稱其爲寶慶二年（公元一二二六）進士。他在鶴林玉露中自稱爲容州法曹。容州即今廣西容縣，可知他以進士服官嶺南。其他事蹟，已無可考。

語釋 [杜少陵] 唐杜甫自稱少陵野老，故後人稱他爲杜少陵。 [澗洞] 山勢相連貌。澗，音禾（ㄍㄨㄥˋ）。 [趙嘏] 字承祐，唐山陽人。會昌進士。工詩。杜牧最愛其‘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人因稱之爲‘趙倚樓’。官渭南尉，所著名渭南集。嘏，音古（ㄍㄨˇ）。 [李頎] 唐東川人。開元進士，調新鄉縣尉。有詩文若干傳於世。 [李後主] 名煜，字重光，南唐第三代國主。南唐爲宋所滅，他受封爲隴西郡公。善作詞，今有詞集行世。 [都] 今所傳後主詞都字作‘能’。 [秦少游]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宋高郵人。元祐初，蘇軾荐舉他賢良方正，除太學博士，累遷國史院編修官，後坐黨案貶官。工詩文。所著有淮海集，後人因稱他爲‘秦淮海’。 [賀方回] 賀鑄字方回，宋衛州人。元祐中任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後來退居吳下，日以校書爲事。工詞曲，所著有東山樂府，慶湖遺老集。 [興中有比] 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四曰‘賦’，五曰‘比’，六曰‘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事者叫做‘興’。借他物以譬喻之者叫做‘比’。 [草屨] 草鞋。 [方丈] 住持（僧寺之主持者）所居之室叫做‘方丈’。 [流行坎止任安排] 坎止，即流行之反。流行爲動，坎止爲靜，猶言動靜任安排。 [楊誠齋] 楊萬里字廷秀，宋吉水人。紹興進士，累官寶文閣待制。他的書室名誠齋，人因稱他爲誠齋先生。 [裹費] 孟子梁惠王下：‘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裹費，即路費，今稱‘盤纏’。 [促裝] 整理行裝預備出發。

〔京尹〕京師地方之長官。〔不攜家〕不帶家眷。〔卷〕同‘捲’。〔拄杖〕本謂扶杖，後亦稱杖曰拄杖，猶俗稱‘柺杖’。〔逆旅人〕寄宿在旅館裏的人。〔擊搏豪強〕對於豪家貴族有犯法者毫不容情地加以制裁，就叫做‘擊搏豪強’。〔拒絕宦寺〕對於宦官有請託等事概加拒絕。〔余曩在太學〕我從前在太學裏的時候。太學即明清時代的國子監，猶今之國立大學。〔六百券〕宋時行鈔法。這裏說‘六百券’，下面說‘六百貫’，則每券值錢一貫。〔有卒微哂〕有一僕人在那裏微笑。〔貫〕千錢謂之一貫。〔唐子西〕唐庚字子西，宋丹稜人。第進士，爲宗子博士，終承議郎。工詩文，所著有眉山文集。〔剝啄〕叩門聲。〔國風〕詩經中周南、召南至豳風各篇，都稱國風。〔左氏傳〕即春秋左氏傳，省稱左傳。〔離騷〕戰國時屈原所著。〔太史公書〕即史記。〔陶杜詩〕陶潛、杜甫的詩。〔韓蘇文〕韓愈、蘇軾的文。〔與麇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小鹿叫做‘麇’，音迷（ㄇㄧˊ）。小牛叫做‘犢’，音讀（ㄉㄨˊ）。這是說，和那些小鹿小牛一起在草木茂盛的地方休息着。〔蕨〕羊齒類植物。地下莖甚長，春時出嫩葉，其端卷曲如拳，後成複葉，長三四尺。葉嫩時可食。〔法帖〕可供臨摹的字帖。〔畫卷〕裝璜成手卷的畫。〔邂逅〕不期而遇叫做‘邂逅’。音懈垢（ㄒㄧㄞˋ ㄍㄡˋ）。〔問桑麻〕問問田園裏桑麻的情形。〔說秔稻〕講講早稻晚稻的情形。秔俗作‘粳’。〔量晴校雨〕談談天時的晴雨。〔探節數時〕講些什麼節令快要來了，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了。〔相與劇談一餉〕大家很高興地談了一陣。一頓飯的工夫叫做‘一餉’。〔恍可人目〕傍晚時天空的種種變態，恍恍惚惚地非常好看。〔牛背笛聲兩兩來歸〕那些牧童騎在牛背上吹着短笛，三三兩兩的歸來了。〔牽黃臂蒼〕黃，黃犬。蒼，

蒼鷹。打獵的人，往往手裏牽着狗，臂上帶着鷹，以便追逐禽獸。

〔馳獵聲利之場〕人之追求聲色貨利，猶獵人之追逐禽獸，故指一般追求聲色貨利者爲‘馳獵於聲利之場’。〔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袞袞，灰塵紛起貌。馬之少壯者爲‘駒’。古人以‘白駒過隙’喻光陰之速。這是說，那些追逐於聲利之場的，只馳騁了一生，沒有領略山林靜趣的機會。〔烏知〕那裏知道。

文選八六. 蘿菴游賞小志^{三則} 李慈銘

甲辰九月，司馬公挈至州山吳氏園看菊花。主人吳百臺者，少極窶，販賣餅餌爲生，嗣爲關吏傭，以勤謹爲吏所愛，竟得代其職，積資幾百萬金。老而歸營居墅，園亭極其華美。喜賓客，延禮文士。蒔花釀酒；尤好種菊，畜園丁數人專司之，購求佳種，不遠千里，花時則設重錦幔，許人縱觀，有能詩者，卽出佳楮求品題，侑以美酒。是時年幾八十矣；長齋奉佛，間亦爲五七字句。聞司馬公至，屣履出迎，清談娓娓。園中廳事四面環合，其庭皆廣十餘畝，列花四庭中，重金疊紫，高出檐外，計至數十萬花，多罕觀之本，盆盎清潔，蔽以絳幔，圍以錦欄，地衣皆以紅錦，華麗絕塵，濃薰噴鼻，如唐宋時洛陽人家賞牡丹也。爾時曾以二絕句紀之，久已刪去不復記。丁未九月，再侍司馬公往訪，則主人已沒，菊種盡枯，破甕雜籬落間，無復問老圃秋色者矣。司馬公賦詩云：“黃壚人已遠，秋色爲誰來！”

甲辰十月，侍司馬公游蘭亭。山水秀發，朗然玉映，有王謝子弟清華蘊藉之觀，乃知右軍所取者，其風流相似也。其時亭館已圯，竹圃亦就荒，惟林木翛翛，拂風蔭水，猶覺晉人吐屬去今不遠耳。予時賦詩云：“佳禊未追三月事，名山如見六朝人。”司馬公稱賞之，徧示坐客。下山時，司馬公見予騎驢迴轡縈筴，有自得之趣，指謂客曰：“此子在驢背上頗有詩意。”

丁巳二月既望後二日，偕社友數輩游南鎮。時春事初盛，正平生着屐時矣。午刻抵禹廟下，小憩碑廡間；靈詭所區，金碧森動，走階肅象，郝繹攝觀。卽上會稽山，謁鎮祠；香火漸稀，游跡蓋寡，不禁相顧愴歎。吾鄉山水，富及寰中，而民俗勤儉，不事游宴；稍作點綴，惟禹穴及蘭亭，去城稍遠，地亦稍僻，游者罕及之。禹廟既接武鎮祠，又與鱸峯連壤，禱大士者無不假道於此：往往籃輿簇花，寶馬擊鐙，佩環筇屐，錯雜於溪聲谷吹中。觀放翁禹廟詩，“十里烟波明月夜，萬人歌吹早鶯天。花如上苑常成市，酒似新烹不值錢，”蓋唐、宋已然矣。二十年來，漸卽寥落。然珠簾雀舫，翠管銀鬢，自東郭南門直際覆鬴山下，奪路據津，無間烟水；而紅亭松竹間，茶檣釀戶，餅師膾娘，列坐侍客。下至陳百戲，談九流，賣寓花、寓草、寓人物者，百貨岔湧，地不容趾。有衆中喟然搖首，謂今昔頓殊者，則一二白髮人也。自烽烟滿江上，聚軍百萬，仰食浙人，吾越遂承其敝，加賦橫征，

殆無虛月，又因之以旱蝗賊盜，民力竭矣。遂令勝地蕭寥，曩觀闕寂，農桑未起，士女閉門；而喟然今昔者，俯仰之間，已屬之我曹矣。白塔朱樓之地，其有滄桑相弔者乎？

蘿菴在浙江紹興之柯山，清李慈銘曾在菴中養病，其後客居京師，追懷舊游，著蘿菴游賞小志若干則。他的自序說：

柯山下俯鑑湖，湖之南有山特起，高與柯等，而土沃多桃李，廣長俱不及半里，特深秀濃致。山中有石盆起，人鑿級爲路，亘山之腹而坳焉。有僧寺臨其上，則蘿菴焉。菴屋不過十餘間，後有竹園，大數十畝，竹之隙，可以窺山後諸村。寺僧善種花，牡丹高十餘尺，山茶一樹，林木蒼茂，蓋一山之勝者也。予於咸豐甲寅（一八五四）之春，養病於菴之黃葉院，山中之景之色之聲，無不鑿也，朝暮晴雨之變，無不悉也，是可以名平生之賞矣。同治壬戌（一八六二），客居京師，涕淚幽憂中，間取昔來游賞之事，一一志之。冀假虛瀝以沐枯魚，設寓食以起餓隸。後有覽者，不其悲乎！……

所以他於追述舊游之際，隨處流露他的傷感氣分。全書約六十則，這裡只選錄三則。

李慈銘（1829——1894）字悉伯，號菴客，清會稽人。光緒進士，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他在同、光時是一個有名的詩文作家。生平著作甚多，已刊的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跗閣詩初集、越縵堂日記鈔、蘿菴游賞小志等。

語釋〔甲辰〕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當公元一八四四年。

〔司馬公〕周禮大司馬之屬有軍司馬、輿司馬等，春秋晉作三軍，每軍別置司馬，其後唐制節度使皆有行軍司馬，又於每州各置司馬一人，後世因稱府州同知爲司馬，猶知府稱太守，知縣稱大令之類。此司馬公係作者稱其父親，因爲他父親的官銜是一個

同知。〔州山〕在浙江紹興縣西北。據蘿菴小志第六節說：‘州山之得名，以此地四山迴合，如一小州。……秋湖在州山、柯山之間。’考柯山在紹興縣西南，秋湖在紹興縣西，則州山當在紹興縣西北。〔窶〕貧窮。本作‘窶’。〔嗣爲關吏傭〕關吏，當時釐卡上的司事。嗣爲關吏傭，說他後來去做司事的僕役，即巡丁、扞手之類。〔蒔花〕種花。〔重錦幔〕幾重的錦幔。〔長齋〕長期的素食。〔間亦爲五七字句〕有時也做做五言七言的詩句。〔屣履出迎〕拖了鞋子出來歡迎。極言其喜悅匆遽也。

〔媿媿〕說話不倦貌。〔重金疊紫〕說他把各種顏色不同的花重疊陳列起來。金，紫，都是說花的顏色。〔罕覯〕少見。

〔盎〕就是盆。〔絳幔〕紅色的幔。〔濃薰〕濃郁的香氣。〔唐宋時洛陽人賞牡丹〕唐宋時，洛陽牡丹最盛，宋歐陽修有洛陽牡丹記。當花盛開時，洛陽人家往往招致賓客，任人觀賞。

〔丁未〕道光二十七年，當公元一八四七年。〔老圃秋色〕老圃，指種菊花的人。菊花於秋天開花，故稱秋色。〔黃墟〕世說：‘王戎過黃公酒墟，謂客曰：“吾與嵇叔夜、阮嗣宗酣飲此墟，自嵇、阮亡後，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後來‘黃墟’二字就成爲傷亡感舊之詞。〔蘭亭〕在浙江紹興縣西南二十七里。其地有蘭渚，亭在渚中，故名。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太原人孫統、孫綽，廣漢人王彬之，陳郡人謝安，高平人鄒曇，太原人王蘊、釋支遁，并其子凝之、徽之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禮於此。羲之作蘭亭集序。〔朗然玉映〕謂山水清朗，如玉之有光輝。〔王謝子弟清華蘊藉〕六朝王、謝世爲貴族，所以其子弟大都清華蘊藉。清華，即清秀華貴之意。蘊藉，亦作‘醞藉’，溫雅有含蓄之意。〔乃知右軍所取者其風流相似也〕晉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故後人稱之

爲右軍。這是說，這才知道王羲之之所以有取於蘭亭者，因爲蘭亭地方山水秀發，和他的品格相同之故。〔圪〕圪敗。〔脩脩〕音宵（ㄒㄩㄠ）。林木深蔽貌。〔晉人吐屬〕晉人尙清談，故談吐之間大都幽默而有含蓄。吐屬，卽談吐之意。〔佳禊未追三月事〕禊，祓禊，除惡祭名，於水邊灌濯以祓妖邪，古因以爲游戲之事。上巳爲春禊，七月十四日爲秋禊。西京雜記載漢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濯以祓妖祥，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就是所謂祓禊。王羲之與其友於三月三日上巳節修禊於蘭亭，傳爲佳話。佳禊未追三月事，言他誕生已晚，未及遣隨王羲之等在蘭亭勝地，修祓禊佳事。〔迴轡縈筴〕形容他一手持驢轡，左右引動着，一手執驢鞭，宛轉揚擊着。筴，與‘策’同，就是馬鞭。〔在驢背上頗有詩意〕從前詩人，往往以騎驢吟詩傳爲佳話，如唐賈島得‘僧敲月下門’之句，想把敲字改爲推字，便在驢背上以手作推敲之勢，一時傳爲美談。又如全唐詩話載鄭綰善作詩，或問相國近作詩否，他說：‘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又如宋蘇軾詩：‘雪中騎驢孟浩然，皺眉吟詩肩聳山。’所以這裡說他騎在驢背上頗有詩意。〔丁巳〕咸豐七年，當公元一八五七年。〔南鎮〕卽南鎮廟，在紹興縣南十三里，祀會稽山神。按：古代帝王，封大山爲一方之鎮，南鎮會稽山，東鎮沂山，北鎮醫無閭，西鎮霍山，會稽爲南鎮，故稱南鎮廟。〔屐〕音劇。屐之泛稱。此指遊山時所着之麻屐、草屐等。〔禹廟〕舊在山陰縣塗山南麓，宋元以來都祀禹於此，明以後改祀於會稽山陵。〔小憩〕暫時休息一下，叫做‘小憩’。〔靈詭所區〕靈詭，猶言神祕’。言這是神祕的地方。〔金碧森動〕這是說，那神祕的殿堂，金碧輝煌，十分森嚴。森動，含有森嚴與生動之意。〔辵階肅象〕辵

音違(ㄉㄨㄟ ㄨㄟ)，乍行乍止貌。這是說，慢慢的歷階而上，很肅敬地瞻拜那神像。〔郝釋攝觀〕郝疑‘赫’字之誤(此文選自進步書局石印小說大觀本，疑傳寫有誤)。赫釋，盛大貌。這是說看那神像威嚴盛大，不禁神爲之攝。〔會稽山〕在紹興縣東南十三里。〔鎮祠〕卽南鎮廟。〔懷〕同‘慨’。〔寰中〕凡言境域之大者，通稱曰‘寰’。寰中，寰字之中，猶言‘域中’。〔禹穴〕在紹興縣東南十五里之委宛山。〔接武〕武，足跡。後者之足，履前者之跡，叫做‘接武’。引申爲相近之意。〔鑪峯〕卽香爐峯。在今紹興縣東十五里。〔大士〕卽觀世音菩薩。〔籃輿簇花〕籃輿，卽遊山時所乘之竹轎。籃輿簇花，是說那些竹轎裝飾得花團錦簇。〔寶馬擊鐙〕馬鞍兩旁足所踏者叫做‘鐙’。寶馬擊鐙，言遊人騎馬遊山，以鐙擊馬腹，使其疾馳。〔佩環笻屐〕環，耳環指環之類。笻，遊山時所拄的杖。佩環笻屐，指插戴首飾及着屐拄杖的男女遊客。〔放翁〕宋陸遊自號放翁。〔早鶯天〕鶯爲春時之鳥，故早鶯天猶言‘早春天’。〔上苑〕帝王之園囿稱‘上苑’。例如唐書蘇良嗣傳：‘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珠簾雀舫〕舫，船之通稱。雀舫，猶言‘畫舫’。珠簾雀舫，是掛着簾子裝飾得極美麗的遊船。〔翠管銀罌〕管，簫笛之類。罌，瓶盞之屬。翠與銀皆形容詞，猶簾稱珠簾，舫稱雀舫。這是說，遊船中有簫笛之類的樂器，有瓶盞之類的陳設。〔覆瀟山〕會稽山有石狀如覆瀟，故亦名覆瀟山，見顧野王輿地志。瀟與‘釜’同。〔奪路據津無間烟水〕烟水，指江湖中，猶言‘烟波’。這是說，自東郭南門一直到覆瀟山下的旱路水道，都被遊客所佔據了。蓋極寫遊客之盛。〔茶檣釀戶〕帆船之柱叫做‘檣’。這裏的茶檣，當指臨時搭蓋棚屋以售茶者。釀戶卽酒家。〔餅師膾娘〕餅師，賣糕餅的人。膾娘，任

烹調的女子，卽廚娘。〔陳百戲〕變戲法玩雜耍之類。〔談九流〕相面、算命、測字之類。〔寓花〕像真的花。〔岔湧〕三叉路口叫做‘岔’。岔湧，猶言‘湊集’。〔喟然〕嘆息貌。〔頓殊〕頓然不同。〔烽烟滿江上〕古時有寇警則舉烽火，後人遂以烽烟二字代寇警。按：這是指太平天國之亂，當時長江一帶都被寇警，故云然。〔越〕今紹興爲古越國，故稱紹興爲越。〔曩觀閨寂〕從前那樣的盛況現在是靜寂不可再見了。〔俯仰之間〕一俯首一仰視之間，極言時間之速。〔我曹〕我輩。〔滄桑相弔〕滄桑，道家語，滄海桑田之合稱。神仙傳：‘麻姑云：“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滄田。”’世人因以喻時勢變易之速。滄桑相弔，謂時移世變以後，撫今追昔，互相慨嘆。

文 話

二七. 文字的分類

自來我國對於文字的分類，剖析得非常繁複。

梁蕭統編輯文選，把所收的文字分爲以下各類：

賦 詩 騷 七 詔 册 令 教 文 表 上 書 啓 彈 事 牋 奏 記 書
檄 對 問 設 論 辭 序 頌 贊 符 命 史 論 史 述 贊 論 連 珠 箴
誄 哀 碑 文 墓 志 行 狀 弔 文 祭 文

大概做分類的工夫，有三點必須注意：一要包舉，二要對等，三要正確。所分各類總合攏來，能夠包括該事物的全部，決沒有絲毫遺漏，便是‘包舉’；所分各類性質上彼此平等，決不能以此屬彼，便是‘對等’；所分各類有互排性，決不能彼此含混，便是‘正確’。若把這三點作標準，來看文選的分類，便可知它是很雜亂、瑣碎的。如‘表’和‘上書’同是臣屬寫給君主的啓事，‘牋’和‘書’同是友朋間往來的

信札，只因繕鈔題目有了分別，或寫‘表’，或寫‘上書’，或寫‘牋’，或寫‘書’，文選就依據了題目分做四類。倘若從前還有人把寫給君主的啓事題作‘獻書’，把友朋間往來的信札題作‘簡’，不是於上面這些類目以外，更得加上‘獻書’和‘簡’麼？這樣的分法是儘量可以加增類目的。反過來說，就是上面這些類目不能包括文字的全部。又如‘賦’‘騷’等是文字的一種體式，‘弔文’‘祭文’等名目卻只說明這些是作什麼用處的文字，猶如中國人、英國人和獵人、漁人，怎麼可以對等並立呢？‘七’直是‘賦’的同類，不過必須講起‘七’件事情，作‘七’回問答。‘連珠’也是‘賦’的同類，不過有規定的形式，今鈔一則於下，以便解釋。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前面必須先取譬喻，‘是以’以下纔是本旨；這樣一則一則連續下去，成爲一篇。因它‘歷歷如貫珠’，所以叫作‘連珠’。‘七’和‘連珠’既是‘賦’的同類，就該歸入‘賦’裏。現在讓它們獨立，便不合關於分類的‘對等’這一個標準。看了上面所說的，就可知道文選裏的各類彼此之間不盡有着互排性；如‘表’和‘上書’、‘牋’和‘書’，僅僅題字的不同，當然不互排；‘七’和‘連珠’可以隸屬於‘賦’，當然不互排。因此，這個分法是不很‘正確’的。

清姚鼐編輯古文辭類纂，把所收的文字分做十三類：

論辨類 序跋類 奏議類 書說類 贈序類 詔令類 傳狀類 碑誌類 雜記類 箴銘類 頌贊類 辭賦類 哀祭類

‘論辨類’相當於現在的學術論文。‘序跋類’是書籍的序、跋和讀書筆記。‘奏議類’包舉臣下對君主發表的言論、文字。‘書說類’是對話的記錄和友朋間的書信。‘贈序類’是合於‘贈人以言’的旨趣的一類

文字。‘詔令類’包舉君主對臣下發表的言論、文字。‘傳狀類’是敘述人物生平的傳記。‘碑誌類’是紀功頌德，預備刻石的文字。‘雜記類’或記人物，或記勝地，相當於現在的小品文。‘箴銘類’是用以戒警人己的文字。‘頌贊類’是表示贊美的文字。‘辭賦類’包括文選所列的‘賦’和‘騷’兩類。‘哀祭類’是傷悼死者的抒情文字。這樣的分法，比較文選整齊得多了。然而這些類目的不相‘對等’是顯然的。如把寫在書籍上的序跋作一類，又把刻在石頭上的碑誌作一類，這是依據寫刻的場所來立類；但是，把臣下對君主發表的言論、文字作一類，又把君主對臣下發表的言論、文字作一類，便是依據發言人和對方的關係來立類了；把箴銘作一類，又把辭賦作一類，便是依據文字的特別體式來立類了。並且，‘書說’和‘贈序’不能併作一類麼？‘傳狀’和‘碑誌’又何必定要分作兩類？總之，這個分類法還免不了依據着題字來立類的毛病。

清曾國藩編輯經史百家雜鈔，又減爲十一類：

論著類 序跋類 奏議類 書牘類 詔令類 典志類 傳誌類 敘記類 雜記類 辭賦類 哀祭類

這個分類法，增設和減併都有見地；不論什麼事情，大都‘後來居上’，也並不是曾國藩的識力遠勝於蕭統。但是，如果依了這個分類法，那末，用書信形式寫的學術論著就得歸入‘書牘類’，記述得書的因由、藏書的人物等等的文字就不得歸入‘雜記類’；這仍不免重於形式而輕視實質。並且，‘奏議’和‘詔令’一定要立爲相對的兩類，也不過反映出君主時代的文人的見解而已；若論實質，這兩類和‘書牘類’簡直可以合併起來；而‘奏議’、‘詔令’、‘書牘’各類裏頭，有的是敘述事件的，有的是發表意見的，不據此分類，而單從應用上着想，讓它們混在一起，也是可議的地方。

我們把文字分爲‘記述’、‘敘述’、‘解說’、‘議論’四體，這是從文字實質上的不同來區分的。文字寫給什麼人，文字刻印在什麼場所，文字題目上題什麼字，我們一概不管。凡在記錄人或物的狀態、性德的，便是‘記述文’。凡是敘錄事件的經過的，便是‘敘述文’。凡是述說對於事物的認識、理解的，便是‘解說文’。凡是表白對於事物的主張的，便是‘議論文’。這些在以前說得多了，這裡總提一聲就得了。這樣分法可以‘包舉’一切。試問世間有這麼一篇文章，是不記一物、不敘一事、不說一理、不立一論的麼？所分各體是彼此平等而互排的，所以又合於‘對等’和‘正確’的標準。

我們又讓‘詩’、‘戲劇’、‘小說’、‘小品文’各爲獨立的一類。這不是說‘詩’、‘戲劇’、‘小說’、‘小品文’不屬於四體中的任何一體；卻因爲它們於四體之外，又有了另外的質素，或者有了特殊的形式的緣故。

於是，僅僅是‘記述文’、‘敘述文’、‘解說文’、‘議論文’可以稱爲‘普通文字’，與‘詩’、‘戲劇’、‘小說’、‘小品文’相並而爲五類了。

我國文字一字一音，因而形成一種‘吐語必雙，遣詞皆偶’的文字形式，稱爲‘駢文’，在文話第二十一篇裏已經提及。與‘駢文’相對，則凡一切不講對偶、語句長短隨意的文字稱爲‘散文’。

‘散文’又可與‘韻文’對立，凡不講聲韻的是‘散文’，講聲韻的是‘韻文’。

這是形式上的分類，與上述的五類不能並列的。

從前人寫一篇‘記述文’或‘敘述文’，乃至說明事理，發表議論，都有用‘駢文’的。‘傳奇’裏頭，往往有‘駢文’的說白。而‘小說’如燕山外史，竟通體是‘駢文’。所以，把‘散文’、‘駢文’來區分上述的五類是不可能的。幾乎每一類裏都有‘散文’，也都有‘駢文’。

‘詩’是韻文，在從前是不成問題的。但自從有了‘新體詩’，每語字數隨意，又不定要押韻，那末‘詩’不盡是韻文了。‘戲劇’如‘樸劇’，如‘傳奇’，如‘皮黃戲’，都有唱有白，唱的部分都是‘韻文’。而現在的‘話劇’卻全然是‘散文’。‘小說’通常是‘散文’。然如‘彈詞’之類，便是韻文的‘小說’。所以，把‘散文’、‘韻文’來區分上述的五類也是不可能的。

我們只能這樣說：從實質上區分，則得上述的五類；從形式上區分，則有‘散文’與‘駢文’對立、‘散文’與‘韻文’對立的兩種分類法。

練習 試把蕭、姚、曾三家的分類法列成一表。表分三排。要表明這人所立的某類相當於那人所立的某類。

文選八七. 朱子語錄^五 則

天理之渾然既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四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不可以一理名，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都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也便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

問：莫不是本來全是天理否？

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都是後來沒把鼻^{*}生底。人只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只要牢筭定腳與他捱，捱到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勝時甚氣象？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

又曰：天理、人欲，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者尤要密察。

人爲學，須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心裏方有所主。

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事，便沒理會處。只如居敬窮理而事便相礙：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

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

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是拒盜，致知卻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宋儒講學，門弟子記其言論，稱為‘語錄’，大都用白話記述，如今‘講演錄’之類，在文體中別具一格。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分為二十六門，於朱熹門人所記錄的師說，大體具備。這裏所選的‘朱子語錄’五則，是根據朱子語類及宋元學案中的晦菴語錄。讀者於此可見語錄體裁之一斑及朱熹學術思想之大概。

我國理學，胚胎於北宋，極盛於南宋，而集大成者則為朱熹。所以朱熹實為兩宋理學界的代表人物。他的全部哲學思想，非一二語所能講明。在修養方面，他主張拿天理來克服人欲，而根本辦法便是居敬窮理。這裏所選的語錄五則，第一則是講何謂天理，第二則是講天理與人欲的互相克制，第三至第五則是反覆

說明居敬窮理的方法。

語釋〔底〕宋儒語錄中的‘底’字，等於現在語體文中用作形容詞語尾的‘的’字，及用作介詞的‘底’字。〔旋次〕與‘漸次’同。

〔沒把鼻〕當時俗語，猶言‘無把握’。〔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劉、項即劉邦、項籍。滎陽，在今河南滎澤縣西南。成臯，在今河南汜水縣，又名虎牢，今縣北有成臯故城，名上街鎮。按：楚漢分爭時，相拒於滎陽、成臯間頗久，詳可看史記項羽本紀及高祖本紀。〔逐旋〕即‘逐漸’。〔致知〕推而極之叫做‘致’。致知，語本禮大學‘致知在格物’，就是即物窮理的意思。〔克己〕制勝自己的私欲叫做‘克己’。語本論語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伊川〕見宋九賢遺像記注。〔敬勝百邪〕程伊川的話。〔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這句話根據易乾卦‘閑邪存其誠’而言，注見三習一弊疏。〔將息〕休養。

文選八八 陽明語錄 五 則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

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母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個頭腦。只是就

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這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個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

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是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

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

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先生曰：“人若知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明代理學家王守仁，自號陽明子，人稱他為陽明先生。他的弟子徐愛等，把他平日論學及問答之語記下來，成傳習錄二卷。這裏所選的五則，都是根據傳習錄的。按：明初朱熹一派的學說得當時帝王的維護，特別盛行，當時有敢反對‘朱學’的便被認為大逆不道。到了明朝中葉，朱學的流弊日甚，一般人把四書大全等書咿唔一番，便自以為懂得朱學的奧妙了，很少有人肯用心研

究。本來朱熹教人從事物物上去推求真理，像這樣的爲學，根柢淺薄的人，便不容易融會貫通。又，某一派學說受了帝王的維護時，往往不許人家懷疑，因此這一派學說便沒有進步了。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意志強固的人自然不能安於朱學的藩籬而要別求出路了。王守仁便是不滿意朱學而自闢新路的人。他的學說有三大綱領：（一）心即理說；他主張求真理於吾心，和朱熹主張於事物物上去尋求真理正相反。（二）知行合一說；他主張‘知’與‘行’只是一體，不能分離，和歷來理學家把知與行分別講的又不同。（三）致良知說；他主張人的‘良知’本來是精精明明的，只因有‘私欲’，故良知往往被遮蔽了；人若致得良知精明，則私欲自去，真理乃見。這一點雖和朱熹主張去私欲存天理有點相像，但朱熹去私欲的工夫是向外的，而王守仁則是向內的，所以根本上便不相同。又朱熹注大學‘在親民’句，主張‘親’字當作‘新’字解，王守仁不以爲然，他主張復古本大學，這一點也是朱、王兩派學說爭論的所在。這裡所選的第一則，是他反對朱熹注大學‘在親民’作‘在新民’的意見；第二則，是‘心即理’的說明；第三則，是‘知行合一’說的闡發；第四、第五則，是說明‘致良知’的功用與方法。在這裡，我們不但可以窺見王守仁學說的一斑，並且可以看出明儒語錄和宋儒語錄在文體上也有多少不同之處。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明餘姚人。弘治進士，授刑部主事。因事觸犯了當權的宦官劉瑾，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後遷廬陵知縣，累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寧王宸濠作亂，他用兵平定，以功封新建伯。總督兩廣，破斷藤峽諸賊。卒諡文成。因自號陽明子，學者稱他爲陽明先生。（按明史

本傳說他晚年‘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後人遂附會了以爲他曾築室陽明洞中，故人家稱他陽明先生。其實今紹興會稽山之陽明洞，只有石罅，不能築室。他在龍場時，曾築室東洞，名該洞爲‘陽明洞天’；又今廣西隆安縣西北三十里大江崖上亦有陽明洞，是因他征思田時嘗泊舟於此而得名。可見所謂‘陽明洞’者是洞以人名，並不是因爲他曾築室於陽明洞就稱陽明先生。）他少年時喜歡騎馬射箭，很想做遊俠一流人；又研究詞章，詩文都很好；到後來才致力於所謂聖賢之學。所以他不但是理學家，又是文學家。他雖做的是文官，而屢平大亂，明朝文臣用兵，從沒有像他那樣功業煊赫的。生平著作甚多，後人彙集成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卽爲傳習錄（傳習錄別有單行本）。

語釋 [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正德進士，歷官南工部郎中。他是王守仁的妹婿，也是守仁的及門弟子，早年病死，時人比之於孔門的顏回。所著有橫山集。〔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禮記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朱注引程子曰：‘親當作新。’又說：‘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朱熹把這一節分爲第二章，加以注釋曰：‘右傳之二章。釋新民。’〔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按：大學此段乃承上‘在親民……’而言，但於新字並無發明。〔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這里及下面所引的‘如保赤子’‘民子所好好之……’等，皆見大學。〔親親仁民〕見孟子盡心章。〔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人名。司徒，官名。敷，布化。五教，五倫之教，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見孟子滕文公上）。〔堯典〕尚書篇名。按：今通行本尚書的舜典，就是從堯典中分出來的，又加上‘曰若稽古帝舜……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修己以安百姓〕見論語衛靈公章。〔至善〕即大學‘止於至善’的至善，是一種最好的理想境界。〔不成〕與‘難道’相當。〔溫清定省〕禮曲禮上：‘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言事父母之禮，冬日則溫，以禦其寒；夏日則清，以致其涼；晚上定其衽席；早上省其安否。清，音清，去聲，即寒涼的意思。〔禮記言〕下所引見禮祭義。〔未會〕不懂。〔宗賢〕黃綰字宗賢，號久庵，黃巖人。（理學宗傳作紹興人。）他是王守仁的及門弟子。所著有明道編、石龍集等。〔惟賢〕顧應祥字惟賢，號笠溪，長興人。也是王守仁的及門弟子。嘗作傳習錄疑，以爲‘非疑師說，疑門人傳錄之譌。’黃宗羲說他視知行爲二，非師門之旨。〔試舉看〕試舉舉例看。〔弟〕亦作‘悌’。善事兄長叫做‘弟’。〔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不是教你只如此便罷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上‘好’字讀去聲，愛好

的意思。下‘好’字讀上聲，美好的意思。上‘惡’字讀去聲，厭惡的意思。下‘惡’字讀入聲；惡臭即極不堪的臭氣。〔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例如禮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孔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都是把知行分做兩起講的。〔冥行妄作〕就是‘胡幹’。〔鑿空杜撰〕就是‘捏造’。〔濟得甚事〕做得成什麼事。〔良知〕良知二字，見於孟子。孟子盡心章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但王守仁專提良知，不說良能，他把良能包括在良知之內了。所以‘良知’兩字，包含甚廣，一言以蔽之，則良知便是心的本體。〔格物〕即大學‘致知在格物’的格物。照王守仁的解釋：‘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凡講求事親、事君、仁民、愛物以至於視聽言動的，便都是‘格物’。〔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尋討〕這是指當時朱熹一派而言。朱熹教人即物窮理，即是就事事物物上去尋討。

修辭

七. 示現

示現是把實際上不見不聞的事物說得如見如聞的一種表現方式。例如：

好猴！你看他瞑目蹲身，將身一縱，逕跳入瀑布泉中。（美猴王）

說是‘你看他’，實際上我們是看不到的。我們那里看得到那樣淘氣那樣能幹的好猴呢？便是作者，實際也是不會看到過的，作者也那里會看得到那樣能幹那樣淘氣的好猴呢？又如：

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康橋的早晨）

這又叫我們‘聽’了，我們固然聽不到英國倫敦的鐘聲，就是作者也不見得就在聽見鐘聲的時候寫，實際上寫的時候也是聽不見那和緩的清音的。然而這裡卻也寫得如聞其聲，正像前例寫得如見其行一般。像這樣的寫法或說法，在修辭學上就都叫做示現。

示現說法寫法的特別處就在說者寫者所要聽者讀者看，或要聽者讀者聽的東西的確是聽者讀者所看不到聽不到的。上舉的兩例就是那樣。要是聽者讀者可以看到聽到的，那便只是一種尋常的話，只是一種尋常的說法，不能把它當作示現。例如：

到了第三天，他（小雨點）正一人笑着，想回家去，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小雨點跟着那聲音升了上去。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小雨點）

又如：

小雨點聽了，心裏很不忍，便答道，‘極願極願，但是我可不知道應該怎樣的救你。’

青蓮花道，‘聽着呵！我爲的是欠少一點水，所以差不多要死。……’

像這種所謂看所謂聽，便是可能看到，可能聽到的，因爲它的前後文所寫的正是可能的情境。所以像這兩例裏的叫人看叫人聽，便不能把它看作示現法。

諸君想必知道，所謂示現是說本來沒有這種形相，可是忽然

顯現了這種形相的，如果原來是有可看可聽的形相的，那便不成其爲示現了。

本來沒有形相可看可聽的，爲什麼要用示現法說成可看可聽的呢？無非爲了作者對於它的印象極強，或者興味極濃。他自己是強得濃得本來不曾看見的正像看見了（如美猴王），或者過去聽見過的好像現在還是聽見（如康橋的早晨）。他就順興那樣地表現了出來。同時又借此來把我們一激，激得我們也像看見了或者聽見了一樣。所以這種方式，常是用在作者所特別着重的地方。在舊小說裏，描寫一個重要的人物出場，或一個重要的場面展開，是常用這種方式的。

八. 設 問

設問是沒有疑義而問的表現法。疑有而問，是平常的事，如：

衆猴圍住問道，‘裏面怎麼樣？水有多深？’石猴道，‘沒水，沒水，原來是一座鐵板橋。’（美猴王）

借問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

（歸園田居）

這種問句，必定有答語，如第一例的‘沒水沒水’，第二例的‘死沒無復餘’。那種答語又必是發自問者以外的人，如第一例答的是問的衆猴以外的石猴，第二例的答者是作者以外的薪者。這種設問卻不一定要有答語，就是答語也不是問者自己說的。這是設問和普通問語不同的地方。

尋常問語是真問，目的在乎求得別人的答語，那答語一定是自己所不曉得，或者懷疑不決的。這種設問是假問，即假設的問。當他問的時候心裏便已有了一定的答語，而且就爲提出那一定的

答語來纔問的。例如：

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是不然。（文明與奢侈）

所謂‘文明之與奢侈，固若是其密接而不可離乎？’這一個問句便是爲了下文提出的那一個所謂‘不然’的答語而故意問的。這種故意設問的說法，用意也在激動聽者或讀者，使聽者讀者對於他所要提出的答語格外留心。故也常用在作者所留意着重的地方。即如文明與奢侈這一篇，全篇主旨是在說明文明與奢侈不同。而它的第一段，說的是文明愈進，用途愈奢的表面現象。驟然看去，或者會疑心蔡元培也像章太炎一樣在那裏做俱分進化論了（‘俱分’是一個因明學上的名詞，‘分’就是普通所謂部分，‘俱分’就是說‘各部分同時’。章太炎曾做過一篇俱分進化論說明善惡各部分同時進化的意思），所以在他說過‘一若’云云之後，特來一句問語把自己要說不同的意思一提，教我們格外留意。遇到問語會格外留心，也是我們自然的心理。因爲平常遇到問語總要替他想想答語的。這樣一問，也便可以使我們略爲想一想。

這種設問方式有兩種用法。第一是用反話來問，叫做激問。例如說：

開明中學講義裏面不是有修辭講義嗎？

或者說：

開明中學講義裏面難道是沒有修辭講義嗎？

這種設問，答語就在它的反面，如第一句的答語便是‘是’，而第二句的答語便是‘不是’。像前面已經引過的

…只見白雲紫山，可不是他的家嗎？他見了喜得手舞腳蹈的說道，‘看呀，看呀，’海公公，那不是我的家嗎？（小雨點）

那兩句問語，也是屬於這一種。這種問語，答語便在反面，自然不必再要另外的什麼答語。

還有一種叫做提問，就是上面已經提及的一種。這種問語都有問者自己的答語跟在後面。這種設問，在最苦與最樂一篇裏用得極多。差不多全篇就用這種設問的方式做骨子。要學這種設問的方式或瞭解這種設問的功用，那是最適宜的一篇文章。現在把那篇裏面的這種設問句子列舉於下：

1.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
2. ……………失意嗎？
3. ……………死嗎？
4. 該做的事沒有做完……再苦是沒有的了。爲甚麼呢？
5.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
6.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
7.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
8.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

最後一句是提問而兼激問的，性質和上面的七句略乎不同，所以形式上也就略爲加了點改變，冒頭加了‘有人說’三字。這些問語都有作者自己的答語跟在後面，——實際也就是爲了那些答語纔發出這些問語來的。我們在這一篇裏是明明白白可以看出來。假如把那些答語都去掉，那就不過剩了這幾個問題，不再成爲一篇文章了。

文選八九 祭妹文 袁枚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觴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訛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麥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不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嫫媿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孀，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

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殄殍，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

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憊已極，阿孀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卽遊，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天乎，而竟已乎！

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

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袁枚第三妹素文，名機，號青琳居士。幼許配於如皋高氏子。後高氏因其子染惡疾，願解婚約，但素文堅執不可，竟嫁高氏子。高氏子輕薄喜嫖賭，把素文的粧奩揮霍光了，還想把她賣去以償賭債。素文不得已，遂歸母家。後高氏子死，素文哭泣盡禮，過一年她也死了。素文容貌美麗，舉止端莊，又工詩詞，而所適非人，抑鬱以沒。袁枚此文，纏綿悱惻，讀之可增骨肉間的情感。

袁枚（1716——1797）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進士。官知縣，有能聲。年四十即辭職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號曰隨園，故世稱隨園先生。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書。他對於作詩主張發揮性靈；文亦自成一格，爲乾嘉時有名的文學家。

語釋 [乾隆丁亥] 乾隆，清高宗年號。丁亥，乾隆三十二年，當公元一七六七年。〔上元〕縣名，清與江寧縣同爲江蘇省治，民國廢入江寧縣。〔羊山〕在棲霞山東側的一邱陵。〔奠〕就是祭。〔綺〕同‘奇’。〔貞〕就是節操。〔遇人佻離〕即所適非人的意思。詩王風中谷有蓷‘……有女佻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有女佻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有女佻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即此語

所本。〔孤危托落〕托落，亦作‘落托’，寂寞之意。孤危托落，即孤獨寂寞之意。〔差肩〕即並肩。差，音雌。〔遽躬蹈之〕竟自己蹈進了這個境界。〔同臨其穴〕謂寒天蟋蟀僵死後，和她同去葬之於穴。〔憬然赴目〕憬然，覺悟貌。謂當時情景，覺得猶在目前。〔單縑〕單的絹衣。〔溫緇衣一章〕溫習詩經的緇衣一章。按緇衣，詩鄭風篇名，其首章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矣，還予授子之粲兮。’〔窆戶〕窆，音侈。窆戶，即開門。〔琅琅〕讀書聲。〔莞爾〕微笑貌。莞，音皖。〔則則〕贊嘆聲。〔九原〕墳墓之稱（見宋九賢遺像記注）。〔弱冠粵行〕禮曲禮：‘二十曰弱冠。’疏：‘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後遂沿爲少年之稱。粵即今廣東、廣西的通稱。按：袁枚二十一歲時曾到廣西去望他的叔父，故稱‘粵行’。〔拮据〕牽着衣裳。拮，音几。〔披宮錦還家〕唐時進士及第後，披宮錦袍，後遂謂登進士曰‘披宮錦’。按：袁枚於乾隆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請假南歸省親。〔瞠視〕張目直視。〔長安登科〕西漢及隋、唐皆建都長安，後遂以長安爲京師之通稱。古時分科取士，故士之登進者謂之‘登科’，唐時新進士及第，用泥金書帖附家信中，報登科之喜。這裏是說他在京師得中進士，點翰林。〔云爾〕云，語末助辭，無義。爾，亦語末助辭，與‘而已’同。這裏的‘云爾’直可解作‘而已’。〔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前事填塞於胸中，回想起來不勝淒楚，幾乎連喉頭都梗塞了。〔如影歷歷逼取便逝〕好像影子一般，歷歷在目，但逼近去取察時便消逝了。〔嬰妮〕音伊倪。即‘嬰兒’之轉音。此指幼稚時而言。〔羅縷紀存〕一件一件詳細的記下來。〔阿嫻〕嫻，音奶，母字之轉音。博雅：‘楚人呼母曰嫻。’〔家中文墨朕汝辦治〕以目示意

叫做‘朕’，音舜。這是說，家裏有什麼書件信札等都叫你去辦。
 〔諳雅故〕熟悉典故。〔婉嫵〕柔順貌。嫵，音意。〔刺探〕探聽消息。
 〔小差〕病稍減。差讀去聲。〔殮殍〕音邑葉。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病而不甚者曰殮殍。’實言之，就是病已脫離危險期，但尙偃臥床榻，不能遽起。〔娛遣〕娛樂消遣。〔稗官野史〕稗官，本小官的意思，後來借爲小說之稱。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注引如淳曰：‘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野史，在野之史，卽私人所作的筆記之類。
 〔綿惓〕病危急而氣息僅屬之意。惓，音綴。〔付梓〕付刻。按素文遺稿今附刻小倉山房全集中。〔汝之生平吾已作傳〕袁枚有女弟素文傳，敘述其生平事蹟頗詳，載全集中。〔窀穸〕音屯夕。卽墓壙。〔先塋〕祖先的墳墓。塋，音營。〔寧汝於斯〕安葬你在這裡。〔棲霞〕山名，在江寧縣東北，卽攝山。〔羈魂〕葬身異地，魂不歸於故鄉，故稱‘羈魂’。〔戊寅年讀汝哭姪詩〕戊寅，乾隆二三年，當公元一七五八年。按素文遺稿有阿兄得子不舉詩，所謂‘哭姪詩’，當卽指此。〔至今無男〕按袁枚六十三歲其妾始生子，命名曰遲。作此祭文時，枚年五十二，尙未有子。
 〔牙牙〕小兒學語聲。〔周晬〕小兒生一歲叫做‘周晬’。晬，音粹。〔親在未敢言老〕語本禮曲禮‘父母在不稱老’。〔阿品遠官河南〕阿品，袁枚弟袁樹的小名。樹字豆村，號蕪亭，乾隆進士，曾做河南正陽縣知縣。

文選九〇。苗先麓墓志銘 曾國藩

君諱夔，字先麓，肅寧^{*}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

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籀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一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閒之河閒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壻”，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鏞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文端公寯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撰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釀金刻君所箸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部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歌麻旣雜兩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彙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偕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

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

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間：蓋三人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閒亦過余劇談。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擊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箸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戇僮。昨者日晏，吾責監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如飴，死無所恨；獨平生箸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閒，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箸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

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嘗，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世，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墓誌銘，誌墓文之埋於墓中者，用正方兩石相合，一刻誌銘，一題死者的姓氏爵里而平放於柩前。西漢杜子夏臨終刻石，埋於墓前，已有其例，宋以後始盛行。凡替人作墓誌銘的，往往留出底稿，刻入文集中。這篇是從曾文正公全集選出的。

語釋 [肅寧] 卽今河北肅寧縣。[科舉文藝] 科舉時代的詩文，卽‘八股文’‘試帖詩’之類。[六書形聲之學] 中國造字的方法，據許慎說文序說，有所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等，稱爲‘六書’。六書形聲之學卽就字之形體聲韻而研究其異同及會通的學問，亦稱‘小學’。[許氏說文] 漢許慎著說文解字，以小篆分五百四十部，推究六書之義。從來講小學的都以許氏說文爲宗。[若有夙悟] 好像一向就了解似的。[精研而力索] 精密研究，盡力思考。[滯解而趣昭] 疑滯的地方都能解決，六書的旨趣都能明白。[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 顧炎武，已見日知錄序注。凡隱居不仕者稱爲‘處士’。音學五書，顧炎武所撰，內包含音論三卷，詩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韻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今存。[慕之彌篤] 猶言‘特別愛好’。[纂] 與撰述之‘撰’同。[制藝試帖之屬一不中有司程度] 制藝卽八股文。唐以來科舉之詩，大都以古人詩句命題，上加‘賦得’二字，叫做

‘試帖詩’，其詩或五言七言，或八韻六韻，皆以刻畫爲工，於詩中別爲一體。有司，官吏之通稱，此指考試官。這是說，他所教的應試詩文，一切不合考試官所定的程式。〔冥心孤往〕一心向他所喜歡研究的一方面去探索。〔子焉寡儔〕孑然一身，很少同調的人。〔閒之河閒城外〕之，與‘至’同。河閒，府名，今河北河閒縣即其舊治。當時肅寧屬河閒府。這是說，他空閒的時候，跑到河閒城外。〔得漢時君子館磚〕漢朝時候的字磚，刻有‘君子館’字樣。猶刻有‘五鳳某年’的漢磚稱‘五鳳磚’。〔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在故漢河閒獻王墓旁得着一張唐朝開元時的瓦片。按開元，唐玄宗年號。瓦片刻有‘開元幾年’的字樣，故稱‘開元瓦’。獻王，漢景帝子，名德，封於河閒，卒諡獻，世稱河閒獻王。其墓亦在河閒。〔道光十年〕道光，清宣宗年號。道光十年，當公元一八三〇年。〔翼經書院〕唐明皇置麗正書院，集文學之士，此爲設書院之始。宋時有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大書院。元時路、府、州並設書院。其後日益增多。到清朝末年，才改書院爲學堂。這翼經書院，當在肅寧縣。〔學使沈侍郎維鏞〕學使即提督學政之簡稱，俗稱‘學臺’，專司全省學政，與督撫並行。清制，各部設左右侍郎滿漢各一人，爲尚書之副。沈維鏞字子彝，一字鼎甫，號小湖，嘉興人。嘉慶進士，累官工部左侍郎。五任學使，所提拔的都是知名之士。〔舉辛卯科優貢生〕清制，每三年，教官就在學各生中，選舉優行者，由學政考定保送，謂之‘優貢生’，按：道光十一年（公元一八三一）歲次辛卯，那一年照例薦舉優貢生，就稱‘辛卯科’。〔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高郵，今江蘇高郵縣，清屬揚州府。王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乾隆進士，官至永定河道。深通聲韻訓詁之學，撰廣雅疏證，凡

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又有王氏讀說文記及讀書雜誌等。其子引之，字伯申。嘉慶進士，累官工部尚書。通聲音文字訓詁之學，所著有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書。〔禮先於君〕先致賓禮於苗君。就是先去訪問他。〔譽望〕即‘聲望’。〔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督學使者即‘學使’。稱量輕重叫做‘衡’；考檢得失叫做‘校’；這裏的‘衡校’，是指評閱文章品第其高下而言。這是說，那些學使，大家都想聘請他為幕友，和他共同評閱試卷。〔編修汪君振基〕編修，官名。宋有史館編修；明時始屬翰林院，位次於修撰，與修撰、檢討同掌修國史；清仍其制。汪振基字艮山，穎上人。道光進士。〔祁文端公篤藻〕祁篤藻字叔穎，又字淳甫，後改實甫，號春圃，晚號觀齋，壽陽人。嘉慶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卒諡文端，故稱祁文端公。〔甄拔宿儒〕辨別人才而提拔之，叫做‘甄拔’。老成博學之士叫做‘宿儒’。〔道光二十一年〕公元一八四一年。〔釀金〕募集金錢。〔許叔重遺書〕指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顧炎武所著音學五書中之古音表二卷，凡分十部：以東、冬、鍾、江為第一，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為第二，魚、虞、模、侯為第三，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為第四，蕭、宵、肴、豪、幽為第五，歌、戈、麻為第六，陽、唐為第七，耕、清、青為第八，蒸、登為第九，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為第十。皆以平聲為部首，而上、去、入三聲隨之。其移入之字與割併之部，即附見其中。〔宏綱〕大綱。〔鑿括〕本作‘鑿括’，正邪曲之器，見荀子、非相、大略、性惡諸篇。這裏作‘包括’解。〔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侍讀，官名。清制，翰林院侍讀滿漢各三人，掌撰述編輯、倣直經幄。馮譽驥字嚴雲，高要人。

道光進士，官至陝西巡撫。視學山東，就是到山東任學政。〔齒衰〕人老則齒牙衰落，故以‘齒衰’喻年齡高大。〔小學〕古之小學，教以六藝，故禮、樂、射、御、書、數，都稱‘小學’。漢以後始專以文字之學爲‘小學’。〔卿貳〕即六部九卿之官。〔元和吳公鍾駿〕元和，縣名，清置，與長州、吳縣並爲蘇州府治，民國并入吳縣。吳鍾駿，字旼聲，道光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庶僚〕猶言‘羣僚’。〔道州何紹基子貞〕道州，清屬湖南永州府，民國改稱道縣。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蝮叟。道光優貢生。後成進士，官編修。精小學，所著有說文段注駁正等書。〔平定張穆石舟〕平定，清直隸州，民國改縣。張穆本名瀛暹，字誦風，改名穆，字石舟，一字碩州，號月齋。道光優貢生，官旗學漢教習。於小學外尤精地理，所著有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等書。〔晉江陳慶鏞頌南〕晉江，縣名，清屬福建泉州府治。陳慶鏞字乾翔，別字頌南。道光進士，歷官江南道、江西道、陝西道監察御史。關於小學方面的著作，有齊侯壘銘通釋等書。〔武陵胡焯光伯〕武陵，縣名，清爲湖南常德府治，民國改爲常德縣。胡焯原名杰，字光伯，號禎軒。道光進士。〔光澤何秋濤願船〕光澤，縣名，清屬福建邵武府。何秋濤字願船，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經史小學無不研究，尤長於地理。關於小學方面的著作，有一鐙精舍甲部稿。〔傾抱寫誠〕寫，讀爲‘瀉’。這是說，把懷抱及誠心都在朋友面前傾瀉；就是朋友要好，無話不談之意。〔契合無間〕意志相投，毫無隔閡。〔工〕畫工。〔與負耒者伍〕和負耒耜的農夫爲伍。〔泊然無營〕泊然，恬淡貌。這是說他爲人淡泊，無所營求。〔江戴段孔〕江永字慎修，婺源人。戴震字東原，休寧人。段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孔廣森字衆仲，曲阜人。都是

清乾、嘉時的大儒。〔褒譏亭決〕判斷前儒的學說，那幾點值得褒獎的，那幾點應該批評的。亭決，即判斷決定之意。〔窮日夜不倦〕晝日晝夜沒有倦容。〔閒亦過余劇談〕有時也到我那裏來儘量的談天。〔從容〕閒暇貌。從，音忽。〔吾子〕猶語體文說‘你’。〔拊掌大笑〕拍着手大笑。〔君徐又曰〕他慢慢地又說。〔戇僮〕愚蠢而剛直的僮僕。〔昨者日晏〕昨天快晚的時候。〔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吾責問他爲什麼不把飯菜預備好。〔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他冒昧地回答說，錢物都完了，用什麼來做飯菜呢？〔不遜〕不客氣。〔躬治爨〕自己燒飯菜。〔困約〕窮困。〔窮〕困阨不遇的意思，與貧窮的‘窮’字不同。〔飴〕錫之屬，俗稱糖漿。〔耿耿於懷〕切記於心。〔咸豐〕清文宗年號，起公元一八五一年，終一八六一年。〔展轉兵閒〕那時候曾國藩助清廷攻太平天國，往來東南各省指揮軍事，所以這樣說。〔同治七年〕同治，清穆宗年號。同治七年，當公元一八六八年。〔咸豐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春秋〕年齡。〔屬〕囑託。〔篤古〕誠壹而不雜叫做‘篤’。篤古，即篤信古學。〔視以多歧而瞶聽以雜奏而聾〕看不親切叫做‘瞶’。聽不清楚叫做‘聾’。這兩句是以視聽之歧雜喻爲學之不專。〔課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這兩句是贊美他的文字學。說他就文字之形而求得其聲，考文字之異同而得其會通。〔黜陟百世惟許君是崇〕下降叫做‘黜’；上升叫做‘陟’；黜陟猶言‘上下’。百世，喻年代之多，舉成數而言，與‘萬年’‘千載’相同。這是說他前後許多年代中只推崇了一個許慎。一本作‘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百氏即諸子百家。那是說他進退百家，只推崇許慎。亦通。〔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爲什麼他的學問觸類旁通，而境遇卻這樣的艱嗇。

[抱此孤賞永奠幽宮]幽宮，地下的宮室，即墳墓。這是說他在墳墓裏永遠很安定的抱着那生前所愛賞的書籍。

文 話

二八. 材料的來源與處理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把自己的觀察、經驗、思想、情感等宣示給別人知道，是人類生活上實際的要求。用喉間發聲來滿足這種要求，便是‘說話’。用筆寫文字來滿足這種要求，便是‘寫作’。在說話或者寫作的當兒，大都存着一種希望：希望所說的、所寫的恰正宣示了所要宣示的。實現這一種希望靠着誰呢？當然靠着要說話、要寫作的自己；自己如能懂得說話、寫作的法度與技術，每逢說話、寫作就無不如願了：這樣的回答是誰都要說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不能單只考求說話、寫作的法度與技術，而不顧到所要宣示的’——觀察、經驗、思想、情感等——的本身。因為我們開口說話、執筆作文，無非想着這些材料值得宣示、具有意義，纔來說、纔來寫的。而這些材料是否值得宣示、具有意義，倘若不加考察，或許是屬於負面的也未可知。如果竟屬於負面，那末即使在法度與技術上儘量用工夫，也只是心力的虛耗罷了。因此，我們論到說話、作文，就得聯帶地論到關於材料的問題。必須有精鍊的材料，值得宣示，具有意義，方不致枉費了說話、寫作的勞力。

或許有人要問：‘這麼說時，就成爲顛倒的情形了。本來宣示觀察、經驗、等等是目的，而說話、作文是手段；現在爲了說話、作文而去討究觀察、經驗、等等，豈不是把牠們看做說話、作文的手段了麼？’

對於這個疑問，可作如下的回答：

觀察的怎樣歷練，經驗的怎樣積集，思想的怎樣構成，情感的怎樣陶冶，原是生活上必需考求的事情；否則這個人便不能適當地應付他的環境，他的生活將是虛空的、混亂的。所以一個人即使不想說話、不想作文，他也不能拋開了觀察、經驗、等等不顧。而實際上，有口舌的誰不想說話？識文字的誰不想作文？討究觀察、經驗、等等固然不專為說話、作文，而觀察、經驗、等等卻是說話、作文的泉源。若要分別目的和手段來講，那末豈只說話、作文是手段，觀察、經驗、等等本質上原來也是手段；牠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便是‘應付生活’。

所以，單只研習語法、文法、作文法、修辭學以求說話、作文的進步，單只聽別人的講說、讀別人的文字以求說話、作文的進步，是不很能夠如願以償的。必需探到說話、作文的泉源，注意於觀察、經驗、等等，說話、作文纔會有真實的進步。

所謂觀察，就是用自己的耳、目、心思去應接呈現在眼前、正在眼前變動的事物。這是有待於訓練的一種習慣。若不經訓練，就沒有這種習慣；事物明明排列在四週圍，竟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只以傳統的法則、籠統的概念來應付生活。這樣的人的生活是很可憐的；同時，在說話、作文方面，他是沒有豐潤的泉源的。所以，我們必須自己訓練，使自己有‘觀察’這一種習慣。觀察以敏銳、精密、深至、真確、等等為理想的條件。要能隨時發見自己的缺點，隨時改進自己的觀察方法，增益自己的觀察能力，以期漸次接近那些理想的條件。

所謂經驗，就是知識、行為的總和，也可以說就是生活。經驗要求其豐富；這就是說經驗到三分總比經驗到一分好，而經驗到五分當然更好。經驗又求其深入；這就是說門外窺探不如逕入門

庭，而直達堂奧當然尤勝。經驗稀少和淺薄的人，他的生活也是很可憐的，他只能生活在極小的範圍裏，出了這極小的範圍，他就無法應付。同時，在說話、作文方面，他也只有一個近乎乾涸的泉源。所以，我們必須使自己的經驗豐富化、深入化。要達到這目的，除了在實際生活上致力而外，更可借學問的力量來補充。但得探求那些直接有關於生活的、真切需要的學問。倘若去弄那些裝飾品、玩好品似的學問，那末即使涉獵得很廣博精微，於經驗的豐富化、深入化還是不甚相干的。

觀察與經驗規定一個人的思想。觀察與經驗又引起一個人的情感。思想、情感不是‘天馬行空’的東西，都必須附麗於事物；在處理事物、面對事物的當兒，我們纔有思想、情感。所以，憑空說鍛鍊思想是沒有用的，憑空說培養情感也沒有用；要達到這些目的，還得從觀察和經驗上着手。

觀察、經驗、等等都有相當的磨練，於是說話、作文就有豐潤的泉源。順次下來，纔要求所說、所寫的恰正宣示了所要宣示的。

那‘所要宣示的’蘊蓄在我們心意裏頭的時候，差不多一瞬之間可以意識到牠的全體；譬如面對勝景，印在我們腦際的便是整幅的天然圖畫，遇人、歷事，印在我們腦際的便是那個人的整個和那件事的全程。但是‘用來宣示的’語言和文字卻必須由許多音、許多字連續起來，彷彿一條線索，直到一番話語說完、一篇文章寫成，纔能把‘所要宣示的’全體宣示出來。所以，嚴格地說，說出來的話語、寫下來的文字決不能同蘊蓄在我們心意裏頭的一般無二。我們只能求二者之間的距離減到最少的限度。這一步工夫就得在宣示之前做。怎樣把所有的材料組織、配置，怎樣把蘊蓄在心意裏頭的東西聯成一條線索，纔使‘宣示出來的’與‘所要宣示的’相差

不多，幾乎一致呢？語法、文法、作文法、修辭學、等等在這時候纔有用處；牠們是幫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的。

若問組織、配置到怎樣纔算完善呢？我們可以設一個譬喻：要把一條線索一般的語言、文字組織、配置成一個圓球，纔算達到了完善的地步。圓球這東西最是美滿，渾凝調和，周徧一致，恰是獨立的、有生命的一番話語、一篇文字的象徵。圓球有一個中心，各部分都向中心環拱着。而各部分又必密合無間，不容更動，方得成爲圓球。我們一番話語、一篇文字的各部分也該環拱於中心（這指所要宣示的‘總旨’，如對於一件事物的論斷、蘊蓄於中而非吐不可的情感之類），爲着中心而存在。而且各部分的定位列次，應取最適當的樣式，以期成爲圓滿的一番話語、一篇文字。

至此，我們可以知道組織、配置的着手方法了。爲要使各部分環拱於中心，就得致力於剪裁。爲要使各部分密合妥適，就得致力於排次。我們把湧現在心意裏頭的材料逐一審查，而以是否與‘總旨’相一致爲標準；這時候自然能知所去取。於是去掉那些不切用的、不相一致的，檢定那些必要的、相一致的，或者還補充上一些遺漏的、不容缺少的：這就是剪裁的工夫。經過了剪裁的材料方是確然需用的材料。然後把那些材料排次起來，而以是否可以宣示‘總旨’、是否合於論理上的順序爲尺度；這時候自然能有所覺知。於是讓某部居開端，某部居末梢，某部與某部互相銜接；而如其某部與某部重複了，或者某部與某部之間有了罅隙，這當兒也會發見出來，並且知道應當怎樣去修補。

一番話語、一篇文字的所以獨立，不得與另一番、另一篇相合併；也不得剖分爲若干番、若干篇，只因爲牠有一個‘總旨’，牠是一件完整的東西。據此類推，那末一番話語、一篇文字中間的每一段

雖是全體的一部分，必然也自有牠的‘總旨’與完整的結構，所以不得合併，不得剖分，而成爲獨立的一段。因此，我們對於每一段也得下一番組織、配置的工夫。逐段經過組織、配置，逐段充分健全、完整，全番話語、全篇文字安有不充分健全、完整之理？若再縮小範圍來說，每節的對於一段，每句的對於一節，也無非是這般情形。惟恐不能盡量宣示所要宣示的東西，所以逐部留意組織、配置。及到每一句的組織、配置就緒，蘊蓄在心意裏頭的東西已經具體化了；換一句說，牠已經被縮成一條語言或文字的線索，就這樣用口、用筆宣示出來，與牠本身相差不多，幾乎一致了。

我們可以說，從蓄意要有所宣示到用口、用筆宣示出來，只是一串的組織、配置的工夫。

在演說或寫作之先，定下一個綱要，把全體組織完成，配置停當；然後依照着這個綱要演說或寫作，同時更注意於每節、每句的組織、配置：這樣的辦法是很有效果的，至少不會使你失望，因為這樣之後，宣示出來的必然是你所要宣示的。

或以爲大演說家、大文學家可以無須組織、配置，純任自然，信口傾吐，信筆揮灑，便成絕妙的演說與文字。其實不然。大演說家、大文學家技術純熟，能在意念中組織、配置，迅速而周密，甚且能不自覺地組織着、配置着，所謂‘腹稿’與‘宿構’，便是證據；而決非無須組織、配置。

要說一大堆的話的時候，‘信口開河’決不是一種好習慣。臨到要寫作，提起筆來就塗也不是一種好習慣。這種習慣將使‘宣示出來的’與‘所要宣示的’差得很遠；這是生活上的缺陷！

練習 試先定一個綱要，再依據這個綱要作一篇文章。

〔注〕本篇大半是編者舊著作文論裏的話。

文選九一.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書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昭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其〕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畫工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古人作詩文送朋友，或寫離別之感，或致敬愛之忱，或陳忠告之誼，所謂‘君子贈人以言’。至唐初才稱贈人的文字爲‘序’，作者甚多，自成一格。清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把‘贈序’特立一類，以別於‘序跋’之文。這篇爲韓愈送楊少尹還故鄉的序，選自昌黎先生集。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唐河中人。貞元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後以年老致仕，仍官本府少尹，故稱之爲‘楊少尹’。按：唐於京兆、河南、太原府各置尹及少尹；少尹掌貳府事，以紀綱衆務，通判諸曹。又以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興唐諸府，或曾經駐蹕，或形勢扼要，亦置尹及少尹。而河中府於開元間曾兼置中都，故本文稱‘得爲其郡少尹’。

語釋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疏廣字仲翁，漢蘭陵人。其姪受，字公子。宣帝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受爲少傅。在官五年，廣對受說：‘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遂上疏乞歸里。宣帝允許他們還鄉，並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他們動身回去的時，公卿大夫，故人邑子，在東門外搭起幕帳，替他們餞行，車子有數百輛之多，一時傳爲佳話。詳可看漢書卷七十一疏廣傳。〔供張〕本指張設幃帳，以爲道路駐足之所。亦作‘供帳’。後遂用爲一切供應之意。〔祖道〕卽餞行。參看陶潛自祭文‘祖行’注。〔兩〕與‘輛’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晉朝的名畫家顧愷之、梁朝的名畫家張僧繇，並畫羣公祖二疏圖。見舊唐書褚無量傳。〔至今昭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到現在，人家耳中聽到，眼中見到，很煥赫地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國子司業〕司業，古典樂之官，兼教國子。隋置國子監司業，以爲國子祭酒之副，歷代沿襲其制。〔其〕原無此字，今依姚鼐古文辭類纂增入，加括弧以別之。

〔子忝在公卿後〕忝，自稱謙辭。此序作於長慶二年（公元八二二），時作者爲吏部侍郎，侍郎爲六卿之副，所以這樣說。〔以否〕以，與‘與’同。與否，疑問辭。〔太史氏〕太史氏在三代爲曆官及史官之長，故稱史官爲‘太史氏’。〔落莫〕猶言‘寂寞’。〔見〕讀爲‘現’。〔又爲歌詩以勸之〕按：當時丞相爲李逢吉等，所作詩無考。惟張籍有詩送之，有‘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之句。〔中世〕別於上古而言，猶言‘近代’。〔冠〕古男子年二十而冠，謂之成人。〔舉於其鄉〕唐取士之法，由州縣舉選，不由學館者，叫做‘鄉貢’。舉於其鄉，就是舉鄉貢。〔歌鹿鳴〕鹿鳴，詩小雅之第一篇。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鄉中大夫之致仕者稱‘鄉先生’。社，土穀之神，有德行者則附祭之。此言鄉先生之有功於其鄉者，死後便附祀於社。

文選九二 贈偶伯瑞序 沈 承

嘗博考古冊書傳紀所載，姓氏如林，但曰名某某，字某某，而不聞曰號某某。何以故？大約古人朴略，里中三老，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而其閒雁行執友，或難斥呼，則稍稍取義而別爲字；字非正嫡矣，而不出乎宗，則猶在名之支庶閒也，故古人多以字行。至于近古，有別號者，不過畸人韻士，實實眼界前有此景，胸堂前有此癖，借湖山雲樹作美題目以擬話耳；卽不然者，亦時人慕其風流，後人追其軼事，而村墟市巷，兩兩三三，信口指點相傳，以爲

某子，某翁，某先生，某居士；初非利齒兒可多噉得也。末葉浮薄，始成濫觴；而吳儂好事，更飲狂藥，家在烟火闌闌，而生扭海外不經見之名山，身爲財虜金夫，而僑裝遨遊五嶽之勝概，往往竈下廝養，橫取嘉稱，洋洋大人君子上。每見歲時社臘，杯酒相喧，主賓雜坐，擊拳齟齬，曰橋，曰樓，曰松，曰竹，嘈嘈耳根，令人欲嘔；自古高隱所以逃隱避世，掉頭而不顧，真有激乎！余不幸，誤以名姓落人齒牙，譽不勝誹，年來頗學癡聾家法，應世大足逍遙。會客有盛稱伯瑞偶君者，伯瑞似字，而客曰號誠字也，綽有古人風，卽號亦不至學橋、樓、松、竹口頭活樣子，遂喜而贈之以言。

這篇是作者借題發揮的文章，雖名稱上是‘贈序’，而內容卻與被贈的人全無關係。明自萬曆以後，邊患日亟，盜賊蠭起，災荒屢見，朝政日非，士大夫目擊時艱，不免憂憤，文學作風，遂亦流於偏激，往往作憤世嫉俗之語。這篇的作者，生當萬曆、天啓間，又是恃才傲物一流人，所以他的文章，斜枝旁出，不守正格。我們拿這篇和前面韓愈送楊少尹序一比較，便可看出前者儼然以‘載道’自命，而後者便屬於嬉笑怒罵一派了。

沈承字君烈，號卽山，明太倉人。諸生，少負異才，以詩文名於時。他嘗說：‘立身無傲骨者，筆下必無飛才，胸中具素心者，舌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啓四年（公元一六二四）以病死，其生年未詳。今存有卽山集。

語釋〔姓氏如林〕言姓氏之衆多。按：上古建國則有姓，其支系

別之爲氏。後世姓氏並稱，氏就是姓，沒有什麼分別了。〔朴略〕質朴簡略。〔里中三老〕左傳昭公三年：‘三老凍餒。’服虔注：‘工老、商老、農老也。’杜預注：‘上壽、中壽、下壽也。’這裏的里中三老，泛指鄉里間的老輩。〔其名子弟也並得與父師等〕這是說，里中老輩對里中子弟都直呼其名，和父親對子女師長對門生一樣。〔雁行執友〕雁行，謂如雁之有行列，引申爲平輩之意。禮曲禮上：‘執友，稱其仁也。’注：‘執友，志同者。’雁行執友，就是平輩的朋友。〔斥呼〕直呼其名。〔正嫡〕宗法制度，有嫡庶之分，嫡長子代表其始祖稱爲‘正嫡’，其餘本支旁出者稱爲‘支庶’。〔近古〕較後於中古的時代。〔畸人韻士〕不同於凡俗的人，叫做‘畸人’。莊子天下篇：‘南方有畸人焉。’韻士，卽風雅之士。〔借湖山雲樹作美題目以擬話〕借湖山雲樹的好題目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譬如有人自取一別號叫做‘乘桴客’，那麼，他確有‘乘桴浮於海’的思想，才借這‘乘桴’的好題目來表達他自己的意思。〔信口〕隨便說說，叫做‘信口’。〔初非利齒兒可多噉得也〕這是說，凡是有別號的都要和他的身分相稱，原來不是那些利口便給的輕薄兒所可隨便享受的。〔末葉浮薄始成濫觴〕到了末代，人情浮薄，大家都取起別號來，那就濫了。按：濫觴二字，見於孔子家語，‘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其發源之始，僅汜濫一觴之微，後凡稱建始者曰‘濫觴’。但這裏竟作汜濫解，和原意不同了。〔吳儂〕吳人自稱爲儂，後遂以‘吳儂’爲吳人之代名詞。〔更飲狂藥〕這是說吳人都歡喜取別號，像喫了狂藥一般。〔烟火闐闐〕人烟稠密的市場。闐闐，已見機器促進大同說注。〔不經見〕不常見。〔僑裝〕假裝。〔五嶽〕卽中嶽嵩山、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

山、北嶽恆山。〔竈下廝養〕廚役火夫之類。後漢書劉聖公傳：‘竈下養，中郎將。’〔社臘〕社日、臘日，都是節令。今俗以立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陰曆十二月初八爲臘日。〔擎拳齧齒〕舉起拳頭，露着牙齒。齧音踭（ㄏㄨㄣˋ）。〔嘈嘈〕嘈雜的聲音。〔誤以名姓落人齒牙〕誤把名姓落到人家的嘴裏。意思是說他的名姓常常被人提起。〔譽不勝誹〕贊美者不及誹謗者之多。〔癡聾家法〕唐代宗嘗對郭子儀說：‘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後人因謂裝聾作啞，假作不理會者爲‘癡聾家法’。〔綽有古人風〕綽，寬裕的意思。這是說，大有古人的風度。

修 辭

九. 摹狀和疊字

有一種直接描摹作者對於事物的感覺的辭，修辭上也是常常用的。如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

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陌上桑）

這類的辭，多由雙疊的字構成。當由雙疊的字構成的時候，它那構造，便是修辭上的所謂疊字。如上舉的例中，‘曖曖’‘依依’‘盈盈’‘冉冉’，便都是所謂疊字的例。疊字，還有一個名字，叫做重言。我們中國向來極其看重。古文中用的也很多。——曾經有人把古文中的疊字重言的例子——摘錄出來，寫成專文專書，這種看重疊字的傾向，現在日常說的語言中也還存在。日常語言中也常硬用疊字，如所謂‘轉轉彎彎’‘高高興興’等便是。我們只要肯注意，隨時都可發見。

疊字的用處很多。有時用以稱呼物，如餽餽，饑饑，鷓鷓，鸚鸚

等是，有時用以稱呼人，如哥哥，弟弟，公公，婆婆等是。但最常用的，是如上舉各例，用以直接描摹作者對於事物的感覺。這種直接描摹作者對於事物的感覺的，修辭學上名叫摹狀辭。所謂摹狀是依據作用說的。修辭上有構造上是疊字，而作用不是摹狀的，也有作用上是摹狀，而構造上不是疊字的，不過實際上是以構造為疊字而兼作用為摹狀的為最常見。所以我們就把它們集在一起來說明。像‘曖曖’‘依依’‘盈盈’‘冉冉’便都是疊字而兼摹狀的四個例。

摹狀之中又以摹聲的為最常見。如下各例都是：

門呀……地開了，他所有的世界便完全顯現。（寓樓）

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杜甫七絕七首之二）

今年燕子來，誰聽呢喃語？（辛棄疾詞四首之三）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荆軻傳）

算來已經是整整的七天七夜了，這秋季的淋雨還是索索地下着。昨夜起，又添了大風。呼呼地吹得帳幕像要倒坍下來似的震搖。偶而風勢稍殺，嗚嗚地像遠處的悲笛，那時候，那時候，被蓋住了的猖獗的雨聲便又突然擡頭，騰騰地宛然是軍鼓催人上戰場。（大澤鄉）

風還是虎虎地吹着，雨還是騰騰地下着。比這風雨更洶湧的，是九百戍卒的鼓噪，現在是一陣緊一陣地送進兩位軍官的帳幕。（同上）

這類直接摹寫聲音的摹狀辭，就是普通所謂摹聲辭。摹聲辭的用處，也在直摹作者對於事物的感覺——即聽覺，把當時事物所發的聲音複寫出來，叫人讀了彷彿如聞其聲。對於文字的運用，一概不照通常的方法，注意文字的音，形，義三方面而只注意於這三方面之中的一面——就是聲音。只要聲音與所欲摹寫的事物的聲音

類似，便可用來描摹。不必再去計較字義如何字形如何。故我們在上舉的例中，同是摹寫風聲的，也可以看到有所謂‘蕭蕭’，有所謂‘索索’，有所謂‘呼呼’，而‘呼呼’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寫作‘虎虎’。照例類推，當然不寫‘虎虎’卻寫‘姑姑’‘胡胡’，也屬無妨。

這類摹聲辭，也常用疊字的構造。如上舉的例中，‘蕭蕭’‘呼呼’等都是。又這類摹聲辭，在對句中，往往和別的摹狀做對。如上舉的例中用‘撥刺’和‘聯拳’相對便是一例。

十. 譬 喻

譬喻是把別的一種事象來比方我們眼前說的一種事象的修辭法。例如我們眼前說的事象，假定是華北安危，我們假如要說不要漠視華北安危，那我們或許會說：

我們不要把那華北安危，當作門外風雨。

如果是這樣說，那我們便已用了修辭學上的所謂譬喻法了。那‘門外風雨’便是另外的事象，用來比方我們說的華北安危的，從修辭上說來便是譬喻。

譬喻是修辭上用的極多的一種方式。無論什麼語言文字之中，都可以發見它的踪跡。即如下列一段，有名重要卻又有名頗為難懂的極嚴格的科學文字之中，我們也可以發見譬喻的修辭法：

人們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中竄入於決定的，必然的，與自己意志無關涉的諸關係裏，即是生產諸關係裏，……這些生產諸關係之總和和形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即是一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之所於以建立，而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的現實的基礎。（郭沫若譯經濟學批判序言）

這就是把房屋的建築來比方社會的構造。我們的社會上有種種經濟的關係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也有種種政治法律的關係，如選舉，審判等，此外還有種種意識形態（即精神文化）的現象，如藝術，宗教等。這些事象都彼此互有關係。其關係的結構，正如一座房屋的建築。經濟關係為主，正如房屋的基礎。政治，法律，精神文化為從，正如房屋的二層樓，三層樓，即所謂上層建築。

讀者諸君假如肯細心領會，就在這兩個例中，便可悟得譬喻為什麼常用的理由來。運用譬喻，實際就是就地指點，使人以其所知推其所未知。這種道理，我國早就有人知道。劉向著的說苑一書中載有一個惠施的故事，便是說明這種道理的：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惠子）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說苑卷十一）

因為譬喻是‘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的，故取來做譬方的那另外的一個事象，必定要比原來要說的一個事象容易懂些，如第二例的建築，又必定要比原來要說的一個事象和我們親近些，如第一例的門外風雨。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門外正在滴滴搭搭地下雨呢。譬喻具備這親近容易懂兩個條件的，纔可算是夠資格的譬喻。不然，便是不夠資格的譬喻。像那些什麼‘光陰如矢’之類的譬喻，當初雖然也是夠資格的，因為當初將箭（即所謂矢者）作戰，箭在當時也是親近的事物，一說起箭便會使人想起何時何

地曾經看見過一枝箭絕快地飛過，因而自然地立即浮現出所謂快的觀念來。而且光陰的飛逝，還會像箭枝的飛馳，彷彿有形可見有聲可聞。於是，一個‘光陰易逝’，的抽象觀念便被化成了一個具體的形象。不但容易使人瞭解，也且容易使人感動。這在當初本來也是好的。但是現在打仗，早已不用箭了。雖然遊戲場中如上海的新世界，大世界中偶然還會有箭出現，總已不是日常能見的事物。而所謂槍林彈雨，則正像家常便飯。我們即使一定要用那殺人盈城的武器來做光陰飛速的譬喻，為什麼又不用彈呢？說‘時光像飛彈’不是比說‘光陰如矢’親切得多嗎？所謂修辭，無論什麼地方都要能夠適應情境纔好，這裡說的便是一個例子。

譬喻的構造普通是由三個部分構成：（1）就是要說的事象，在修辭學上，叫做‘正文’；（2）就是取來做譬方的另一事象，在修辭學上，叫做‘譬喻’；（3）就是聯絡上述兩個部分的語詞，在修辭學上，叫做‘譬喻語詞’。下面所列就是三部分俱全的例：

正文	譬喻語詞	譬喻
(1) 況劉豫州王室之胄， 英才蓋世，衆士仰慕，	若	水之歸海。 <u>(赤壁之戰)</u>
(2) 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猶	緣木而求魚也。 <u>(齊桓晉文之事章)</u>

但是平常說話行文，並不一定要把這三個部分盡行列出，如下列一例省去譬喻語詞，譬喻的意思也依舊分明，不致誤解：

(3) 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驚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荆軻傳田光語)

又下列各例，把譬喻語詞和正文都省去，單留譬喻，譬喻的意

思也仍然不致誤解：

(4) 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赤壁之戰)

腹心喻親信人，意謂像腹心一樣親信的人，但把‘像……一樣’‘親信人’等字樣都省去了。以下仿此：

(5) 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荆軻傳)

(6) ‘我們有多少心腹？’

呵，呵，心腹？從來帶慣了子弟兵的這兩位，今番卻沒有一個心腹。(大澤鄉)

(7) 爰整貔貅，驅除狗鼠。(致史可法書)

這樣的省或不省，也得看情境來定。大抵省的比較簡勁有力，不省的比較詳密清楚。要有力就得省，要清楚又須不省，究竟應得怎樣，必須隨時隨地斟酌，沒有什麼刻板的成規可守。

文選九三.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閒，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

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二。山中人王維白。

裴秀才迪，已見前輞川閒居贈裴秀才迪注。作者與裴迪是很好的朋友，這封信極寫山中有深趣，邀裴迪於春間草木蔓發時來同遊賞。文詞清逸，意境蕭洒。陳振聲在直齋書錄解題中極贊賞這篇文章，他說：‘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

語釋 [足下]書翰中稱人之敬辭。按：戰國時‘足下’二字多以稱人主，如蘇代遣燕昭王書、樂毅報燕惠王書、蘇厲與趙惠文王書，都稱‘足下’，後來朋友閒通信亦都互稱‘足下’了。[猥]書翰中習用的謙辭，如言‘猥以不德’之類，無確切意義可解。

[憩]休息。[玄灞]即灞水，出陝西藍田縣之藍田谷，亦稱藍田谷水，經藍關歷白鹿原東下，流入渭。潘岳西征賦有‘玄灞素澹’之語，故稱‘玄灞’，猶漳水稱‘清漳’，渭水稱‘濁渭’也。[華子岡]爲輞川二十景之一。[輞水淪漣]輞水，在陝西藍田縣南八里，乃驪山藍田山相接處，山峽險隘，鑿石爲途，商嶺水自藍橋伏流至此，諸水來會，如車輞環轉，自南而北，圓轉二十里，西北注於灞水。過此，則豁然開朗，四顧山巒掩映，王維的別墅就在這裏。淪漣，是風吹水上所起的小波。[舂]擣粟。[疎鐘]疎落的鐘聲。[鯨]音條，魚名，形狹而長，俗稱‘鯨魚’。[矯翼]舉翼。

[皐]原野。[麥隴]麥田。[雉]音購，雄雉鳴。按：自‘輕儻出水’至此，皆狀春日景。[因馱黃蘗人往]馱，負戴也。黃蘗，藥名，俗稱‘黃柏’。蘗，本作‘槩’，俗加艸作‘蘗’，省寫作‘柏’。馱黃蘗人猶言采藥人。這是說，這封信因采藥人之便託他帶去。

[不二]當作‘不一’，兩一字誤并爲二。不一，言要說的話

還很多，不一一細寫了。

文選九四 答友人書 李慈銘

月之望日，拜手書，忻悉道祉無恙，甚善。別後
* 浹月，無少著作，足以相告。顧念春事可懷，未能端
坐，屑屑米鹽，轉入俗障，良用悼快。迺券同人，各去
巾轄，遂於春分後五日，置酒柯山，道俗畢集。是日
微陰養晴，宿雨過潤，桃李盛放，若與爲期，草綠茵
柔，甚便履齒，湖山之秀，極於一醉。所恨阿戎不來，
俗物敗意耳。酒闌花暝，游屐各散；鄙意惓惓，未忍
言去，遂留山中者兩日。自朝至暮，時而在山之南，
時而在山之北；或穿籬覓樹，或隱竹據石，或隔溪看
雲，或背花臨水，或聞鳥聲久坐，或循柳陰獨行。每
至夕陽墜樵，晚風在笛，則攜酒一壺、棋一局，求一
能領者，相與躡蘿磴，坐藤崖，下視菜花萬斛，高下
積黃，牧童行歌，各在歸犢；當此之際，胸膈塵穢，洗
滌殆盡，樂趣所及，無非天機，殊覺春融日長，歲豐
物茂，悉充洽於方寸之地，沂水、濠梁，去人不遠。又
其地多老人，龐眉皓髮，時時往來，益信山林之中，
其人多壽，得於雲烟供養也。惟是行樂及時，漢臣以
爲勸，俯仰陳迹，晉賢以致悲。吾家元膺有言：“一年
春物，惟梅柳閒意味最深，至鶯花爛漫時，則春已衰
遲，使人無復新意。”旨哉斯言！誰能賞之？足下樊川
之夢，應尙未覺；然故鄉之樂，殊足相傲。寫以寄眎，

始知鑑湖博士，自有替人，名士風流，故當不墜耳。
計書到日，已及尾春，枇杷花前發之。一笑。不宣。

本篇選自蘿菴游賞小志。他敘述作此書的緣起說：

戊午二月十二日，置酒七星巖，招諸友看桃花，飲畢客散，遂留居柯山。自去冬大雪，湖南山桃李，居人多斧作薪，花事遂寂。而七星巖新枝向日，居然代興，粉展烟霏，春溢洞半，地密景稠，亭榭相簇，較之湖南，雖計樹不侔，而得境爲勝，西偏春事，移於此開矣。連日綺陰多雨，流連信宿，朝夕忘歸，清游之佳，畢臻其最。時有社友尋春滬上，狹邪迷復，適寄書來，誇烟花之勝，因作一牘答之。

語釋 〔浹〕週也。〔屑屑米鹽〕專門打算柴米油鹽等家常瑣屑事。〔俗障〕佛家語。謂凡俗的障蔽。〔券〕約也。〔各去巾轄〕巾轄，就是車。（周禮春官序官‘巾車’注，巾猶衣也。疏謂以金玉革衣飾其車。晉陶潛歸去來辭‘或命巾車’，巾車即裝飾其車。這裏的‘巾轄’意與巾車相彷彿，但逕可作‘車子’解，不必拘泥。）各去巾轄，謂大家不用車子。〔柯山〕在紹興縣西南三十五里。〔屐齒〕古時遊山穿屐，屐底有齒，略似現在日本人所穿的木屐。〔阿戎不來俗物敗意〕晉書王戎傳：‘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父渾，梁州刺史。……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父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這裏以阿戎比他的朋友，謂只恨你沒有來，游侶中少了像你這樣的雅士，未免敗興耳。〔惓惓〕留連貌。〔躡蘿磴〕走上生滿羅蔓的石級。〔方寸之地〕謂心也。〔沂水濠梁〕孔子命弟子各言其志，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莊子與惠子遊於

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見莊子秋水篇。〔龐眉皓髮〕謂老人也。漢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駟龐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見昭明文選思玄賦注。〔行樂及時〕漢臣以爲勸。漢楊惲失官家居，其友孫會宗勸他閉門養晦，他答會宗書，有‘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之句。這裏的‘漢臣’，即指楊惲。〔俯仰陳迹〕晉賢以致悲。晉王羲之作蘭亭集序，有‘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的話。這裏的‘晉賢’即指王羲之。〔吾家元膺〕李元膺，南宋東平人，曾官南京教官。朱錫鬯等所輯詞綜，曾錄其洞仙歌等四首。紹興時李孝美作墨譜法式，元膺爲之作序，當是南宋紹興年間人。其他事跡待考。按：作者姓李，故稱‘吾家元膺’。〔旨哉斯言〕深有味乎其言，故云。〔樊川之夢〕唐杜牧著有樊川集，故以樊川稱杜牧。杜牧嘗有詩云，‘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故稱留連於狹邪遊者爲‘樊川之夢’。〔鑑湖博士〕唐賀知章曾官太常博士，後請爲道士，還鄉里，並請賜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見唐書本傳。按：鏡湖亦稱鑑湖，在今浙江紹興縣南，宋熙寧後，湖漸廢爲田。〔故〕連詞，有‘固然’‘原來’之意。〔不宣〕書翰中對人之謙詞，說自己拙於文辭，不能把原意盡情宣達。

文 話

二九. 寫出自己的東西

我們試問自己：最歡喜說的是那一類的話？這是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的，我們愛說那些必要說的、歡喜說的話。有的時候，我

們受了人家的託付，代替他傳述一番話；或者爲事勢所牽，不得不同人家勉強敷衍幾句。這些都是不必要說的、未必歡喜說的話，固然未嘗不能夠說；然而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的興趣差得遠了。要解釋這個經驗的由來是不難的。語言的作用本是在人羣中宣示自我，或者發洩內心的感興。所以凡是順着這兩個傾向的話，我們自會不容自遏地、高興地說。至於代人家傳話以及勉強同人家敷衍，那既不是宣示什麼，又無關於感興，原來不必鼓動脣舌的。原來不必而硬要鼓動脣舌，興趣當然不同了。

作文與說話本是同一源頭的，所差者，說話用聲音、作文用文字而已。所以在關於說話的經驗裏，我們可以得到關於作文的啓示。那啓示是什麼呢？倘若自己沒有什麼想要宣示，不對什麼發生感興，我們就沒有必要與歡喜，就不用提起筆來寫什麼文字。一定要有所寫，纔提起筆來寫。從反面說，若不是爲着必要與歡喜，而勉強執筆亂塗，這就是一種無聊而又無益的事。

勉強寫作的事確然有的，而且並不稀少。這或者由於作者的不自覺；或者由於作者爲要達到某種目的，非胡亂寫一些文字不可。作者多讀了幾篇別人的文字，受着別人的影響，似乎覺得胸中有物，頗可以把牠寫出來了。但是寫了出來之後，實在同別人的文字沒有兩樣。這是不自覺的勉強寫作。至於利用文字來達到某種目的的，他自己本來沒有什麼可寫，自不得不去採取別人的情思——那些現成的材料。這是明知故犯的勉強寫作。這兩類作者的勉強寫作雖有不自覺與明知故犯的不同，然而他們的弊病是相同的，就是模仿。我們這麼說，不自覺而出於模仿的作者固然要出來申辯，說他寫他的文字確然迫於必要與歡喜；而明知故犯趨向模仿的作者或許也要不承認他的模仿，說出‘採用現成材料，在寫作

上本來是容許的'一類的話。可是我們有一種尺度在這裏，用着牠之後，模仿與否將不辯而自明；那就是'這篇文字的內容是否確實是作者自己的東西？'經這尺度衡量了一下，就可見這兩類作者都只是複製了或者拼合了人家的現成東西，自己並沒有拿出什麼來。並沒有拿出什麼來，而居然有文字由他們的手寫下來，這不是模仿是什麼？至此，不自覺而模仿的作者就會爽然自失，感到所謂必要並非真個必要，所謂歡喜其實無可歡喜，這又何必定要寫作呢。而明知故犯趨向模仿的作者如果悟到了寫作的本旨，也許會遏抑了利用文字來達到某種目的的心思。直到他們確實有所宣示、確實有什麼感興的時候，纔提起筆來寫作。

像那些專門著述和文藝作品，是作者潛心研討，竭力經營，然後寫下來的；他們當然是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但是人間的思想、情感往往不甚相懸殊；現在定要寫出自己的東西，彷彿人家說過了、寫過了的，就得避去，不說、不寫，而必須找人家沒有說過、寫過的來說、來寫。這樣，在一般人豈不是很少可說的話，也就是很少可寫的文字了麼？

其實，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並不是這樣講的；按諸生活的實際，又決不能像這個樣子。我們說話、作文，無非使用一些通用的詞、語；至於內容方面，也無非古人與今人曾經這樣那樣用過了的一些意思，雖不能說沒有創新，然而決不會全是創新。這是說，人間的語言、文字原來是相差不遠的。但是有一點要注意，我們所以要說一番話、寫一篇文章，自有我們的內面的根源（就是前面所說的'在人羣中宣示自我'以及'發洩內心的感興'）；並不是要同鸚鵡競勝，機械地模仿人的說話，也不是要同竊賊爲伍，偷了人家的東西去賣錢。這內面的根源與著述家的獨得的見解、文藝家的深

至的感興有同等的價值。牠是獨立的；即使宣示出來時恰與別人的雷同，或且有意地採用了別人的東西，都不受模仿的譏評；因為牠自有獨立性，正如兩個人面貌相似，性情相近，無礙彼此的獨立，又正如生物吸收了種種東西來營養自己，而無礙自己的獨立。所以，我們只須問自己有沒有話要說，不用問這個話會不會經人家說過。如果確有要說的話，用來作文，就是寫出自己的東西了。

更進一步說，人間的思想、情感誠然不甚相懸殊，但是也決不會全然一致。先天的遺傳，後天的教育，師友的薰染，時代的影響，這些都是釀成大同中的小異的原因。原因這麼繁複，又是參伍錯綜地來的，就成大同小異的各人的思想、情感。所以，所寫的東西如果是自己的，只要是自己的，實在很難得遇到與人家相雷同的情形。試看許多的文家一樣地吟詠風月，描繪山水，竟會有不相雷同而各極其妙的文字，就是很明顯的例證。原來他們不去依傍別的，只把自己的心去對着風月、山水；他們又絕對不肯出於勉強，必須有所寫時纔寫；主觀的情思與客觀的景物揉和，組織、配置的方式千變萬殊，自然每有所作，都成獨創了。雖然他們的文字裏，大部分也只是通用的詞、語，也只是古人與今人這樣那樣用過了的意思，而這些文字的生命是他們所給與的，所以終竟是獨創的東西。到這裏，可以知道所謂寫出自己的東西是什麼意義了。

既然要寫出自己的東西，自然會聯帶地要求所寫的東西必須是完好的：假若宣示什麼見解，必須合於事理的實際，切乎生活的實況；假若發洩什麼感興，那感興當然是不傾吐不舒快的，就必須本於內心的鬱積，發乎情性的自然。這種要求可以稱為求誠。如果只知寫出自己的東西而不知求誠，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那時候，臆斷的見解與浮淺的感興也許會雜出於我們的筆下而不自覺

知。如其終於不覺，徒然多了這一番寫作，收不到一點效果，已是很可憐憫的事。如其隨後覺察了，更將引起深深的悔恨，這麼想道：‘不切事理的見解，怎能夠宣示於人間，貽人以謬誤呢！浮蕩無着的偶感，怎值得寫定為篇章，耗己之勞思呢！’人不願自陷於可憐的境地，也不願事後有什麼悔恨，所以對於自己所寫的文字，總希望牠確是完好的。

虛偽、浮夸和玩戲是與‘誠’這個字正相反對的。頗有一些人的文字犯着虛偽、浮夸和玩戲的毛病。其原因同前面所說的一樣，有無意的，也有有意的。譬如論事，作者為才力所限，自以為竭盡智能了，但是還得不到真際；就此寫下來，便成為虛偽或浮夸了。又譬如抒情，作者為素養所拘，自以為他的材料很有價值，但其實近於惡趣；就此寫下來，便成為玩戲了。這是所謂無意的，都因為自己有所蒙蔽，寫下文字來便犯了毛病。至於所謂有意的，當然也是懷着利用文字的心思，希望達到某種目的。如故意顛倒是非，藉以淆惑人家的聽聞，便趨於虛偽；諛墓、祝壽，彰善頌德的話寫上一大堆，便涉於浮夸；著書侷利，迎合社會的弱點，便流於玩戲。無論無意或有意，凡犯着這些毛病，總是學行上的缺失、生活上的污點。這班人如能想一想是誰作文，作文應當怎樣作的，便將汗流被面，無地自容，不願再擔負這種缺失與污點了。

從正面與反面看，便可知道作文的求誠含着如下的意思：

就內容說，要是充實的、深厚的，不取那些不可徵驗、浮游無着的東西；就態度說，要是誠懇的、嚴肅的，不取那些油滑、輕薄、卑鄙可厭的樣子。

練習 試自述作文的態度。

(文話完)

(注) 本篇是編者舊著作文論的誠實的自己的話全篇，略有修改。

文選九五 鼓詞 賈島西

在下不是逞自己多聞，誇自己多見，但讀些古本正傳，曉得些古往今來。你看那漫窪裏十字大路上放响馬的賊棍，騎着馬，兜着弓，撞着那販貨客商，大叱一聲，那客商就跪在馬前，叫大王爺饒命，雙手將金銀奉上，那賊棍用弓梢接住，搭在馬上，揚鞭徑去，到了楚館秦樓，偎紅倚翠，煖酒溫茶，何等快活。像俺談策之輩，也算九流中清品，不去仰人家鼻息；就在十字街坊，也敢師生對坐；只是荒村野店，冬月嚴天，冷炕繩床，涼席單被，一似僵臥的袁安，嚼雪的蘇武。

像俺這滿肚裏鼓詞，蓋着冰冷的被，倒不如出鞘的鋼刀，挑着火炖的茶。

列位老東主，你聽！這卻不是異樣的事。從來熱鬧場中，便宜多少鼈羔雜種；幽囚世界，埋沒無數孝子忠臣。比干、夷、齊，誰道他不是清烈忠貞；一個剖腹於地，兩個餓死於山。王莽、曹操，誰說他不是奸徒賊黨；一個竊位十八年，一個傳國三四代。還有甚麼天理？話猶未了，有一位說道：“你說差了。請問那忠臣抱痛，六月飛霜，孝婦含冤，三年不雨；難道不是天理昭彰麼？”我說：咳！忠臣抱痛，已是苦了好人；六月飛霜，爲甚麼打壞了天下嫩田苗？孝婦含冤，那里還有公道；三年不雨，又何苦餓死許多百

姓？況於已經害了的忠臣孝子何益。曾記在某鎮上也曾說過這兩句話，有人也道：“你說錯了。倒底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我便說：不然！不然！昔春秋有位孔夫子，難道他不是積善之家，只養了一個伯魚，落了個老而無子。有人說他已成了古今文章祖，歷代帝王師。依我說來，就留着伯魚送老，也礙不着文章祖，也少不了帝王師。再說三國志裏曹操，豈不是積不善之家，共生了二十五子，大兒子做了皇帝，傳國五輩，四十六年。又說他萬世罵名。依我說來，當日在華容道上，撞着關老爺，提起青龍偃月刀，砍下頭來，豈不痛快？可見半空中的天道，也沒處捉摸；來世裏的因果，也無處對照。你是和誰使性，和誰賭氣者！

忠臣孝子是冤家，
殺人放火的天怕他。
倉鼠偷生得宿飽，
耕牛使死把皮剝。
河裏游魚犯了何罪？
刮了鮮鱗還嫌刺札。
殺人的古劍成至寶，
看家的狗兒活砸殺。
野鷄兔子不敢惹禍，
剝成肉醬，加上蔥花。
殺妻的吳起倒掛了元帥印，

可怎麼頂燈的裴瑾捱了些嘴巴？
玻璃玉盞不中用，
倒不如錫鑊壺瓶禁磕打。
打牆板兒翻上下，
運去銅鐘聲也差。
管教他來世的鶯鶯醜如鬼，
石崇託生沒有板渣*。
海外有天，天外有海，
你腰裏有幾串銅錢休浪誇*。
俺雖沒有臨潼鬪的無價寶*，
只這三聲鼙鼓*走天涯。
說罷閒言歸正傳，
試聽俺光頭生公講講大法*。

鼓詞亦稱‘鼓兒詞’。歌者一手擊鼓，一手以木皮（即鼓板）按拍，就是現在北方流行的‘大鼓’。這篇的作者本明末遺民，一腔抑鬱不平之氣無從發洩，就把開天闢地一直到明朝滅亡的史事作成鼓詞，從古往今來此興彼仆的歷史故事中，否定了一切天理報應。這裡所選的是全篇鼓詞中的最後一節。但末了說‘說罷閒言歸正傳，試聽俺光頭生公講講大法’，似乎底下還有詞句。大概這種歌詞，並無刻本，僅憑一時轉展傳鈔，所以殘缺不全了。

賈梟西，洛寧人。明末進士，曾官縣令，遷部郎，明亡後隱居不仕，自號木皮子，年八十餘病死。其他事跡已無考。

語釋 [漫窪裏]山東土話，猶普通說的‘荒野裏’。 [响馬]從前北方多馬賊，善騎射，常放响箭以威嚇旅客，劫取財物，稱爲‘响馬’。 [楚館秦樓]陳鶴詩：‘洛川立處花橫水，楚館歌時聲在梁。’又李白詞：‘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後遂稱歌舞之所爲‘楚館秦樓’。 [假紅倚翠]古人往往以‘紅’‘翠’二字形容女子的妝飾，如‘紅妝’‘翠袖’之類，其例甚多。這裏的假紅倚翠，是形容狎客在妓院裏和妓女們親昵的情狀。 [談策之輩]善於談論的人。 [九流]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九家，亦稱‘九流’，見漢書藝文志。但這裏是指江湖上相面、測字、算命、說書之流。 [仰人家鼻息]謂倚賴他人，伺其喜怒。 [師生對坐]言歌鼓詞的與聽客對坐，像學校裏的師生。 [僵臥的袁安]後漢袁安未顯達時，嘗客洛陽，適遇大雪，洛陽的縣令親自巡街，見人家門前的雪都已掃除，以便出外求食，獨袁安宅雙門緊閉，積雪未除，縣令以爲裏面的人已經凍餓死了，便命人掃了門前的雪，進去視察，那袁安卻並沒有死，僵臥在那裏。問他何不出去尋點糧食。他說：‘大雪，人皆餓，不宜求人。’縣令以爲他是好人，便薦舉他爲孝廉。詳可看後漢書袁安傳注。 [嚼雪的蘇武]漢蘇武於武帝時奉命使匈奴，被匈奴王扣留，幽囚在大窟中，斷絕飲食，他餓極，把旃毛和雪吞嚼。詳可看漢書蘇建傳。 [鼃羔雜種]罵人之辭。 [比干夷齊]比干，殷紂的諸父（伯叔之通稱）。見紂淫亂，正言規勸。紂大怒，說：‘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不知你有幾竅。’便被剖腹而死。夷、齊卽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君死，遺命以叔齊爲嗣。叔齊讓伯夷，伯夷逃去，叔齊亦逃去。周武王伐殷，伯夷、叔齊以爲臣不當弑君，叩馬而諫。武王既滅殷，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王莽曹操]

王莽字巨君，漢孝元皇后之姪。平帝時爲大司馬，專制朝政。其後弑平帝，立孺子嬰，自己攝政，號‘假皇帝’。不久即篡位，改國號爲新，史稱新莽。曹操已見前赤壁之戰注。按：王莽於公元前六年稱假皇帝，至公元二三年，關中兵起，被殺，前後凡十八年。曹操傳子曹丕，是爲魏文帝。文帝傳子曹叡，是爲魏明帝。明帝傳姪曹芳，爲司馬師所廢，迎立文帝曾孫高貴鄉公曹髦。司馬昭又弑曹髦而迎立武帝曾孫曹奂。後來把帝位傳給司馬炎（即晉武帝），魏朝遂亡。所以下面說‘一個竊位十八年，一個傳國三四代’。〔忠臣抱痛六月飛霜〕相傳戰國時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之下霜。（類書皆引淮南子，但今本淮南子中此段文字已逸。）這裏所說的即指此事。〔孝婦含冤三年不雨〕漢于定國的父親爲縣獄吏郡決曹，判獄很公平。東海有孝婦，爲太守冤殺，于定國的父親力爭無效，便辭職而去。孝婦既死，東海地方三年不雨。其後新太守到任，推求天旱的緣故。于定國的父親對他說：‘前任太守曾冤殺一個孝婦，天從此就不下雨，大概原因在此。’新太守立刻殺了一頭牛，自己到孝婦墓上去祭奠，天果大雨。詳可看漢書于定國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易坤卦。〔伯魚〕孔子的兒子，名鯉。年五十，先孔子而死，所以下面說‘落了個老而無子’。〔共生了二十五子〕曹操共有二十五男，詳見三國志魏書武文世王公傳。〔傳國五輩四十六年〕曹丕於公元二二〇年受漢禪，建立魏國，傳五主，至公元二六五年爲司馬炎所篡，前後共計四十六年。〔當日在華容道上撞着關老爺〕曹操赤壁戰敗，率其殘餘部隊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命羸兵負草填路，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踐踏，死者

甚多(見前赤壁之戰)。三國演義附會其事，謂當時關羽奉命守華容道，和曹操相遇，曹操對他訴說了許多過去的交情，關羽重義氣，就放他走了。〔青龍偃月刀〕三國演義說關羽所使用的刀名‘青龍偃月刀’。〔刺札〕魚骨叫做‘刺’。魚骨鯁喉叫做‘刺札’。〔殺妻的吳起倒掛了元帥印〕戰國時衛人吳起，善用兵，仕於魯，齊伐魯，魯君欲拜起為將，因為他的妻是齊人，疑慮未決，起自殺其妻以示信，魯君遂命起為大將。詳見史記吳起傳。

〔頂燈的裴瑾捱了些嘴巴〕相傳有裴瑾者，很怕他的妻，其妻命他頂燈作戲，因為動作遲笨，被他的妻打了幾下嘴巴。今戲劇中有滾燈一劇，即搬演這樁故事。〔鶯鶯〕唐時有女子崔鶯鶯，字雙文，貞元中隨母鄭氏寓居蒲東佛寺。有張生者，賦詩贈答，情好甚昵。元稹作會真記敘其事。元明以後的西廂記，即根據會真記敷演而成的。按：相傳鶯鶯容貌美麗，所以這裡說‘管教他來世醜如鬼’。〔石崇託生沒有板渣〕石崇字季倫，晉南皮人。累官荊州刺史。使客航海致富，置金谷別墅於河陽。後遷衛尉，被趙王倫所殺。板渣，北方土話，猶言‘憑藉’。按：石崇生前富有，所以說他來世要託生於沒有憑藉的人家。一說，山東人呼豆腐渣為‘板渣’。豆腐渣本至賤之物，這是說石崇來世託生人家，將並豆腐渣而無之，所以極言其貧也。亦通。〔休浪誇〕不要顛狂浪費之意。〔臨潼鬪的無價寶〕相傳隋末時，秦瓊押解囚犯至臨潼山，在山上伍相國祠休息，夢見二龍因爭寶鬪，一龍將敗，瓊欲救之，忽聞有喊救駕者，遂驚醒。次日，聞山下有喊殺聲，瓊向下觀望，疑是官員被响馬行劫，遂下山救護。被救者即唐公李淵。後李淵滅隋有天下，即唐高祖。今戲劇中有臨潼鬪寶一劇，即搬演這樁故事。這裡所說，疑即指此。〔鼙鼓〕

鼙，音駝。鼙鼓，鼙皮所冒的鼓，詩靈臺‘鼙鼓逢逢’，後遂泛稱皮鼓爲‘鼙鼓’。〔光頭生公講講大法〕梁時高僧生公，嘗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爲徒，石皆點頭，故世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語。

文選九六. 道情十首 鄭 燮

楓葉蘆花並客舟，烟波江上使人愁；勸君更盡一杯酒，昨日少年今白頭。自家板橋道人^{*}是也。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我如今也譜得道情十首，無非喚醒癡聾，銷除煩惱。每到山青水綠之處，聊以自遣自歌；若遇爭名奪利之場，正好覺人覺世。這也是風流事業，措大生涯^{*}。不免將來請教諸公，以當一笑。

老漁翁，一釣竿；靠山崖，傍水灣；扁舟來往無牽絆。沙鷗點點輕波遠，荻港蕭蕭白晝寒。高歌一曲斜陽晚；一霎時波搖金影，鷺擡頭月上東山。

老樵夫，自砍柴；紉青松，夾綠槐；茫茫野草秋山外。豐碑是處成荒塚，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倒不如閒錢沽酒，醉醺醺山徑歸來。

老頭陀，古廟中；自燒香，自打鐘。兔葵燕麥閒齋供。山門破落無關鎖，斜日蒼黃有亂松。秋星閃爍頽垣縫；黑漆漆蒲團打坐，夜燒茶爐火通紅。

水田衣，老道人；背葫蘆，戴袱巾；椶屨布襪相廝稱。修琴賣藥般般會，捉鬼拿妖件件能。白雲紅葉

歸山徑。聞說道懸巖結屋，卻教人何處相尋。

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

儘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橋邊日出猶酣睡，山外斜陽已早歸。殘杯冷炙饒滋味；醉倒在迴廊古廟，一憑他雨打風吹。

掩柴扉，怕出頭；翦西風，菊徑秋；看看又是重陽後。幾行衰草迷山郭，一片殘陽下酒樓。栖鷓點上蕭蕭柳。撮幾句盲辭瞎話，交還他鐵板歌喉。

觀唐虞，遠夏殷。卷宗周，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金粉南朝總廢塵。李唐趙宋慌忙盡。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

弔龍逢，哭比干；羨莊周，拜老聃。未央宮裏王孫慘。南來薏苡徒興謗；七尺珊瑚只自殘。孔明枉作那英雄漢；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

撥琵琶，續續彈；喚庸愚，警懦頑；四條絃上多哀怨。黃沙白草無人跡，古戍寒雲亂鳥還。虞羅慣打孤飛雁；收拾起漁樵事業，任從他風雪關山。

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卻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

道情，樂歌詞之類，本道士所歌，亦稱‘黃冠體’（見嘯餘譜）。其後流落江湖者，依調譜詞，大都寓勸戒之意，沿門歌唱，叫做‘唱

道情’，江、浙一帶今猶有靠唱道情糊口者。這裏的道情十首爲清鄭燮一時游戲之作，但以文字優美寓意又極通俗，故爲後人所傳誦。

鄭燮（1691—1765）字克柔，號板橋，清江蘇興化人。乾隆進士，官濰縣知縣。爲人疏宕灑脫。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別成一格。詩近白居易、陸游一派。今存有板橋集。

語釋 [楓葉蘆花並客舟至昨日少年今白頭] 凡歌曲有說白者，往往先念一首詩，叫做‘登場詩’，或出自己創作，或集前人成句，這一首是集唐人詩句而成。[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閒教歌度曲] 唐白行簡著李娃傳，記天寶中有常州刺史鄭某的兒子，赴京應試，和一個姓李的妓女相識，把應試的盤費都揮霍光了，竟被李妓的母親設計驅逐出院，他流落無所歸，就在京裏替人家執纛、唱挽歌度日。後來他的父親到京裏碰見了，恨他玷辱門第，鞭打一頓，棄之而去。他死而復蘇，遂討飯度日。一天，他討飯經過李妓門前，被李妓聽見了，留他在院裏，勸他讀書，終成進士，做了大官。元石君寶採取這故事作曲江池雜劇，稱鄭某的兒子名元和，李妓名亞仙；明鄭虛舟又作繡襦記傳奇；這個故事，就流傳到今，幾於婦孺皆知了。鄭燮因道情原是沿門歌唱的曲兒，所以戲認鄭元和爲他的祖先。[風流事業] 不同於凡俗的事業叫做‘風流事業’。[措大生涯] 俗稱貧士爲‘措大’。措大生涯，即貧士的生活。[沙鷗點點] 鷗本水鳥，常棲集沙灘，故詩人往往稱之爲‘沙鷗’。點點，形容物之小而多；如庾信詩：‘可憐數行雁，點點遠空排。’這裏是形容羣鷗的飛集水面。[荻港蕭蕭] 荻生水邊，故稱水港爲‘荻港’。蕭蕭，風吹蘆荻聲。[波搖金影] 就是月光映在水波中。[驀擡頭] 忽然擡起頭

來。藁，音陌(口丕)。〔豐碑是處成荒塚〕豐碑，本古下棺之具，築大木爲之，碑端穿孔納索，引棺徐下於壙者。這里泛指高大的墓碑。凡有高大墓碑的，其人生前必甚煊赫；但現在凡是有豐碑處都已成了荒塚，可見生前的煊赫也是無用的。下面兩句‘華表千尋臥碧苔，墳前石馬磨刀壞’，都是這個意思。〔華表千尋〕華表，墓上的石柱。八尺爲尋。千尋，形容那石柱之長。〔頭陀〕梵語稱僧爲‘頭陀’。俗亦稱僧人之行脚乞食者爲‘頭陀’。〔兔葵〕草名。生下澤田間，花白似梅，其莖紫黑，煮食極滑，古人用以爲蔬。〔燕麥〕穀類植物，俗稱‘野麥’。葉細長而尖，有平行脈，葉柄作鞘狀。實繁密而芒多，離離下垂。穉可織帽。北方多種之。〔蒼黃〕形容黃昏時的天色。〔水田衣〕卽袈裟；因衣紋正方，似水田之界劃，故名。〔袂巾〕卽道士巾。〔椶鞞布襪相廝稱〕穿着椶製的鞋，粗布的襪，和他全身的裝束很相稱。〔白屋〕漢書蕭望之傳：‘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注：‘白屋者，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唐虞〕唐堯、虞舜。〔蒙童〕幼童。〔數蓮花唱竹枝〕蓮花落(本作蓮花樂)，乞丐所唱曲名。竹枝，本樂府之名，後人以七絕詠士俗瑣事，多稱爲竹枝詞。這是說，或者唱唱蓮花落，或者唱唱竹枝詞。按：數蓮花就是唱蓮花，因爲下面有‘唱’字，故用‘數’字以避複。〔鴟〕與‘鴉’同。〔蕭蕭〕這‘蕭蕭’兩字形容秋柳的蕭索，和前作風聲解的不同。〔鐵板〕指歌者所用的綽板。吹劍續錄：‘蘇東坡問歌者：“吾詞比柳耆卿何如？”歌者曰：“學士詞須關西大漢，抱銅琵琶，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此卽‘鐵板’二字之來歷。〔邈〕年代久遠。〔卷宗周入暴秦〕周行封建制，周朝爲中央政府，諸侯所宗，故稱‘宗周’。秦始皇併吞六國，暴虐百姓，故稱‘暴秦’。卷，

與‘捲’同。這是說，由宗周而捲入暴秦。〔爭雄七國相兼并〕戰國時，秦、楚、燕、齊、韓、趙、魏七國，並爲強國，號稱‘七雄’，互相爭奪兼并。〔文章兩漢空陳迹〕兩漢，卽東漢、西漢。兩漢文學極盛，文章作家亦多，但漢朝終已滅亡，只空留些文章陳迹了。〔金粉南朝總廢塵〕東晉之後據有南方之地者。爲宋、齊、梁、陳四朝，都是漢族，史稱‘南朝’。金粉卽鉛粉，爲婦女妝品，故詩家詠婦女事往往用之，如言‘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但這裡借作繁華奢靡的形容詞，謂南朝幾代的繁華，只留些廢墟與塵土而已。〔李唐趙宋慌忙盡〕李淵受隋禪，國號唐，史稱李唐。趙匡胤受周禪，國號宋，史稱趙宋。這是說，唐、宋兩朝很急促地便完了。〔最可歎龍盤虎踞儘銷磨燕子春燈〕諸葛亮論金陵地形，謂‘鍾阜龍蟠，石城虎踞’。蓋以龍蟠虎踞喻形勢之險要。盤，與蟠同義。燕子、春燈，卽燕子牋與春燈謎之省稱。燕子牋，春燈謎，並傳奇名，明末阮大鍼所作。燕子牋傳唐代霍都梁與酈氏女飛雲遇合事。春燈謎又名十認錯，記宇文彥及韋氏女，同泊舟黃河驛前，因上岸觀燈猜燈謎，及歸，船因風各移，韋竟誤入宇文舟，宇文亦誤入韋舟，遂發生種種錯誤。按：明自清兵入關，思宗殉國，南中擁立福王，建都金陵，阮大鍼輩當國，一味用聲色誘惑君上，置國家大仇於不顧，沒有多少時候，清兵南下，福王被執，明朝國祚就此告終。這兩句就是慨歎明末南朝君臣之不知振作。〔龍逢〕關龍逢，夏桀的賢臣。桀爲酒池糟丘，龍逢極諫，桀囚而殺之。事見韓詩外傳。〔比干〕見上鼓詞注。〔莊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卽莊子的作者。〔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故稱老聃。周苦縣人。卽老子的作者。（按：老子的姓氏、名字及鄉里，歷來異說甚多，茲不備述。）〔未央宮裏王孫

慘)未央宮，漢宮名，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王孫，帝王的子孫。漢成帝后趙飛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當時有‘燕啄皇孫’之謠(見漢書外戚傳)。這裏所說，正指這椿事。〔南來薏苡徒興謗〕薏苡，一年生艸，葉狹長，有平行脈。花生於葉腋。實橢圓，其仁白色，可雜米中作粥飯及磨麵，並入藥。後漢馬援從交趾帶了許多薏苡回來，有人說他壞話，以爲他帶來的不是薏苡，而是明珠(見後漢書馬援傳)。這裏所說，正指這椿事。交趾在中國之南，故云‘南來’。〔七尺珊瑚只自殘〕珊瑚，其形如樹，分紅、白、黑三色，生於暖海中。因暖海中有一種圓筒形小蟲，結合營生，其所分泌之石灰質，卽爲其共同之骨幹，形歧出如樹枝，故一直稱牠爲珊瑚樹，其實不是樹。晉朝的石崇家財豐富，奇珍異寶，無所不有，嘗和王愷比富，晉武帝幫王愷，特賜他三尺高的珊瑚樹一株，叫他拿去給石崇看，不料石崇一見，就用鐵如意把那枝珊瑚打得粉碎，王愷非常惋惜。石崇卻說，‘你不必動氣’，就命侍僕把他家裏的珊瑚拿出來，原來高三四尺的有六七株之多，而且枝幹生得都比王愷那株好，於是王愷爽然自失，知道不能和他比勝了。其後石崇爲趙王倫所殺，坐囚車赴東市，他歎息道：‘我沒有什麼大罪，奴輩利我家財，竟使我到這種地步！’(見晉書石苞傳。)這裏所說，正指石崇事。〔孔明〕諸葛亮的字。

〔早知道茅廬高臥省多少六出祁山〕茅廬高臥，隱居不出之意。祁山，在今甘肅西和縣西北。按：諸葛亮高臥隆中，經劉備三次親自去請他，遂幫助劉備經營天下；後來曾親率大軍，六次出祁山伐魏，終未成功而死。〔古戍〕指古時曾駐兵防守的邊境。

〔虞羅〕虞人，古掌山澤之官，亦主苑囿田獵。羅氏，周禮夏官之屬，掌以羅網捕鳥。故以‘虞羅’爲獵人之代稱。〔扯碎狀元袍

脫卻烏紗帽)科舉時代以廷試第一人爲狀元。東晉時宮官戴烏紗帽,其後貴賤皆戴之,到了唐朝遂爲官服。這兩句是作者寫他看輕功名,無意仕進的本懷。

修辭

十一. 借代

借代是假借別的事物來代替要說的事物的修辭法。那借來代的,當然都是原來與要說的事物有着相當關係的事物。如

肅徑迎之,……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

(赤壁之戰)

用‘豫州’代劉備;

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赤壁之戰)

用討虜代孫權,都是用官職代人名。又如: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赤壁懷古)

用大江代大江裏的流水,就是用事物的所在代事物。與平常用廚房二字代廚房裏的廚師,用茶房二字代茶房裏的聽差的用法一樣。又如:

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長恨歌)

用粉黛代抹粉點黛的女子;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同上)

用蛾眉代面有蛾眉的女子,都是用特徵代有該特徵的人物。與平常用禿頭,長腳等詞稱人的用法也是一樣。又如: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同上)

用絲代用絲做的絲樂器,如琴瑟之類,用竹代用竹做的管樂器,如

簫笛之類，都是用材料代用該材料做成的樂器。而樂器有時又可以代該樂器所奏出的音樂，這又就是用工具代由該工具所成的事象。像這句的用法便是由這兩重的借代而來。又如：

渡頭餘落日，墟里上孤煙。（王維五律四首）

用落日代落日的殘光，就是用事物代事物的作用。再如：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長恨歌）

又用傾國代佳人。按照用這修辭法那人的觀念來說，這要算是用結果代原因的一種借代法。因為李延年曾有歌道：‘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所以人就以為顧佳人就要有傾國的結果。而被顧的佳人便是傾國的原因。所以用傾國代佳人，便是一種用結果代原因的用法。

像這樣的借代，在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字中也是極常用的，依照構造分起類來，種類也是異常的多。在修辭學發凡中曾將它們分為八組十六種，看去似乎已經很細，但也還不過舉其大者而言。如以定數代不定數，像汪中釋三九篇中所說的，那里便只算它是以特定代普通一種之中的一體，而以定數‘三’‘九’代不定數的又不過是以定數代不定數一體裏面的一部分現象。其繁復也就可以想見。讀者諸君，如欲曉得詳細內容，可參看修辭學發凡，152—170頁。

像這樣的借代，也要受情境的限制，換句話說，我們要用借代，也得看看情境是否適宜於用借代，不能漫無限制，隨便去用——不顧情境隨便去用，便要發生美辭堆砌病，這是我國向來用這種修辭法時最容易染上的一種流行病，像這暑天裏面的霍亂病一樣，我們如要免除傳染，必須先打預防針——而要知道自己應該怎樣用，又須豫先學習古來用得好的到底怎樣用，到底用的怎

樣與情境有難解難分的聯繫。例如長恨歌以傾國代佳人，是和情境調和的，假如我們說趙匡胤愛花蕊夫人也說是愛傾國，那便不調和了。再如王維五律四首，以落日代落日殘光，用意是在用落日和孤煙相對，假如無須相對，那也不一定要那樣用的。諸如此類，我們每發見一個借代，必當追尋它何以用那樣的借代，尋求得熟了，日後自己用來，也就會有分寸，不致亂用。雖然有一部分是隨使用也無妨的，如以絲竹代音樂之類；但也要留心的時間久了，纔知那一部分可以隨便一點。

十二. 排比錯綜等

此外修辭的方式還很多。如

昔也穴居而野處，今則有完善之宮室；昔也飲血茹毛，食鳥獸之肉而寢其皮，今則有烹飪裁縫之術；昔也束薪而爲炬，陶土而爲燈，而今則行之以煤氣及電力；昔也椎輪之車，剝木之舟，爲小距離之交通，而今則汽車及汽舟，無遠弗屆。

(文明與奢侈)

這樣將相類的事，相並排列的名叫排比。又如：

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八；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

(畫記)

這樣特意把‘騎而執大旗前立者一人’換成‘一人騎執大旗前立’使語言文字前後有變化的名叫錯綜。單就文選上讀過的來說，可以指出的修辭方式也還不少。但是比較重要的，我們都已指出了。諸君不妨先就指出的這些，加一點工夫研究。

(修辭完)

